满文土尔扈特档案译编

民族出版社

满文土尔扈特档案译编

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
民族史研究室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满文部

民族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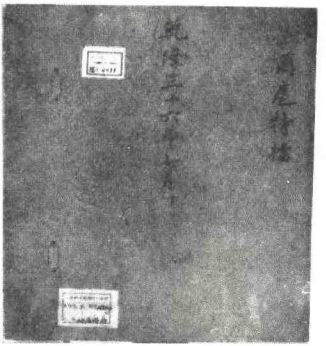
责任编辑：杨　青
封面计设：李　华

满文土尔扈特档案译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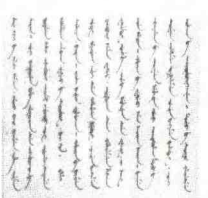
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民族史研究室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满文部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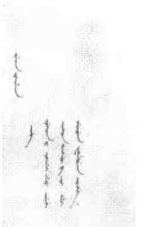
民族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发行
民族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8 3/4 字数：210 千
1988年2月第1版
1988年2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1—1,500 册
统一书号　11049(·)22　定价1.95元
ISBN 7—105—00374　X/K·19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满文土尔扈特档之案卷封面



乾隆三十六年七月十九日，谕吴达善、文绶等前往巴里坤、哈密、辟展等地购买周济灶只的谕旨图片之一。



二之月图

前　言

有关土尔扈特蒙古的满文档案资料，是研究土尔扈特蒙古历史的重要原始资料之一。我们从已汉译的409件满文土尔扈特档和70件满文月折档中选出145件，按时间先后为序，编成《满文土尔扈特档案译编》。这些档案起自乾隆三十六年三月二十二日，止于乾隆四十年闰十月二十四日，比较集中地反映了土尔扈特蒙古返归祖国前后的情况，其内容大致可以概括为六个方面：

第一，清政府获悉土尔扈特蒙古东返消息后引起的疑虑和争论，以及清政府确定对土尔扈特蒙古实施收抚政策的过程；

第二，土尔扈特蒙古返抵伊犁河流域时的现场记述及东返人数、户数的实地调查；

第三，赈济土尔扈特蒙古部众和封赏土尔扈特首领的详情；

第四，渥巴锡、策伯克多尔济、舍楞等人觐承德以及领导东返斗争主要首领回国后的政治生涯；

第五，土尔扈特蒙古部众游牧地的划分与变迁，以及乾隆三十九年渥巴锡颁布的部落管理法规；

第六，有关土尔扈特蒙古历史和王公世系等的记述。

本书据以选编的最初汉译稿，系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与新疆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共同组成的《准噶尔史略》编写组成员郭基南、肖夫、汪玉明三位同志完成，工作过程中得到了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的大力支持。

此次选编，汪玉明同志对译文进行了校订，白翠琴、马大正、蔡家艺同志参加了选编、拟题、编注和通稿。为了让读者对土尔

扈特蒙古历史有一概括了解，汪玉明、马大正同志撰写了《土尔扈特蒙古历史述略》，以代序言。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屈六生同志通读了全书，鞠德源同志对编选工作曾给予多方帮助。

因时间及水平所限，本书在翻译和编选方面可能存在许多不当之处，恳请读者批评指正。

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民族史研究室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满文部
一九八六年春

土尔扈特蒙古历史述略

土尔扈特蒙古是我国厄鲁特蒙古四部之一。厄鲁特蒙古元代称斡亦剌惕，明代称瓦剌，清代始称厄鲁特(额鲁特)或卫拉特，国外学者往往沿袭突厥语族的习惯，称其为卡尔梅克。约在十六世纪末，厄鲁特蒙古分为准噶尔（绰罗斯）、和硕特、杜尔伯特和土尔扈特四大部落，游牧于天山以北、阿尔泰山以南、巴尔喀什湖以东以南的广大地区。它们"以游牧为业"①，当时虽"分牧而居"②"部自为长"③，但业已形成了松散的联盟——"杜尔本·卫拉特"④。在厄鲁特蒙古四部联盟中有"丘尔干"（即盟会）的共同组织，作为调整各部间矛盾，加强对本部人民统治，以及抵御外来侵略的机构。

十七世纪前期，游牧于天山北路雅尔地区的土尔扈特部，在其首领和鄂尔勒克率领下，约有五万帐牧民（包括部分和硕特、杜尔伯特部众），穿越哈萨克草原向西迁移，于1630年左右抵达额济勒河（今伏尔加河）下游。当时这一带为茫茫大草原，土尔扈特蒙古进入这一地区后，"放牧牲畜、逐水草围猎之利"⑤，"置

① 七十一（椿园）：《西域闻见录》卷五，《准噶尔叛亡纪略》。

② 邓廷桢：《蒙古诸部述略》。

③ 祁韵士：《皇朝藩部要略》卷九，《厄鲁特要略一》。

④ "杜尔本·卫拉特"一说为蒙语四卫拉特联盟之意。

⑤ 七十一（椿园）：《西域总志》卷二，《土尔扈特投诚纪略》。（按：《西域总志》系《西域闻见录》异名，但在《西域闻见录》卷六《土尔扈特投诚纪略》中无此段记述。）

鄂拓克，设宰桑”①，开始了在伏尔加河下游长达一个半世纪的艰辛生活，其间土尔扈特蒙古共经历了七代、八位首领，他们是：

和鄂尔勒克，1630—1642年；

书库尔岱青，1643—1656年，和鄂尔勒克之子；

朋楚克，1657—1671年，书库尔岱青之子；

阿玉奇，1672—1724年，朋楚克之子；

车凌端多布，1725—1735年，阿玉奇之子；

敦罗卜旺布，1736—1741年，车凌端多布之从兄；

敦罗卜喇什，1742—1761年，阿玉奇长子沙克都尔札布之子，敦罗卜旺布之从兄；

渥巴锡，1761—1775年，敦罗卜喇什之子。②

十七世纪以来，俄国为了巩固其对已征服的喀山和阿斯特拉罕两汗国的既得利益，并进一步向伏尔加河和顿河流域扩展势力，处心积虑地从政治、经济、宗教等方面，对土尔扈特蒙古进行侵略和奴役。但是，沙俄的侵略遭到了酷爱自由的土尔扈特人民长达一个多世纪的强烈反抗。早在土尔扈特蒙古定居伏尔加河流域之初，和鄂尔勒克为了捍卫部落的权益，在与俄军作战中牺牲子阿斯特拉罕城下。和鄂尔勒克之长子书库尔岱青继汗位后，在对俄态度上更是“抱有敌意”③。因为土尔扈特蒙古牧民及其首领强烈地认为，“这里的土地和水是从没有人利用过的”，他们“自己有权在草原上游牧、在河流中航行”。由此，他们不止

① 祁韵士：《西陲要略》卷四，《土尔扈特源流》。

② 此据下列资料综合而成：祁韵士《外藩蒙古回部王公表传》卷一〇一，传第八十五《土尔扈特部总传》；诺伏列托夫《卡尔梅克人》；雷渥斯《蒙古史》第一卷等。

③ 内达金著，马汝珩译：《土尔扈特蒙古西迁及其重返祖国》，载《新疆大学学报》1981年第2期，第124页。

一次地向沙俄当局声明："他们永远不当谁的奴隶，……他们不怕任何人"①。到书库尔岱青之孙阿玉奇执政时期，阿玉奇汗为维护土尔扈特蒙古的独立自主，进行了不懈的斗争。他在与俄国交往中，经常"提醒俄国人，他是他们的同盟者，而不是他们的臣民"。② 土尔扈特蒙古还不断进行武装反抗，十七世纪六十年代，俄国历史上著名的斯杰潘·拉辛起义爆发后，土尔扈特蒙古同当地各族人民奋起响应，参加了起义。十七世纪末，伏尔加河流域巴什基尔人起义时，阿玉奇汗率众"也起而支持巴舒列（即巴什基尔人——引者）"。③ 1706年，阿斯特拉罕人民起义爆发后，沙俄政府要求阿玉奇汗出兵镇压。但阿玉奇汗却联合巴什基尔人袭击沙俄统治下的奔萨斯卡亚和坦波夫斯亚等城镇。④ 由于土尔扈特蒙古不断进行武装反抗，沙俄政府政治上控制、奴役土尔扈特蒙古的图谋，未能得逞。当时阿玉奇汗在政治上仍"近似一位独立自主的汗"。⑤

土尔扈特蒙古自远徙伏尔加河流域后，仍与祖国保持着政治、经济、宗教等多渠道的联系。早在1646年（顺治三年）书库尔岱青、罗卜藏诺颜即随青海和硕特部首领顾实汗，向清朝政府奉表贡"附名以达"⑥。1655年（顺治十二年）书库尔岱青直接"遣使锡喇布鄂木布奉表贡"⑦，1657年（顺治十四年）罗卜藏诺颜及其子多尔济，遣使沙克锡布特向清廷"贡驼马二百余，复携马子，乞市归化城，许之"⑧。清政府为了照顾土尔扈特蒙古

① 韦里亚夫：《俄罗斯国境内时期的卡尔梅克人史纲》，第17页。
② 霍亚斯：《蒙古史》第1卷，第565页。
③ 潘克拉托娃著，查微译：《苏联上古中古史》，第262页。
④ 巴克莎：《土尔扈特族自俄返牙记》，载《东方文化》，1955年第2卷，第94页，香港某文馆。
⑤ 诺伏列托夫：《卡尔梅克人》第13页。
⑥ 祁韵士：《皇朝藩部要略》卷九，《厄鲁特要略一》。
⑦ 同上。
⑧ 同上。

的宗教信仰和生活习俗，还特许他们到青海和西藏“熬茶礼佛”。1698年（康熙三十七年）阿玉奇汗的侄子阿拉布珠尔陪同其母亲、姊妹一起率领五千余人赴西藏朝拜达赖喇嘛，此举得到清政府的准许，他们一行受到清政府的优待。1699年（康熙四十八年），阿玉奇汗派遣额尔罕格素尔（即《异域录》中的厄里克格孙）前往北京，受到康熙的亲切接待。①十八世纪以来，土尔扈特蒙古与祖国的联系不仅没有中断，且有所发展。康熙年间萨穆坦使团入京和图理琛使团出访阿玉奇汗；雍正年间满泰使团出访车凌端多布；乾隆年间欧扎布使团入觐。这几次活动，都是具有深远影响的政治事件。

1709年（康熙四十八年）阿玉奇汗派遣喇嘛萨穆坦取道西伯利亚，由库伦“达京师表贡方物”，②历尽旅途艰辛，经两年多跋涉才抵达北京。康熙帝为了表示对远离祖国的土尔扈特蒙古的关怀，1712年（康熙五十一年）派出图理琛使团探望土尔扈特蒙古，土尔扈特举族隆重而热烈地接待来自祖国的使者。阿玉奇汗对图理琛说：“满洲、蒙古，大率相类，想起初必系同源”。③还说：蒙古“衣服帽式，略与中国同，其俄罗斯乃衣服、语言不同之国，难以相比”④，而且“公开声称厌恶俄国”⑤。阿玉奇汗对图理琛使团的倾诉，不仅清楚地流露出作为多民族国家成员的土尔扈特蒙古与祖国息息相关的深厚民族感情，同时也明确表示了他们同沙俄格格不入的民族立场。

1724年，土尔扈特蒙古有作为的首领阿玉奇汗逝世，沙俄政

---

① 《十八世纪俄中关系》第1卷，第534页。

② 祁韵士：《皇朝藩部要略》卷十，《厄鲁特要略二》。

③ 图理琛：《异域录》卷下。

④ 图理琛：《异域录》卷下。

⑤ 内达金著、乌汝珩译：《土尔扈特蒙古西迁及其重返祖国》，载《新疆大学学报》1981年第2期。

府采取进一步干预土尔扈特蒙古汗权的继承，从政治上加强对其控制。但是土尔扈特蒙古仍冲破阻力，于1731年（雍正九年）接待了来自中国的满泰使团。车凌端多布和阿玉奇汗之遗孀达尔玛巴拉对使团赠予之礼物，一再表示感谢，并说："我四邻之国一径知悉大博格德汗远道赍赏种种未闻之物，非但纷纷赞叹，亦将为我车凌端多布之最佳标志"。① 1756年（乾隆二十一年）阿玉奇汗之孙敦罗布喇什遣使吹札布等入京觐见，吹札布向清政府呈献贡品，乾隆皇帝在避暑山庄三次接见吹札布并赐宴②。吹札布向乾隆陈诉土尔扈特蒙古在俄国的困苦处境，并申言：土尔扈特蒙古与俄国的关系只是"附之，非降也"，"非大皇帝有命，安肯自为人臣仆"③。土尔扈特蒙古与祖国的密切联系，正是后来渥巴锡率众武装起义、重返祖国的深远历史原因。

渥巴锡为阿玉奇汗的曾孙，敦罗布喇什之子。1761年渥巴锡继其父之汗位而成为土尔扈特部首领。渥巴锡继承汗位时，正是叶卡德琳娜二世统治时期。叶卡德琳娜女皇在封建贵族和大商人的支持下，对全国农奴加紧剥削与压迫的同时，对土尔扈特蒙古也实行高压政策，妄图达到完全控制整个部落之目的。

俄国政府首先通过改组扎尔固限制汗王的权力。扎尔固原为汗王之下设立的权力机构，由汗王信任的八名王公组成，"实际上是汗手下的辅助大臣和助手"④，根据土尔扈特蒙古的习惯法，"扎尔固的一切决定只有经过汗的批准方能在法律上生效"⑤。

---

① 《满泰等奏奉派前往土尔扈特经过情形折》，雍正十年三月初五，载《清代中俄关系档案史料选编》第一编，下册，第557页。

② 参阅，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汉文起居注，全宗2，编号119(一)、(二)，乾隆二十一年九月十二日和二十二日。

③ 祁韵士：《皇朝藩部要略》卷十三，《厄鲁特要略五》。

④ 德昆赛：《鞑靼人的反叛》第17页。

⑤ 《卡尔梅克苏维埃社会主义自治共和国史纲》第181页。

但俄国政府于1762年颁布的扎尔固条例，悍然规定汗王不能任命扎尔固成员，它的“组成必须经过俄国政府的批准”①，而且汗王只有请示俄国政府并得允许，才能改变扎尔固的决定。

俄国政府为了进一步从政治上控制土尔扈特蒙古，决定扶植已东正教化了的敦杜克夫家族，以取代渥巴锡的统治，“让敦杜克夫重建土尔扈特部政权”，从而把整个土尔扈特部东正教化，而“使其成为（俄国）一个新的行政区域”②。

不仅如此，俄国政府向伏尔加河流域大量移民及其对土尔扈特蒙古无休止的征兵，更是直接地影响到土尔扈特人民千家万户的正常生活。本来，土尔扈特蒙古西迁之初，伏尔加河下游一带原是地广人稀、野草丛生的荒原。随着俄国农奴制的发展，许多农民不堪忍受农奴制的压榨，逃到伏尔加河流域垦荒。到了十八世纪三十年代，俄国政府鼓励顿河两岸哥萨克成批地迁往伏尔加河流域居住。哥萨克移民来到后，对土尔扈特人肆意掠夺，“使卡尔梅克游牧区的土地逐渐缩小”，“加剧了卡尔梅克居民生活条件的恶化”。③与此同时，俄国政府对土尔扈特蒙古无休止地征兵，也给土尔扈特带来巨大的灾难。叶卡德琳娜女皇继续推行彼得一世争夺世界霸权的侵略政策，穷兵黩武、扩军备战。1763年后，俄国政府“屡征土尔扈特兵与邻国战”，④他们“拣土尔扈特人众当其前锋”。俄国政府的征兵措施，使土尔扈特人民苦于“征兵求质之频”，⑤造成整个部落的民族危机。

以渥巴锡为首的土尔扈特首领们，为了维护民族的生存，经

---

① 《卡尔梅克苏维埃社会主义自治共和国史纲》第182页。

② 巴克曼：《土尔扈特族自俄返华记》，载《东方文化》第2卷，第95页。

③ 《卡尔梅克苏维埃社会主义自治共和国史纲》第202页。

④ 何秋涛：《朔方备乘》卷三十八，《土尔扈特归附始末》。

⑤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宗批奏折民族事务类》，全宗4，179卷，编号8，《江苏布政使吴坛奏》，乾隆三十六年十月三日。

过充分酝酿，1770年秋冬在维持梁卡（阿斯特拉罕省叶诺塔耶夫斯克以北处，召开了一次绝密会议。参加会议的除渥巴锡和策伯克多尔济外，还有舍楞、巴木巴尔、达什敦杜克和大喇嘛罗布藏丹增（即洛桑丹增）等四人。会上，经过庄严宣誓，“通过明确决议，离开俄国”①，返归祖邦，并“决定在下一年——虎年，即西历1771年开始行动”②。

1771年1月5日，土尔扈特蒙古人民拿起武器，举行起义。他们乘敌不备，先发制人，袭击俄国驻军杜丁大尉兵营，并全歼了基申斯科夫派遣的增援部队。渥巴锡将3.3万多户近17万人的东返队伍组成三路大军，浩浩荡荡地踏上东返祖国的征程。据俄国史家记载，渥巴锡派出巴木巴尔和舍楞率领精锐部队为开路前锋，“目的是要他们扫清障碍，渡过雅依克河（乌拉尔河——引者），赶走雅伊克河岸的哥萨克，其余领主在队伍的两侧行进，而中间行进的是率领二万人之众的督办（即渥巴锡——引者）和策伯克多尔济”③。经过十余天的急行军，巴木巴尔和舍楞率领的先头部队摧毁了乌垃尔河沿岸的俄军要塞，东返大军穿过冰封的河面，迅速进入大雪覆盖的哈萨克草原，把尾追的俄军远远抛在后边。

但是，东返的征程并不是一条畅通无阻的坦途。沙俄政府在得到土尔扈特蒙古武装起义的消息后，急命奥伦堡总督莱英斯多尔普和军团指挥达维多夫少将出兵截击，未获战果。接着又派出特鲁本堡将军率领由哥萨克和巴什基尔人组成的骑兵团紧紧尾追。与此同时，在沙俄政府唆使下，哈萨克小帐首领努尔阿里汗联合巴什基尔人不断发动袭击，给艰苦行军中的土尔扈特人造成

① 诺伏列托夫：《卡尔梅克人》第42页。

② 德伦赛：《蒙古人的反叛》第12页。

③ 诺伏列托夫：《卡尔梅克人》第43页。

巨大损失。而长途行军中无法避免的严寒与酷暑，还有泥泞难行的黄水草滩和滴水不见的荒漠戈壁，更给土尔扈特人带来亘古未有的困难，致使疫病流行，人口锐减，牲畜大量死亡。当土尔扈特队伍行进到姆莫塔湖时，陷入了哈萨克小帐努尔阿里汗与中帐阿布赉苏丹的五万联军重围中，前进的道路被切断。在危机时刻，渥巴锡冷静地分析了形势，迅速派出使者与哈萨克人谈判，并同意送还在押的一千名俘虏，从而争得了三天喘息时间。渥巴锡利用这一宝贵时机，调整兵力，在第三天深夜，土尔扈特骑兵奇袭哈萨克联军，成功地突出包围，继续向巴尔喀什湖挺进。① 为了避开哈萨克封建主的袭击，土尔扈特蒙古大队绕道巴尔喀什湖西南戈壁，“经吹、塔拉斯，沿沙喇伯勒路前来”②。乾隆三十六年五月二十六日（阴历），策伯克多尔济率领的前锋部队在伊犁河支流查林河畔与前来迎接的清军相遇；六月初六（阴历）清军总管伊昌阿、硕通在伊犁河畔会见了刚抵达的渥巴锡和舍楞，以及土尔扈特部的主力和大队家属。③ 至此，土尔扈特人民完成了武装反抗沙俄奴役、东返祖国的壮举。

乾隆特派伊犁将军舒赫德主持接纳收抚事宜。舒赫德在伊犁会见渥巴锡、策伯克多尔济时向其宣谕：“尔等从系久居准噶尔之人，与俄罗斯之俗不同，不能安居，闻尼鲁特等受朕重恩，带领妻子远来投顺，甚属可悯，理宜急加抚绥安插”④。为了安定原先因参加阿睦尔撒纳反清活动而外逃俄国的舍楞疑惧情绪，特加宣谕：“今尔既念佛法，欲蒙朕恩，前来乞降，朕绝不究其前罪，将尔宽宥，施恩于尔”⑤。使得他们解除了顾虑，渥巴锡等土

① 《卡尔梅克苏维埃社会主义自治共和国史纲》第218页。

② 满文月折档，乾隆三十六年六月十八日，本书第23页。

③ 满文月折档，乾隆三十六年六月二十五日，本书第44—47页。

④ 《清高宗实录》卷八八七，页九，乾隆三十六年六月丁亥。

⑤ 满文土尔扈特档，乾隆三十六年六月二十一日，本书第38页。

尔扈特蒙古首领在清政府精心安排下，于九月初八抵木兰围场，当天即在伊绵峪觐见乾隆，进献礼品。据乾隆自撰的诗文和清政府档案记载，他们除了向乾隆进献“七宝刀”、“银削刀”外，还有弓箭、腰刀、鸟枪、自鸣钟表等物多件。① 乾隆“以蒙古语垂询渥巴锡”②。渥巴锡等随乾隆行围三天，至九月十三日离木兰围场，于九月十七日抵避暑山庄。次日，即九月十八日，乾隆在澹泊敬诚殿接见渥巴锡一行，之后又在“四知书屋”和“卷阿胜境”个别召见渥巴锡，与之长谈。渥巴锡向乾隆面叙了东返历程和祖辈的历史。在承德期间，渥巴锡参加了清政府举行的所有盛会，“赐宴万树园及溥仁寺，命设灯宴，观火戏”③。九月三十日始，渥巴锡、策伯克多尔济、舍楞等分四批先后离开承德。④

清政府对来归的土尔扈特蒙古大小首领均予封爵。渥巴锡封为乌讷恩素珠克图旧土尔扈特部卓里克图汗，其他首领也分别授爵。曾参加渥巴锡于1770年秋冬召开的维特梁卡会议的成员：策伯克多尔济、舍楞、巴木巴尔分别封为：乌讷恩素珠克图旧土尔扈特部布延图亲王、青色特奇勒图新土尔扈特部弼里克图郡王、毕锡哷勒图郡王，均为封爵之首。经渥巴锡推荐，另一个参加维特梁卡会议并在东返过程中起了重要作用的达什敦多克，被封为一等台吉。⑤

对土尔扈特蒙古部众的赈济也十分及时，清政府在得悉土尔

---

① 参阅《清高宗实录》卷八九二，页十六，乾隆三十六年九月八日；《高宗诗文十全集》卷九，又见满文土尔扈特档，乾隆三十六年九月八日折，本书第131—133页。

② 祁韵士：《皇朝藩部要略》卷十四，《厄鲁特要略六》。

③ 祁韵士：《外藩蒙古回部王公表传》卷一〇二，传八六，《土尔扈特部总传》。

④ 满文土尔扈特档，乾隆三十六年九月二十五日折，本书第162页。

⑤ 满文土尔扈特档，乾隆三十六年九月十七日折，本书第153页。

扈特蒙古返归消息后，即命张家口都统常清调拨牲畜赶赴新疆接济；又命陕、甘总督吴达善拨款办运茶叶、羊只和皮张等接济；再命陕西巡抚文授专程前往嘉峪关外料理。在短时间内大量赈济物资，如衣服、口粮、帐篷、牲畜等由甘肃、陕西、宁夏以及内蒙古运往新疆。新疆地区各族人民更是将救济土尔扈特部众视为己任，据清政府档案记载，仅乾隆三十六年九月至三十七年二月底，在新疆诸地调拨的畜数共计为"九万五千六百五十四只，内，马四千八百三十二匹，牛二千八百四十七头，羊八万七千九百七十五只"①。乾隆在《优恤土尔扈特部众记》中记述当时赈济土尔扈特部众，计有牛羊20余万头、米麦4万多石、茶2万余封、羊裘5万多头、棉布6万多匹、棉花近6万斤，以及大量毡庐等。这些物资，犹如雪中送炭，帮助饥困交加的土尔扈特人民度过了难关。

清政府在大量赈济土尔扈特蒙古的同时，又按土尔扈特原部落系统，指定牧地、编设盟旗、进行安置。为此指令：务使"渥巴锡、策伯克多尔济、巴木巴尔、舍楞、默们图、恭格等人，分别远隔指地而居"②，并将上述六人，俱委任为盟长。清政府将"塔尔巴哈台东、科布多西之额尔齐斯、博罗塔拉、额密勒、斋尔等处"③划为牧场。乾隆三十八年和乾隆四十年，又对土尔扈特各部的牧地作了调整。

渥巴锡所领之地，称旧土尔扈特部，划分南、北、东、西四路，分设四盟，各立盟长，颁发官印。南路在喀喇沙尔（今焉耆）北裕勒都斯草原，置四旗，渥巴锡为盟长；北路在和布克赛尔，置三旗，策伯克多尔济为盟长；西路在晶河（今精河县）一带，置一旗，默们图为盟长；东路在库尔喀拉乌苏（今乌苏县）一带，

---

① 满文月折档，乾隆三十七年，本书第200页。

② 满文土尔扈特档，乾隆三十六年九月二十五日折，本书第164页。

③ 《清高宗实录》卷八八七，页一一，乾隆三十六年六月十八日。

置二旗，巴木巴尔为盟长。

舍楞所领之地称新土尔扈特部，划牧于科布多、阿勒泰地区，置二旗，舍楞任盟长。

和硕特恭格部，游牧于博斯腾湖畔（今和硕县一带），置四旗，恭格为盟长。

至此，土尔扈特蒙古终于在祖国的土地上繁衍生息，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发展阶段。

编　例

一、本书共译编档案145件，均选自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所藏的满文土尔扈特档及满文月折档。

二、本书所译编各件，均于文末注明其原档文种。

三、本书所辑档案，按时间先后编列顺序。凡是具文者或日期不明的，编者作必要的按语。

四、本书所辑的上谕各件，除第28号外，均系“寄谕”，其年、月、日，为发文时间；而奏折则是收文或朱批日期。“朱批”后凡划有横线或用小字号排印者为夹批。

五、本书主要是为历史研究提供有价值的档案史料，故一般未作详细注释和考证，仅与《清实录》作一对照，凡《清实录》记述者，均抄录原文或注明详略。

六、本书所辑档案文件，均照全文发表。为反映当时统治阶级的立场观点，故字里行间对我国兄弟民族使用之污辱性和歧视性语言也未加删节，请读者明鉴。

七、本书所辑之档案，均由编译者拟加标题并标点。每件具文者之官衔职称皆详于目录中，正文之标题一概从简。土尔扈特部也简称为土部。

目　录

1．谕定边左副将军车布登札布等对土尔扈特来归之处置
乾隆三十六年三月二十二日　（1）
2．谕定边左副将军车布登札布等对舍楞等人自愿归来应特加恩赐
乾隆三十六年四月十一日　（3）
3．伊犁将军伊勒图奏传闻土部东返及俄使交涉折
乾隆三十六年五月初二日　（4）
4．谕伊犁将军伊勒图等对土部来归需妥加安置勿虑俄罗斯索取
乾隆三十六年五月初二日　（7）
5．谕伊犁将军伊勒图等对来归者需妥善安置
乾隆三十六年五月十四日　（9）
6．谕伊犁将军伊勒图等对舍楞等来归需相机行事
乾隆三十六年五月二十四日　（11）
7．谕伊犁将军伊勒图等另派桂林等协助办理土部事务
乾隆三十六年五月二十四日　（13）
8．谕伊犁将军伊勒图等若土部来归属实需妥善安抚
乾隆三十六年六月初八日　（14）
9．伊犁将军伊勒图等奏报土尔扈特东返情形折
乾隆三十六年六月十六日　（16）
10．谕伊犁将军伊勒图特派舒赫德等赴伊犁协助办理

土部事宜
乾隆三十六年六月十六日 (19)
11. 谕钦差领侍卫内大臣色布腾巴勒珠尔等对土部来归毋需怀疑应妥为安抚
乾隆三十六年六月十七日 (20)
12. 伊犁将军伊勒图等奏向策伯克多尔济属众询问土部情形折
乾隆三十六年六月十八日 (23)
13. 谕定边左副将军车布登札布土部来归属实不需派大军前往只应内部防范之
乾隆三十六年六月十八日 (27)
14. 谕伊犁将军伊勒图等安排土部头领至避暑山庄朝觐事宜
乾隆三十六年六月十八日 (28)
15. 谕钦差内大臣巴图济尔噶勒即刻奏闻来归之杜尔伯特人情形
乾隆三十六年六月十八日 (29)
16. 谕钦差领侍卫内大臣色布腾巴勒珠尔关于安排陆续来归之土部头领朝觐事宜
乾隆三十六年六月十八日 (30)
17. 谕伊犁将军伊勒图等关于迎抚土部分别安置事
乾隆三十六年六月十八日 (31)
18. 领侍卫内大臣福隆安奏乾隆二十一年土部遣吹札布至京师事折
乾隆三十六年六月十九日 (36)
19. 谕伊犁将军伊勒图等对陆续来归之土部需指地安置并附安抚渥巴锡谕旨
乾隆三十六年六月二十一日 (37)

20. 伊犁将军伊勒图等奏伊昌阿至土部歇处观察情形折
乾隆三十六年六月二十三日 (39)
21. 谕舒赫德署理伊犁将军事务巴图济尔噶勒任参赞大臣共同料理土部事宜
乾隆三十六年六月二十三日 (40)
22. 谕伊犁参赞大臣巴图济尔噶勒著前来避暑山庄之土部台吉乘便抵杜尔伯特游牧地以观其属众安逸生活之情形
乾隆三十六年六月二十三日 (43)
23. 锡伯总管伊昌阿等呈报渥巴锡、舍楞抵伊犁河畔及会见情形
乾隆三十六年六月二十五日 (44)
24. 谕署理伊犁将军舒赫德其与伊昌阿、硕通料理土部来归之事有功特加恩赐
乾隆三十六年六月二十五日 (48)
25. 谕库伦办事大臣伯昆若俄使就土部事交涉之对策
乾隆三十六年六月二十七日 (50)
26. 谕署理伊犁将军舒赫德等与俄交涉需据理驳斥持严正态度
乾隆三十六年七月初一日 (51)
27. 领侍卫内大臣福隆安奏命舒赫德返回伊犁之谕旨遣发日期折
乾隆三十六年七月初一日 (53)
28. 谕内务府等接见土部头领按十九年宴赉车凌等之例办理
乾隆三十六年七月初一日 (54)
29. 谕署理伊犁将军舒赫德接济土部口粮牲只及安置牧地等事宜

乾隆三十六年七月初一日 （54）
30．谕塔尔巴哈台参赞大臣安泰若俄使前来追索土部需据理驳斥
乾隆三十六年七月初三日 （57）
31．领侍卫内大臣福隆安奏恭呈理藩院致俄萨纳特衙门咨文折
乾隆三十六年七月初四日 （58）
32．理藩院为土部来归事致俄萨纳特衙门咨文
乾隆三十六年七月初四日 （58）
33．军机处咨驻库伦办事大臣
乾隆三十六年七月初五日 （60）
34．谕署理伊犁将军舒赫德等著色布腾巴勒珠尔率渥巴锡一行赴热河朝觐及指牧安置事宜
乾隆三十六年七月初五日 （61）
35．领侍卫内大臣福隆安奏土部台吉至避暑山庄所经路线折
乾隆三十六年七月初五日 （63）
36．领侍卫内大臣福隆安奏接济新归土部牲畜筹办赶送等情形折
乾隆三十六年七月初六日 （64）
37．领侍卫内大臣福隆安奏来归土部喇嘛朝觐事宜折
乾隆三十六年七月初六日 （66）
38．谕署理伊犁将军舒赫德于伊犁另拨地安置喇嘛罗卜藏丹增
乾隆三十六年七月初六日 （66）
39．谕署理伊犁将军舒赫德将喇嘛楚鲁木达尔札等送内地居住
乾隆三十六年七月初七日 （67）

40. 谕署理伊犁将军舒赫德择地安置土部及俄罗斯若遣人索取土部应据理驳斥
乾隆三十六年七月十一日 (69)
41. 谕署理伊犁将军舒赫德等土部归顺属实不需再加防备
乾隆三十六年七月十一日 (70)
42. 谕署理伊犁将军舒赫德及时筹运接济口粮产畜并斥责安泰报数不清
乾隆三十六年七月十二日 (72)
43. 谕署理伊犁将军舒赫德等指地与土部暂且越冬并酌情予以周济
乾隆三十六年七月十四日 (73)
44. 谕塔尔巴哈台办事参赞大臣安泰等若俄罗斯遣人索取舍楞等应严词驳斥
乾隆三十六年七月十四日 (75)
45. 谕钦差领侍卫内大臣色布腾巴勒珠尔将筹办十万马匹羊只赶送伊犁之事告知朝觐台吉
乾隆三十六年七月十六日 (77)
46. 谕署理伊犁将军舒赫德将马匹羊只分别赶送伊犁等地事宜
乾隆三十六年七月十六日 (78)
47. 谕察哈台八旗都统常清速筹马匹牲只赶送伊犁等地事宜
乾隆三十六年七月十六日 (79)
48. 谕陕甘总督吴达善、署理陕甘总督印务陕西巡抚文绶前往巴里坤、哈密、辟展等地购买周济牲只
乾隆三十六年七月十九日 (80)
49. 谕署理伊犁将军舒赫德将渥巴锡、策伯克多尔济

相处情形及安置等事火速奏闻
乾隆三十六年七月十九日 （83）
50．谕钦差领侍卫内大臣色布腾巴勒珠尔将皇上频频加恩之处告知朝觐者
乾隆三十六年七月十九日 （84）
51．领侍卫内大臣福隆安奏渥巴锡等人各自携来人口数折
乾隆三十六年七月二十二日 （86）
52．谕钦差领侍卫内大臣色布腾巴勒珠尔等将接济来归属众口粮牲只衣物等情告晓渥巴锡诸人
乾隆三十六年七月二十二日 （86）
53．谕署理伊犁将军舒赫德等对其就近筹办口粮及暂将土部安置于斋尔越冬等措置表示赞许
乾隆三十六年七月二十二日 （89）
54．谕署理伊犁将军舒赫德查明土部归来实有户口数以便授予职衔
乾隆三十六年七月二十二日 （91）
55．谕署理伊犁将军舒赫德等著文绥往巴里坤等处觅购皮袄
乾隆三十六年七月二十二日 （92）
56．谕驻藏办事护军统领莽因费将接济安置土部之事告知达赖喇嘛和班禅额尔德尼
乾隆三十六年七月二十二日 （93）
57．谕署理伊犁将军舒赫德率大臣章京办好土部安置事宜
乾隆三十六年七月二十三日 （94）
58．谕驻塔尔巴哈台办事参赞大臣安泰斥责其办理接济土部事宜不得力

乾隆三十六年七月二十四日 (96)
59. 谕署理伊犁将军舒赫德等周济土部应定一标准
乾隆三十六年七月二十八日 (98)
60. 谕驻乌什办事参赞大臣伊勒图等由回子所购之布匹棉花等物应折价而取
乾隆三十六年八月初一日 (99)
61. 谕署理伊犁将军舒赫德由乌什等地采购布匹、棉花、皮袄运往伊犁周济土部之事已另降旨
乾隆三十六年八月初一日 (101)
62. 谕钦差领侍卫内大臣色布腾巴勒珠尔将伊犁厄鲁特情愿从种畜内捐纳马、牛、羊之事告知渥巴锡等
乾隆三十六年八月初十日 (102)
63. 谕署理伊犁将军舒赫德等周济土部之牲畜已达二十余万若足用则停购
乾隆三十六年八月初十日 (103)
64. 署理伊犁将军舒赫德奏报来归之众妻惨状况及周济安置情形折
乾隆三十六年八月十一日 (104)
65. 伊犁各仓现存粮石并接济土尔扈特所需粮石数目清单
(日期不详) (107)
66. 谕署理伊犁将军舒赫德将尚未渡河之绰罗斯辉特等属众安插于伊犁厄鲁特营
乾隆三十六年八月十一日 (108)
67. 钦差领侍卫内大臣色布腾巴勒珠尔奏土部入俄及归来情形折
乾隆三十六年八月十二日 (109)
68. 阿玉奇后世之系谱

乾隆三十六年八月十二日 (113)
69. 朝觐台吉名单
（日期不详） (114)
70. 前往京师朝觐台吉名单
（日期不详） (114)
71. 同渥巴锡等一起前来朝觐之人名单
（日期不详） (115)
72. 领侍卫内大臣福隆安奏土尔扈特等部授封台吉姓名、品级及户口数折
乾隆三十六年八月二十日 (118)
73. 领侍卫内大臣福隆安奏制定土尔扈特等部台吉食俸朝觐章程折
乾隆三十六年八月二十日 (124)
74. 领侍卫内大臣福隆安奏有关土尔扈特等部台吉封赐名单折
乾隆三十六年八月二十四日 (126)
75. 谕署理伊犁将军舒赫德安插罗卜藏丹增属下事
乾隆三十六年八月二十五日 (128)
76. 领侍卫内大臣福隆安奏渥巴锡等朝觐、瞻礼、赏赐例序折
乾隆三十六年八月二十六日 (129)
77. 领侍卫内大臣福隆安呈奏渥巴锡等进贡礼品清单折
乾隆三十六年九月初八日 (131)
78. 谕署理伊犁将军舒赫德对付策伯克多尔济争封爵之策
乾隆三十六年九月十一日 (134)
79. 领侍卫内大臣福隆安奏重定授封土尔扈特等部落名称及汗、王、贝勒、贝子、公、台吉名单折

乾隆三十六年九月十二日 (135)
80. 谕署理伊犁将军舒赫德再次开导哈萨克阿布赍勿肆意掠夺土部
乾隆三十六年九月十三日 (145)
81. 领侍卫内大臣福隆安呈奏理当授封汗、王、贝勒、贝子、公、台吉名单折
乾隆三十六年九月十三日 (146)
82. 渥巴锡献印一颗
乾隆三十六年九月十三日 (150)
83. 领侍卫内大臣福隆安奏策伯克多尔济馈送手枪等折
乾隆三十六年九月十三日 (150)
84. 谕署理伊犁将军舒赫德将察哈尔部落官兵所进支援土部皮袄牛羊等折价付赏
乾隆三十六年九月十五日 (151)
85. 谕驻喀什噶尔办事副都统富色布本嘉奖英吉沙尔阿奇木伯克苏勒坦和卓等筹购皮袄之功
乾隆三十六年九月十五日 (152)
86. 降旨分封渥巴锡、策伯克多尔济、舍楞等人
乾隆三十六年九月十七日 (153)
87. 谕驻叶尔羌办事侍郎齐晨额嘉奖和阗伊西罕伯克古尔庞和卓等筹办皮袄以援土部之功
乾隆三十六年九月十七日 (155)
88. 领侍卫内大臣福隆安奏渥巴锡所贡腰刀及金钱上所镌之字折
乾隆三十六年九月二十日 (156)
89. 领侍卫内大臣福隆安奏有关渥巴锡所贡腰刀详情折
乾隆三十六年九月二十一日 (157)

90. 领侍卫内大臣福隆安奏授阿克萨哈勒、奇哩布贝勒、贝子爵折
乾隆三十六年九月二十三日 (157)
91. 谕署理伊犁将军舒赫德于劳章札布诸子中选一人袭衔
乾隆三十六年九月二十四日 (158)
92. 领侍卫内大臣福隆安奏渥巴锡对设盟长以分其势之不悦折
乾隆三十六年九月二十四日 (159)
93. 领侍卫内大臣福隆安奏按定例授渥巴锡等之成年子弟品级折
乾隆三十六年九月二十四日 (160)
94. 领侍卫内大臣福隆安奏将土部等朝觐人员分批遣返折
乾隆三十六年九月二十五日 (162)
95. 谕署理伊犁将军舒赫德将渥巴锡分别安置居住事
乾隆三十六年九月二十五日 (163)
96. 领侍卫内大臣福隆安奏渥巴锡等讲述土部历史折
乾隆三十六年九月二十八日 (165)
97. 谕署理伊犁将军舒赫德指派大臣分别照管来归各部等事宜
乾隆三十六年九月二十八日 (167)
98. 谕署理伊犁将军舒赫德对渥巴锡奏请一名呼图克图赴伊犁之事不宜允准
乾隆三十六年十月初一日 (171)
99. 谕定边左副将军车布登扎布将舍楞拟安置在科布多、阿尔泰附近
乾隆三十六年十月初四日 (172)

100. 谕驻哈喇沙尔办事大臣骑尉石林嘉奖库尔勒阿奇木伯克色尔克等筹办布、棉花支援土部之功
乾隆三十六年十月十日 (175)
101. 旨准舍楞情愿居科布多、阿尔泰一带之恳求
乾隆三十六年十月十日 (176)
102. 驻哈密办事大臣斐德等奏由内地解送皮袄毡衣支援土部事宜折
乾隆三十六年十月十八日 (176)
103. 谕钦差署理理藩院侍郎吉福赏舍楞银百两为其母料理丧事
乾隆三十六年十月二十五日 (177)
104. 谕伊犁将军舒赫德等赏渥巴锡银百两为其妻女料理丧事
乾隆三十六年十二月初三日 (178)
105. 谕伊犁将军舒赫德等再赏渥巴锡银百两为其母料理丧事
乾隆三十六年十二月十日 (179)
106. 谕驻塔尔巴哈台办事参赞大臣伊勒图等对渥巴锡属下亡于天花事需谨慎处置
乾隆三十六年十二月二十七日 (180)
107. 伊犁将军舒赫德奏从安置土尔扈特和硕特二十万银两中调往伊犁四万银两之动用细目折(附清单)
乾隆三十七年正月二十三日 (181)
108. 谕伊犁将军舒赫德等据报又有三万余土尔扈特部众已抵哈萨克欲来归
乾隆三十七年正月二十六日 (183)
109. 领侍卫内大臣福隆安奏询问雅兰丕勒留居额济勒未归之土部情况折

乾隆三十七年正月二十七日 (185)
110. 谕伊犁将军舒赫德等对土部偷众盗马者须严惩并晓谕对又将来归之土部安置计划
乾隆三十七年正月二十七日 (186)
111. 达桑阿奏赈济归来之和硕特人籽种及口粮事宜折
乾隆三十七年正月二十七日 (188)
112. 御前侍卫福康安奏渥巴锡游牧地情形折
乾隆三十七年二月初六日 (189)
113. 御前侍卫福康安奏渥巴锡与策伯克多尔济不睦折
乾隆三十七年二月初六日 (191)
114. 谕伊犁将军舒赫德对策伯克多尔济等将所赏银两提其半分予属下之事应嘉奖
乾隆三十七年二月二十七日 (194)
115. 伊犁将军舒赫德等奏将土部各游牧地划归各大臣管辖折
乾隆三十七年二月二十九日 (196)
116. 伊犁将军舒赫德等奏察看策伯克多尔济游牧地情况折
乾隆三十七年二月二十九日 (197)
117. 伊犁、塔尔巴哈台赏给土尔扈特、和硕特等孳生牲畜并现存各数清单
(日期不详) (200)
118. 谕伊犁将军舒赫德等对又将归来之三万余土部安置事宜
乾隆三十七年三月二十日 (202)
119. 驻塔尔巴哈台办事参赞大臣伊勒图等奏有关三万余土部来归系谣言折
乾隆三十七年四月十一日 (203)

120. 谕伊犁将军舒赫德嘉奖渥巴锡以赏银购卖牲畜分予属众之举
乾隆三十七年四月十九日 (206)
121. 领侍卫内大臣福隆安奏赐舍楞、沙喇扣肯之托忒文册封诰封折
乾隆三十七年四月二十一日 (207)
122. 侍郎庆桂请旨谕车布登札布率土尔扈特台吉朝觐沿途不需疾行折
乾隆三十七年五月十一日 (209)
123. 为土尔扈特等支放口粮清单
(日期不详) (210)
124. 赏给土尔扈特等牲畜数清单
(日期不详) (211)
125. 侍郎庆桂奏有关绰罗斯台吉系谱事宜折
乾隆三十七年六月十七日 (212)
126. 降旨伊犁亦刻御制土尔扈特归顺记优恤记二文
(日期不详) (213)
127. 谕伊犁将军舒赫德允准渥巴锡按官办之例遣入进藏熬茶
乾隆三十七年七月二十五日 (214)
128. 谕伊犁将军舒赫德等轮班前往督促渥巴锡重农事
乾隆三十七年七月二十五日 (215)
129. 领侍卫内大臣福隆安奏有关俄罗斯大尉杜丁事折
乾隆三十七年八月初四日 (216)
130. 谕伊犁将军舒赫德适当周济渥巴锡属下
乾隆三十七年八月初五日 (217)
131. 驻哈密办事大臣斐德等奏渥巴锡等进献马匹折
乾隆三十七年十月十日 (219)

132. 驻哈密办事大臣斐德等奏和硕特噶札尔奇等赴哈密贸易折
乾隆三十七年十月十日 (220)
133. 领侍卫内大臣福隆安奏土尔扈特赴藏熬茶事宜折
乾隆三十七年十月二十四日 (221)
134. 驻塔尔巴哈台办事参赞大臣伊勒图奏增加渥巴锡辖地耕田者之口粮折
乾隆三十八年正月初三日 (222)
135. 伊犁将军舒赫德奏查询随土部东返之控噶尔人情形折
乾隆三十八年正月二十五日 (225)
136. 伊犁将军舒赫德奏回部阿奇木伯克等愿捐助粮食接济渥巴锡折
乾隆三十八年七月十二日 (228)
137. 伊犁将军舒赫德奏著渥巴锡游牧地迁往裕勒都斯事宜折
乾隆三十八年七月十六日 (230)
138. 伊犁将军伊勒图奏渥巴锡制定法纪约束部众折
乾隆三十九年正月初四日 (231)
139. 伊犁将军伊勒图奏和硕特布彦楚克等制定法纪约束部众折
乾隆三十九年正月二十七日 (233)
140. 驻哈喇沙尔办事大臣达色奏从内地指派工匠为渥巴锡游牧地修建庙宇折
乾隆三十九年十月十二日 (236)
141. 伊犁将军伊勒图奏报渥巴锡病故折
乾隆四十年二月十一日 (237)
142. 驻哈喇沙尔办事大臣达色奏已传旨令渥巴锡长子

袭汗位折
乾隆四十年二月十三日 (239)
143. 乾清门侍卫鄂兰奏奉旨前往祭奠温巴锡始末折
乾隆四十年四月初二日 (240)
144. 伊犁将军伊勒图奏宣布将土尔扈特等部编设札萨克旗分情形折
乾隆四十年八月二十六日 (244)
145. 伊犁将军伊勒图奏撤回各游牧地关照大臣等事宜折
乾隆四十年闰十月二十四日 (245)

1.谕车布登札布等对土部来归之处置*

乾隆三十六年三月二十二日

领侍卫内大臣、尚书、忠勇公　字寄，署理定边左副将军事务、亲王衔郡王，　总统伊犁等处将军，　署理驻塔尔巴哈台参赞大臣，　驻科布多参赞大臣，　护军统领，　参赞大臣，副都统等。

乾隆三十六年三月二十二日奉

上谕：据车布登札布等奏称：俄罗斯锷格尔图拉地区耶克伊那鲁等，派俄使前来我大国卡伦，向诺颜等呈文内开："昔日杜尔本·卫拉特准噶尔属众等，叛离厄鲁特，纷纷逃来俄罗斯。其众已被安置游牧。去年十二月，此厄鲁特又背叛俄罗斯，抢掠其二台站逃返。逃亡者约四万余人，其中有鄂木布、郭勒卓辉和其属众，以及阿土尔扈特等人。为此，通知大国卡伦知悉，并应各自防备之。"将此除如实转奏外，已咨文各该处。车布登札布对此处置甚妥。前我大兵分路进剿准噶尔，其众有背叛逃往俄罗斯者。今观伊等窜回，乃是此辈在彼未得安居，故又掠其台站而返归。伊等若靠近边界，允许入界，并抚慰安置之。倘未至我边界，而中途被俄罗斯追逐冲突，则可不睬。若伊等诚心请求归顺，而俄罗斯又请求索取，则我以理抗议俄罗斯，并明白知照曰：厄鲁特、乌梁海，原系准噶尔属众，我大兵平定准部时，伊等背叛出逃，彼时俄罗斯则不该收纳。今伊犁等处业已平定，其地仍

---

* 按：此件为迄今所见最早记述有关土尔扈特部返归的档案文献。

归我之版图，此厄鲁特、乌梁海等，亦为我之臣仆。前次伊等脱出，俄罗斯理应遣还，而反接纳安置，实属不近情理。如若伊等已被妥善安置，伊等何理反汝耶？现伊等已向我圣主乞恩归顺，再无送还之理。先曾再三咨文索取我逃犯舍楞、劳章札布等，然俄罗斯并未按原定之条约，将其遣送我大国。今反向我讨人，即使一、二名兵丁，亦不送还。此情此理，我圣主已再三降谕边臣，边臣既已接纳，断无送还之理。将此晓谕俄罗斯，此次归返之厄鲁特内，定有舍楞、劳章札布属众，惟其本人不敢前来。若只有其属下台吉、宰桑等，因伊等出奔俄罗斯已有数年，今视其越境返归，系由俄罗斯奴役践踏，伊等不堪忍受耻辱和生活窘迫，故而归返旧地，向

大皇帝恭顺求降，殊为怜悯，可以安置接济。因伊等系台吉、宰桑，理应入京朝觐

圣明，然伊等系为生身，不便进京，故护送其台吉、宰桑等，前来热河离宫，待大皇帝御驾木兰行围后，再行朝觐

圣明，分享恩泽等语。多方抚慰，勿让伊等疑惧。若舍楞、劳章札布、鄂木布、郭勒卓辉一同归来时甚善，应着派干练之臣，率其前来热河离宫；其部众属下，则招抚安置，并暗中严加提防。将此命车布登札布、伊勒图、安泰、吉福、舒赫德等酌处。并令各卡伦严加防范，如有陆续归返者，即可引入抚慰之，并飞报各地将军、大臣等，遵照朕旨理事，断不可苟且懈怠。此外，晓谕俄罗斯来使，伊等所带文书，已呈递将军等，我将军等是否转奏或如何处置，概不得知。伊等亦不可久停，应早日返回，可接济盘缠等。伊等带来狐皮裘、毛毯之类无法易市，因此处不通商，而恰克图可以互市，且无只呈递此一文书即可互市之规定。另外，上述各情，事关紧要，舒精阿一人无能为力，今旨派吉福前往科布多，竭尽效力，细心理事。将归顺之厄鲁特诱抚安置等情，

亦咨知舒赫德，著其在吉福未至之前，务必尽心酌处。将此日限六百里，驰驿递送。
钦此。遵旨寄信前来。

将此抄缮五份，封固。咨车布登札布者，除已挟于伊之奏折匣子，日限六百里驰驿递送外，咨伊勒图、安泰、吉福、舒赫德者，均日限六百里驰驿递送之。

（土尔扈特档）

2.谕车布登札布等对舍楞等人自愿归来应特加恩赐

乾隆三十六年四月十一日

大学士　字寄，署理定边左副将军事务、札萨克亲王衔超勇郡王，　总统伊犁等处将军，　参赞大臣、都统衔、驻塔尔巴哈台办事参赞大臣，　驻科布多办事参赞大臣，　署理护军统领，　副都统等。

乾隆三十六年四月十一日奉

上谕：据巴图济尔噶勒前奏报询问："从俄罗斯逃出之人内，大约有舍楞其人。"将此寄信于车布登札布、吉福、伊勒图、舒赫德、安泰等。前朕曾降旨：若舍楞、劳章札布等前来，则酌情安置伊等属众，将伊等招抚诱来。今审度之，尚不需如此办理，何以言之，此次伊等前来者，并非我以武力索取，乃是伊等自愿乞归，岂有将其治罪之理乎？舍楞等若由朱批俄罗斯逃出属实，则我等将伊等前来之讯启奏时，大皇帝早已降旨：从前尔等逃奔俄罗斯之故，尚欲索取治罪，今因尔等不得安居于俄罗斯，既然亲自乞归，故概不究前逃之罪，

不但不治罪，尚且施恩，将尔等同杜尔伯特一样，指给良牧，尔之人群由尔管辖、安居。今尔只有由尔部内选出能干可信之台吉，约束属下而居，我等也派人关照。尔亲自前往内地，朝觐

大皇帝之圣明，仰蒙宏恩，剴切晓谕，引人内地。倘若导致伊之疑惧，断然不可。若有劳章札布、鄂木布、郭勒卓辉等人，亦照此晓谕，一并领来。伊等之情若有可疑之处，即遵朕前降之旨，俟机办理，若姑息误事，亦断然不可。将此日限六百里，驰驿遣往。

钦此。遵旨寄信前来。

将此连同朱批，除递送车布登札布外，尚照抄写四份，用印、加封、装套，外加封套，均日限六百里，驰驿递送伊勒图、舒赫德、安泰、吉福等因，已着交兵部员外郎马林矣。

（土尔扈特档）

3.伊勒图奏传闻土部东返及俄使交涉折

乾隆三十六年五月初二日

奴才伊勒图谨

奏，为仰祈

睿鉴训谕事，近据科布多参赞大臣奏称：俄罗斯锷格尔图拉使者额勒赍前来奉告：“前杜尔本·卫拉特准噶尔游牧动乱之际，厄鲁特等相继投奔我俄罗斯，俱已安置在我游牧之地矣。于去年十二月，此等厄鲁特由我处反叛而出，故将此致

书晓谕

天皇大国卡伦之诺颜等，传告各自所管之卡伦人等，用心访查，我等希图双方悉仰仗

天皇之福，永远太平度日，故遣我等致书前来相告。”复问俄罗斯通事伊万，叛逃为首者俱是谁人？共计多少人？答曰：据闻，逃离我俄罗斯者约有四万人，但实数不详，亦不知为首者名字，言其中亦有鄂木布、郭勒卓辉属众和旧土尔扈特之一族人。此辈背叛我等时，掠我鄂鲁木布尔、塔奇俄罗斯间驻有六、七人之两个驿站，即叛逃。据闻盖寻旧杜尔本·卫拉特游牧而去，究去何方，我等不知。自我鄂格尔图拉处，亦向哈萨克阿布赉致书等因相告。将俄罗斯原呈之书，已送至乌里雅苏台等因，知照塔尔巴哈台。安泰除向奴才咨文外，又寄信商议，若伊等突然投诚而来，应否接纳。据俄罗斯所说，此等之人于十二月即叛逃而出，今已数月矣，至今竟未有信息，看来，虚实尚不可定。因此，奴才向此地知情之厄鲁特等询问大概，言土尔扈特原为一大部落，曾居俄罗斯与额斯特克间之额济勒、才登二处。土尔扈特汗阿玉奇幼子曾名为敦多鄂木布，此鄂木布者，不知是否即敦多鄂木布。郭勒卓辉者，原为阿尔泰乌梁海厄鲁特，后在厄鲁特叛乱之际，亦投奔土尔扈特等语。奴才又试问此辈情形和历程，曰：原投奔俄罗斯之厄鲁特舍楞有四千余人；郭勒卓辉之人不甚多；鄂木布者，系为真正土尔扈特之诺颜，其属下有数万人。此辈倘若投奔伊犁、塔尔巴哈台等处行走，踞有哈萨克，务必溯额尔齐斯河而行，约走三月余之路程，方能抵达塔尔巴哈台所属之地等语相告。此种之人，从俄罗斯反叛逃出，所说之言，皆为俄罗斯使者口内所告之言。原文已由科布多送往乌里雅苏台，不知书中如何书写。窃思，此间，乌里雅苏台将军将接到俄罗斯之书，业已启

奏，此等情由虽不可以为真，适才询问由哈萨克脱出之厄鲁特，亦言有闻听土尔扈特已由俄罗斯叛逃而出之语。倘若此辈实由俄罗斯叛逃而出，在哈萨克等地不能定居，必求

圣主恩典，乞来塔尔巴哈台、伊犁之地。此间虽无信息，不得不预先筹计之。惟近来我等与俄罗斯通商，此辈果真来投，我等即接收安置，则俄罗斯不能不频繁索取；若不接纳，而返

朱批　此何言。早已知尔不能办理，已遣舒赫德矣。现也抵达耳。

遣之，此辈既已叛出，再不能复去。因无栖身之地，于哈萨克附近地方滋生事端，亦无不可能，理应预先请

圣主训谕，相机办理，应有抵靠。故谨具请

旨，祈请

圣主睿鉴训示。再，据俄罗斯使者所告，伊等所闻有四万余人，其所言者，虽有怀疑，若其人少，亦不易来我等之地；倘实由俄罗斯叛逃而出，能前来我等之地，盖亦不会太少，再少亦有数千耳。查，今伊犁之厄鲁特，俱已编设旗、牛录居之。现此辈若来求入，与此地厄鲁特同居，断然不可，即在伊犁附近地方，另行安置。若人数甚多，则其地不可容，且此辈均属为首之人，若于边境附近安置，日久之后，于事无益。以奴才之愚意，若此等人乞求来归，

圣主收容安置，则视其人数之多寡，若人数不甚多，酌情办理，如果较多，则巧妙安排之。将其台吉头人等，遣往京师朝觐圣明，即留居于京师，其属众或安置在我察哈尔地方，或安置在

朱批　躲开尔地就好吗？

内札萨克蒙古地方，考虑似乎于事有益。此间，想由乌里雅苏台处，将伊等情形及咨文，俱已启

奏

圣主睿鉴，已降

训谕于奴才。奉

旨，若抵来之，奴才除谨遵而行外，此辈若于训旨抵达之前即乞求来投，奴才则唤来其头人，以言抚慰，暂留卡伦之外候旨，将其情况，另行具

奏。此辈既从俄罗斯叛逃前来，盖亦只是希冀我等收容安置，尚无它事。若俄罗斯随踪而来，则即不可接纳安置，惟谨防我等之地，不干预伊等而为之。将此除照行安泰外，此间，若有前来哈萨克者，再从头询问实情。为此谨

奏乞请

训旨，伏祈

睿鉴训示

乾隆三十六年五月初二日奉

朱批业已降旨，钦此。

（月折档）

4.谕伊勒图等对土部来归需妥加安置勿虑俄罗斯索取

乾隆三十六年五月初二日

领侍卫内大臣、尚书、忠勇公　字寄，总统伊犁等处将军，参赞大臣、都统衔，　驻塔尔巴哈台办事大臣、都统衔，署理定边左副将军事务、亲王衔郡王，　署理参赞大臣、护军统领、副都统等。

乾隆三十六年五月初二日奉

旨：据伊勒图奏称：“从俄罗斯逃出之厄鲁特，若诚心来投，我等即接收安置，则俄罗斯不能不追索，若不接收予以遣返，则此辈已逃出俄罗斯无栖身之地，必在哈萨克附近游牧，滋

生事端。若将伊等之大头目遣往京师居住，余者则居于察哈尔地方或内札萨克蒙古等地。”伊勒图此念非也，所谓厄鲁特来投，我若接收，则俄罗斯不能不追索，此系何言？前舍楞、劳章札布、鄂木布、郭勒卓辉等人，皆为顺降于我复又逃往俄罗斯之人，我等多次催告索取，然俄罗斯竟未给我而收留之，即违背原订不收逃犯之章，且此等厄鲁特向我乞归后，伊等岂可肆意索取乎？我等以任何恶语回复均得理也，为怕俄罗斯追索时有难，即不收容乎？另外，此等从俄罗斯逃出之厄鲁特乞来后，其中若无珞垂要为首者，则系二十一台吉之众，不需当一事牵扯办理，即在今居伊犁之厄鲁特等混居之，若系乌梁海则归入乌梁海人居之，并无不可之处。若有舍楞、劳章札布、鄂木布、郭勒卓辉等较大之头目，即照朕近日所降之旨，命其为首之较大台吉来避暑山庄，朝见朕躬，承蒙朕恩，尚与伊等开导晓谕之，严命其属下众头目，好生约束部众，率往额尔齐斯等处居住。若有罗布藏索诺之子，其系绰罗斯后裔，则不得将其属众分离而居，且亦不得将伊留居京师，与其部众另外居之。如若不然，不仅与我大国声誉有关，且外藩之众闻得，也会耻笑我。伊等知此，若罗布藏索诺之子果真前来，则照朕之前旨，将罗布藏索诺之子，以及其属下大台吉、头目等，着送避暑山庄，朝见朕躬，其下属众，则照安置杜尔伯特之例，居住一处，以待朕旨。总之，此辈厄鲁特，断然不可居于我察哈尔内札萨克地方。前命车凌、车凌乌巴什等，居于喀尔喀游牧附近乌兰固木等处时，成衮扎布等尚且任意惊扰之。若让此辈居于察哈尔内札萨克之地，伊等彼此不仅不能无事，况此等之地又无许多闲散之处，能将其容放居住乎？伊勒图所奏将厄鲁特等台吉、为首之人留居京师，其部下若居于察哈尔内札萨克之地者，系极不懂事，伊想躲避了事矣，全然不合机宜。

车布登札布等，为此事奏报前来后，朕意就此一事，伊勒图不能独办，并派舒赫德，又如何安置等处，均降训谕矣。想来舒赫德此间亦已抵达彼处，其身到后，将此等事，伊勒图即与舒赫德共同商议，著遵朕旨，相机办理。再有，除抄缮伊勒图奏折及谕旨一并寄与舒赫德外，塔尔巴哈台、科布多、乌里雅苏台等处将军、大臣，均命咨行知会之。此旨日限六百里驰递。

钦此。遵旨寄信前来。

将此咨舒赫德者，连朱批加封，从乌什至伊犁遣访寻递给。寄伊勒图者，装伊之奏事匣内，一并递往伊犁予之。寄安泰者，送至塔尔巴哈台予之。寄吉福者，送至科布多予之。寄车布登札布者，送达乌里雅苏台予之。均外随封套夹板，日限六百里驰递。已著交兵部员外郎文成。

（土尔扈特档）

5.谕伊勒图等对来归者需妥善安置

乾隆三十六年五月十四日

领侍卫内大臣、尚书、忠勇公　字寄，总统伊犁等处将军，参赞大臣都统衔，　驻塔尔巴哈台办事参赞大臣、都统衔，署理定边左副将军印务、亲王衔郡王，　参赞大臣、署理护军统领、副都统等。

乾隆三十六年五月十四日奉

上谕：据伊勒图奏报：“自哈萨克商贾处得悉，土尔扈特厄鲁

特，因畏惧随从俄罗斯征讨控噶尔，故此逃出。恰遇哈尔浑鄂托克之地哈萨克，便沿额尔齐斯河上游，前往伊辛之克孜尔、雅尔地方奔去。”此事倘属实情，前车布登札布等所奏，厄鲁特等随俄罗斯攻打控噶尔时，战败控噶尔之说，则系俄罗斯肆意臆造之谣言者。谕伊勒图等，伊等既然如此乞来，办理此事，并非有难，尚不需怀疑伊等矣。只从内部小心提防办理。倘若泄露防备伊等之意，则使伊等更加疑惧，于事不利也。将此寄信舒赫德，伊等来后，即安抚晓谕曰：“驻边大臣将尔等自俄罗斯逃出事启奏后，大皇帝即已降旨，尔等此次前来，专系蒙受恩泽，欲念安生，特派我前来等候。尔等抵达之后，指给良地以居，传获生业。将尔等之中略大台吉头目等，著交于我，好生关照，带至避暑山庄，朝见大皇帝之圣明。前我逃去俄罗斯之人，俄罗斯竟未送还于我，尔等此来，俄罗斯即使再来追索尔等，我等亦不予之。”舒赫德除一面亲率其略大台吉头目等，前来避暑山庄，一面火速奏闻外，将其部众拨地关照而居，勿使伊等略有怀疑。将此亦寄信伊勒图、安泰、车布登札布、吉福等知悉。

钦此。遵旨寄信前来。

将此连同朱批加封，装于伊勒图奏事匣内，除日限六百里驰驿递送舒赫德、伊勒图外，复书三份，分别加封，外随封套夹板，均日限六百里，驰驿递送车布登札布、安泰、吉福等。

（土尔扈特档）

6.谕伊勒图等对舍楞等来归需相机行事

乾隆三十六年五月二十四日

领侍卫内大臣、尚书、忠勇公　字寄，总统伊犁等处将军，参赞大臣、都统衔，　驻塔尔巴哈台参赞大臣、都统衔，署理定边左副将军印务、亲王衔郡王，　参赞大臣、署理护军统领、副都统等。

乾隆三十六年五月二十四日奉

旨：据安泰等奏称：哈萨克多罗特拜之子玛尔罕，特奉父命前来报信曰："从俄罗斯逃出之厄鲁特舍楞，留其户口，率兵万人，向沙尔乌苏、阿克雅尔地方前来之时，掠夺哈萨克羊只二千。据说，阿睦尔撒纳与舍楞同在一处，阿布赉已领兵二万，前往迎战。令此地哈萨克亦前来军旅。"适才，伊勒图等奏称：据哈萨克商贾告称，土尔扈特厄鲁特巧遇哈萨克，并未如伺，只取二人为向导，沿额尔齐斯河往上，前去克孜尔。今安泰等奏曰：舍楞率兵前来沙尔乌苏、阿克雅尔地方者，此系多罗特拜遣子前来所告之言，尚似属实，惟有关阿睦尔撒纳之言荒唐。阿睦尔撒纳早已死去，我等之人已验看其尸，此系哈萨克原先畏惧阿睦尔撒纳，或舍楞，或哈萨克锡拉等人，借以阿睦尔撒纳之名，恫吓众人者也。伊勒图只从言舍楞此来，掠哈萨克羊二千只来看，岂还有向我来投之心耶？伊乃过去杀害我人而逃者，伊并非不知其罪，伊尚来乎？若舍楞真向我来投，哈萨克系早已归附我之人，舍楞稔知此情，伊又有敢掠哈萨克之理乎？伊既已如此行动，我等不可不小心防备。总之，伊等前来之情形如何，尚未可知。若

舍楞向我等恳请归顺者属实，伊即便掠夺哈萨克，我等只当不知，我暗中防范，尚不需派兵援助哈萨克。仍遵朕前所降之旨办理；若舍楞非向我等乞来者，伊既已掠夺哈萨克，则有夺我伊犁之情哉，此若不着实攻打之，绝然不可。今阿布赉已率兵二万，前往迎击，舍楞若携眷长途跋涉，阿布赉则可以逸待劳。适才朕降旨差纳旺、绰尔本，前去哈萨克阿布赉处探讯，此间至今未奏报伊等任何消息。伊勒图等，火速递信纳旺、绰尔本等，伊等二人至哈萨克后，即明白告诉：今舍楞已夺尔等之羊，尔等亦理当报复，尽量掠夺舍楞，尔等掠夺舍楞后，一切俘获，我大国将军、大臣等，一点不取，俱赏尔等。哈萨克如何言语，即如何行动。再有，将舍楞来之情形如何，必须查清，速报将军大臣，限六百里，火速驰驿奏闻。但因纳旺、绰尔本前往之时，所带人少，伊等只以探悉真情为重，对此，只有观其事态，小心而行，方善。将此晓谕伊勒图、舒赫德，只宜相机，当心访查、防范之处，即从内部谨慎防之。应着实攻打之处，即爽快办理之，断不可胡乱声张而泄露之。此谕亦寄车布登札布、吉福等知之。另，安泰理当将此事限六百里驰驿奏报，以常事奏报者，则非也。自此以后，凡所获一切消息，除限六百里驰驿奏报外，若获实讯，即应限六百里加急驰奏，无不可者。此旨应六百里加急驰驿咨之。

钦此。遵旨寄信前来。

朱批修改之旨已咨伊勒图、舒赫德，另誊缮一份加封，除已装安泰报匣咨之外，给车布登札布、吉福、舒精阿誊缮三份，分别加封，著交兵部外随封套夹板，日限六百里，并火速驰驿咨各该处。已交兵部。

（土尔扈特档）

7.谕伊勒图等另派桂林等协助办理土部事务

乾隆三十六年五月二十四日

领侍卫内大臣、尚书、忠勇公　字寄，总统伊犁等处将军，参赞大臣、都统衔，　驻塔尔巴哈台参赞大臣、都统衔，署理定边左副将军印务、亲王衔郡王，　参赞大臣、署理护军统领、副都统等。

乾隆三十六年五月二十四奉

上谕：据安泰处奏称：哈萨克多罗特拜遣子玛尔罕送信曰，从俄罗斯逃出之厄鲁特舍楞等向伊犁方向归来等语。此辈实以推诚归顺，则应招抚安辑。其台吉、宰桑来京朝觐，需领队大臣、侍卫等官。今在伊犁、塔尔巴哈台等地理事之领队大臣、侍卫极少，奎林、奇晨泰、乌尼济尔噶尔、齐里克奇、德赫布、三保等，俱系经事干练之辈，指派伊等，于事有益。著奎林、奇晨泰、齐里克奇、三保即由驿站遣往伊犁。塔尔巴哈台只有安泰、永清二人，彼处亦为要隘，乌尼济尔噶尔、德赫布则驰驿前往塔尔巴哈台。伊等均系御前侍卫、乾清门值班，又历经兵事，伊等去后，有益一切。将此晓谕伊勒图、舒赫德、安泰等，伊等抵达彼处，应予安置遣派。钦此。遵旨寄信前来。

（土尔扈特档）

8.谕伊勒图等若土部来归属实需妥善安抚

乾隆三十六年六月初八日

领侍卫内大臣、尚书、忠勇公　字寄，总统伊犁等处将军，参赞大臣、都统衔，　驻塔尔巴哈台办事参赞大臣、都统衔等。

乾隆三十六年六月初八日奉

上谕：据安泰奏报：“哈萨克阿布赍、阿布尔比斯等，遣肯泽哈拉、卜鲁特等来告：自俄罗斯逃出之土尔扈特渥巴锡、索诺、舍楞等，抢夺哈萨克牲畜二、三千头，羊只数万。阿布赍率兵与土尔扈特交战。阿布赍之言，若将军大臣派兵，即早日差来为佳等语。另外，将卜鲁特喇嘛绰尔济密告之言，书文一并奏报矣。”卜鲁特告称：“土尔扈特部众，向塔尔巴哈台行去，欲投诚大皇帝。因西方哈萨克抢夺伊等马匹牲畜，且有战事，故伊等又返去沙喇伯勒。近日阿布赍所告之言，均系激怒将军大臣者也。”观其所说之言，土尔扈特之众，恳请来降者，尚且属实。何以言之，伊犁这一边陲之地，若为荒地，则土尔扈特之人，怀有占其旧牧场之念，难以预料，然今伊犁之地，已驻重兵，修筑城池，伊等明知有将军大臣驻守，岂有弃牧携眷前来者，此尚无甚可疑之处。阿布赍遣肯泽哈拉等，乞请早日发兵，安泰理应驳斥伊等：“我大圣皇帝，凡天下外藩之众，倘若诚心投降，皆同样施恩抚爱。譬如，尔等哈萨克，因恭顺归附之故，数年屡施重恩。今土尔扈特部众弃牧携眷，远涉前来者，特为承蒙大皇帝恩泽之意。尔等截击伊等者，则乃为非也。今若此等厄鲁特归

顺我朝后，将尔等这般行为，尚且理当治罪于尔。现在此等厄鲁特，尚未抵达我界，且伊等又劫掠尔等畜群羊只，我等不究则已，岂有反遣兵丁征伐伊等之理乎？尔等阿布赍所求告之言，专为我大国派兵征讨土尔扈特后，尔等想从中渔利，此乃断然不可”等语。既然安泰未如此反驳，亦就算了。今安泰已将此捎信于伊勒图、舒赫德等，并已将肯泽哈拉等遣往伊犁，此辈抵达之后，谅舒赫德等，必如此驳斥之。若果这般驳斥，甚佳。假使亦未能想及于此，未有照此而言，则哈萨克阿布赍再次遣人，前来请求发兵之后，舒赫德等即可依此驳斥之。再有，近日已派纳旺、绰尔本去哈萨克，探听信息，纳旺等会见阿布赍后，倘阿布赍又以这般言语欺哄纳旺，而纳旺应允发兵，亦未可知。如纳旺等未允之，甚善。若有应允，即报与舒赫德，舒赫德等，定将此事书于文内，将斥责纳旺等，允许发兵为非之处，使阿布赍等知晓。朕之此谕，一经抵达，想舍楞等人亦已获得实信，舍楞等归顺之情，若为属实，安抚伊等之心，殊为重要。舒赫德即明白晓谕伊等曰：“先将尔等归来信息，得之启奏时，大皇帝旨曰：‘舍楞等乃为我大国里犯罪之人，我若以武力将伊等治罪，尚可显我英勇，然而，今并未遣兵，伊深知前罪，而随渥巴锡、索诺等，携眷前来，承蒙朕恩。处治伊等非谓英雄，故不但不治罪，朕尚使伊等前来朝见，重重施恩，就其部下而言，亦不问罪，予以施恩’。俄罗斯等不信贵朱批教，若土尔扈特欲赴藏熬茶，尚需请求彼国。我大国则其不然，若言欲赴藏熬茶，报告部院，即可准行。伊等在罗斯之际，因被俄罗斯人奴役迫害，使其忍无可忍，故此乞求前来。我大国绝不会折磨伊等，定将其妥善料理，使各自获得生路。比如，车凌乌巴什等，归顺数年，蒙受大皇帝之恩泽，安逸度生，尔等无不知者。”仍照朕之前旨，着伊等家

属、部众，暂指一处居之，率领舍楞等头人，前来朝觐之。倘有哈萨克锡喇，亦一并率来。率伊等前来时，若朕躬能于九月十五日从木兰返抵避暑山庄，甚善，即赶行之。倘若不能，舒赫德即晓谕伊等曰："理应率尔等前去避暑山庄朝见大皇帝之圣明，但现径直前往，时间已过。九月以后，大皇帝早由避暑山庄返回京城矣，尚有其它大事处理，无暇接见朱批尔等，且京师之地，亦甚炎热，尔等皆为生身，不可遣之。

反正来年大皇帝御临避暑山庄之际，再带尔等前去朝见为朱批佳。大皇帝并专派大臣接迎尔等，予以施恩"等语。总之，九月十五日，能否抵达，舒赫德要将行程推算无误。除将此著舒赫德决定料理外，惟厄鲁特之品德，原即不可信任，我等若不从内部防范，粗心大意，亦乃断然不可。于此，舒赫德立即观察舍楞动态，相机办理，不得轻浮草率。其间，如何得获彼处之情，并将所获之情，火速奏闻，此项，安泰亦应知之。此谕日限六百里，加急递送。

钦此。遵旨寄信前来。

除将此缮写一份送予安泰外，连同朱批，递送伊勒图等，均日限六百里加急递送，著交兵部主事额尔克图。

（土尔扈特档）

9.伊勒图等奏报土尔扈特东返情形折

乾隆三十六年六月十六日

奴才伊勒图、舒赫德等谨

奏，为仰祈

睿鉴事，据今年五月二十二日参赞大臣安泰

奏书内称：阿布赉、阿布尔比斯遣来之哈萨克昔泽哈拉、卜鲁特等前来告称：土尔扈特之人，从俄罗斯脱出，杀我部众，抢掠马匹二、三千，羊数万只。阿布赉攻战土尔扈特，歼灭擒获四百余人。询问得知，其为首者，有土尔扈特汗渥巴锡、索诺、舍楞三头人。男女共有八、九万户。先曾向此而来，后又返回巴尔喀什湖之西北，往沙尔伯勒而去。阿布赉率兵马数万，靠近土尔扈特防守之。阿布尔比斯亦领兵一千，往彼而去。奴才等将阿布赉之言："将军大臣若欲出兵，早日为佳，否则，如同二和卓木，远遁之后，需费大力。土尔扈特头人渥巴锡、索诺，全系土尔扈特阿玉奇汗之孙，舍楞乃是前投奔俄罗斯之舍楞。"同遣哈萨克昔泽哈拉、卜鲁特等至伊犁等处观察，哈萨克所告土尔扈特头人渥巴锡、索诺，俱为阿玉奇汗之孙者，尚与厄鲁特总管硕通所说罗卜藏索诺无嗣之语相吻合。土尔扈特一游部，原与我无任何事端，以奴才舒赫德所记，雍正年间，尚有遣使之处，今不堪俄罗斯奴役，投奔前来者，实有其事，奴才等获此辈抵来之信，

朱批　是也，尽力办理，见机而行。联性，伊等投

除钦遵圣主训旨办理外，阿布赉、阿布尔比斯所派之哈萨克诚者九份，怀疑者一份耳。

昔泽哈拉、卜鲁特等，于五月末方能抵达伊犁。伊等抵达后，若乞求发兵，奴才等则向伊等晓谕：我

大国之兵，不可轻举妄动，有罪者讨伐之，无罪者，绝不惩讨。再者，若有投诚

大皇帝者，务必收容，亦无遣返之理。此皆尔等知晓者。此等由俄罗斯脱出之土尔扈特或投诚而来，或为何事前来者，俱不得知，岂可轻易出兵讨伐耶？又，尔等哈萨克，自归顺

大皇帝，殊为恭顺，此等厄鲁特不知为何而来途经尔等游牧，因尔等未精心设防，恐遭其害。但将一得息，即告阿布赍、阿布尔比斯，谨防游牧，准备阻截。特派副都统纳旺、绰尔本，想尔等亦已闻得。今尔等阿布赍、阿布尔比斯，得悉厄鲁特由俄罗斯脱出，即率兵前去堵截者，犹为是也。正合我等之意。如今，此等厄鲁特若诚心前来归顺

大皇帝，其必先差人，若不派人而入我界，则有肆意侵扰之情，我大军亦阻截，将其全歼，断不轻易放过。今据尔等所告，厄鲁特在向巴尔喀什湖附近，沙喇伯勒寻来。由此观之，又有可能途经尔等游牧之处。厄鲁特已将尔等游牧害弄，尔等岂有坐观其他游牧遭害乎？卓尔奇既已备兵，尔等仍速速返去，卓尔奇立即列兵，或前去堵截，或背后尾随，则裨益于尔等众哈萨克，以上语遣返之。再，言此脱出之厄鲁特向沙喇伯勒而来。故自奴才处至沙喇伯勒之路所设卡伦之众，严

朱批　好

加交付，用心防探。俟阿布赍、阿布尔比斯派哈萨克肯泽哈拉、卜鲁特等抵来后，奴才询问明白，将其所带之书译出，详细观看，酌情办理。除另具疏奏外，奴才将我等之愚见，谨举折

奏，伏乞

圣主明鉴。

乾隆三十六年六月十六日奉

朱批知道了，钦此。

（月折档）

10.谕伊勒图特派舒赫德等赴伊犁协助办理土部事宜

乾隆三十六年六月十六日

领侍卫内大臣、尚书、忠勇公　字寄：总统伊犁等处将军。

乾隆三十六年六月十六日奉

上谕：据伊勒图接朕所降训谕后，随即复奏，近日伊犁地方，有料理由俄罗斯逃出之厄鲁特事，伊勒图理事素无经验，且又近视，不能行走军旅，故朕陆续加派舒赫德、色布腾巴勒珠尔，巴图济尔噶勒等前往，此专系为协助伊勒图，料理事宜。因此，伊勒图仍为将军，守卫土地、调遣兵丁、准备行粮等项，均应由伊所办，众人亦该听从其言。对此，若伊勒图以为派遣舒赫德等，凡事皆推卸伊等，而不尽心办理，稍有掣肘推诿之状，朕定将伊重重治罪。伊若同心协力，尽力而为，悉心办理，事成之后，若他臣有功，伊亦有功哉，朕定明鉴施恩。若将此晓谕伊勒图，只是黾勉效力之。

钦此。遵旨寄信前来。

着将此谕旨，装伊勒图奏事匣内，著交兵部，日限六百里驰驿递送矣。

（土尔扈特档）

11. 谕色布腾巴勒珠尔等对土部来归毋需怀疑应妥为安抚*

乾隆三十六年六月十七日

领侍卫内大臣、尚书、忠勇公　字寄，钦差领侍卫内大臣、都统、固伦额驸、科尔沁亲王，　总统伊犁等处将军、领侍卫内大臣、尚书，　参赞大臣、都统衔等。

乾隆三十六年六月十七日奉

上谕：近据巴图济尔噶勒奏称：观此次前来厄鲁特之情形不可深信，故从喀尔喀之赛音诺颜、阿尔泰、乌梁海、杜尔伯特、扎哈沁等部，选拔兵丁二万以备调用等语。以后朕曾降旨曰：喀尔喀原惧怕抽兵，若从该部抽兵万人，伊等因惊惧而闹出事端，亦难预料，且前处理准噶尔之时，亦只调兵一万，故从喀尔喀选派兵丁五千，其它部落选派兵丁五千，以备调用之。此亦为难，尚不需如此备之。何以言之，因渥巴锡、索诺等，并无被我问罪，其中舍楞虽然前系被我问罪之人，略有可疑，但渥巴锡、索诺等人数众多，而舍楞部下能有几人，渥巴锡、索诺前来投诚，而舍楞孤居俄罗斯，又无着落，则一同来降者，亦是常有之事。若俄罗斯明知此辈前来，而装不知，即为俄罗斯与伊等同谋，用来欺骗我等，此断然无有之事，乃为过虑矣。对此，朕谓此辈来降者十之九，可疑者十之一耳。此等厄鲁特来至俄界后，若诚心归顺，则伊等必遣人或其较大头目亲临。果若如此，伊等来降后，将应留居、应朝见者，则照朕前旨办理。若伊等来我边界，竟不差人，反正我已派人探查伊等实情。或是虽渥巴

锡、索诺欲降，然因有舍楞，若被舍楞挑唆，而有监视、等待、为难之念，即向渥巴锡、索诺及其部下厄鲁特等开导曰："闻得尔等前来之讯，即奏明我大皇帝，大皇帝降旨：'伊等弃牧求来者，盖为特蒙朕恩，率其头目人等朝见，朕定重重施恩。即便其中有舍楞，伊虽为有罪之人，但既已认罪前来，并非我以武力索取者，即使将伊处治，亦非英雄也。朕亦必定与其施恩。'另外，渥巴锡、索诺，均为阿玉奇汗之后裔，并无罪于大皇帝，舍楞者，大皇帝尚欲宽宥施恩，尔等系无罪之人，若欲归降，必定重重施恩，勿为舍楞一人而怀顾盼之心，耽误己事"等语。如此差遣以后，伊等皆明白来降，则无须言语矣。或舍楞另存异心，我等乘机分化，著其内部相互生疑。因渥巴锡、索诺向我乞来，倘舍楞不肯归顺，舍楞部下能有几人耶？我等与渥巴锡、索诺合兵，对付舍楞尚不需费力。即可处置之。办此之时，将朕前降舍楞若忠心来降，则亦赦免伊之旨，以及今因舍楞不忠心来降，方将重惩伊之事，亦均明白告知在伊犁地方之厄鲁特、回子等。假使渥巴锡、索诺、舍楞等。俱无前来归顺之情，则应调齐兵丁，严加惩处。率师进兵之时，色布腾巴勒珠尔为将军，舒赫德和巴图济尔噶勒为参赞大臣，率师进兵，务将舍楞重办。伊勒图仍遵朕旨，防守城池，备办行粮等项。今北路已备选兵丁，而伊犁地方究有何种兵丁，足用与否，或于用兵之时，如何备办兵丁、马匹牲只、粮粮等处，亦理应事先尽心筹备。将此传谕色布腾巴勒珠尔、舒赫德等：顺情理事，有条不紊，并火速奏闻之。另外，侦察一事，折奏驰送，护送盘费等项，均经驿站递送之。为此，伊犁、乌鲁木齐、塔尔巴哈台等路驿站，关系重大，需派精干官兵，时刻巡查，以防盗贼肆意截掠，方于事有益。然此亦系一般考虑、酌情备之者，思之，断无此例。总之，此事惟于色布

腾巴勒珠尔、舒赫德等相机办理，不必过于疑虑。此间，彼处信息如何，舒赫德应将其所见所闻，火速奏闻之。此旨日限六百里，驰驿递送。

钦此。遵旨寄信前来。

将此于是日缮写两份，已送往伊勒图、舒赫德、色布腾巴勒珠尔等。

（土尔扈特档）

按：《高宗实录》乾隆三十六年六月丙戌条所载内容与此件类同，但不及此件详述，为便于查阅，特录于后。

“谕军机大臣等，昨据巴图济尔噶勒奏，此次投诚之土尔扈特情形不可深信，请由喀尔喀、赛音诺颜、阿尔台、乌梁海、杜尔伯特、札哈沁等部落内，选派二万兵备用等语。喀尔喀等素畏出兵，若派兵满万，伊等未免掠扰。从前办理准噶尔时亦用兵万余，此项不过防备，尚无用也。渥巴锡并未犯罪，舍楞前虽获罪，迹似可疑，但其属下能有几人。渥巴锡既已投诚，舍楞势孤同来，亦应有之事。若谓俄罗斯明知伊等投诚，佯为不知，或同商伪顺，断无是事，朕谓其投诚十分之九。或渥巴锡欲投降，但因舍楞一人教唆，观望犹豫，应即晓谕渥巴锡并其属下人众言：闻尔等来投，即行奏闻大皇帝，大皇帝帝降旨，伊等弃游牧而投诚，意在承受朕恩，若遣头目人觐，朕必加恩，即舍楞虽系获罪之人，今既知悔前非，朕必恩施格外。并晓谕渥巴锡，尔俱系阿玉奇汗之嗣，并无干冒大皇帝之处，今舍楞尚施恩免罪，尔等无罪之人，自必更沛殊恩，毋因舍楞一人，耽误己事。如此提示，伊等若尽行诚，则无庸议。倘舍楞稍存异心，尔等乘机设间，令伊等离异，舍楞属人无多，尔等合同渥巴锡合兵办理亦不

费力。若渥巴锡、舍楞均无投诚之意，即须酌量整兵重惩。以色布腾巴勒珠尔为将军，舒赫德、巴图济尔噶勒为参赞大臣带兵前进，务从重剿办。伊勒图仍守城备办军需，伊犁地方兵丁若干是否敷用，如何预备马匹军需之处，亦宜早为筹画。著传谕色布腾巴勒珠尔、舒赫德等，务宜妥协办理。再伊犁、乌鲁木齐、塔尔巴哈台等路驿站关系甚要，应遣干员不时巡查，以防贼匪扰掳。然此亦不过筹画预备，想断无是事也。大抵此事惟在色布腾巴勒珠尔、舒赫德等相机办理，不必过为疑虑。将此由六百里加紧发往。”

（卷八八七，页 3 上——5 上）

12.伊勒图等奏向策伯克多尔济属众询问土部情形折

乾隆三十六年六月十八日

奴才伊勒图、舒赫德谨

奏，为

奏

闻事，适才奴才等以为从俄罗斯脱出之厄鲁特等，经吹、塔拉斯，沿沙喇伯勒路前来，故派三等侍卫普济保为首前去设卡伦探听消息，继而又委派索伦佐领鄂弥达、蓝翎长巴图鲁达彬查、厄鲁特侍卫额奇克森、门都伯勒克等，前去查踪探信。五月二十七日，侍卫普济保等来报：二十六日前往彼处探讯时，于查林河边相遇，土尔扈特台吉策伯克多尔济率近百人前来，其马力疲惫不堪，看来其情恭顺，已令宿于查林河岸。询之，云其后面之人相继前来者不远，舍楞亲自行于尾

都等语。再，策伯克多尔济之言：尚要派人前来问将军大臣等请安。嗣后，于二十八日，侍卫普济保等率来土尔扈特台吉策伯克多尔济所差之格隆讷木库巴尔珠尔、宰桑集布赞等。奴才等见面观其行动殊为恭顺，询其来由，格隆讷木库巴尔珠尔等告称：我土尔扈特虽比邻俄罗斯，但伊等宗教习俗均异，早有欲归服

大圣皇帝之盛意。若要脱出，恐俄罗斯追击，因畏其威力，暂且未脱出。后因俄罗斯与控噶尔争战，初次由我土尔扈特派兵二万，征讨获胜。再次，于去岁春又调一万五千兵丁前往，再获胜利，至秋而返。俄罗斯兵尚未返回。则我乘俄罗斯尚未撤兵即脱出之等语。奴才等又询问讷木库巴尔珠尔等：尔等共计多少人？均如何前来？告曰：我等此次脱出时，众诺颜、台吉等议定，我土尔扈特全部之众，杜尔伯特、和硕特及投奔我土尔扈特等鄂托克，共约有六、七万户之人全部脱出；我土尔扈特和杜尔伯特近万户人，俱宿于额济勒河彼岸，因未能渡河而留之。于是我诺颜、台吉等，各自率其属下，或一、二千，三、四、五千，或数百而脱出。我诺颜策伯克多尔济兄弟三人，率其属下约近五千户，先行起身；后面起程者，伊等行走之情，此间我等亦竟未得信息。又询问讷木库巴尔珠尔等：尔等此来之际，俄罗斯追赶与否？途经哈萨克游牧时，与哈萨克有无争战？告曰：因我等首先起程，俄罗斯追赶与否，我等不知。我诺颜于沙拉乌苏与哈萨克阿布赉亦略有争战等语。奴才等又询问讷木库、巴尔珠尔等，尔等阿玉奇汗去世后，都曾有哪几位汗？以及今来之人中，汗、台吉均为何人？告曰：原我土尔扈特汗阿玉奇去世后，其子车凌敦多克曾由俄罗斯命伊为汗，但尚未为汗即已去世。嗣后将阿玉奇汗之子袞扎布之子敦罗卜旺布为汗。敦罗卜旺布去世后，又将阿玉奇之子沙克都尔札布之子敦罗布

喇什为汗。敦罗布喇什去世后，即在此次投来者敦罗布喇什之子渥巴锡和敦罗卜旺布之孙策伯克多尔济二人之内，择一人为汗，然至今未定。今我等脱出诺颜之内，策伯克多尔济之弟，一名曰奇哩布，一名曰阿克萨哈勒。渥巴锡则是独自一人。又布泽尔曼台吉，亦系沙克都尔札布之子。还有阿玉奇汗之远支博木布尔、默们图、旺丹、额曼根等台吉。再，绰罗斯厄鲁特之台吉散达克，其有三子，名曰胡尔哈奇、肯泽、肯泽贝克，其属众有十余户。散达克之父叫何名，我等不知，其祖父名曰楚库尔，均系策妄阿拉布坦之宗族等语。于是奴才等询问：从前策妄阿拉布坦一子名曰罗布藏索诺，曾乞人土尔扈特，今其有无后代？告曰：我等竟不知罗布藏索诺，亦未闻过。今前来之土尔扈特头人等为舍楞、乌梁海、劳章札布、德尔德什、沙拉扣肯、诺尔布策凌等六人，其属众近二千。还有塔尔巴哈沁鄂托克之叶林、舍凌二人，其属下仅有二十余户。鄂木布途中病故。郭勒卓辉未投入土尔扈特之前就已去世。除此之外，有早已投奔我土尔扈特之厄鲁特、和硕特鄂托克之台吉雅兰丕勒父子二人，浑其拜、恭格兄弟二人，德布增兄弟三人，巴雅尔拉瑚父子二人，诺海一人，伊等属下约有近万户。我等起行之后，因和陆续来者相距甚远，故对前来人数，何人能来，何人不能来等处，竟未闻得消息；且我等均系小人物，对此等情由不甚知晓；我等所闻之，此亦不可为是。策伯克多尔济和我等同时前来之喇嘛罗卜藏丹增，知情甚详等语。奴才等询问侍卫普济保，此辈力量和行走之情，告曰：策伯克多尔济所率之近百人，马驼混骑，驼上亦有双人骑者，马驼膘瘦，多露疲惫不堪之貌，我等迎见之后，其众均甚欢欣等语。奴才等除赏给前来之格隆纳木库巴尔珠尔等食羊、口粮、留宿歇息之外，观其所告之言，乃诚心归服者。此辈人多，且在途

中又甚疲惫，陆续间隔行走相距甚远。要令部到达，需要时日。策伯克多尔济所遣之格隆讷木库巴尔珠尔等，对其陆续到达人数，和谁能到来，谁不能到来，均为叵测等语，俱系属实。故将抵达者管照安置，并分辨各部之众，令查数字。由卡伦塘报之时，奴才等即派锡伯部总管伊昌阿、厄鲁特散秩大臣硕通，酌情收留安置其抵达之众，并已派查办户

朱批 很好

数等事。但因人多，俱属何部、何鄂托克，重要台吉、头目均为谁，属下共有多少等处，于查办之时，恐伊昌阿等不能始终，奴才等商议，派遣阿思哈、萨拉善，与伊昌阿等一同查办。将投诚者全部抵达查清，伊等台吉、略大头目共几人，该当派遣谁朝觐

圣明，谁留游牧关照等处查清，分别指地居之等处，奴才等除另议请

旨外，台吉策伯克多尔济到来会见之后，再向伊详细询问，先将此人火速遣之。谨此奏

闻，伏乞

圣主明鉴。

乾隆三十六年六月十八日奉

朱批好事。已降旨，钦此。

（月折档）

13.谕车布登札布土部来归属实不需派大军前往只应内部防范之

乾隆三十六年六月十八日

领侍卫内大臣、尚书、忠勇公　字寄，署理定边左副将军、亲王衔郡王。

乾隆三十六年六月十八日奉

上谕：据伊勒图、舒赫德等奏称：土尔扈特台吉策伯克多尔济遣其格隆纳木库巴尔珠尔、宰桑集布赞等，呈报伊等来降，询问此辈，其情甚为恭顺，实属忠心来降，俟伊等较大台吉头目等抵达后，将应朝觐之人，办理照料起行等语。览阅伊勒图、舒赫德此奏，此等从俄罗斯逃出之厄鲁特，尚实属忠心来降，料无罢疑。不需大军前往。除将此传谕车布登札布知之外，只是策伯克多尔济所差来人之言，伊等殊为恭顺，则朕反感略有可疑，故我等内部须防范，方善，将此传谕车布登扎布等，为照最近之旨准备，从喀尔喀厄鲁特官兵中挑选之事，依旧不使知觉，内部一般防范之，若肆意声张，断然不可。

钦此。遵旨寄信前来。

将此逓同朱批加封，日限六百里驰递矣。

（土尔扈特档）

14. 谕伊勒图等安排土部头领至避暑山庄朝觐事宜

乾隆三十六年六月十八日

领侍卫内大臣、尚书、忠勇公　字寄，总统伊犁等处将军，参赞大臣、都统衔等。

乾隆三十六年六月十八日奉

上谕：伊勒图、舒赫德等，将从俄罗斯逃出之土尔扈特台吉策伯克多尔济，率先到达，并派格隆诺木库巴尔珠尔、宰桑集布赞前来请安，侍卫普济保同来；伊等派总管伊昌阿等，前去清查策伯克多尔济户口等因具奏前来。舒赫德等如此办理，甚是，朕已欣闻。此辈来投者，确属实情矣。此等厄鲁特抵达后，率台吉、头目等人朝觐时，理应先遣台吉策伯克多尔济前来朝见，是以询问经历之人，由伊犁从乌里雅苏台路至避暑山庄，几日可达？答曰：急行月余可抵。将此寄信舒赫德等，策伯克多尔济抵达后，伊等即派乌尔图纳逊、伊昌阿先将策伯克多尔济妥善照看，从乌里雅苏台路率来，自八月十日后，朕躬抵达木兰之前，赶至朝见，筵宴引见，何等之好。此旨抵达期间，将陆续到达之大台吉头目等，亦与策伯克多尔济一同遣来。若于八月十日内不能抵达，即晓谕伊昌阿等，不需急行辛苦伊等，反正使伊等自然缓行，带至木兰朝觐朕容，亦即是也。再若不能，俟朕躬从木兰返回避暑山庄，亦可朝觐。将此著舒赫德等，除计算行程，遣伊等起行外，以后再将陆续到达之大台吉头目等人，应何时朝觐等处，另行降旨。

朱批此旨由六百里加急递送。再，格隆巴尔珠尔，亦可同来，若伊不愿，勿勉强之。

钦此。遵旨寄信前来。

将此连同朱批加封，已由兵部外加封套夹板，著交主事额尔克图，由六百里加急，递送伊犁。

（土尔扈特档）

15.谕巴图济尔噶勒即刻奏闻来归之杜尔伯特人情形

乾隆三十六年六月十八日

领侍卫内大臣、尚书、忠勇公　字寄，钦差内大臣、副都统。

乾隆三十六年六月十八日奉

上谕：据伊勒图、舒赫德奏称：“自俄罗斯逃出之土尔扈特台吉策伯克多尔济，先期来到，并差格隆讷木库巴尔珠尔、宰桑集布赞等前来请安，声称余者陆续即可到来。伊等已派总管伊昌阿等，前去清查策伯克多尔济户数”等语。自此看来，此辈乞来者尚且属实。因此，伊等来后，将其台吉头目等人，遣来朝见等处，朕除另行降旨于色布腾巴勒珠尔、舒赫德、伊勒图、巴图济尔噶勒等外，据悉，其中有杜尔伯特人，但言此杜尔伯特之人，或原系随罗布藏索诺而去者耶，或系如何逃向俄罗斯等处，谅巴图济尔噶勒皆知耳。伊若知晓，仅就其所知，即刻奏闻之，倘若不知，即可不必矣。

钦此。遵旨寄信前来。

将此已著交兵部主事额尔克图，日限六百里，自京师至独石口路追送，若已经过，则交付独石口章京，从往察罕鄂博之路，寻访送给，倘不从察罕鄂博起程，即沿往伊犁之道追递，不得相互有误。

（土尔扈特档）

•

16.谕色布腾巴勒珠尔关于安排陆续来归之土部头领朝觐事宜

乾隆三十六年六月十八日

领侍卫内大臣、尚书、忠勇公　字寄，钦差领侍卫内大臣、都统、固伦额驸、科尔沁亲王。

乾隆三十六年六月十八日奉

上谕：据伊勒图、舒赫德奏称：“自俄罗斯逃出之厄鲁特等内，土尔扈特台吉策伯克多尔济，居住查林河岸，先遣格隆讷木库巴尔珠尔、宰桑集布赞等，与侍卫普济保，一同前来请安。臣等询问其它台吉。告曰：各自率其属众，或率一、二千，或领三、四、五千，或带数百，纷纷逃出。舍楞亲自断后。观其情形，此辈甚是恭顺等语”。阅此奏报，此等厄鲁特，实于俄罗斯安居不得，而乞求前来，屡蒙朕恩者，无需再度怀疑矣。此辈抵达之后，如何查办、指地居住等处，需另行降旨。色布腾巴勒珠尔到达伊犁后，除舒赫德等一同遵旨妥善办理外，将应朝见之较大台吉头目等，估量今年能否抵达避暑山庄，并将先来之土尔扈特台吉策伯克多尔济之属

众，交付舒赫德等，派乌勒图纳逊、伊昌阿带领等事，业已降旨。但陆续前来之台吉头目等，在差来朝见时，若今年九月十五日内，朕躬由木兰围场不能返回避暑山庄，此等厄鲁特，既已归附，则竟无事矣。色布腾巴勒珠尔即将舍楞之众，提前率来。余者已有朕差之侍卫哉。亦可编队陆续护送前来。若九月十五日内不能赶至，则著伊等待之，朕来年早日起驾，前去避暑山庄，再命伊等前来朝见之。将此传谕色布腾巴勒珠尔遵行。

钦此。遵旨寄信前来。

将此书信加封，外随封套、夹板，日限六百里驰驿，已交付兵部主事鄂尔克图，沿京城至伊犁路，寻访咨递。

（土尔扈特档）

17.谕伊勒图等关于迎抚土部分别安置事*

乾隆三十六年六月十八日

领侍卫内大臣、尚书、忠勇公　字寄，总统伊犁等处将军、领侍卫内大臣、尚书，参赞大臣、都统衔，　钦差领侍卫内大臣、都统、固伦额附、科尔沁亲王，　钦差内大臣、副都统。

乾隆三十六年六月十八日奉

上谕：据伊勒图、舒赫德奏称：“土尔扈特台吉策伯克多尔济，遣格隆讷木库巴尔珠尔、宰桑集布赞等前来请安，以及所询其情之言”等语。视此情形，伊等来降者属实，当无可疑之例。今此辈既然远道而来，故迎接、安抚伊等，料理

食宿等项，殊为重要，朕近日业已陆续降下训旨。只是此辈内渥巴锡为土尔扈特阿玉奇汗之后裔；杜尔伯特等人，原并无罪于我，伊等在俄罗斯，因彼此习俗不同，不能定居，故恳请前来。伊等到达之前，理应派人接迎、明白告知伊等。想此期间，纳旺、绰尔本已从哈萨克返回伊犁。此次差派时，若派此二人和硕通，则裨益于事。舒赫德详细告知伊等，抵达彼处，迎接陆续前来之台吉后，即向伊等晓谕：先我将军大臣，获尔来归之意，经奏明大皇帝，大皇帝旨曰："此辈俱系习居准噶尔地方者，且与俄罗斯风俗有别，故伊等不能定居于俄罗斯。闻我施恩于厄鲁特，投诚者尚且属实，伊等如此携眷，远道辛苦，乞求前来者，殊为可悯，理应妥善安抚办理。遣大头目等，于京师朝见朕躬，但伊等皆为生身，且京城地方炎热，若将其往京城，则于伊等身体无益。避暑山庄地方凉爽，来彼则与其有利。九月十五日内若其能至避暑山庄，则率领前来，如果不能，即令其候至来年，朕躬早日起驾避暑山庄，再率伊等前来朝见之。朕必同车凌、车凌乌巴什等一样，予以重重施恩。另外，观策伯克多尔济所遣之格隆讷木库巴尔珠尔，格隆即喇嘛也。此辈与俄罗斯不同，俄罗斯不尊崇黄教，不照厄鲁特所信奉黄教而行。我大国之例，凡来降诸藩之人，定不改变其原俗，伊等若欲赴藏熬茶，亦无不按其心愿而行者。今西藏俱入我之版图，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均居彼处，兴信黄教之地，莫过于此也"等语。并将差派固伦额驸、御亲王色布腾巴勒珠尔，率领数名侍卫、官员，已前来伊犁迎接伊等之事，明白告之。再，据讷木库巴尔珠尔告称：舍楞之身，置于队后。视此，舍楞虽知己罪，不敢前来，但土尔扈特等各部落，皆由俄罗斯逃出，伊之属下能有几人，因其不能独居彼处，无奈前来，又惧怕罪责，故意留后行走，视我情况，若施恩收

容伊等，则来之；如不收容，考虑从彼处易于逃脱。朕惟，仍是我等预先迎接，会见伊等为善。将此传谕舒赫德，密告纳旺、绰尔本、硕通，伊等前去接迎会见渥巴锡之后，舍楞若有信息，即直接前去会面，晓谕伊曰：我驻伊犁将军大臣，闻尔前来之讯，奏闻大皇帝。大皇帝谕曰：舍楞、劳章札布，虽系获罪之人，我等若以武力将伊等擒拿治罪，可逞英雄。然其自身乞来，并非我以武力捉拿者，若将伊等治罪，不谓英雄也，也被诸部之众鄙视耻笑。朕为总统天下之主，凡乞恩前来者，无不收容施恩。舍楞系穷极乞来之人，朕绝不究其前罪，亦必同渥巴锡等一体施恩，指地安生。再，若此辈一齐前来，我等尚需略加考虑，将伊等分散而居。今此辈各自行走，既然陆续而来，我等办理之际，并不需费力。此辈之中若有杜尔伯特、乌梁海之人，除即安置于杜尔伯特、乌梁海之外，土尔扈特、绰罗斯等人，理应另行指地安置之。在此指地安置时，若放伊犁之哈沁、沙喇伯勒等地，则与西界较近，易于伊等逃窜。乌鲁木齐附近之地，又近临我巴里坤驿道，均不得安置伊等。朕惟，若将伊等安置于塔尔巴哈台以东，科布多以西，额尔齐斯、博罗塔拉、额敏、斋尔等地，方善。朕前虽已降旨，著色布腾巴勒珠尔、舒赫德等为首进兵，命伊勒图驻守伊犁，办理联络等务。特因伊勒图军旅上无经验，故安排伊等时，伊勒图为将军，因驻伊犁年久，毕竟谙练地理，而色布腾巴尔珠尔、舒赫德等，因自身有务，不得略有依靠。另，巴图济尔噶勒，亦略熟习彼处地理，伊勒图只有尽心效力，赞助色布腾巴勒珠尔、舒赫德等，并与巴图济尔噶勒相商之，何人安置何地，以及如何办理安抚伊等之处，只虑于事裨益，决定办理，即可奏闻之。另外，此辈忠心投诚，且又跋涉前来，伊等精疲力竭、口粮不接等情，难以逆料。故朕亦已降旨，应

赏银者，即酌加赏赐之，该接济牲畜马匹者，则略接济之。著舒赫德、色布腾巴勒珠尔等观其情景，如果忠心乞恩，当应接济，即酌情料理接济，使其各自获得活路，承蒙朕恩。在料理接济此辈时，所需银两，亦应预先筹办，朕已降旨令吴达善、文绶等，由安西、巴里坤、乌鲁木齐等地，备办白银二十万两。舒赫德等若彼处有需用之处，则由就近征调之。朕所以筹办者，乃专为知晓厄鲁特等，与俄罗斯习俗不同，不能久居彼地，而收容施恩。今观其来投情况，已筋疲力竭，俱有理由，无可置疑，因之，各地皆已遣差训谕。虽然如此，但厄鲁特等秉性狡猾，不可深信，此辈故作力疲者前来，乘我不备之际，肆意妄为之，故亦应暗中防范。将此传谕舒赫德等知之，虽于安置伊等之时，不可使之略有觉察、怀疑，但亦须加意防查。此谕日限六百里驰驿递送。钦此。遵旨寄信前来。

将此著交兵部，连同朱批，夹于伊勒图、舒赫德之奏事夹板上，除日限六百里加急驰递外，遣送额驸色布腾巴尔珠尔、巴图济尔噶勒者，外加封套夹板，日限六百里递送，此谕兵部。

（土尔扈特档）

按：《高宗实录》乾隆三十六年六月丁亥条所载内容与此件类同，为便于查阅，特录于后

“又谕，据伊勒图、舒赫德等奏称，土尔扈特台吉策伯克多尔济遣格隆讷木库巴勒珠尔、宰桑集布赞等请安，并将其投来情形俱奏。看伊等力穷远来，投诚属实，一切迎抚安插所关甚要。此内渥巴锡，系土尔扈特阿玉奇汗之嗣，原系无罪之人，因与俄罗斯之俗不同，是以来投，应遣人往迎。想

此际纳旺等已由哈萨克回至伊犁，再添派硕通同往，于事有益。舒赫德等接见台吉时即行晓示，前我大将军大臣等，闻尔等投诚之信，奏闻大皇帝。大皇帝降旨，尔等俱系久居准噶尔之人，与俄罗斯之俗不同，不能安居。闻厄鲁特等受朕重恩，带领妻子远来投顺，甚属可悯，理宜急加抚绥安插，遣大头人来京入觐。但念尔等均未出痘，京城暑热，甚不相宜。避暑山庄凉爽，如九月中旬可以到彼，即带领前来，否则俟庚申年临幸时再来入觐，朕务与车凌、车凌乌巴什一例施恩。再，策伯克多尔济所遣格隆，即系喇嘛。我朝定例，凡投诚之各部来人，不易其习，尔等欲往西藏熬茶，亦无不准。现今西藏供奉我版图，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黄教中尤有逾此者。今特派御前大臣、亲王、固伦额驸色布腾巴勒珠尔领侍卫官员多人，前赴伊犁迎接尔等。再，舍楞畏惧前罪，故在后队起程观望，纳旺等迎见渥巴锡等时，闻舍楞信息即寻往见面。晓示云：大皇帝降旨，舍楞等虽获戾之人，若系诚实自当治罪，今自行投诚，倘将伊等究治，非惟不足扬威，抑且贻笑于各部落。朕为天下共主，凡投诚之人无不施恩，况舍楞等力穷投诚，朕断不究其前罪，务与渥巴锡等一体加恩。再，伊等陆续前来，办理安插较易。此内除杜尔伯特、乌梁海人等，令驻扎该处外，其土尔扈特、绰罗斯等理宜据地令居。若指与伊犁之沙喇伯勒等处，附近西边，易于逃窜；乌鲁木齐一带又距哈密、巴里坤卡路甚近。朕意令居住塔尔巴哈台东、科布多西之额尔齐斯、博罗塔拉、额密勒、斋尔等处方妥。朕前虽降旨，令色布腾巴勒珠尔、舒赫德等统领进兵，因伊勒图未经战阵，令在伊犁坐办。今安插此等，伊勒图系将军，在伊犁多年不可稍为推诿。再，巴图济尔噶勒亦熟悉该处情形，彼此筹酌，何项人等，指令何处居住，作何安插，即速奏闻。再，伊等投诚，

未免穷迫，应赏银两及接济马匹牲畜。著传谕舒赫德即酌量接济，但彼等生性诡诈不可深信，恐伪作力穷，乘我无备，亦当预防。舒赫德等办理安插时，须密为留意。此旨由六百里加紧发往。”

（卷八八七，页八下——一一上）

18.福隆安奏乾隆二十一年土部遣吹札布至京师事折

乾隆三十六年六月十九日

领侍卫内大臣、尚书、忠勇公、　臣福隆安等谨奏，遵

旨查核土尔扈特使者之来次，臣等鉴核十四年以来之档案，惟二十一年七月，员外郎齐林保，自恰克图率土尔扈特台吉敦罗布喇什遣来之使者吹札布等，于八月到达京师，

圣主加恩赏宴，于九月将伊等带至避暑山庄入觐，台吉敦罗布喇什所派之使吹札布等，俱已施恩赏赐矣，又按伊等所请，遣赴西藏熬茶。著派富庆、齐林保等，关照护送。伊等所需应骑之马匹等项，均照雍正九年土尔扈特赴藏熬茶之例，由官赏补之。昨阅伊勒图等奏本，其中有称土尔扈特台吉敦罗布喇什之人，盖乃系此敦罗布喇什是也。今来之土尔扈特台吉渥巴锡即敦罗布喇什之子，敦罗布喇什即阿玉奇汗亲孙也。为此将所查之处，谨具奏

闻。

（土尔扈特档）

19.谕伊勒图等对陆续来归之土部需指地安置并附安抚渥巴锡谕旨

乾隆三十六年六月二十一日

领侍卫内大臣、尚书、忠勇公　字寄，总统伊犁等处将军、领侍卫内大臣、尚书，　钦差领侍卫内大臣、都统、固伦额驸、科尔沁亲王，　参赞大臣、都统衔等。

乾隆三十六年六月二十日奉

上谕：今前来归顺之厄鲁特，因俱携带眷属，长途跋涉，故指地安置伊等者，甚为重要。近日朕于安置此辈时，业已降旨遣之，令居塔尔巴哈台以东，科布多以西、额尔齐斯、博尔塔拉、额敏等地。若待此辈全部到齐，再行安置，则几万户人口，无处栖身，相挤一处，不得歇息，于事无益。将此传谕舒赫德等，望其陆续到来，即指地居之，以安抚伊等之心。应继续赏赐者，亦即酌情陆续赏之。俾其歇息，获得生活之所。如此办理之时，伊等方能安心，于我等之事，亦有裨益。另外，如何指地居住、安抚料理等处，即刻奏闻之。再有，理应将前来之人，降敕书、嘉奖、晓谕安抚之。今将拟就之安抚谕旨，以满洲文、托忒文书之，用玺之后，立即差遣。之后，舒赫德等，除简派官员，迎接、晓谕、关照厄鲁特之外，近日舒赫德等，将台吉策伯克多尔济，遣格隆讷木库巴尔珠尔、集布赞等，前往伊犁请安，以及待询问之后，均陆续返归之事奏报后，念此期间，又有来之者，舒赫德等亦理应照其前来，而奏闻之。将此寄信于舒赫德等，询问此间何人前来，其情若何，怎样言语等处，望见来者即火速询问奏闻之。

钦此。遵旨寄信前来。

将此除连同朱批遣送伊犁将军等，日限六百里加急驰递外，抄缮一份，日限六百里，驰递固伦额驸色布腾巴勒珠尔。

奉天承运

皇帝制曰：土尔扈特台吉渥巴锡、策伯克多尔济、舍楞及众头目，尔等数万之众，不崇异教，虔念佛法，荷蒙朕恩，乞求前来，朕已洞鉴我驻伊犁将军大臣之奏。今尔等不崇异教，虔念佛法而来者，甚是可嘉，故朕于尔等之众，明鉴施仁。再，渥巴锡、策伯克多尔济，均系旧土尔扈特，前居俄罗斯之际，尔汗敦罗布喇什，于乾隆二十一年，欲遣使赴藏熬茶、行做善事，则告与俄罗斯，转请奏朕施恩，朕即仁慈明鉴施恩，遣其使者吹札布等，赴藏诵经布施。今尔等诚心，不忘佛经，既来归降于朕，朕即明鉴施恩于尔等。嗣后，若尔等欲派使赴藏叩拜熬茶、布施，朕即施恩，照尔之愿准行。另外，尔舍楞者，乃为前向我军攻战而窜逃俄罗斯之人，今尔既念佛法，欲蒙朕恩，前来乞降，朕绝不究其前罪，将尔宽宥，施恩于尔。以前征讨尔时，若被我军俘获，自然将尔治罪，今尔既然亲自前来，不仅无罪，尚且将尔与渥巴锡、策伯克多尔济等，同样施恩。另，尔等逃出俄罗斯，于前来之际，途径哈萨克游牧地，略微抢取其行粮，此也非重要之事，但从今以后，尔等不可与哈萨克滋生事端，以求取和安，不仅于哈萨克于尔等内部，亦切勿行做盗劫之事。只有相互关照，扶老携幼，屡蒙朕恩，遵照朕旨而行，外无事端，内无贼盗，著其黾勉安居。再，既然尔等长途跋涉而来，于安置尔等之时，命指其良好牧地居之等处，朕已降旨于伊犁将军大臣等。此间，尔等惟有好生安居，待尔等来朝之际，定行赏衔，重

重施恩，著尔承受之。

特谕

（土尔扈特档）

20.伊勒图等奏伊昌阿至土部歇处观察情形折

乾隆三十六年六月二十三日

奴才伊勒图、舒赫德谨

奏，为奏

闻事：五月初五日，奴才等已将关照查察投诚之土尔扈特派去之锡伯总管伊昌阿等呈文内开：“抵达查林河之地视之，其投来者内，皆为老弱孤独、妇女幼儿甚众，摇晃行走而来。至其游牧地观之，则饥馑疲惫者甚多。到达我等头人驻地后，频频叩首痛哭求乞，看来已是甚为窘迫，虽说是策伯克多尔济之弟奇哩布等人，亦有忧愁之貌，或还有些人拿出裘皮、银两等物，欲换取米面等口粮，然无买主。其已露困穷之情，惟希冀早日承蒙

大皇帝之恩等语，”呈报前来矣。奴才等伏思，此辈殊为可怜，不可不拯救之。伊等自远地颠沛战斗，乞

圣主而来，今无食粮，略不接济，眼下可至绝境，此不符

圣主之好生

至仁之意。故臣等商议，将其略能行走者，内移至伊犁后，除指地送给口粮周济外，今疲惫不堪者，筹办炒面、面、米等一、二百斛，运至伊等暂住之查林河地方，著交付阿思哈、萨拉善，按能抵来伊犁者计算，将其办理周济之处，谨具奏

闻。

乾隆三十六年六月二十三日奉

朱批此方是也，理当者，钦此。

策伯克多尔济所呈文书，内情不详，故奴才等详细询问之，今其绘制源流，并书情由一并奏

览。

乾隆三十六年六月二十三日奉

朱批其文之内略有情由，另降旨，钦此。

（月折档）

21.谕舒赫德署理伊犁将军事务巴图济尔噶勒任参赞大臣共同料理土部事宜

乾隆三十六年六月二十三日

领侍卫内大臣、尚书、忠勇公　字寄，　署理伊犁将军事务、都统衔，　参赞大臣、内大臣、副都统，　钦差领侍卫内大臣、都统、固伦额驸、科尔沁亲王，　署理定边左副将军事务、亲王衔郡王。

乾隆三十六年六月二十三日奉

旨：舒赫德等将土尔扈特、和硕特全部落之众来降及酌情接济伊等口粮、降旨安抚、料理等处，已具奏前来，舒赫德等此料理者甚善。朕欣阅此奏文，伊等率妻子老幼远道前来，忠心归降者，实也，已略无可疑之处矣。此辈不辞饥苦而来投诚于朕，我大国如覆载符合好生之意，不可不收容伊等，（若我）等将穷困至极者不收容，则伊等无生路而又落为吗哈沁（盗贼）

奈何？反面与事无益。今我既已收容，则应即刻与其指地居住，安抚伊等之心，殊为重要，为此，于接济其盘缠等项之时，尚无需吝啬料理。何以言之，伊等已贫困至极，前来归诚，如不从宽接济，使伊等失掉指望而寒心，则于事无益，且亦不符我大国抚育远方部落之众之意也。将此传谕舒赫德，除著伊知晓如何办理之处，酌情料理外，舒赫德之所奏：为考虑便于周济此辈之盘缠，令其暂居乌鲁木齐、塔尔巴哈台附近者，甚是。彼处有现成之粮，我等尚由它处运粮乎？只因伊等之力均已尽竭，不能远迁，就近周济盘缠口粮，暂居此等之地尚可，倘若久居于此，断然不可。乌鲁木齐等地，我等设有驿站，乃储粮地，伊等久居之后，此等厄鲁特，毕竟系新降之外藩，不可深信，若伊等有肆意劫掠驿站，抢夺粮食等情，其又为一事也。此重要之地，伊等断然不可居之。近日，朕已降旨，前来之厄鲁特等，于居住时，即在科布多以西、塔尔巴哈台以东、额尔齐斯、额敏、斋尔等地，分散居之。舒赫德即遵旨将伊等安置。先朕洞察厄鲁特等从俄罗斯来降之事，伊勒图甚无经验，故此不能亲办，即降旨将舒赫德由乌什遣往伊犁。如今看来，此等厄鲁特陆续前来，予以指地居住、周济盘缠，以及编队遣来朝见等项，于办理诸事之际，伊勒图实属无能，如果舒赫德不在彼处，绝对不可。此间，若舒赫德尚未启程，甚好，如已率应朝见之人启行前来，接到此旨后，不须前往，即刻返回伊犁，署理伊犁将军事务，将前来之厄鲁特等事宜料理之。伊勒图则不必留居彼处，著率领应朝觐之众前往。舒赫德料理伊犁事务时，若多有一人殊善，巴图济尔噶勒略熟悉彼处地理，厄鲁特亦将伊知晓，故著留巴图济尔噶勒仜参赞大臣，协助舒赫德理事。今朕深思熟虑能任伊犁将军之人，获得此人之后，即刻遣往换回舒赫德。此间，舒赫德即于彼处尽心妥善料理一切事务。

近日朕已降旨：率领应觐见之台吉、大臣、头目等前来避暑山庄时，为考虑近便快速，命由乌里雅苏台路前来之。将此传谕额驸色布腾巴勒珠尔，伊毋需亲自赶赴伊犁，即由遣朝见之众来避暑山庄之路，火速抄近赶去，何处相遇，即于何地率领前来。率领之侍卫章京等，毋需全部率来或带去，除将其半数领来外，其余之半遣往伊犁，著交舒赫德差役之。色布腾巴勒珠尔亦酌情令福康安领队返回。奎林、乌呢济尔噶尔、齐里克奇、三保等，亦均遣往伊犁，关照、料理来降厄鲁特之游牧安置事宜。齐辰泰、德赫布不必遣赴伊犁，亦关照将以后陆续前来之人率来。率此等觐见之人前来时，若于八月十日内能抵达避暑山庄，则来；如若不能，反正朕躬猎毕，九月由木兰返回，故可估计赶来之，于避暑山庄稍候数日。将此命舒赫德、色布腾巴勒珠尔等遵照执行。今厄鲁特等诚心归附，凡设卡伦、驿站瞭望兵息所派之官兵及备用之喀尔喀、杜尔伯特、乌梁海等部兵丁，均酌情停止抽调，已另行降旨矣。将此传谕舒赫德、色布腾巴勒珠尔、巴图济尔噶勒、成衮札布、车布登札布、安泰、舒精阿等知之。此旨由六百里加急，驰驿递送。

钦此。遵旨寄信前来。

此旨连同朱批著交兵部，日限六百里加急，驰驿递送。除遣舒赫德外，缮写五份，加封，亦日限六百里加急，驰驿递与巴图济尔噶勒、固伦额驸色布腾巴勒珠尔、成衮札布、吉福等。

（土尔扈特档）

22.谕巴图济尔噶勒著前来避暑山庄之土部台吉乘便抵杜尔伯特游牧地以观其属众安逸生活之情形

乾隆三十六年六月二十三日

领侍卫内大臣、尚书、忠勇公　字寄，参赞大臣、内大臣、副都统

乾隆三十六年六月二十三日奉

上谕：著传谕巴图济尔噶勒，今据舒赫德等奏称：土尔扈特台吉渥巴锡、策伯克多尔济、舍楞等与和硕特台吉雅兰丕勒等，纷纷携妻室老少来归等语。此等之众，观其眷属甚是困顿疲乏。于俄罗斯不得生路，故来乞降我等，欲蒙朕恩，诚心降顺者，实也，不可略有怀疑。因此，朕降旨停止备派喀尔喀之兵丁，车凌乌巴什不需留彼料理此事，仍命前来避暑山庄。巴图济尔噶勒略熟习彼处地理，办理此等厄鲁特居住事宜为益，故差舒赫德署理将军，命其为参赞大臣，协助舒赫德理事。巴图济尔噶勒此次前往，即从乌里雅苏台、科布多前去伊犁，必经杜尔伯特游牧地，是以巴图济尔噶勒承接此谕，火速前往车凌乌巴什游牧地与之会面，明白告知厄鲁特诚心归降之情。另外，仍明白告知车凌乌巴什，于其亲临避暑山庄时，

朱批留言部下官员，此归降之台吉头目等，前来觐见之时，乘便前往其游牧地，与伊等相会，将朕施恩于伊等之处，明白告知，且率其经游牧地而行，著伊等观看安逸生活之情。此言明白告知车凌乌巴什后，巴图济尔噶尔立即奔赴伊犁，协助舒赫德妥善料理安置接济厄鲁特各项事宜。将此亦传谕舒赫

德，对率领新归降台吉等前来之大臣，亦明白交付，途径杜尔伯特游牧地时，著其随行之。将此亦传谕成衮札布、车布登札布知之，若非途经之便，即罢了，勿误其行程。
钦此。遵旨寄信前来。

此旨加封，著交兵部，由六百里加急，驰驿递送。

（土尔扈特档）

23.伊昌阿等呈报渥巴锡、舍楞抵伊犁河畔及会见情形

乾隆三十六年六月二十五日

总管伊昌阿、硕通呈献将军、参赞大臣，为报
闻事：伊昌阿等先将查看策伯克多尔济游牧地等处报闻后，于初四日子时，即起程前往沙喇伯勒，经过戈壁、宿沙拉布拉克，但行至戈壁中途观之，因见伊犁河附近地方，尘烟大起，便派索伦侍卫达布奇尔图，率领锡伯兵丁二人，厄鲁特兵丁二人，前往观察，回来报称：舍楞已率其部下宿于伊犁河岸。询之，告曰：渥巴锡亦于明日抵达。于是我等于初五日晨，急驰前往舍楞住地观之，因渥巴锡等已率其属众抵达，故舍楞将其属下往里迁移，仅伊一人恭候，我等靠近观之，舍楞已立而待，于是我等下马，舍楞便进前跪道：请
大皇帝之万安和请将军、大臣等之安，向我等行了抱见之礼。伊曰：渥巴锡刚到，未及立蒙古包，我等暂且席地相谈，于是我等即在伊恭候之处，席地相谈。舍楞言：“先前阿睦尔撒

纳进京之际，班将军派人令我仍住在沙喇伯勒，我并未进入京城。嗣后封伊等王公，返来作乱之时，我亦无一同行动。我思独在此地生活有难，便率我之属下欲往乌里雅苏台。抵达塔尔巴哈台后，领兵五百行于大臣队伍内之达什达瓦人声称：我等之众均被汝等杀之，故众人冲动，我无奈何，一时愚昧，便造罪而行。从此前往俄罗斯，投靠土尔扈特鄂托克，此已数年。今约土尔扈特鄂托克人，一同前来赎罪，杀存全仗

大皇帝之恩”等语相告时，我等遵照将军大臣所教，告舍楞曰：土尔扈特部众投诚归顺，尔亦亲同劳章札布前来之事，自俄罗斯得信之时，我等将军、大臣即已具

奏，奉

大圣主之旨：尔等先前逃人俄罗斯之故，尚且索取治罪。今尔等于俄罗斯无法栖身，因亲自乞来，故不究前逃之罪，不但不治尔等之罪，尚且于尔等施恩，同杜尔伯特人等一样，指给良牧，尔之人即归尔统辖，安逸而居之事，早已降

旨等因。由硕通剖切晓谕之时，舍楞再次慌忙跪下曰：

大皇帝至高之恩。并合掌叩首，其情甚是可信，毫无置疑。对此我等便对舍楞曰：“见尔等行动迟缓之貌，想口粮断缺甚多，尔等理应拟派可信之台吉、头人约束属下居之。尔等早日亲自入城，会见将军大臣，恳求居于良地，速求承蒙

大皇帝之恩，我等亦派人关照尔等游牧”等语。舍楞言：“我等暂且居于沙喇伯勒水草丰美之地，以候将军大臣之指教，只因布鲁特等多次抢掠骚扰我等之人，故不能久居，便疾行至此。将军大臣既已为我等前来而派二位大臣，则我去渥巴锡处，共同商议之后，再派人来请大臣”等语。我等暂于渥巴锡附近住宿。继而，渥巴锡派人来告，言已得暇，故我二人率领随从十余人，前往渥巴锡住地观看。北面一座蒙古包，前面支起凉棚，渥巴锡坐在正中，巴木巴尔坐于一旁。我等到

近前下马之后，渥巴锡、巴木巴尔同时离座而立，我等走进凉棚，伊等即跪下请

大圣主万安，继而便问将军大臣之安。我等走至跟前行抱见之礼，按其厄鲁特之例坐于西边。于是我等重新把将军大臣所差之处晓谕后，渥巴锡告曰：我特地承蒙

大圣皇帝之恩，欲谋生计而乞入之，沿途与哈萨克争战，我等人畜多被劫扣取之，恰好至此。若将军大臣早指良牧而居，则我之属下方得蒙受恩泽，得以生活，今已疲惫不堪等因，与巴木巴尔一起再三述说。对此，我等言之，观尔等前后到达之情，确是疲惫贫困至极，

大皇帝所居甚远，此地一切事宜，均由将军、参赞大臣承担办理，尔等若不将此等情由亲往乞告于将军、参赞大臣，我等岂有将尔等何项难处提出呈文，并将所报酌情办理之理乎？况且适才我将军、参赞大臣，尚与我等咨文前来，初三日与策伯克多尔济会面，暂且留下，俟尔等抵达商办指定良牧居之，办理完毕，将自愿前往京师朝觐

大皇帝圣明之台吉头人，均遣返其游牧收拾启程，若尔等能及早前往，则对尔等之众越有裨益。以上语开导时，渥巴锡等点头称是，云我等立即共同商议，递信于二位大臣。照伊等之例，备办肉食衣物递来时，我等之言：我等返回住所，将尔等到来之处，先书文呈报。今既然我等俱已同样为

大皇帝之村俗，吃喝之日常在等语推托而止。对此，渥巴锡又对我等曰：我等后面落队者，十余日均有抵达此地，我等前来之时，被哈萨克、布鲁特狠命抢掠。若我等派人前去接迎，畜力又不及，此间，若将军大臣不施恩，不予伊等致书，则后面落队者致使全部遭劫。望大臣等将此情由先替我等提出，亦可报与将军大臣，我等前去见面之后，再恳求之。言毕，我等即出来返回住所。继之，酉时舍楞亲临我等住地时，我

等商议仍是按照何等礼节问题。其曰：如果二位大臣出来，我等商议择吉日前往。当时渥巴锡言：我等起程之时，择吉日往此而来，沿途已遭如此穷困，今我等之众均至这般境地，又择什么吉日？我等今日即刻起程前往，此去之时，巴木巴尔、舍楞我等三人同往。惟我等马匹牲畜均已瘦弱，难以爽利行走，尔来告与大臣等，如果能与我等拨来几匹马，则能速行等语相告时，我等已备有马匹接济，商议拨给渥巴锡十五匹，舍楞兄弟十三匹，巴木巴尔八匹，肯泽二匹，和硕特鄂托克有名之台吉根敦诺尔布五匹，于初六日起程。惟护送此辈前往时，定派顶戴大些品级官员为首，方可允协。审慎思之，查林河津事多，虽需总理之人，我等已留在当地清查伊等户口并关照之，若有一切事务，我等即可亲自承担办理，尚暂且不需锡金太。因此，我等商议，由伊犁河岸往彼行走之时，伊昌阿我等亲率索伦侍卫达布奇尔图暂且护送，渡查林河后，交与锡金太，尽量由彼处现有官员内，酌情挑选二、三人，一同关照护送。今虽只告渥巴锡、巴木巴尔、舍楞、劳章札布、肯泽、沙拉扣肯等人前去，但尚不详知。除此之外，有何人前往之处，舍楞之言：明日书清单递来。于递来之时，除另行速报外，现将所询伊等之情，和前往者名单大体举荐，先期呈

闻。

乾隆三十六年六月二十五日奉

朱批此辈业已善理，已降旨。钦此。

（月折档）

24.谕舒赫德其与伊昌阿、硕通料理土部来归之事有功特加恩赐

乾隆三十六年六月二十五日

领侍卫内大臣、尚书、忠勇公　字寄，署理总统伊犁将军印务、都统衔。

乾隆三十六年六月二十五日奉

上谕：据舒赫德等奏称：渥巴锡、舍楞等人抵达后，阅伊等所携之托忒文书，译文其大意：诚心来投，途中穷迫，乞求接济等语。另外，向与其前来之哈萨克之卜鲁特、肯泽哈拉等询问，并著其告知阿布赉等，不可有肆意劫掠厄鲁特之行为，明白交付后遣返之。又据伊昌阿、硕通等奏称：会见台吉渥巴锡、舍楞、对其明白告之，并且询问等语。近日，驻防各地大臣，将自俄罗斯逃出之厄鲁特讯息奏来后，朕对此等厄鲁特，特因其在俄罗斯无法居住，欲蒙朕恩，乞求前来，尚似无可怀疑。此辈来后，与其指地居住、接济盘缠等项，以及著名台吉和略大头目，前来朝见，余者均行关照安置等一切诸事，皆次第降下训旨，舒赫德如此办理者，俱符朕旨，殊为可嘉，施恩赏赐送去大荷包一对，小荷包两对。朕早已鉴明，伊勒图无能料理此事，故从乌什调舒赫德至伊犁，令著其署理将军，此等之事全仗舒赫德办理。舒赫德除尽心努力遵照朕旨妥善料理之外，今渥巴锡、舍楞等台吉，均携家眷、人口、属众，纷纷前来，此辈精疲力竭，困迫已极，将伊等指地居住、周济盘缠等项，以安抚其心，殊属重要，故朕对此辈接济料理时，尚不需考虑节俭，由舒赫德酌情接济赏给。乌鲁

木齐等处，既有现成粮食，为考虑接济此辈之口粮近便，尚可暂居乌鲁木齐附近之地。久居之后，此辈毕竟系外藩之众，贪图便宜，肆意胡行，难以逆料。仍遵朕旨，于科布多以西，塔尔巴哈台以东，额尔齐斯、斋尔、额敏、博罗塔拉等地居住为宜等等，已陆续降旨矣。此间，舒赫德亦接朕旨，及时遵旨理之。但安置此辈时，暂于乌鲁木齐越冬尚可，只是彼处久居，决然不可。另外，观察阿布赉，人奸狡猾，伊担忧此厄鲁特前来，我将其收容后，对伊无益，即肆意造谣。并遣卜鲁特、肯泽哈拉等，声言求我遣兵，专系激我之意，此断不可相信，而且不需当一事办理。如今看来，此事侥幸，朕早已鉴明之，故差舒赫德至伊犁，否则，伊勒图不能料理此事，俱导致四分五裂，此大有关联之处。舒赫德明白告知肯泽哈拉等，此厄鲁特均系同样归降大皇帝之村俗，不得任意劫掠，赏其盘缠等物返遣之者，甚是，皆合机宜。但其中卜鲁特一人，殊为可怜，理当施恩仁恤，然若明显施恩于卜鲁特，则阿布赉等闻之后，必致其有歹意，反于卜鲁特无益。卜鲁特等经常往返于伊犁，伊此次返回，倘不能居住哈萨克而前来承蒙大皇帝之恩，即秘密告知，或命伊居住伊犁，或送京师，务必与其重重施恩。此间，著舒赫德只是暗中关怀卜鲁特，勿使其有一点察觉。另外，与厄鲁特同来之喇嘛罗卜藏丹增，为图侥幸来投，尚无需另行牵扯办理，舒赫德只酌情考虑就近安置即可。再，伊昌阿、硕通二人，会见渥巴锡、舍楞之询话、开导、安抚料理者，尚系善举，皆为可嘉，故于伊昌阿、硕通施恩赏赐副都统职衔，并每人赏缎四匹，即由舒赫德处赏给之。

钦此。遵旨寄信前来

将此连同朱批，夹伊等之奏事夹板内，同装荷包之匣，一并

日限六百里，驰驿递送。

（土尔扈特档）

25.谕伯昆若俄使就土部事交涉之对策

乾隆三十六年六月二十七日

领侍卫内大臣、尚书、忠勇公　字寄，驻库伦办事内阁学士

乾隆三十六年六月二十七日奉

上谕：寄信伯昆。顷接俄罗斯照会，关于土尔扈特厄鲁特劫其驿站而逃事。今土尔扈特台吉渥巴锡、策伯克多尔济、舍楞、劳章札布等为首者，已率数万户口，前来伊犁向我投诚。对此，俄罗斯不免向其询问。倘若询问，不须暴露惊乱之状，可即告伊等："我乃驻库伦办事大臣，除只缉拿贼盗、逃犯，查办偷越边界等务外，不理和不知他地事务，况伊犁与库伦相距甚远，驻彼处办事将军大臣，倘理彼处一切事项，但竟未知照于我，若此事理藩院晓谕于我，尚且得知，然今并未知照，我何处得知？"若俄罗斯官员代其部院传递求乞，伯昆即明白反驳伊等曰："尔等萨纳特衙门有照会我理藩院之例，尔萨纳特衙门若行有探询之书，我尚可转递之，在此尔等虽告知于我，我亦不管"。伯昆除接朕旨牢记遵照施行外，亦将此咨知吕宋珠。另胡图凌阿护送哲卜尊丹巴呼图克图至山庄期间，库伦地方惟有伯昆一人，一切事宜伯昆更需用心访查办理，尽忠效力。此间俄罗斯为此事或差人与否，或有何信息之处，即刻奏闻之。

钦此。遵旨寄信前来　。

将此书信加封，外加兵部封套，驰递库伦。

（土尔扈特档）

26.谕舒赫德等与俄交涉需据理驳斥持严正态度

乾隆三十六年七月初一日

领侍卫内大臣、尚书、忠勇公　字寄，署理总统伊犁等处将军事务、都统衔，　总统伊犁等处将军，　钦差领侍卫内大臣、都统、固伦额驸、科尔沁亲王，　定边左副将军、札萨克和硕亲王，　署理定边左副将军事务、亲王衔郡王，　参赞大臣、都统衔，　署理参赞大臣、护军统领、副都统，　参赞大臣、副都统，　驻库伦办事大臣、内阁学士。

乾隆三十六年七月初一日奉

上谕：顷由俄罗斯处，对土尔扈特厄鲁特等，掠夺伊等驿站，寻准噶尔地方而逃，除伊等派兵尾追外，恳乞大国出兵阻截等语，已呈求援之书。今土尔扈特、和硕特等部台吉、略大头目等，各自率领户口、属众，十余万人前往伊犁来投，诚心归附。现已指地各自获得生计，安乐而居矣。众多之厄鲁特逃出俄罗斯向我来投，业已收容者，俄罗斯无不闻知。对此，若俄罗斯探询我边界大臣，如何收容和安置此等厄鲁特时，各处大臣即明白告知：此等厄鲁特因在尔处不得安居，欲蒙大皇帝恩泽，携带妻室子女、户口，自远方之地苦辛行走，投奔伊犁，诚心归附。我伊犁将军大臣已奏闻大皇帝，大皇

帝施恩，将其户口、属众分别指地居之，赏予丰厚口粮、银两、羊只等物，各自获得安生之所。俄罗斯若以此厄鲁特系从伊等之处逃走者，不可收容之言，并告知我等予以归还，则臣等即明白果断驳斥俄罗斯曰：“我大皇帝者，乃总统天下之大君，符上天好生之德，怀仁慈之心，凡远方部落之众，若愿蒙受我大皇帝仁化之恩，甘为村俗、诚心归顺者，绝不弃之，必将伊等收容，指地安生。今此等厄鲁特，于尔俄罗斯之际，果真能养伊等？其若能度命，岂有背弃尔等而来耶？伊等既已携带妻室、子女、户口，长途跋涉，前来蒙受大皇帝之恩，以拯其命，我大皇帝岂有视其饥寒至极而不收容之理乎？尔等若要追索伊等，可于尔俄罗斯境内追索之，我等决不干预，然其已入我界，则尔等不得任意于我界内追逐，若尔等不从我言，决然不成，必与尔等交战。再者，此事我等不但无点滴权力，而我驻边臣等只是设卡伦，办理缉拿逃犯事宜，似此重大之事，我等不敢干预。尔俄罗斯若定欲索取伊等，可由尔等萨纳特衙门咨文于我理藩院，若似此向我等索取，断然不可。尔俄罗斯倘虑和平而行，则于尔有益，否则我等奏闻大皇帝，致使与尔俄罗斯全部断绝互市，于尔等大为无益。是利是弊，尔等熟思之。”将此分别咨寄驻伊犁、塔尔巴哈台、科布多、乌里雅苏台、库伦等处将军大臣等知之。若俄罗斯如此而行，即照朕此谕驳斥之。另外，近日降旨于和尼迈喇虎不需设卡，故全已撤回。但据舒赫德奏称：俄罗斯率兵于多木哈拉等地，此虽不可为信断然无事，但内加探信提防，亦甚重要。今虽撤去新设卡伦，但仍有常设卡伦，要严加交付属管者，亦必须时刻思量防查，仍旧间隔排列，瞭望兵息，不可懈怠。

钦此。遵旨寄信前来。

将此书文，均日限六百里，驰驿递往伊犁、塔尔巴哈台、科布多、乌里雅苏台、库伦等将军大臣矣。

（土尔扈特档）

27.福隆安奏命舒赫德返回伊犁之谕旨遣发日期折

乾隆三十六年七月初一日

领侍卫内大臣、尚书、忠勇公福隆安等谨

奏：遵

旨查察令舒赫德返回伊犁，署理将军事务，办理归附厄鲁特等事宜之寄

谕，何时发行之处。查此

谕旨，已于六月二十三日，以日行六百里加急寄送矣。今日所收舒赫德等奏折，原于六月十三日，以日行六百里加急遣发，历经十八天，七月初一日方齐至矣。就从舒赫德等处所奏来归之厄鲁特，已于六月十三日到达伊犁。一经安置，伊等即行率领启程等情看来，舒赫德止准备十来天，自六月二十四、五日起，便望此启行。若将六月二十三日发舒赫德之

谕旨，亦按驰行十七、八天计算，七月初九、初十，方可抵达伊犁。当此

旨赏至伊犁时，谅舒赫德早已动身矣。为此谨奏。

（土尔扈特档）

28.谕内务府等接见土部头领按十九年宴赉车凌等之例办理

乾隆三十六年七月初一日

乾隆三十六年七月初一日奉

旨：今年八月归附之土尔扈特诸台吉，前来避暑山庄朝觐，朕乃加恩宴赉伊等，宴上该赏之一切物件，应备之烟火及各种戏目，务必多备之处，分别著交该部衙门，爰照十九年宴赉车凌、车凌乌巴什等之例办理，带往避暑山庄备之。

钦此。

将此除均著交内务府、理藩院、礼部、健锐营、銮仪卫、善扑营、光禄寺、茶房、膳房、武备院外，应施行之处施行之，应办之处办之，等情已著交内阁笔帖式矣。

（土尔扈特档）

29.谕舒赫德接济土部口粮牲只及安置牧地等事宜

乾隆三十六年七月初一日

领侍卫内大臣、尚书、忠勇公　字寄，署理总统伊犁等处将军印务、都统衔等。

乾隆三十六年七月初一日奉

旨：今由伊勒图、舒赫德处，将渥巴锡、舍楞、劳章札布、巴木巴尔等十二人送至伊犁后，殊表恭顺，愉悦异常。已遴选料理廪给伊等口粮、安置伊等人员，并前来朝觐等处，俱已具奏前来。览其所奏，办理十分妥帖，此皆舒赫德之主意也。若非遣伊，断然不能如此。惟舒赫德平素办理似此顺善之事，颇有魄力。而稍遇困难，一有差错，则乃躲避之。今番所办之土尔扈特事宜者，因系顺事，故皆允合机宜，殊甚可嘉，顷朕亦已加恩，命其署理将军、赏其荷包矣。舒赫德只宜好生访查探询，更加黾勉，妥善料理。纵览伊等屡次奏折，其来归之厄鲁特，途中多受辛苦，而今困窘已极，于其接济口粮者，亦只因伊等万分辛苦，如此来投，特为秉承朕恩，冀图安生之故然。所以对伊等接济之际，理应从足以妥善接济考虑，不得仍有饿殍者。在办此接济事宜时，多赏米石，则于伊等有利。将此遣谕舒赫德，除考虑不使伊等受饥而办理外，并以善言抚慰，明白晓示：“此次尔等来人众多，皆为禀承皇恩，欲得活路而来者也。我等今遵大皇帝旨意，绝不使尔等困窘。只因在我伊犁驻兵不甚年久，谷物收成尚不丰厚，新界之地贸易稀少，且马匹牲只亦未繁衍，现在我等遵循大皇帝之谕，考虑当前不使尔等受饥，予以接济。从此，指定良好牧地安置尔等，尔等必获皇恩而安生也。”再，此次相继来归之人中，因拖拉而落后者甚多。此等之人我若不予全部收容，既不符伊等谋生而来之意，且又任其流浪，落为玛哈沁（盗贼），则亦于事不利也。舒赫德将此知之，著交伊昌阿等，须将陆续到来之人，全行收容，妥善安置，使各得其所。再有，此辈居住之际，朕顷已接连降旨：“不得居于我之伊犁、乌鲁木齐等地，若于额尔齐斯、博罗塔拉、斋尔等处居之，则善。舒赫德务与色布腾巴勒珠尔、巴图济

尔噶勒等，共同磋商办理”。今舒赫德欲使伊等居于斋尔、额尔齐斯者，尚可以，而欲在额琳哈毕尔噶安置者，不可施行。夫额琳哈毕尔噶者，乃临大路也，为我商贾来往行走之地。若使伊等栖居，恐厄鲁特素来小器，不可见财，倘或有抢劫等事发生，不成一事；而与我驿站之道亦有关联，殊属不利也。舒赫德仍遵朕适才降旨，使伊等住于博罗塔拉、额尔齐斯、斋尔等处。此等地方，既距我伊犁、乌鲁木齐较远，且与站道无妨。朕加恩赏给伊等银两后，伊等随与哈萨克、喀尔喀等部换取牛羊，亦甚近便，且裨益于事也。将此，知会舒赫德，安置伊等后，即将朕施恩之处，晓谕伊等，酌情赏给马羊牲畜，不得有所吝啬。再，渥巴锡、策伯克多尔济，皆系阿玉奇汗之嫡系，其祖先曾相继为汗。适才朕已降旨：“伊等前来朝觐后，朕皆封其为汗，命各自管辖部众，谁亦不可兼摄谁之部属”。故于安置伊等之时，舒赫德仍遵朕顷颁之旨，使其分别指地而居，各自管辖所属村俗，考虑伊等游牧地相处较远，以后互不相干而为之。再，此次来归之部众中，小队之厄鲁特，有兼摄于今来之台吉等，若使此辈仍兼并而居，久后小队之众，皆为其之村俗。故拟令暂居伊犁者，舒赫德所奏，殊属是也。伊等均为小队之众，既然人数不多，即依其所奏，暂居伊犁过冬，以后另行安置之。其绰罗斯台吉散达克父子六人，方有村俗十一户，岂能予之小头目？既然亦系无关紧要之人，尚且不必另行料理。令伊等仍如小队厄鲁特暂住伊犁过冬，以后再行安置之。惟因伊等皆为新归附之人，在安置我伊犁地方之时，理应妥善照顾而居，不使横生事端方妥。舒赫德应着派干练官员，将伊等分别安置，好生照顾。另舒赫德现已简选来觐之人，虽然尚未使之启程，念其一经齐备，即令启行之。使伊等趁朕母万寿诞辰之前，若能抵达避暑山庄，则为甚佳！如若不能，赶来木兰围场，观

朕打围，亦是善哉！奈伊等均为长途跋涉之人，故难以疾速驰赴，亦未可知，因朕躬自木兰行围回銮，于避暑山庄居住数日后，既然亦可妄费伊等，尚且不可使伊等疾行辛劳之。沿途除令伊等量力而行外，并将伊等何日已从伊犁启程，终究何日能抵达之处，著酌赫德即火速奏闻之。

钦此。遵旨寄信前来

（土尔扈特档）

30.谕安泰若俄使前来追索土部需据理驳斥

乾隆三十六年七月初三日

领侍卫内大臣、尚书、忠勇公　字寄，参赞大臣、都统衔。

乾隆三十六年七月初三日奉

上谕：由安泰处，将六月十六日近五、六十名俄罗斯人，越哈勒巴岭，屯于库布库图地方，因未寻得看卡之人，故行返回等情具奏前来。适才朕已降旨："倘俄罗斯人获悉土尔扈特等厄鲁特人归顺于我，遂起妄图寻来追索之心，尔等应明确驳斥之：'我等驻边大臣，只管办理设卡和查拿逃人等务，此类事宜，不但不知，且我等亦无权过问。俄罗斯萨纳特衙门已与我理藩院有互通文书之例矣，向尔等萨纳特衙门询问即可'"。如此驳斥之处，既已遣谕。若俄罗斯果真前来追索，安泰除遵照朕旨办理外，并断然晓谕俄罗斯："尔等俄罗斯字之书，我处皆无能译之人，故将此咨，送往京城理藩院，译奏大皇帝，如何处理等处，俟奉旨后，亦必咨晓尔等萨纳特衙门。惟尔俄罗斯人员，不可久居于我之境内，于尔之边

境待之。既然如此，亦必将尔等之俄罗斯字之书译奏。当如何办理之处，待大皇帝降训旨时，方可定夺。对此，即然尚需多日，汝等断然不可在此等待”。即著伊等返之。

钦此。遵旨寄信前来。

（土尔扈特档）

31.福隆安奏恭呈理藩院致俄萨纳特衙门咨文折

乾隆三十六年七月初四日

领侍卫内大臣、尚书、忠勇公、臣福隆安等谨奏，遵旨拟就理藩院致俄罗斯萨纳特衙门之咨文，恭呈御览。自上览批发后，拟以满洲、俄罗斯、拉丁三种文字缮书，钤该院印，施行之。为此谨奏

（土尔扈特档）

32.理藩院为土部来归事致俄萨纳特衙门咨文

乾隆三十六年七月初四日

大清国理藩院咨行俄罗斯萨纳特衙门，为知照事：

至上大圣皇帝谕旨：顷由俄罗斯处告称：“居住伊等地方之厄鲁特等，掠其驿站而遁。此辈是否投往准噶尔附近地方，难以逆料。此间，筹办追赶、堵截伊等去路事宜，递信大国，预先防备。恳乞望勿放过此辈叛逆”等情。已咨文我主管边卡官员，旋由乌里雅苏台将军、大臣具奏前来后，朕以为此等厄鲁特，掳掠俄罗斯驿站，逃出来投准噶尔者，尚且觊觎伊等故居伊犁亦难预料，遂命驻伊犁将军等，由伊犁现有兵马内酌情点派，以备防守进入伊犁之要隘矣。继而，厄鲁特到来，其中有土尔扈特台吉渥巴锡、策伯克多尔济、舍楞、莎章札布及和硕特台吉雅呈丕勒等头人，纷纷携其家眷、属众，寻来伊犁，谒见将军、大臣等，是属希冀荷蒙朕恩，愿作村俗，因而推诚置腹，前来归顺矣。并无其它可疑之情，将此，应由尔部咨文知照俄罗斯萨纳特衙门。夫此厄鲁特等，纷纷携带户口、属众数万，长途跋涉，艰辛投来者，伊等在俄罗斯之际，因俄罗斯不能养活伊等，被人逼赶，难以存身，而来乞求救命。朕为总统天下之大皇帝，凡有外藩人众欲蒙朕恩，愿作村俗，前来投诚，朕无不收之者。且此等厄鲁特，已窘困至极矣，朕岂能忍心不予收抚，目睹伊等致使饥寒耶？因此，指给良牧，安置伊等，并丰厚赏予口粮、银两、羊只，使其俱获安生之所。将其台吉、略大头目皆召至避暑山庄，朝觐朕躬，赏宴赐物。尚加恩分封汗、王等字号，令其返回，各自管辖属众，以求安居乐业。将此，除知照萨纳特衙门晓谕外，俄罗斯大臣得许多厄鲁特人归降于我，始起侥幸之心，渐次索取，难以逆料。夫此辈者，并非以我之武力征服伊等，或设计骗取者，亦并非从俄罗斯行取者，特因伊等居于俄罗斯忍受不得，希冀荷蒙朕恩，愿作村俗，推诚置腹寻来者也。既是如此恭顺归附，反有拿与俄罗斯治罪之理乎？此决不可行之事。况且，前大将军平定准

噶尔后，准噶尔之厄鲁特皆为朕之村俗矣。俄罗斯擒获逃人者，理应不窝藏逃人，予以遣返，而且其中有舍楞、劳章札布，以前叛入俄罗斯时，我处曾经屡次函索，但俄罗斯竟未着还。先前我方向伊等索取，然俄罗斯并未予之。今俄罗斯向我索取，我即可与之乎？倘先伊等还我舍楞等，此次伊等若来取此辈，尚与之伊等，亦未可定。伊等若以不可窝藏逃人而论，则益发非理矣。何况，夫逃人者，亦是指处在边界之寻常小人而言，并非指略大头人而言者。今渥巴锡、舍楞、劳章札布等，俱属重要大台吉，且又拥有数万户口部众。将此岂能与逃人相比耶？况此若脱出俄罗斯地方时，俄罗斯即以理不准伊等出境，应派兵拿回之，既然未能拿获伊等，而伊等业已脱出寻来伊犁投诚。俄罗斯奚可索取伊等耶？将此等之处，若不事先明白晓谕俄罗斯，俄罗斯则如此任意妄想，缓缓索取，亦不可测。著由尔部遵照朕命，知照俄罗斯萨纳特衙门，开导施行。钦此钦遵。咨致萨纳特衙门，一切道理皆包涵于

大圣皇帝此旨之内矣。尔萨纳特衙门，接到此书后，恭谨览之，恪守原定约，惟念长远和睦而行。为此咨行。

将此加夹板，著交兵部，日限六百里驰递矣。

（土尔扈特档）

33.军机处咨驻库伦办事大臣

乾隆三十六年七月初五日

军机处咨行驻库伦办事大臣

等，为转送事，兹由我处已将寄俄罗斯萨纳特衙门之咨文，以满洲、俄罗斯、拉丁三种文字书写、钤理藩院印、加封，着由驿站投递前往，俟到去后，望由尔处接受，照例转送至俄罗斯萨纳特衙门。为使尔等知会，将寄俄罗斯萨纳特衙门之咨文，一并寄之。

将此，已日限六百里，驰送库伦，转行前去矣。

（土尔扈特档）

34.谕舒赫德等著色布腾巴勒珠尔率渥巴锡一行赴热河朝觐及指牧安置事宜

乾隆三十六年七月初五日

领侍卫内大臣、尚书、忠勇公　字寄，署理总统伊犁将军印务、都统衔，钦差领侍卫内大臣、都统、固伦额驸科尔沁亲王，　驻塔尔巴哈台办事参赞大臣、都统衔，　驻科布多办事参赞大臣、副都统，定边左副将军、札萨克和硕亲王等。

乾隆三十六年七月初五日奉

上谕：兹由舒赫德等处，将“欲率领朝觐之渥巴锡等人，于六月二十五日出发，路经乌鲁木齐、巴里坤，沿边而去。其所有应备事宜，均已咨行各该地方大臣”等情，具奏前来。览其此奏，虽奏明率领朝觐之人，路经乌鲁木齐、巴里坤，沿边而来之处；但至于将及何地，应取道前赴避暑山庄之处，未曾明白陈奏。若由此处，俟伊等至巴里坤后，凡所经之路，均命各该地方大臣等，务以准备停当之处，除已另行降旨

外，因舒赫德等既图近便而从巴里坤前来，应将此火速传谕色布腾巴勒珠尔，务必赶紧迎往巴里坤之路，将带去之荷包，分别赏给来朝人员，遂领伊等，即行前来。舒赫德仍遵朕命，速返伊犁，料理应办之务。今既从巴里坤沿边而来，将伊犁至塔尔巴哈台、科布多、乌里雅苏台一路筹备事宜，全令停止。旋据舒赫德处所奏："为日下接踵而至之二万余户人口利益，各获生活之分，拟妥照前于杜尔伯特、辉特部众拨给孳生牲畜之例，欲从商都达布逊诺尔、达里刚爱畜群，筹措孳生马、牛、羊只十万，予以拨给"等情，殊属是也。舒赫德对这等事宜，俱能细心料理。朕顷亦为该等筹办口粮、马匹、羊只，业已降训旨去矣。核思：俟指牧地安置伊等后，若使伊等就近从喀尔喀换取牲只，则恐一时既不得许多牲只，亦难免发生不少麻烦。现若从商都达布逊诺尔、达里刚爱畜群筹办，押送分给，则既能更加体现朕之加恩，而厄鲁特部众，亦自必益发深感喜悦，颇有济于事也。兹已命常清酌情筹措马、牛、羊只，着派侍卫，分编队伍，押送办理矣。又据舒赫德奏称："新归顺之众，若有专办人员，则有济于事。惟料理安置伊等，及发给孳生牲只等事，其各该地方承办大臣等，因公务缠身，不便久离地方。抑拟派一员大臣、一员章京；抑由部简派练达章京、笔帖式办理"等情，所奏甚善。朕顷既已降旨，着派奎林、乌尼济尔噶尔、齐里克奇、三保等前往伊犁，向舒赫德等交差。令伊等料理指牧安置厄鲁特等事宜在案。俟伊等到来后，舒赫德等即将该等一处分派两人，命关照新归之众等事，将此谕旨，务以日行六百里加急驰送。

钦此。遵旨寄信前来。

将此业已分别誊正、加封，着由兵部，以日行六百里加急。

驰递前去矣。

（土尔扈特档）

35. 福隆安奏土部台吉至避暑山庄所经路线折

乾隆三十六年七月初五日

领侍卫内大臣、尚书、忠勇公、臣福隆安等谨
奏：现将舒赫德等处，率领来
避暑山庄朝觐之土尔扈特一行沿边而行之路查勘，须经巴里坤、甘肃、凉州、宁夏、大同、至宣化，旋由昌平州一路而来，始可抵达
避暑山庄。此路较远。若从宣化所属之怀安县，出张家口，自察哈尔旗，赴
避暑山庄一路，置备驿站，使之前往，则既近且便。适才已命常清自赴围场一路，置备驿站。俟伊等一至宣化所属怀安县，即令常清等，将以前置备之驿站，由张家口移往
避暑山庄，备之。俟奏
旨后，即遵照施行。为此谨
奏，请
旨乾隆三十六年七月初五日
奏入，
朱批知道了，钦此。

将此业已誊正一份，夹于寄额驸色布腾巴勒珠尔之件内，除日限

六百里加急驰送前去外。又寄常清一份矣。

（土尔扈特档）

36.福隆安奏接济新归土部牲畜筹办赶送等情形折

乾隆三十六年七月初六日

领侍卫内大臣、尚书、忠勇公、臣福隆安等谨

奏，窃由舒赫德等处所奏："关于将新归之众，除已安置伊犁之外，其住于和博克萨哩、额琳哈毕尔噶等地者，拟由商都达布逊诺尔、达里刚爱畜群中，筹措孳生马牛羊只十万，赶送分给一折，已奉

旨：著常清、伊里布办理，并将如何着派侍卫，编队赶送之处，命臣等议奏之。钦此钦遵"。窃查，将新归之厄鲁特，指牧安置、接济粮粮等项，于其生计实有裨益者，莫过于拨给孳生牲畜也。即应马上筹办，赶送分给。故拟令常清、伊里布等、由商都达布逊诺尔、达里刚爱畜群中，如数筹办十万只。现将所办之马、牛四万、羊只六万，趁秋草丰美时，赶送至和博克萨里、斋尔、额琳哈毕尔噶等地，交给驻部落之关照大臣等。于赶送之时，沿途行走，不得耽搁。其伊犁之马牛，拟以几百为一起，羊只以数千为一群编之。再，应派赶送牲畜之官兵，拟令常清等，按需派之、迎之。将统领该等而去之乾清门察哈尔侍卫等，除候

钦派外，所派侍卫、官兵等，均拟照例发给粮粮等项，并拟令已派之

乾清门察哈尔侍卫等，不时留心严查赶送马、牛、羊只之官

兵、沿途不使牲畜稍受损失，须悉心妥善照料赶去，如何考虑前后牧草不致破坏，间隔启行之处，咸令常清等妥善办理，议定具

奏，俟降

旨后，即遵照办理之。因此，将当派于乾清门行走之察哈尔侍卫等姓名、职衔、另缮清单，一并进呈、恭请

上谕，乾隆三十六年七月初六日

奏入，奉

上谕：着派托果奇、车凌多尔济，并增派诺尔本、孟果勒，编为两队。诺尔本带一名察哈尔侍卫先行；孟果勒领一名察哈尔侍卫于后护行。其应派之官兵，着交常清等遴派之，余依议。

钦此。

将此书为咨文、加封、驰送常清矣。

于乾清门行走之察哈尔侍卫等姓名：

散秩大臣丹津

三品侍卫托果奇

车凌多尔济

防御赛伯楞

（土尔扈特档）

37.福隆安奏来归土部喇嘛朝觐事宜折

乾隆三十六年七月初六日

领侍卫内大臣、尚书、忠勇公、臣福隆安等谨
奏：窃查今在伊犁归来之喇嘛，有土尔扈特之罗卜藏丹增、都勒巴济赛、喇嘛楚鲁木达尔札，及策伯克多尔济先遣伊犁之格隆讷木库巴尔珠尔等。喇嘛罗卜藏丹增，将与渥巴锡等同赴
避暑山庄。讷木库巴尔珠尔，亦已奉
旨：欲去之。若不愿去，则勿令强行。钦此。喇嘛楚鲁木达尔札不来。除此之外，再无喇嘛。谨具奏
闻。

（土尔扈特档）

38.谕舒赫德于伊犁另拨地安置喇嘛罗卜藏丹增

乾隆三十六年七月初六日

领侍卫内大臣、尚书、忠勇公　字寄，署理伊犁将军印务、都统衔，
乾隆三十六年七月初六日奉
上谕：据舒赫德等所奏："若将暂住伊犁部众中之土尔扈特喇嘛罗卜藏丹增属下一千二百余户，杂居在土尔扈特部众中，日

久之后，因伊等人多，其所携来之众，势必致于兼牛该等，故拟抽出此辈，仍留于原辖喇嘛处，在伊犁拨地安置之”。此处理虽好，尚合情理，但此辈毕竟系随渥巴锡出逃之人，今不使其杂居于土尔扈特中间，而将此辈抽出，另拨地安置在伊犁时，渥巴锡虽不敢明言，是否情愿，其情况如何？另舍楞、劳章札布，前系犯罪于我之人，现率伊等前来朝觐之时，伊等有感戴朕恩、欢欣之行动乎？或有无畏难之情等处，一思即知哉！将此谕信舒赫德，遵奉朕旨，据实奏闻，此不必晓谕色布腾巴勒珠尔。

钦此。遵旨寄信前来。

将此连同朱批加封，由兵部承受，外面用印随套加封，绑夹板，六百里加急。自伊犁至乌鲁木齐、从巴里坤路沿边来京，于该路访询施递。已著交兵部员外郎文成。

（土尔扈特档）

39.谕舒赫德将喇嘛楚鲁木达尔札等送内地居住

乾隆三十六年七月初七日

领侍卫内大臣、尚书、忠勇公　密寄署理伊犁将军印务、都统衔。

乾隆三十六年七月初七日奉

上谕：密寄舒赫德。顷据巴图济尔噶勒乞奏：“投诚之厄鲁特，不可信赖。十奏请遣派喀尔喀等部兵马之时，竟乞请点派杜尔伯特车凌乌巴什之兵马。”此正是派出杜尔伯特兵丁后，

既可得到恩赏之物，且又可从来投之厄鲁特内获一切俘虏，乃怀有偏袒伊等杜尔伯特，图谋财利之心也。今朕念其略熟悉厄鲁特事宜，虽授为参赞大臣，遣去赞助舒赫德理事。但其如此贪图小利之行为，舒赫德岂能知之？因不知而未防其耳！将此晓示舒赫德后，伊犹能念及提防。为此，递信舒赫德，伊与巴图济尔噶勒共事，一切毋容巴图济尔噶勒胡为，务必不使察觉，除妥善留心访查办理。再有，今归顺厄鲁特借同前来之喇嘛，有名曰都勒巴济赛、楚鲁木达尔札之辈前准噶尔人在伊犁闹事之时，皆是喇嘛等从中挑唆，厄鲁特人只是听其言而行矣。今观楚鲁木达尔札，尚为彼处之较大喇嘛，倘将此留于彼处，久后又难预料其挑唆厄鲁特胡行，殊不利于事也。因将其送来内地留居为妥，舒赫德即晓谕楚鲁木达尔札曰："我将尔奏闻大皇帝后，大皇帝已降旨，欲将尔一名大喇嘛送往内地召见，尔亦理当朝觐大皇帝之圣明。"伊倘谓生身不可前去，舒赫德即晓谕伊曰："凡生身者，均遣往避暑山庄朝觐皇帝，且今归附之土尔扈特台吉渥巴锡等，因俱系生身，故将伊等遣往避暑山庄朝觐皇帝。兹将尔亦遣去避暑山庄朝觐，彼处无妨，甚善。"遂即派可靠之人，好好护送之。伊若任意推诿，赖之不来，舒赫德即将其径直解送前来。如此解送伊之处，舒赫德定要不被其发觉，由朱批内部秘密办理之。将此二事俱宜甚密之。

钦此。遵旨密寄前来。

将此连同朱批，日限六百里、驰驿遣往。

（土尔扈特档）

40. 谕舒赫德择地安置土部及俄罗斯若遣人索取土部需据理驳斥

乾隆三十六年七月十一日

领侍卫内大臣、尚书、忠勇公　字寄，伊犁总统伊犁等处将军印务都统衔。

乾隆三十六年七月十一日奉

上谕：由舒赫德等处，　将和硕特台吉蒙衮之弟海尔图携来之村俗一百余户，与和硕特部众，欲同住于额琳哈毕尔噶之阿尔班、济尔噶朗等处等情，具奏前来矣。朕顷已降旨：“若额琳哈毕尔噶，接近我之驿站，且又临商贾往来之大道，倘使厄鲁特等，久居此处，则于事不利”。惟新归之厄鲁特等，力皆疲惫，既然不便远徙，则使蒙衮等居于额琳哈毕尔噶附近地方，今岁暂且越冬，尚且可以，倘若居之，而未能久歇，又往他处迁徙，恐怕伊等之力尚且不能，即来年过冬，亦是可以。若使伊等久居此地，断然不可。将此，既已相继降旨训示，舒赫德除遵照办理外，又奏报曰：“土尔扈特抛弃俄罗斯地方，俄罗斯无不追之，但因路途遥远，且又间隔哈萨克，少遣兵丁，则无济于事；多派兵丁，则耗费力量，故俄罗斯或是仍遣人索取？或照例由其萨纳特衙门照会索取？俱难预料”等语。舒赫德所虑者虽是，但前舍楞、劳章札布等厄鲁特逃往俄罗斯，我等向俄罗斯索取时，俄罗斯如果与之，则尚可将此辈交与俄罗斯。但我前曾多次向俄罗斯索取，而俄罗斯并未给之，今此等厄鲁特，向我乞入，俄罗斯奚可任意向我索取耶？即使索取，断不与之。谅

俄罗斯亦必知之，俄罗斯尚无索取之款文。若俄罗斯复来求索，即断然驳斥曰："我等驻边将军、大臣，料理此事皆无点滴权力，故不敢管之，此辈厄鲁特，均为希图蒙受大皇帝之恩泽，愿作村俗，诚心来归，并非从俄罗斯行取者，亦非用计骗来者。尔等如若追捕伊等，理当于尔境内追捕之，伊等业已来我境内，乞求归顺
大皇帝，尔等不可肆意追捕。尔等若不听我之言，必将捕擒尔等。"对此，亦已交付理藩院、咨行晓谕矣。将咨行俄罗斯之书，抄寄舒赫德一份观之，又据色布腾巴勒珠尔处奏称："除此次来朝觐之渥巴锡等台吉、头目外，伊等之中，尚有该来朝觐之人亦未可知"云。今前来朝觐者，乃是正统台吉和大头目。此外，考虑俱系其属下小头目，既非重要之人，尚不须遣来朝觐。将此，寄信于舒赫德，清楚查之。嗣后，于接踵而来之人中，倘有尚应前来朝觐者，将其遣来朝觐，亦是可也。如若无有，即停止之。
钦此。遵旨寄信前来。

将此书信加封，夹于其奏事匣子内，日限六百里加急，从伊犁行经乌鲁木齐、巴里坤、自沿边而来之路访询之。何处相逢，即令递送之处，已著交主事额克图矣。

（土尔扈特档）

41. 谕舒赫德等土部归顺属实不需再加防备

乾隆三十六年七月十一日

领侍卫内大臣、尚书、忠勇公　字寄，驻伊犁、塔尔巴哈

台、乌里雅苏台、科布多将军等。

乾隆三十六年七月十一日奉

上谕：前由各地将军、大臣处，将居住俄罗斯之土尔扈特、乌梁海等地厄鲁特，脱出俄罗斯，前来归顺我等之处，接连奏报之后，朕曾俱谕书于驻伊犁、塔尔巴哈台、乌里雅苏台、科布多将军、大臣等曰："因厄鲁特之习俗，不同于俄罗斯，故其不能久居之。且又获悉我等加恩于杜尔伯特、乌梁海等厄鲁特，伊等分别安生，故投诚前来，归顺者实也，尚毋庸置疑，惟其中有舍楞、劳章札布等，其均系前获罪于我之人，伊等亲同渥巴锡、策伯克多尔济等，携眷数万前来，亦不可愚笨为之，应从中好生防备。"继而，土尔扈特台吉策伯克多尔济等，前来伊犁。舒赫德等，将伊等百般辛苦，携妻室子女而来之情形，具奏前来。朕即降旨于伊等曰："此辈投诚者，已属实也，毋庸防备。"今台吉渥巴锡、舍楞、劳章札布等，均已到达伊犁，举止极为恭顺，业已欢忭起程前来朝觐朕躬，伊等倘有点滴异心，则断不敢如此欢忭前来朝朕。而今，伊等雅诚归附者，既然已经属实，毫无可疑之处。将此，再次寄谕乌里雅苏台、科布多、塔尔巴哈台将军、大臣等，除使伊等咸知：不需略有防备外，亦寄信于舒赫德知会之。

钦此。遵旨寄信前来。

将此书信四份，分别加封，寄舒赫德者，连同济伊之其它事务，除限六百里加急驰递外，寄乌里雅苏台、科布多、塔尔巴哈台者，均限六百里，驰递前往。

（土尔扈特档）

42. 谕舒赫德及时筹运接济口粮产畜并斥责安泰报数不清

乾隆三十六年七月十二日

领侍卫内大臣、尚书、忠勇公　字寄，署理总统伊犁等处将军印务都统衔。

乾隆三十六年七月十二日奉

上谕：据安泰等陈奏："接伊勒图之关于接济和布克赛尔、斋尔增驻防之土尔扈特部众口粮之咨文，认为于塔尔巴哈台所贮之粮不足接济，极边地方无调剂之余地"云。安泰素系过分谨慎之人，此等归顺之厄鲁特，陆续到来而又分别安置之，塔尔巴哈台岂能接达数万之众耶？定是安泰持原奏疏之辞，所谓十万人数，计为五万人数者，亦系过于畏惧，固执之极。既然如此，不预计彼处之储粮足敷与否，而遣去许多人口，亦是不可。塔尔巴哈台方有二千余兵之储粮，无有甚多，且极边地方，不得调剂之余地者，亦是有之。诚然依安泰所奏，两、三日后，即至口粮断绝，则虽有施恩之名，然而不获其实效也，于事何益？舒赫德系方去伊犁之人，不晓各地储粮数目，难道伊亦不知，不事先揆度乎？著抄安泰奏折，一并咨寄舒赫德，令其览之，查清各地贮粮数目。今陆续接踵而来之厄鲁特等，均为舒赫德知悉者，惟按伊等前来之数，事先熟虑，使伊等分散居住之。由即日起，接济口粮时，若能以朕之顷降之旨，遣去赏赉之十万只牲畜，计划料理之，则新归顺之厄鲁特等，方可致使不失生计。虽此，如伊等众人前来，果真无有点滴口粮、牲畜，伊等尚略迟数日

到来，岂不尽皆饿殍乎？我等以接济之理接济之，伊等由内部以通融之理通融办理者，亦是有之。岂有单靠官养之例哉？适才，舒赫德等将和硕特部众居住额琳哈毕尔噶、固尔班、济尔噶朗等地之处启奏之后，朕已降旨："额琳哈毕尔噶等地，临近我驿道，且又为商贾往来之路，虽然使伊等不可住，但视储粮情况，为考虑供应其口粮近便，今明两年，暂且可以居之"。土尔扈特人，实属众多，若于塔尔巴哈台不能供应口粮，反正将伊等安置于裕勒都斯一带地方，则相距乌鲁木齐、吐鲁番、辟展、哈拉沙尔、库车、阿克苏等处俱近，而于供应口粮尚甚方便，姑且如此调办。若另指地徙居，赏赉家产牲畜，以获永生之道，亦无不可。舒赫德将此知悉，诸处俱要熟虑，只是将我等能接济口粮，施给产畜，不致使伊等有失生计之道而定夺，一面办理，一面火速奏闻之。将此谕旨，日行六百里加急驰递之。

钦此。遵旨寄信前来。

（土尔扈特档）

43. 谕舒赫德等指地与土部暂且越冬并酌情予以周济

乾隆三十六年七月十四日

领侍卫内大臣、尚书、忠勇公　字寄，署理总统伊犁等处将军事务、都统衔，驻乌什办事参赞大臣、领侍卫内大臣、尚书，驻塔尔巴哈台办事参赞大臣、都统衔。

乾隆三十六年七月十四日奉

上谕：顷由安泰处，将接到伊勒图关于新归土尔扈特之厄鲁特等，予以接济口粮之咨文，以及塔尔巴哈台系边疆之地，屯粮少且无另调解之余地等情，具奏前来后，朕立即降旨："安泰料理事务，殊属固执之至。伊勒图乃久驻彼处之人，塔尔巴哈台贮粮不足之处，亦不知乎？着正安泰奏折，咨于舒赫德，查清各地贮粮，唯按已来之厄鲁特部众数目考虑，理当接济者，予以接济；理当通融办理者，予以通融办理之。"如今若想欺骗，安泰、伊勒图均为甚非也。若于料理公务之际，诚如料理私事一般，则其事定能善哉。伊勒图身为将军，安泰为参赞大臣，平素一向于理事之时，伊等均彼此互不咨文，商量办事，惟接咨文即启奏乎？今夫此一桩事，塔尔巴哈台贮粮有多少，能否足以接济厄鲁特，俱为伊勒图所稔知者也。然伊勒图只知预先咨文了事，倘若事有耽误，则考虑系安泰之事；而安泰又一过于谨慎之人，接伊咨文，亦竟不申明彼处贮粮不足，且不与伊勒图互相商议，只希图将伊勒图如何无能，凡事靠我办理，我亦不能等处，奏闻而已。伊等如此互相推诿，必定导致彼此不睦，贻误朕之事也。夫伊犁、塔尔巴哈台者，皆为朕之土地，将军、参赞大臣，俱为朕所派之臣，伊等果然将朕之事，俱作伊等己事一般办理，断不致于如此而行。伊勒图、安泰之如此互相推诿而行者，并非诚心办事之道也。著人寄信，将伊勒图、安泰均严加训斥。料理庶事之时，理当考虑通融调剂。譬如：就此一事，特因土尔扈特部众，诚心来降，但其力竭疲惫之故，方虑筹办口粮。此接济者，亦因伊等新归，尚未定居，恐失生计，故暂且接济耳。指地定居，送去所赏产畜，伊等获得之后，即可纷纷游牧、孳生牲只，养活自己矣。焉有长远接济口粮之例乎？料理此事，亦只视我之贮粮近便，权且居之，或另行指给牧地，安置伊等。将此寄信于舒赫德，令

伊知之。在安置伊等之际，塔尔巴哈台之粮石，若有不足，难以接济，或于额琳哈毕尔噶，或于裕勒都斯之附近地方，暂令居住，则均与我乌鲁木齐、吐鲁番、辟展、哈拉沙尔、库车、阿克苏等地较近，尚且易于接济口粮，此等之地暂且居之。越冬以后，若是另外指地迁徙，亦无不可。再有，似此前来之厄鲁特，伊等均自早即望动身乞来，抵达我境之前，伊等均将以何充饥？倘若俱求接济，伊等再迟两月抵达，则皆尽饿死乎？伊等之中，倘有力维持者，亦理应通融办理之。将此，舒赫德即晓谕伊等曰："伊犁、塔尔巴哈台等地，乃我新定之疆界，不可与内地相比，并无多贮粮石，目前又难，将我此地官兵多贮之粮，接济尔等罢了。因内地路远，不易运来，若于尔等之中，可有力维持者，亦理当通融办理，如果直接依靠我之力量，亦于理不合"。对于穷困不堪者，予以周济，对尚可维持者，视其力量，即酌情办理之。总之，不可拘泥办事。舒赫德只宜该周济口粮者，予以周济，该通融办理者，予以通融办理，以虑有济于事，即定夺办理之。奉此谕旨，伊将此事究竟暂住何处有益，及如何通融办理之处，舒赫德一面办理，一面火速奏闻之。将此谕旨，日行六百里加急驰递之。

钦此。遵旨寄信前来。

（土尔扈特档）

44.谕安泰等若俄罗斯遣人索取舍楞等应严词驳斥

乾隆三十六年七月十四日

领侍卫内大臣、尚书，忠勇公　字寄，署理总统伊犁等处将

军事务、都统衔，　驻塔尔巴哈台办事参赞大臣、都统衔。

乾隆三十六年七月十四日奉

上谕：由安泰处，将派赴探听俄罗斯信息之侍卫德勒格楞贵、哈萨克千户长巴木博特等前来卡伦所报之言，因与卡伦侍卫俊昌及哈萨克人暗地报告之辞，互不相符，故着派侍卫伊昌阿等，前抵爱古斯，瞭望兵息之处，具奏前来矣。就安泰等此奏看来，对暗告“俄罗斯等欲从爱古斯，前往阿木坦额门”之言，表现出恐惧之状，舍楞、劳章札布等，俱系以前归顺于我，蒙受朕恩之人，因俄罗斯窝藏，我方多次索取，并未给与，今岂敢又向我索取耶？即便俄罗斯等前来我境询问，安泰等即曰：“舍楞、劳章扎布等，素皆属我大国，蒙受大皇帝恩泽之人。前将其逃往尔俄罗斯者，由我处多次索取，尔等竟未与之，今复来归顺于我大皇帝，岂有给与尔等之理。况且，我等俱为驻边办事之员，亦不管辖此类事务。尔等如若欲取舍楞等，尔等有萨纳特衙门，向我理藩院行文可也。尔等今著追赶舍楞等，越我境内，此乃属我驻边办事人员之事，我等绝不允许，当即捉拿。”断然驳斥，有何不可？将此之处，朕早已明鉴，各地均降谕旨遣之矣。因安泰尚未接到，故方如此启奏之。将此寄谕安泰，俄罗斯倘来卡伦、提及舍楞之事，除即遵照朕之前所降之旨，直截果断驳斥之外，安泰对此事露出恐惧之状者，实属不晓事也。况且，据哈萨克巴木巴特告称，俄罗斯曾言：“舍楞等如果投入大国，我等不可遣兵征战”等语。由此便可知俄罗斯无取之意然。又有何惧之处。再据安泰等称：“顷由伊犁所遣之土尔扈特部众，应于塔尔巴哈台接济口粮者，计有十万口。”兹览舒赫德等奏折，此次归顺之厄鲁特，总共才有十万口人，然此十万口厄鲁特，尚且分住于额琳哈毕尔噶、古尔班、济尔噶朗等处，并非尽遣塔尔巴哈台一带地方，著安泰接济口粮者

也。此岂有非安泰预先发急而言者乎？再著传谕，严训安泰。将此亦寄信于舒赫德知之。

钦此。遵旨寄信前来。

（土尔扈特档）

45. 谕色布腾巴勒珠尔将筹办十万马匹羊只赶送伊犁之事告知朝觐台吉

乾隆三十六年七月十六日

领侍卫内大臣、尚书、忠勇公　字寄，钦差领侍卫内大臣、都统、固伦额驸、科尔沁亲王。

乾隆三十六年七月十六日奉

上谕：据常清等奏称："将筹办赏给新归土尔扈特之孳生牲只，拟趁秋季水草丰美之际，予以启行，解往伊犁"等语。办解此项马匹牲只者，特为使新归之土尔扈特等，得以长远生业之道也。今额驸色布腾巴勒珠尔，既率伊等台吉前来朝觐，著抄常清之折，寄于色布腾巴勒珠尔，令其览阅。即晓谕于前来之诸台吉曰："由于尔等此次脱出俄罗斯，携带妻室子女，长途跋涉，诚心来投大皇帝，故大皇帝仁恤尔等，念尔等之困境，赏与接济口粮，且使率尔等大台吉，前去朝觐大皇帝。尔等朝觐大皇帝后，大皇帝尚与尔等封衔赏物。皆因尔等系依靠马匹牲只驻牧过活之人，倘无产畜，则乃不能获永生之道也。今大皇帝特为尔等长久生计，将内地之商都达布逊诺尔等畜群，自苏鲁克筹办十万马匹、羊只，赶送前来，分赏尔等，作为永生之产业。自此，拨与良地，使尔等居

住。尔等蒙受皇恩，各自不失生活之道，可宽裕度日也。”如此告知之后，则伊等皆安心矣。

钦此。遵旨寄信前来。

将此书信，由兵部外面随套加封，一日六百里驰驿，自乌鲁木齐、巴里坤，沿来京师之路询查施递，已交付文成矣。誉正常清之奏折一并咨之。

（土尔扈特档）

46. 谕舒赫德将马匹羊只分别赶送伊犁等地事宜

乾隆三十六年七月十六日

领侍卫内大臣、尚书、忠勇公　字寄，署理总统伊犁等处将军印务、都统衔。

乾隆三十六年七月十六日奉

上谕：据常清等奏言：“筹办赏给新归土尔扈特之孳生牲只，拟趁秋间水草丰美之际，予以启行，解至伊犁”等语。因此次归顺之土尔扈特、和硕特等部众，由于人多，俱已各自指地分居，故住伊犁迤东者，有之；住伊犁迤西者，亦有之。此项赶送之马匹、牲只，如果源源不断，尽解往伊犁，则拨给住伊犁迤东者时，难免又致复赶而回，既徒劳往返行走之力，而于马匹，牲只，亦甚不利也。着抄常清之折，寄于舒赫德，使其览之，务于此项牲只尚未解至伊犁之前，查明分住各地厄鲁特之户口，按其口数，计算牲只，在应分道之处，选派下员等候。该送伊犁者，送之伊犁；该留者留之，

乃就近分别解至各该游牧，赏给之。倘若如此，则马匹牲只，既不致多余颠沛，而厄鲁特等领到后，亦可获其实效也。舒赫德应知及此，务遵朕谕，妥善理之。
钦此。遵旨寄信前来。

将此书文，即命部院日限六百里由巴里坤前来之道驰递，若已返回，即命文成赶递。已着抄一份常清奏折遣之矣。

（土尔扈特档）

47. 谕常清速筹马匹牲只赶送伊犁等地事宜

乾隆三十六年七月十六日

领侍卫内大臣、尚书、忠勇公　字寄，察哈尔八旗都统。
乾隆三十六年七月十六日奉
上谕：据常清等奏称：“拟将赶送伊犁之马、牛、羊只，自八月一日起，解至多锡博罗、柴济、伊桑等地备之，待拣选后，再行解往伊犁”等语。各地畜群自苏鲁克筹集马匹牲只，虽然稍费日期，但此项牲只，特为新归之土尔扈特、和硕特、厄鲁特等立业而赏之者，若早早解至，使伊等得之，方为有利于伊等之生计。倘从八月初起，方筹集备之。则直至拣选完毕，又费时日，似属稍迟。将此寄信于常清等，于遴选牲只之时，须虑多占数日，火速办理，于沿途赶送时，若使疾行，则于牲只不利。为了牲只不致掉膘，缓缓而行之。
钦此。遵旨寄信前来。

将此书信，著交兵部，外面随套加封。

（土尔扈特档）

48. 谕吴达善、文绶前往巴里坤、哈密、辟展等地购买周济牲只*

乾隆三十六年七月十九日

领侍卫内大臣、尚书、忠勇公　字寄，陕甘总督，　署理陕甘总督印务、陕西巡抚。

乾隆三十六年七月十九日奉

上谕：据舒赫德奏称：“归顺之土尔扈特等厄鲁特部众，泅渡伊犁河时，伊亲自往视，其窘困之状，非同一般者，竟达极点，倘获羊只，益也。著交所属总督，自巴里坤、哈密酌情觅购，适当增添孳生之畜，赶送前往，权且平均分给，欲作养命之产”等语。舒赫德此奏甚是，此辈自俄罗斯之地脱出，携妻带子，艰辛跋涉，前来归顺于朕，现已困迫不堪，我等设若不予接济，致使伊等饥馁，则不但不符合朕之抚恤天下众生之意，且朕亦不忍心。今巴里坤存有现成孳生羊只，而且哈密、吐鲁番、辟展均为出羊之地，贸易羊只颇多。若由彼处筹办解往，接济安置于额琳哈毕尔噶，和博克萨哩等处之众，尚且近便。惟此辈户口甚多，将达十万之众，若不专派干练之大臣，亲临日睹料理，乃不能妥善办理。夫吴达善者，系方上任，应查办之地方事多，且于总理两省事务之际，省城内亦不可旷待总督，文绶系署理总督之员，亦能善理此事。着抄舒赫德奏摺，寄于吴达善、文绶。尔等览之，

共同商议，将该省之干练道员、知府、微员，视其足够差派，文绶亲自带去哈密、巴里坤、辟展等处，不论孳生羊只，或者贸易羊只，凭其所得，尽量购买。文绶于巴里坤、哈密等处来往行走关照。陆续送往关照厄鲁特大臣处，由伊等之处事先派人前去接收，送至伊等指定之游牧地，著交关照官员，予以平均分赏之。哈密地方之伊萨克，现已前来朝觐，虽然不在游牧之地，但其属下有主事之人也。若叶鲁番，则素费瑚正在家中，文绶即晓谕伊等曰："今为拯救投来大皇帝之土尔扈特等众而购买羊只，尔等系数代均蒙受皇恩之人，襄助办理，皆为理也。今我等并未由尔等索取，若是索取尔等羊只，尚且如数支付价银，尔等只有襄助尽量代购，方合情理。圣主必睿鉴嘉赏尔等"等语。伊等无不尽心效力之。对此所需银两，既有顷运哈密、巴里坤、安西二十万两白银，文绶即视其近便，可由该项银两内拨给之。再，将此事，朕特命吴达善、文绶二人办之者，文绶系由西安巡抚至署理陕甘总督之员，两省官员之好坏，伊皆稔知，不管何人来取，著取均可。吴达善今为彼处总督，就此一事，伊正应承办者，文绶虽说亲往，但不得略存推诿之心，如有一切应协理文绶之事，吴达善均应努力殚心协助文绶料理之。伊等尚奉此谕旨后，如何议定，将道员，知府等略大官员，率谁前往，文绶到达之后，能得几万羊只、及如何编队往送之处，陆续奏闻之。将此，亦寄信舒赫德知之。

钦此。遵旨寄信前来。

将此连同朱批，除限六百里加急驰递外，并照书两份，仍寄吴达善、舒赫德矣。

（土尔扈特档）

按：《高宗实录》乾隆三十六年七月丁巳条所载内容与此件相同，为便于查阅，特录于后。

“谕军机大臣等：据舒赫德奏，投诚之土尔扈特等，当渡河时，伊目睹其穷困情状，实堪悯恻。请敕交陕甘总督在巴里坤、哈密采买羊只，并将牧场孳生牲畜通融赶解，暂行分给，以资生计。所奏甚是。土尔扈特等自俄罗斯率领妻子颠连前来，窘迫已极，若不加意抚恤，令伊等或至饿毙，朕心实有不忍。今巴里坤现有孳生羊只，而哈密、吐鲁番、辟展俱系出羊之地，从彼处办送额林哈毕尔噶、和博克萨哩等处，亦为近便。但伊等男女几及十万，必须专派贤能大臣亲往妥办。吴达善甫经抵任，应行查办之事甚多，著派文绶即带干员前赴哈密等处，于孳生贩卖牲畜尽数购办，陆续送至厄鲁特游牧之处，均匀分给。文绶仍往来照料，毋致贻误。再，哈密伊萨克现在入觐，伊家必有管理事务之人，叶鲁番素赉璘现在家中，文绶即将此事明白晓谕，令其帮办羊只照数给价，谅伊等亦无不勇跃。此项价值，现有运送哈密、巴里坤、安西银二十万两，著就近动给，并将舒赫德折寄阅。即著将作何商办，可得羊只若干，作何分起赶送之处奏闻外，并扎寄舒赫德知之。寻吴达善、文绶奏，查巴里坤并无孳生羊只，商贩者可以买办，已于附近产羊之区预为部署，臣文绶到彼，尽可多得，一有确数，一面奏闻，一面酌委员弁解送，得旨嘉奖。”

（卷八八九页八下——十上）

49. 谕舒赫德将渥巴锡、策伯克多尔济相处情形及安置等事火速奏闻

乾隆三十六年七月十九日

领侍卫内大臣、尚书、忠勇公　字寄，署理总统伊犁等处将军印务都统衔。

乾隆三十六年七月十九日奉

上谕：据舒赫德等处奏称："新归之土尔扈特厄鲁特等，穷困至极，请于巴里坤等地，觅购羊只，予以发给，以济其困"等语。舒赫德所奏甚是，此辈特为蒙受朕恩，自远地来投之人，理当加恩，不使伊等有失生计。因之，即着派巡抚文绶，于巴里坤、哈密、吐鲁番、辟展等地，觅购较多羊只，迅速赶往伊犁，以资赏赉伊等之处，业已急降旨于文绶、吴达善等，将此寄信舒赫德知会。此项羊只，见文绶等陆续解至，舒赫德视其困情，分别赏予伊等，以拯救其生命。以当前情形而言，率朝觐之人前来者，非为要紧，而于伊等接济口粮，安排住所等事，甚为重要。苟无舒赫德，则他人不能料理。朕已令其折还，舒赫德将此知之，即应竭勉料理。另，适才，舒赫德等声称：喇嘛罗卜藏丹增携来之一千户俗民，内有渥巴锡之人。舒赫德将此一千户人，暂且安置伊犁时，渥巴锡闻知，其情形如何，或情愿与否？舒赫德除严加观察其情奏闻外，并将渥巴锡、策伯克多尔济携来之人，居住一处，或分别居住，以及此辈彼此合否等处，舒赫德即速奏闻之。再有，朕知舒赫德一向略能讲蒙古语，但不晓伊勒图是否会讲蒙古语，盖不懂耳。最近，渥巴锡、策伯克多尔

济等来至伊犁，会见伊勒图后，其表现如何？伊等是否心服伊勒图？舒赫德将此亦据实奏闻之。此间，舒赫德于何处相遇色布腾巴勒珠尔，即将台吉等著交色布腾巴勒珠尔等，即行折还。伊于何日抵达伊犁等处，一并奏闻之。
钦此。遵旨寄信前来。

将此连同朱批，已日限六百里加急，驰递矣。

（土尔扈特档）

50. 谕色布腾巴勒珠尔将皇上频频加恩之处告知朝觐者

乾隆三十六年七月十九日

领侍卫内大臣、尚书、忠勇公　字寄，钦差领侍卫内大臣、都统、固伦额驸、科尔沁亲王。
乾隆三十六年七月十九日奉
旨：据舒赫德处奏称：“来归之土尔扈特厄鲁特，其窘迫之状，非同一般，请饬由巴里坤、哈密酌情筹办羊只赶送，欲作伊等养命之产”等语。适才，为抚养安置来归之土尔扈特等，着由商都达布逊诺尔，达里刚爱斋群内，筹办马、牛、羊只十万，前往赶送分赏此辈，借以繁殖，作为长久之产，以便养命耳。随即遣谕色布腾巴勒珠尔，晓谕此辈等因，业已降旨矣。今舒赫德将此辈已殊为窘迫，请饬由巴里坤等地筹办羊只，予以赶送，拨给伊等之情，所奏者，甚是也。兹将特命陕甘总督等，尽量从巴里坤、吐鲁番等地筹办羊只，解往伊犁，交与舒赫德，以资抚养来降之土尔扈特部

众等情，已降旨于吴达善、文绶矣。惟归顺之土尔扈特大台吉、头目等，现已启程前来，而其属下部众之窘迫不能度命之事，伊等必然焦虑，故将朕如此频频加恩之事，亦理应明白晓谕伊等，将此遥信于色布腾巴勒珠尔，俟其相遇土尔扈特之后，于率来之时，便将朕之如此加恩，筹办数万孳生牲畜，赶送前往，拯救伊等，获得长久孳殖、养命等事，明白晓谕之。伊等得知其属众获得养育之分时，必然感戴朕恩，欣然前来，瞻仰朕躬！今由此处解去卦子两匣，权且分赏来朝之众，并明白晓谕曰："因路途遥远，驰驿而来不能多携物品，今皇上倍加施恩，特先遣卦子数匣等物赏之，待伊等抵达避暑山庄后，仍赐宴恩赏多样朝物"。对此，伊等感念朕恩，将如何欢忭之处，观察奏闻之。再有，于二十一年，土尔扈特处派吹札布为使，前来瞻仰朕躬时，朕普施恩召见伊等，赏赐银物矣。此吹札布今在何处？着色布腾巴勒珠尔向土尔扈特人询问之，将吹札布尚在与否之事，顺便奏闻之。另外，途中相遇此辈，率领前来之处，除均遵照朕前降旨施行外，并将于何时何地，相遇此辈率之前来，何日可抵避暑山庄等处奏闻之。

钦此。遵旨寄信前来。

将此装套，日限六百里加急，自巴里坤路赶往伊犁，询查施递。已著交兵部矣。

（土尔扈特档）

51. 福隆安奏渥巴锡等人各自携来人口数折

乾隆三十六年七月二十二日

领侍卫内大臣、尚书、忠勇公、臣福隆安等谨
奏：遵
旨将今归顺之台吉渥巴锡等人各自携来之户口察查，顷据舒赫德等奏称："此辈属下之村俗，原为三万四千余户，十七万余口人。因沿途横遭劫掠与死亡，又前前后后陆续出发，故落后者居多。虽然尚未得知其实数，但总不少于两万户左右"等语。并将其各该原带户口若干、缮具清单，一并奏报前来矣。现在确有几万户口之处，既舒赫德等，尚未查奏前来，故将舒赫德原奏之册，恭呈
御览。

（土尔扈特档）

52. 谕色布腾巴勒珠尔等将接济来归属众口粮牲只衣物等情告晓渥巴锡诸人

乾隆三十六年七月二十二日

领侍卫内大臣、尚书、忠勇公　咨文，寄钦差领侍卫内大臣、都统、固伦额驸科尔沁亲王，　署理总统伊犁等处将军印务、都统衔。

乾隆三十六年七月二十二日奉

旨：据伊勒图奏称：“因接踵前来之土尔扈特台吉渥巴锡、策伯克多尔济、舍楞等属下村俗，甚为窘迫，故于渡伊犁河之时，携来右至河两岸迎救，指给宿地，接济口粮，并将患病之人，留住伊犁调养之”等语。顷由舒赫德处，将安置来归之土尔扈特之处奏闻后，朕即降旨：“倘只周济口粮，则不可作为伊等永生之家产，故拟由达里刚爱、商都达布逊诺尔畜群之马、牛、羊只内，办解十万，赏给伊等，用以孳殖，作为永生之家产耳”。旋由舒赫德处，言其亲临伊犁河，目睹伊等前来之状，已至万分窘困，若不救济，必致饿毙。请饬由巴里坤、哈密，办解羊只，拯救伊等，等情具奏前来后，朕即降旨：“特派文绥率道员、知府等干练之员，亲赴巴里坤、哈密、吐鲁番、辟展等地，不论孳生，或者贸易羊只，凭其所得，尽量办理，解往关照大臣等处，平均分得，以救伊等之命”。将此，朕亦曾陆续降旨于色布腾巴勒珠尔，令伊明白晓谕所携来之台吉渥巴锡等。今览伊勒图所奏，伊等不仅困迫，而且沿途跋涉戈壁，饮恶水，食坏肉，固而病殁者，亦甚多矣。若将此辈仍随众行走，则定白白受损。因伊勒图将伊等暂留伊犁调养者，甚是，故朕已批准施行之。随即舒赫德之折来至奏称：“虽然赏给土尔扈特、和硕特等人银两，但伊等无法买到所需之物请著交巴里坤、哈密之大臣等，予以办解二、三万件蒙古皮袄”等语。朕复降旨命文绥，任其所得、如数火速办解之。此等饥寒困危之状，俱为伊等台吉沿途所目击者，伊等虽然亲临瞻仰朕躬，但必将此等之处牵挂于心。将此传谕额驸色布腾巴勒珠尔知会，乃向渥巴锡、策伯克多尔济、舍楞等晓谕：“对尔等之归顺，大皇帝仁慈，与尔等周济口粮，指地居住，赏给产畜，俾获永生之途。目前因尔等饥馁者颇多，特派我之总督

大臣，前往料理口粮、羊只。大皇帝广施恩泽，为尔等着想之处，我等俱已连连告知尔等矣。今后尔等相继到来之众，不仅窘迫，且沿途经戈壁，饮恶水，不顾肉坏而食之故，病殁者甚多。由于前大皇帝为好生匡救尔等，曾预先降旨于我将军大臣等，故我伊犁将军为符合大皇帝仁恤尔等众生之意，备米于河之两岸，趁饥迎救尔等之众，直至接济游牧之地。又尔等染病者，如果随群而行，则难以匡救，故暂留伊犁，待救护痊愈后，仍分别遣往游牧之地”等情具奏。另又将尔等属下之众，因无衣着，不能御寒，为此，请饬办解皮袄而启奏矣。大皇帝又降旨派遣总督，办得蒙古皮袄二、三万件。恐尔等为此挂心，大皇帝特降旨于我晓谕尔等：“尔等知后，只需宽心，推诚感戴皇恩，前往瞻仰主上，尔等前去朝觐主上后，尚与尔等封衔，赏赉物品，广施恩泽”。伊等知后，自必宽慰，更加倾心感戴朕恩。色布腾巴尔珠尔晓谕伊等后，渥巴锡等如何感激之情，有何言辞，即速奏闻之。将此，亦传谕舒赫德知之。
钦此。遵旨寄信前来。

将此，日限六百里加急，沿疆而行，由赴哈密、巴里坤、乌鲁木齐之路，迎头递给等情，已著交兵部主事鄂尔奇图矣。

（土尔扈特档）

53. 谕舒赫德等对其就近筹办口粮及暂将土部安置于斋尔越冬等措置表示赞许

乾隆三十六年七月二十二日

领侍卫内大臣、尚书、忠勇公　咨文，寄署理总统伊犁等处将军印务、都统衔，　驻乌什办事参赞大臣、领侍卫内大臣、尚书。

乾隆三十六年七月二十二日奉

旨：据伊勒图奏称：“于安置新归附厄鲁特等之时，为考虑接济口粮之便，拟令其暂住斋尔过冬，明年再行遣往，其染病者、不能行走者，暂且留于伊犁调养”等语。伊勒图此料理者，甚是。此等投诚前来之厄鲁特，由于长途跋涉，全已精疲力尽，万分窘迫，故于接济口粮之时，考虑就近方便而筹办者，极为重要。今伊勒图之处，为使厄鲁特等免遭伤亡，即先不分别指地遣往，暂住斋尔越冬，待明年春季再行前往所考虑者，既允协机宜。且将其中染病不能行走者，不派跟随伊等之队，查明系属何部、何台吉之人，暂留伊犁调养者，甚善，其所办者亦符合朕仁慈抚远之心也。对此、新归之众，定倍感恩欢忭。适才，朕为此辈接济口粮，于吐鲁番等地，尽量购得羊只之处，业已降旨，著派文绥速办矣。今观厄鲁特之情，实为穷困已极，速予接济者，益发重要。此间，倘由附近哈萨克、布鲁特等能贸易羊只，则即尽量易取，以便先行救济此辈。视从商都达布逊诺尔、达里刚爱等畜群中办得之产畜，及在吐鲁番等处买办之羊只，陆续解至时，再行分给伊等。现将伊勒图于厄鲁特接济口粮之处，除

寄舒赫德知会外，顷因安泰奏称："分居塔尔巴哈台之厄鲁特，若无十万，或许亦有五万，因彼处粮石不多，且系边陲之地，又无调办之处"等语。故朕即降训旨："塔尔巴哈台内厄鲁特，未必达数万之数耶？安泰定要坚执原奏之辞，仍谓之以十万、五万人口数计办者，亦属万分恐惧，过于拘泥也。"今就伊勒图所奏来看，遣居塔尔巴哈台之厄鲁特，尚不到其十分之一，而安泰则却先忧虑筹办粮石有难者，并非办事之道也。由此可见，安泰在塔尔巴哈台办事之际，庶事断不能独自妥善为之。乃遵朕敕命舒赫德关照办理之谕，舒赫德返回伊犁办事之时，对安泰所办之一切事宜，亦定要留心匡正办理之，切不得有丝毫推诿之心。现命舒赫德署理伊犁将军印务，伊勒图为参赞大臣、遣往乌什。办事务者，特为各自能力相称，裨益于事而虑者也。譬如：伊勒图办理此事虽好，然而，于收容安置厄鲁特俱得生计，直至长治久安，凡事均能妥善办理者，伊勒图断不及舒赫德，舒赫德署理将军印务于办理厄鲁特事宜之时，甚为有益。伊勒图既然甚合乌什参赞大臣，舒赫德仍遵朕旨，即刻返回伊犁，将应办之事宜，好生尽心妥善料理之。伊勒图即刻前往乌什，将该办之事务，亦必须努力殚心竭力办理之。再有，前因朕安抚来归伊犁之众事务繁多，需要人员，故将奎林、齐里克奇、三保等，用于关照投诚之众而降旨矣。又降谕于额驸色布腾巴勒珠尔，将其所率之侍卫章京，留其一半，余者遣赴伊犁，以备小差役之。色布腾巴勒珠尔已将其所率接续队伍之翼长鄂毕达、喀巴侍卫章京等，遣往伊犁矣。因伊勒图对此等之事均不知晓，方如此乞奏之。将此，寄信于舒赫德、伊勒图知令之。

钦此。遵旨寄信前来。

将此日限六百里加急，寄于舒赫德者，自伊犁向乌鲁木齐、巴里坤、哈密前来之路，相迎访查递给，寄伊勒图者，于伊犁递给，若已前赴乌什，则由去路追赶递给等情，已著交兵部主事鄂尔科图矣。

（土尔扈特档）

54．谕舒赫德查明土部归来实有户口数以便授予职衔

乾隆三十六年七月二十二日

领侍卫内大臣、尚书、忠勇公　字寄，署理总统伊犁等处将军印务、都统衔。

乾隆三十六年七月二十二日奉

上谕：适才，舒赫德处于查奏土尔扈特台吉渥巴锡、策伯克多尔济、舍楞等户口数目单内虽已奏报此辈下属村俗原有数万余户、数万余口，然并未将其实来若干户、若干口之处奏闻之。伊等来至避暑山庄，瞻仰朕躬后，再与伊等加恩、受封职衔之时，必考虑伊等所携村俗之多寡，而分大小。今若不得其实数，则难以评定伊等品级。故将此寄信于舒赫德，将渥巴锡等属下村俗，实有若干户、若干口之处，分别查清造册奏闻之。

钦此。遵旨寄信前来。

将此装于谕谕舒赫德一封套内咨之。

（土尔扈特档）

55.谕舒赫德等著文绶往巴里坤等处觅购皮袄

乾隆三十六年七月二十二日

领侍卫内大臣、尚书、忠勇公　字寄，署理总统伊犁等处将军印务、都统衔，　陕甘总督，　陕西巡抚。

乾隆三十六年七月二十二日奉

上谕：舒赫德将安置土尔扈特、和硕特部众之处，业已具奏前来。舒赫德对此用心筹办者，均甚周到，其它之处，除均已批于伊之奏折外，关于奏请办解二、三万件蒙古皮袄，分赏土尔扈特、和硕特者，此亦甚佳。厄鲁特等获得皮袄后，既可御寒免冻，大有裨益，则即依舒赫德所奏，前往觅购二、三万件蒙古皮袄。惟此项所购皮袄，毋用吊面，但求结实耐穿，而筹办之。送往伊犁，按土尔扈特、和硕特人额定之数，予以分赏。在觅购皮袄时，既然文绶现已前往巴里坤等处购买羊只，则著交文绶办之。其所需之价银，亦除由已拨去之银两内动用外，尚将朕之细心询问、仁慈加恩等处，著由舒赫德与土尔扈特、和硕特等，全部明白晓谕之。将此，寄信于吴达善、文绶等，均令其遵办之。

钦此。遵旨寄信前来。

将此书信三封，除寄予舒赫德者，装于寄予伊之另一旨之套内，日限六百里加急外，寄予文绶者，由陕西西安府，往甘肃、哈密等地追赶递给，遣予吴达善者，于兰州递给等因已著交兵部主事鄂尔科图矣。

（土尔扈特档）

56. 谕莽固赉将接济安置土部之事告知达赖喇嘛和班禅额尔德尼

乾隆三十六年七月二十二日

领侍卫内大臣、尚书、忠勇公　字寄，驻藏办事护军统领等。

乾隆三十六年七月二十二日奉

旨：顺便寄信莽固赉。前入俄罗斯之土尔扈特、和硕特等部落之厄鲁特台吉渥巴锡、策伯克多尔济、舍楞、劳章札布等，在俄罗斯期间，由于俄罗斯既不知尊奉黄教，而其风俗，亦与厄鲁特截然不同，且又不能养育伊等，所以，土尔扈特台吉渥巴锡等，便纷纷携带各自村俗十余万人，欲蒙朕恩，脱出俄罗斯，直投伊犁，愿作我之村俗，诚心归顺前来矣。因此，于其家眷及属下村俗，均已施恩，分别安置于和博克萨里、斋尔等处，筹办粮饷、马牛羊只，除赏给接济伊等以获生计外，并使其台吉渥巴锡、策伯克多尔济、舍楞、劳章札布等头人，咸来避暑山庄朝觐朕躬，宴赏并受封汗、王、贝勒、贝子、公等爵。此乃一大喜事，理应晓谕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等悦之。莽固赉一接朕此谕旨，就将土尔扈特台吉渥巴锡等，因俄罗斯人不知尊奉黄教，而其风俗亦异，故不能栖居俄罗斯地方，遂携其妻室子女及属下村俗脱出，冀希沾沫朕恩，诚心来归之处，即行晓谕，使伊等怿之。

钦此。遵旨寄信前来。

（上尔扈特档）

57.谕舒赫德率大臣章京办好土部安置事宜

乾隆三十六年七月二十三日

领侍卫内大臣、尚书、忠勇公　字寄，署理总统伊犁等处将军印务、都统衔。

乾隆三十六年七月二十三日奉

旨：据伊勒图等奏称：“今来归之土尔扈特等厄鲁特部众，穷困万分，不仅无蒙古包，亦无帐房”等语。看此情形，此等厄鲁特人，实属力疲穷困已极。在指牧地安置此辈时，虽应办给帐房等件，但因其人数众多，不可尽得，况且如此仓促办理亦难赶上。今既办给产畜，待获得产畜后，伊等各自繁殖，勤俭度日，待两、三年后，终究逐渐获得立业度命之分，凡所需各件，伊等自然俱能备办。此间，尚不需仓促筹办拨给，且此等厄鲁特，从前未必全靠帐房耳，若支窝棚而住，亦是全可。故由舒赫德处，酌情安置办理。再有，于搭窝棚之时，需要木料，令伊等派人，前往有木之地，伐取搭之。另外，鱼类之物，亦可充作口粮，若令此辈越冬之时，于河溪捕鱼度日则甚好。并命我遣去关照之大臣、官员等，亦著派我人前去帮助伐木捕鱼，以便造益于伊等生计。将此，除舒赫德须尽心妥善办理外，于关照安置众厄鲁特指牧居住等事之际，虽有奎林、齐里克奇、三保等人，然甚不够用。提督伊昌阿为人尚可，其所管辖之锡伯部，既已走上轨道，伊之提督一缺，另派他员署理，而伊昌阿即遣去关照厄鲁特之游牧。又阿思哈、萨拉善等，均系曾任大臣职之员，若将此辈派去办理关照游牧亦好。然于遣该等之时，定要兼派使

用，方裨益于事。譬如：一个游牧地遣二人照料时，著由京城派人一名，伊犁派人一名。一个游牧地，不可只派一名伊犁之人，亦不得只由京城派一人，必由京城、伊犁兼派二名前去关照一个游牧地。对此，既有奎林、齐里克奇、三保以及鄂毕达、喀巴等人，即同今在伊犁之伊昌阿、阿思哈、萨拉善等人兼派之。将何人兼派关照办理哪一游牧地等处，均由舒赫德决定办理，清楚奏闻之。俟奏至时，若有降旨之处，亦甚方便。再，此等厄鲁特，甚为窘迫，将伊等尽心仁恤抚育，殊属重要。对此，凡派关照游牧之大臣、章京等，若将伊等之事不以为事，只是究数而行，则反倒虽有朕施恩之名，然而得不到实惠，于事多为不利，此断然不可也。舒赫德必须严厉交付所遣之大臣、章京等，于关照料理土尔扈特、厄鲁特等之游牧时，须将伊等之事，当作己事，尽心代办，断不可略存有苟且了事之念。舒赫德亦必须经常用心访查，倘有似此不尽心理事者，即行参奏，严加治罪，但所派之大臣、章京等，皆是有人心者，望此等窘迫之众，定然仁慈怜悯，应殚心关照料理，倘视为不相干，因循苟且办理，则绝然不可也。总之，将此一事，朕全赖于舒赫德料理之。舒赫德只有管带诸大臣、章京、好生尽心料理之。
钦此。遵旨寄信前来。

将此书信加封，由兵部绑夹板，日限六百里加急，由伊犁来巴里坤之路追赶递给等因，已著交兵部主事鄂尔科图。

（土尔扈特档）

58. 谕安泰斥责其办理接济土部事宜不得力

乾隆三十六年七月二十四日

领侍卫内大臣、尚书、忠勇公　字寄，驻塔尔巴哈台办事参赞大臣、都统衔。

乾隆三十六年七月二十四日奉

上谕：据安泰奏称："接伊勒图关于接济土尔扈特等口粮之咨文，于哈萨克互市之一万九千多只羊只内，除去应发给官兵之羊六千多只外，余者拟赶往斋尔之绰诺达巴干备之。又将土尔扈特部众，共以十万口计定，若每口拟发粮一升，每十口合分羊一只，则粮食困难，只足两月，羊只尚且不及。待伊等到来时，着接济粮食羊只一次，以后将如何接济之处，业已咨行伊勒图"等语。安泰如此办理，殊属固执，全然无用之材。适才，土尔扈特部众，脱出俄罗斯，携带妻室子女，艰辛投来者，特为承蒙朕恩，拯救其命，欲求安生。今其情景，甚是窘困，衣食全无，我等不火速拯救接济，以致冻馁而死，则不但不符伊等谋求生存来归之忱，而且亦不合朕之安抚众生之仁意。安泰接到伊勒图接济口粮之咨，即理应火速尽量办理接济，今必留羊六千余只者，是何意耶？我官兵之肉羊，虽应发放，但暂且稍加通融办理，少发几千羊只，待哈萨克之易市羊只，或大量赶至互市后，再与伊等补发，有何不可？对此，如能多变通数千羊只，即可多救活土尔扈特数人之命。安泰竟不知当务之急，如此办理者，实无是处。又据安泰所奏："土尔扈特每十人合得一只羊"。如果十人合给一只羊，作一日之餐，食时尚足，若十人拨给羊

一只，作一月之口粮，则又何处足耶？再有，将安泰所换之不可役用之千余匹马、牛，有与土尔扈特等接济之事，若言向哈萨克互市，不如即将此项马、牛，作为土尔扈特人之口粮，有何不可？只拘泥于伊勒图原照行之羊，定然纠缠向我察哈尔、厄鲁特易羊者，越发拘泥可笑矣。安泰何故糊涂至极哉！又前伊勒图将安泰于接济土尔扈特口粮时，安泰奏称："土尔扈特人将近十万口，至少有五万口，彼处口粮、羊只不足"，之后，朕尚曾一并降训谕于安泰、伊勒图："安泰虽属拘泥办理，但塔尔巴哈台有粮石，伊勒图系深知者，伊等果然将朕事同己事办理，断然不会彼此不信"。旋接舒赫德奏折曰："将土尔扈特部众，分别安置于额琳哈毕尔噶、固尔班、济尔噶朗、和博克萨里、斋尔等地"。然而竟全交付安泰接济口粮，亦并无那些户口人数。且顷据伊勒图折内亦称："若塔尔巴哈台口粮有不足之处，考虑从乌鲁木齐接济方便，故令伊等暂住于斋尔"等语。由此观之，伊勒图尚未言仅塔尔巴哈台接济伊等口粮之处，亦考虑就近能多接济而办理之。将舒赫德、伊勒图此奏之稿，安泰均已接到，其无有不知之处，然其仍如此奏者，只似是伊勒图设计牵连伊作难，此系何理？譬如：伊勒图果真不亲自急办，既知安泰不才，而又推诿于伊，则安泰不仅可以据实情申奏，而且，亦不能脱出朕之洞察也。朕不质问伊勒图，独问罪安泰乎？如今，伊勒图并未推诿安泰，从伊之处亦已筹办，且安泰仍不相信，将粮食只足两月，羊只不敷，接济一次，将如何办理之处，咨与伊勒图，要把柄照行者，其固执越发至极矣。安泰全然无用，寄信安泰，严加训斥。将此谕旨，着由安泰，该死的，递往舒赫德。

钦此。遵旨寄信前来。

将此寄交兵部日限六百里驰递。

（土尔扈特档）

59. 谕舒赫德等周济土部应定一标准

乾隆三十六年七月二十八日

领侍卫内大臣、尚书、忠勇公　字寄，署理总统伊犁等处将军印务都统衔，　陕甘总督，　陕西巡抚。

乾隆三十六年七月二十八日奉

上谕：窃悯土尔扈特等，跋涉长途，前来归顺，力竭势困，理应接济口粮之处，朕前已授命于舒赫德等矣。而今思之，将此辈徙居时，由伊犁既已供应路餐粮羊，且为伊等生计永益，除由商都、达布逊诺尔，达里刚爱畜群中，筹拨马、牛、羊只十万外，又命文绶在巴里坤、吐鲁番等地，尽量觅购，赏给伊等，为之产畜矣。至于接济伊等，虽属紧要，但亦应按其困情，分别予以接济之。苟不定一标准，只管过分供应，则竟成漫无止境，而于筹办，亦无依据，殊属困难。将此，著传谕舒赫德，乃按土尔扈特部众之情景，又计已办马牛羊只数，尚需办给若干之处，务以明细酌定。一面奏闻，一面咨议吴达善、文绶，如数办理之。只有如此，始有标准，既有利于土尔扈特辈得以产畜，维持生活，而大臣等亦有所依据，便于筹办。著传谕舒赫德、吴达善、文绶等，务使伊等善以共商办理之。

钦此。遵旨寄信前来。

将此封三份，着交兵部限六百里，驰递舒赫德、吴达善、文绶等。

（土尔扈特档）

60. 谕伊勒图等由回子所购之布匹棉花等物应折价而取

乾隆三十六年八月初一日

领侍卫内大臣、尚书，忠勇公　字号，驻乌什办事参赞大臣、领侍卫内大臣、尚书，　领队大臣、按察使衔，　驻叶尔羌办事侍郎、副都统，　驻喀什噶尔办事副都统等。

乾隆三十六年八月初一日奉

上谕：据舒赫德奏言："今气候渐冷，归顺之土尔扈特、和硕特等，缺少衣物，故着驻乌什、叶尔羌、喀什噶尔等大臣，视其就近，办得布匹、棉花、皮袄等物"等语。此辈自俄罗斯逃出，携带眷属，远涉辛苦，乞求前来者，特为蒙受朕之恩泽，寻求生路。今伊等甚为窘迫，若不拯救，均至饥寒而亡，不但与伊等求生路之念不符，况且，朕为天下一统之君，凡任何部落之人，一体抚爱，亦断无目睹数万之众饥寒而死之例。舒赫德行文于乌什、叶尔羌、喀什噶尔等处大臣，或以多储之粮饯，分别由各地采购棉花、布匹、皮袄等物；或于青黄不接之际，所运之粮，秋后停止收粮，折价而取；或按今年应交之粮折饯取之等事，酌情办理，送往伊犁，予以归来之土尔扈特等。其所料理者，专以就近办理，速救伊等之心，已合朕仁爱众生之意。将此寄于伊勒图、图桑阿、奇晨额、富森保等，依照舒赫德行文，分别由各地尽力办理，

并派干练之官员，除将所得火速送往之外，惟舒赫德所奏于各城大臣等之行文，所谓若分别劝导各城之阿奇木，则定要自愿协助办理者，等语欠妥。该回子等虽蒙朕之恩泽，多年安逸而生，然协助料理，乃伊等职分所应考虑者。第就回子小人，不明大义，若让伊等援助，好似新归来之人靠伊等之力抚养一般，不能任意言语。今各城内有现成多余之粮石和银两，凡异端者既然均可办理，尚不需让伊等协助。将此晓谕各城大臣、于办此项棉花、布匹、皮袄之际，惟有向阿奇木和回子等明白告知："今土尔扈特、和硕特等众，于俄罗斯不得安居，而前来归顺大皇帝，均系疲惫不堪，生计窘迫，大皇帝不忍伊等饥寒，故由伊犁、乌鲁木齐接济盘缠、口粮，且于乌什、叶尔羌、喀什噶尔等处，筹集棉花、布匹、皮袄等物，赏给伊等。尔等均为蒙受大皇帝之恩，多年安逸而生，应符合大皇帝仁爱众部落之意，若是协助办理，均为理当者也。今大皇帝恐劳尔等，或以官粮折银购买，或将尔等应交之粮、银，准折收之，点滴不劳累尔等，尔等理应感恩大皇帝，纷纷积极办理"。总之，筹办接济之物，或折兑粮钱，或动用官项均可。若辛苦回子，断然不可。将此伊等知悉，只能多得，且虑不劳累回子等而办理之。伊等接到此旨，一面办理，一面火速奏闻之。将此亦咨知舒赫德。
钦此。遵旨寄信前来。

（土尔扈特档）

61. 谕舒赫德由乌什等地采购布匹、棉花、皮袄运往伊犁周济土部之事已另降旨

乾隆三十六年八月初一日

领侍卫内大臣、尚书、忠勇公　咨文，寄署理总统伊犁将军印务、都统衔。

乾隆三十六年八月初一日奉

旨：据舒赫德奏称："为就近接济土尔扈特、和硕特人众，自回子之地采购布匹、棉花、皮袄等物，运往伊犁，予以分给之处，乌什、叶尔羌、喀什噶尔等地大臣，俱照行之"。舒赫德将此一事，已尽力妥善办理矣。适才，朕为办理此事，已派文绶，除伊等务必相互商议、尽心料理之外，所有伊犁一切应办事务，朕全赖于舒赫德，伊只有尽心竭力，妥善办理之。舒赫德为接济土尔扈特、和硕特等众，便行文回子、各地采购布匹、棉花、皮袄等物。彼处大臣等，虽亦遵命办理，倘有朕旨，则各地大臣于遵办之际，更为得力耳。因此，在其所行之地方大臣，于采购布匹、棉花、皮袄等物之时，均尽心办理等情已另降训谕。将此寄信舒赫德知之，

钦此。遵旨寄信前来。

（土尔扈特档）

62. 谕色布腾巴勒珠尔将伊犁厄鲁特情愿从种畜内捐纳马、牛、羊之事告知渥巴锡等

乾隆三十六年八月初十日

领侍卫内大臣、尚书、忠勇公　字寄，钦差领侍卫内大臣，都统、固伦额驸、科尔沁亲王。

乾隆三十六年八月十日奉

旨：据伊勒图、舒赫德等奏称："驻伊犁之厄鲁特得悉，为周济投来之土尔扈特口粮而购买牲畜，则纷纷欲从其种畜内捐纳马二千匹，牛一千头，羊二万只"等语。驻伊犁之厄鲁特，为了感激朕恩，情愿捐献伊等牲畜，心甚笃切，故朕依其所求，全行收下，并已降旨于舒赫德，与伊等折价赏给。将此寄信于额驸色布腾巴勒珠尔，即明白告知所携带之渥巴锡、策伯克多尔济等曰："今驻伊犁之厄鲁特等，得知大皇帝收容尔等，施恩接济口粮，殊为欢忭；又闻大皇帝于尔等赏购马匹牲只，伊等已将各自所有之马、牛、羊两万三千只，情愿贡献，大皇帝嘉奖其精忠之心，已全部收下，折价赏给。此等厄鲁特、前亦与尔等同样诚心归顺者，圣明大皇帝于伊等施恩指地居住，赏给孳生牲畜，业已多积牲只，获得安生矣。伊等所积多余之畜，乃全赖大皇帝之恩，理应收之，但大皇帝仍不自收伊等，已照旧折价赏给矣。为此，越发可知圣明大皇帝始终抚爱仁慈尔等外藩之至意，尔等此次随我朝觐圣明大皇帝，大皇帝必加施恩封衔。若返回指定之游牧地，各自妥善约束属众，感戴朕恩、安心度日、勤于生计，则数年之后，亦可与伊犁之厄鲁特同样富足"等语。伊

等知后，更加感激朕恩，并可消除伊等为生计耽忧之心。钦此。遵旨寄信前来。

将此连同朱批加封，自兵部领取，外用印加封随套，日限六百里，自肃州沿界向噶普山庄前来之路访查递给等因已着交兵部主事鄂尔科图矣。

（土尔扈特档）

63. 谕舒赫德等周济土部之牲畜已达二十余万若足用则停购*

乾隆三十六年八月初十日

领侍卫内大臣、尚书、忠勇公　字寄，著理总统伊犁等处将军事务、都统衔，　陕甘总督，　陕西巡抚。

乾隆三十六年八月十日奉

上谕：著寄信舒赫德，近来朕已降旨："土尔扈特等众，已力竭穷困矣，理应尽力采购羊只，周济伊等，但若无一个定数，只是采购，漫无止境，大臣等亦极难照办。或还须采购几何等事，著舒赫德一面办理定额，一面奉闻"。今伊犁之厄鲁特，捐纳马、牛、羊将及二万三千余只，文绥于巴里坤及回子处也采购羊只何只十几万，自商都达布逊诺尔，达里刚爱畜群办送十万马匹羊只，合计此即有二十余万马牛羊只矣。既有数万，谅于周济土尔扈特人之口粮及孳生产畜之用，亦定足够。将此寄信舒赫德，此数若足，不需另办，即一面奏闻，一面照行驻回子等处大臣，陕甘总督、巡抚等，即命停

止采购。若在巴里坤等处采购羊只和商都达布逊诺尔等处游牧畜群解送之羊只，即可满足此数，可令回子等处亦可停购。将此由舒赫德与吴达善、文绶等会议施行，尽心办理。此谕亦传知吴达善、文绶。
钦此。遵旨寄信前来。

将此书信誊三份，各自加封，寄舒赫德者，夹于伊之奏事夹板内，寄吴达善、文绶之信，均日限六百里驰递。

（土尔扈特档）

按《高宗实录》乾隆三十六年八月戊寅条所载，内容略于此件，为便于查阅，特录如后

“谕军机大臣等：土尔扈特投诚，所有接济牲畜，已据奏伊犁厄鲁特等，贡马牛羊二万余，商都达布逊诺尔、达里刚爱办送马羊十万，并文绶在巴里坤等处暨回地方，采买可得十万余，合计不下二十余万，为数不少。著传谕舒赫德，如已足用，毋庸另办，即一面奏闻，一面飞咨停购，免致糜费，并将此寄吴达善、文绶知之。”

（卷八九〇页十六下——十七上）

64. 舒赫德奏报来归之众凄惨状况及周济安置情形折

乾隆三十六年八月十一日

奴才舒赫德谨

奏，为奏

闻事：新投诚之土尔扈特部众，自投奔以来，途中死亡、落泊者甚众，余者俱是疲惫已极，以致患病。奴才等应合

圣主抚育生灵之仁意，运口粮至卡伦赈济抚养，缓缓带至伊犁河津，纷纷渡河，观其口粮已尽，再继续接济补给。查其人数，新旧土尔扈特，和硕特之众，共计六万五千余口，其中除分得羊只、粮石遣往斋尔、济尔噶朗者四万六千人之外，因病不能行走者仍有一万五千余，此辈悉为病患及疲惫不堪者，且全无牲畜，实属不能行走，故奴才将留居河岸之众，即交予索诺木车凌，迁移附近有木椽子之地，暂且制造窝棚，并支立而居之。杜尔佳、玉金放等于放口粮、羊只之处，将所留之众，即交付伊等二人。虽伊等移至附近有回子等之果园中，赈济口粮而居，但现每日死亡者竟未停止。且奴才向伊犁返回之时，沿途看到病故者亦甚众，询其原因，并非仅困穷之故，此辈投出之时，正值严寒，在隆冬季节从原地起行，至夏季始抵于此。途中又遭兵事，其蒙古包、帐篷等悉被遗弃，经常在风雪里露宿饮食，至大瀚海数日不得水，故见水则不管其好坏就饮，食倒毙牲畜之肉，腹涨而死。又汗病死亡者甚多。即是未受困穷饥饿之苦者，亦俱勉强到达。途中甚少果腹而食，至此饱餐肥肉，肉里发烧，即坐入冷水中，为此患病数日即死亡之。惟此辈从遥远之地，携带眷属，不惜生命，诚心乞求

圣主仁慈而来，今虽无医其患病之法，亦应钦遵

圣主迭降

训谕，奴才等尽力勤奋、通融办理，应以考虑救得一名

圣主即多得一名奴仆，奴才等向管照大臣、官员和有见识者询问，

朱批　　甚是

尔等悉蒙古之人，天性爱饮茶，若得茶叶，连米面一并煎熬

而食，尚得实益等语。窃查，今在此地贮存茶叶甚多，除拨给官兵一年之外，仍有余额，故奴才等因不能行动而留之一万五千余人，运去茶叶八百包，又酌情动用米、炒面、面粉等三百余斛，若交付索诺木车凌、杜尔佳、玉金敖等，除节约陆续平分拯救养育之外，用毕之后，再酌情周济之。再

朱批 好

查，此辈之中，又有无依无靠之幼童甚多，即使赈济口粮，然自己不能做熟而食，眼下面临死亡，殊为可怜。故奴才等传令各营兵丁，有愿意领回抚养者，前来领去抚养，并将领去者姓名登记在案。再，奴才等曾已具

奏，暂住伊犁之绰罗斯、辉特多罗特台吉之村俗、准噶尔二十一昂吉之众，又喇嘛罗卜藏丹增属众，共计九千余口，原未渡河，悉暂居河之彼岸，今此辈亦应指地越冬，故奴才于伊等赈济口粮事，即交付总管伊昌阿、硕通等，迁移伊犁河南克特曼、双廊尔等向阳之地，暂且越冬。为此

谨具

奏

闻，伏乞

睿鉴。

乾隆三十六年八月十一日奉

朱批知道了，已降旨，钦此。

（月折档）

65. 伊犁各仓现存粮石并接济土尔扈特所需粮石数目清单*

谨将伊犁各仓现存粮石并接济土尔扈特所需粮石数目缮写清单恭

呈

御览

三十六年份截至七月底止，伊犁各仓共存细粮一十二万二千五百二十五石一斗一升八合四勺内，陆续接济土尔扈特赏给台吉等来使并筵宴各台吉等用过口粮六千六百零九石一斗八升七合八勺外，实在仓存细粮一十一万五千九百一十五石九斗三升零六勺，今岁兵丁回民屯种交纳约收细粮一十二万八千四石，共粮二十四万四千三百一十五石九斗三升零六勺。自本年八月起至明岁七月底止，官兵共需细粮约一十一万六千三百六十石零。自本年八月起至明岁三月青草发生止，接济留住伊犁额鲁特并缓养之土尔扈特人等，约计应需口粮四万一千九百余石外，尚有备用粮八万五千九百六十二石九斗零，再加以明岁兵丁回民屯种交纳之粮足可敷用，合并声明。

（月折档）

---

* 日期不清，可能系八月十一日舒赫德之奏折附件。

66. 谕舒赫德将尚未渡河之绰罗斯辉特等属众安插于伊犁厄鲁特营

乾隆三十六年八月十一日

领侍卫内大臣、尚书、忠勇公 字寄，署理总统伊犁等处将军事务、都统衔。

乾隆三十六年八月十一日奉

旨，据舒赫德奏称：“将绰罗斯、辉特多罗特台吉之村俗、二十一昂吉之人，和啰噜罗卜藏丹增之属众，共计九千余口，还徙伊犁河南克特曼、双廓尔等处，暂且越冬，将沙喇扣肯所携其母出嫁时随亲之三十六户人，仍旧与伊留之，遣往斋尔等处居住”等语。近日，舒赫德将渥巴锡与策伯克多尔济彼此不睦，策伯克多尔济则一切之事均与喇嘛罗卜藏丹增商议而行，竟然不可相离。观察罗卜藏丹增并非安分守己之徒等因奏入后，朕曾批示：尚有办法处理，将罗卜藏丹增之属众，照舒赫德所奏，暂且指地越冬，俟朝觐之人到来后，朕观其情，除降旨另行办理之外，绰罗斯、辉特多罗特等台吉之村俗，和二十一昂吉之人，并非有正统台吉、头目等，血统、地位均异，若将此辈另外指地而住，无人看管，则反而致使肆意发生事端，于事多为无益。朕惟，既然此辈均无现成正统台吉、头目等，若索性安插我伊犁之厄鲁特昂吉、牛录内，交厄鲁特总管硕通等看管，则于照看，安定伊等之时，均有人员料理，且于事有益，将此寄信舒赫德，此等之众不需另外指地居住，酌情分别安插于伊犁厄鲁特昂吉、牛录内，著交总管硕通、绰尔木等，严加约束之。沙喇扣肯所

携之三十六户人，原系噶尔丹策凌之女，嫁与沙喇扣肯之父巴图鲁乌巴什时送亲之人，自伊父直至伊本人作为其属下村俗，已年久矣，与其正式村俗，并无异样，舒赫德仍与伊留之，已遣往斋尔等处者，甚是。理应如此办理，将此传知舒赫德。凡事均照朕旨办理之。

钦此。遵旨寄信前来。

将此加封绑其奏事夹板内，日限六百里驰驿递送乌里雅苏台，著交兵部矣。

（土尔扈特档）

67．色布腾巴勒珠尔奏土部人俄及归来情形折

乾隆三十六年八月十二日

奴才色布腾巴勒珠尔谨

奏，为奏

闻事：窃查，奴才等将前土尔扈特台吉渥巴锡等自俄罗斯脱出事之情由及其各自率出之户口数等情，询明之后，欲另行奏闻等因业已具

奏。此间，于率领渥巴锡等行走之际，用心查询观之，土尔扈特等，先于准噶尔四卫拉特之内，渥巴锡等祖先，原俱游牧于额尔齐斯、塔尔巴哈台、额敏、斋尔等地，往外直至伊什尔诺尔住牧，后来又迁往斋、额济勒地方住牧，进入俄罗斯境内，抢占莽古特、图尔克门、色尔齐斯等三个部落，后来此辈均相继叛逃而出。自渥巴锡始祖贝果鄂尔勒克至阿玉奇，伊

等悉自立为汗，阿玉奇之子散札布因率领一万余户投奔准噶尔，故伊等内讧。从阿玉奇之子车凌敦多克起，直至敦罗卜旺布、敦罗布喇什止，悉为俄罗斯所属，由俄罗斯将其封汗。俄罗斯每年给土尔扈特汗十万两银时，一枚狮头银钱，按银百两折给，八名札尔固齐则不予银两。由俄罗斯将策伯克多尔济放为札尔固齐之首，八名札尔固齐。每人方得银万两，亦同伊等汗之例折给狮头银钱。渥巴锡之父敦罗布喇什在世时，由俄罗斯旌表渥巴锡为鄂罗齐。其父去世之后，俄罗斯未及封渥巴锡为汗之际，因策伯克多尔济争位，故俄罗斯将策伯克多尔济放为八个札尔固齐之首，袭渥巴锡理事，凡策伯克多尔济同八个札尔固齐办事后，均告知渥巴锡。伊等台吉、札尔固齐属下村俗人众，俱称渥巴锡为鄂罗齐。为此，伊等二人彼此起隙，相互不睦。再，渥巴锡之父敦罗布喇什在世之时，所遣之使吹札布、喇嘛济木巴格隆，返回土尔扈特之时，曾奉

大皇帝之旨：今哈萨克、准噶尔之众，悉为朕之村俗，尔土尔扈特汗或遣使前来与朕请安，或派使赴藏礼佛，不必走俄罗斯之路，即可经哈萨克、准噶尔路行走，钦此。谨记。告知渥巴锡之父敦罗布喇什，敦罗布喇什去世之后，土尔扈特之札尔固齐，伊等不得任意设放，若放札尔固齐，必闻于俄罗斯汗。俄罗斯尚未封渥巴锡汗之际，渥巴锡、策伯克多尔济、巴木巴尔、根敦诺尔布、雅兰丕勒、罗卜藏丹增等，八九年前，共同商议，始有投诚

大国之意。舍楞先由准噶尔脱出，于塔奇鄂罗斯之地越冬，翌年投奔土尔扈特时，雅兰丕勒率三千余兵丁，迎头堵截，擒拿舍楞及其跟役一人，一并著交俄罗斯，带领舍楞之属下送往敦罗布喇什时，敦罗布喇什言之：舍楞我等之骨肉，何故擒拿献给俄罗斯耶？当即由俄罗斯领出，将其村俗和劳章札

布、沙喇扣肯等村俗，俱交还伊等，将从准噶尔同往者，敦罗布喇什俱予以收容。前年俄罗斯与控噶尔争战，派土尔扈特兵丁，战于前队。战胜之后，凡所获之俘虏，均不予土尔扈特，仝被俄罗斯拿去。去年又派土尔扈特之兵去征战时，仍由渥巴锡、策伯克多尔济、舍楞、默门图乌巴什、额默根乌巴什等率兵，向控噶尔作战，又获大胜，将所获之俘虏，渥巴锡等全部收下，未予俄罗斯而返回之。我等闻得

大国富强，且此处有黄教，

大圣皇帝甚为仁慈，广兴黄教，凭其现有之能力，脱出俄罗斯，恳请投往

大圣皇帝，以便奉行我等之黄教，永享安宁生活。于是渥巴锡、策伯克多尔济、巴木巴尔、根敦诺尔布、雅兰丕勒等，同心商定脱出之。

又有舍楞者，系于

大国犯罪由准噶尔逃走之人，舍楞曾怀疑恐欲脱出之信息被谁泄露，并怕递信俄罗斯。嗣后，渥巴锡等唤来舍楞商议曰："我等习俗与俄罗斯不一，恐其后嗣人俄罗斯之习俗，败坏黄教，故情愿归顺

大国"等语。舍楞曰："我早欲脱出，今至

大国后，我只有效力

大圣皇帝，今约齐我子弟亦一同脱出"等语。商定之后，去年渥巴锡于额济勒度夏，秋天渡河前往控噶尔，等候额默根乌巴什、默门图乌巴什。于十二月初二日从额济勒起兵，率领全部游牧，扬言去抢掠哈萨克，约定日期，渥巴锡等共同一心。渥巴锡之叔彦德克和杜尔伯特台吉策伯克乌巴什、和硕特台吉扎木扬等之村俗，以及渥巴锡等村俗仍有万余户，因居于额济勒河彼岸，未能渡河，故均留于彼处。伊之叔父彦德克，因将渥巴锡之子作为后嗣，今将渥巴锡之子和伊之婶母

一并领来。土尔扈特等脱出俄罗斯前来之际，俄罗斯率兵二千余，同哈萨克一道追击伊等时，据俘获哈萨克俘虏之言，俄罗斯所率之二千兵丁，因车驮马乏，俱已返回。渥巴锡等自额济勒前来之时，舍楞言欲从伊辛诺尔、库库斯、喀喇塔拉、额尔克布奇、经塔尔巴哈台往此前来。而渥巴锡、策伯克多尔济之向导仲堆、杜尔格奇之言：若由彼处前往，恐遭哈萨克掠夺，故渥巴锡、策伯克多尔济等，均由巴尔喀什湖之沙漠行走，因此，舍楞亦同伊等一齐绕道行于巴尔喀什湖之沙漠。由于水土不服，我土尔扈特之人，将牲畜及一切用具，全部抛弃荒野。后靠近哈萨克游牧地时，哈萨克努尔阿里、艾奇伯克、阿布赍等，率兵二万余前来堵截，渥巴锡、策伯克多尔济、舍楞、默门图乌巴什、额默根乌巴什等率兵万余，相互抵抗。当时策伯克多尔济、雅兰丕勒、喇嘛罗卜藏丹增率五千余兵丁，前去追赶游牧，护送先抵伊犁。渥巴锡、舍楞等身边亦有五千余兵丁，阿布赍等欲行抢掠之时，渥巴锡、舍楞率领数人，亲临阵前，会见阿布赍等曰：我等悉为投诚

大圣皇帝之人，汝等亦业已为

大圣皇帝之村俗，并已将汝等均封为汗、王、公大官矣，我等俱为大圣皇帝之村俗，汝等欲何为？汝等立即捆绑我等带走，我等俱在汝等游牧内，逃向何处？否则，将我等放过。当时，阿布赍等虽即领兵而归。但哈萨克仍间或率兵抢掠我之游牧，哈萨克大约掠去我等之人近三千户，布鲁特亦掠去近三千余户。询问渥巴锡等领至伊犁之户口，告曰：渥巴锡我等全部前来伊犁，舒将军处即将我等应当前来朝觐之人选定，并率领起程，那时我等属下尚未到齐，故不得知渥巴锡纷纷带来伊犁之户口数。此间，由将军处查清具

奏之。奴才除将查询土尔扈特等脱出俄罗斯之大略缘由谨具奏

闻外，并向渥巴锡、策伯克多尔济、舍楞一一询明，将土尔扈特家谱绘制一份，一并恭谨奏
览，伏乞
圣主睿鉴。为此谨
奏。　　乾隆三十六年八月十二日奉
朱批真是如此，一善事也，无可置疑，知道了，钦此。

（月折档）

68.阿玉奇后世之系谱*

阿玉奇汗有八子，长子沙克都尔札布，其余尚有袞扎布、车凌敦多克、散扎布喇布坦、袞都鲁克、噶尔旦、丹津、巴朗车凌。阿玉奇汗故后，因长子沙克都尔扎布及袞扎布，俱已亡故，车凌敦多克遂承袭汗位，后袞扎布之子敦罗卜旺布，将车凌敦多克逐入俄罗斯。敦罗卜旺布在控噶尔住四年，由俄罗斯将伊招至额济勒承袭汗位，敦罗卜旺布之长子噶勒丹诺尔布不得随其父，将伊给与俄罗斯。再敦罗卜旺布娶楚尔克什地方之女生四子多特拜、阿萨赉、朗达勒、岳博索尔亦俱随伊母入俄罗斯。敦罗卜旺布故后，阿玉奇汗长子沙克都尔扎布之长子敦罗布喇什，始承袭汗位，现来之渥巴锡即敦罗布喇什之长子，策伯克多尔济即敦罗卜旺布之孙，噶尔丹诺尔布之子。此次渥巴锡、策伯克多尔济等投诚，俱由额济勒至巴勒喀什淖尔戈壁一带行走，经沙拉伯勒渡伊犁河。

---

* 按：此文属袭折之夹片，即色布腾巴哦珠尔奏折之附件。

69.朝觐台吉名单*

带来瞻仰
天颜之土尔扈特台吉：

渥巴锡　　策伯克多尔济
舍　楞　　劳章札布
额默根乌巴什　　默们图
达木拜扎勒桑　　沙喇扣肯
德勒德什
和硕特台吉：
雅兰丕勒　　恭　格
绰罗斯台吉：
肯　泽
土尔扈特扎勒古齐喇嘛：
罗卜藏丹增
跟役四十四名。

（土尔扈特档）

70. 前往京师朝觐台吉名单*

前往京师朝觐
圣明之台吉等名单：

---

* 按：原无日期。在土尔扈特档中排在乾隆三十六年八月初十日之后。
* 按：原无日期。在月折档中排在乾隆三十六年八月十二日之后。

旧土尔扈特台吉：　　渥巴锡
　　策伯克多尔济
　　额默根乌巴什
　　巴木巴尔之子达木拜扎勒桑
　　默门图
　　喇嘛　罗卜藏丹增
新土尔扈特台吉：　　舍　楞
　　劳章扎布
　　沙喇扣肯
　　德勒德什
和硕特台吉：　　雅兰不勒
　　根敦诺尔布
绰罗斯台吉散达克之子肯泽
　以上台吉十二人
　　喇嘛一人

（月折档）

71. 同渥巴锡等一起前来朝觐之人名单*

新归顺土尔扈特台吉此次同渥巴锡等一起前来朝觐之人名单：

土尔扈特之札尔固齐：
　　策伯克多尔济
　　达什敦多克

---

* 按：原无日期，在月折档中排在乾隆三十六年八月十二日之后。

喇嘛罗卜藏丹增

甘珠克图

查干曼济

津　巴

渥巴锡之宰桑：

库查

索博克

噶旺扎木苏

津巴格隆

巴克丹

策伯克多尔济之宰桑：

集布赞

噶旺伊什

舍楞之宰桑：

巴布济

达木拜札勒桑之宰桑：

噶　旺

安杜娄

默门图乌巴什之宰桑：

丹珠尔

博罗依

额墨根乌巴什之宰桑：

萨　兰

渥巴锡之跟役：

哈尔查海（宰桑外丹之子）

莫章克济尔罕（宰桑巴克丹之子）

喇嘛春珠尔

策伯克多尔济之跟役：

噶　旺

鄂尔寨

舍楞之跟役：

达什车凌

博济克

喇嘛索诺木鄂朵尔（宰桑巴朵尔之子）

班　屯

达木拜札勒桑之跟役：

门　都

额墨根乌巴什之跟役：

喇嘛沙拉布

劳章札布之跟役：

敦多布

拜布奇

沙喇扣肯之跟役：

阿跃尔古

查干台

喇嘛额林沁达什

德勒德什之跟役：

楚尔车

绰罗斯台吉肯泽之跟役：

索尔屯

巴　散

和硕特之台吉雅兰丕勒之跟役：

朔多克

根德什

恭格之跟役：

巴图车克尔

阿拉克巴萨木坦
喇嘛奇布宗
札尔固齐喇嘛罗卜藏丹增之跟役：
格隆讷木库巴尔珠尔
喇嘛阿旺津巴
喇嘛沙拉布。

（月折档）

72.福隆安奏土尔扈特等部授封台吉姓名、品级及户口数折

乾隆三十六年八月二十日

领侍卫内大臣、尚书、忠勇公、臣福隆安等谨
奏，遵
旨察查新降土尔扈特、和硕特等台吉封汗、王之爵品事，此次归顺之各台吉共计三十一人，其中对土尔扈特台吉渥巴锡、策伯克多尔济、舍楞等三人
钦定授封汗王，喇嘛罗卜藏丹增、杜尔巴济萨之喇嘛绰鲁木达尔扎等均为喇嘛，不需授封。替伊等父兄前来之三人，到达之后，除
圣主酌情施恩外，其余台吉之事，臣等依前舒赫德等所奏、按伊等原有村俗户口数之多寡，分别授封郡王、贝勒、贝子、辅国公、札萨克一等台吉、闲散台吉等衔定之，另书清册，将亲自前来或遣子弟顶替官缺，或留在伊犁等处者，分别清楚，并各自贴黄一并恭呈

御览。其中土尔扈特台吉布色拉蛮已病故，伊有四子：长子阿拉克巴、次子沙拉巴，又有二子均年幼，按布色拉蛮所属村俗之数，应授封札萨克一等台吉。今伊病故，其略大之二子中，指定一人或封札萨克一等台吉，或降级为闲散一等台吉等处，恭候

圣旨，谨遵办理。另昨日舒赫德奏折内称：和硕特台吉根敦诺尔布已病故，但于前舒赫德奏单内，虽书有一子，然未书明姓名年岁。既然其弟恭格彗伊前来朝觐，俟其到达之后，询问明白，或赏其子品级、或赏其弟品级等处，亦候恭

钦定，

皇上裁定之后，将封册暂藏臣处。渥巴锡等于木兰围场朝觐

主上，来至避暑山庄与应封前来之人降旨，除

主上施恩授封外，

将留伊犁等处者，由此封定之后，再遣与舒赫德，著传

谕授封之。又查，前授封杜尔伯特之车凌，车凌乌巴什等时，已册封为汗、王、贝勒、贝子、公，已获诰命。此辈也理应册封为

诰命，故臣等已遣人赴京查阅。今章嘉胡图克图，已编写部落之名，汗、王等称号，业已送至。似何之名，赏汗、王称号之处，恭候

钦定之后，自京师前来查阅，火速追办

册封

诰命之事。因此，将前次授封车凌、车凌乌巴什之单一并恭呈奏览。

应封之台吉姓名、品级单子

亲至旧土尔扈特台吉渥巴锡

其村俗原为二万余户，十一万余口。

应封　　汗王。

亲至旧土尔扈特台吉策伯克多尔济

其村俗原为四千余户，二万一千余口。

应封　亲王。

亲至新投土尔扈特台吉舍楞

其村俗原为五百余户，二千一百余口。

应封　郡王。

旧土尔扈特台吉巴木巴尔

（伊子达吉木白扎拉桑前来补缺，住和博克萨里、斋尔等地）

其村俗原为二千余户，五千余口。

应封　郡王。

和硕特台吉根敦诺尔布　（已病故）

（伊之弟恭格前来补缺，住额琳哈毕尔噶、古尔班、济尔噶朗等地）

其村俗原为一千余户，五千余口。按其村俗之数虽够封郡王，但其身已殁，不知伊子年岁，其弟恭格到来后询问清楚，如何赐封之处，请旨定夺。

旧土尔扈特台吉旺丹

（住和博克萨里、斋尔等地）

其村俗原为一千余户，四千余口。

亲至旧土尔扈特台吉默们图

其村俗原为一千余户，四千余口。

旧土尔扈特台吉奇布腾

（住和博克萨里、斋尔等地）

其村俗原为八百余户，四千余口。

此三人应封　贝勒。

亲至新投土尔扈特台吉沙喇扣肯

其村俗原为四百余户，二千余口。

亲至旧土尔扈特台吉额默根乌巴什

其村俗原为四百余户，二千余口。

旧土尔扈特台吉拜济瑚

（住和博克萨里、斋尔等地）

其村俗原为二百余户，二千余口。

此三人应封　贝子。

亲至和硕特台吉雅兰丕勒

其村俗原为三百余户，一千余口。

和硕特台吉诺海

（居额琳哈毕尔噶、古尔班、济尔噶朗等地）

其村俗原为二百五、六十户，一千四百余口。

此二人应封　辅国公。

旧土尔扈特台吉布泽拉玛　（今已病故）

（住和博克萨里、斋尔等地）

其村俗原为一百四十户，七百余口，按其村俗，应封札萨克一等台吉，因伊病故，将其略大二子阿拉克巴、沙拉巴内之一，或为札萨克一等台吉，或降级为闲散一等台吉等处，听候圣裁。

旧土尔扈特台吉绰克托

（住和博克萨里、斋尔等地）

其村俗原为一百余户，五百余口。

和硕特台吉蒙库恩

（住额琳哈毕尔噶、古尔班、济尔噶朗等地）

其村俗一百余户，五百余口。

和硕特台吉金锡里

（住额琳哈毕尔噶、古尔班、济尔噶朗等地）

其村俗原为一百余户，五百余口。

和硕特台吉巴雅尔喇胡

（住额琳哈毕尔噶、古尔班、济尔噶朗等地）

其村俗原为一百余户，四百余口。

和硕特台吉博克班

（住额琳哈毕尔噶、古尔班、济尔噶朗等地）

其村俗原为一百五十余户，四百五十余口。

亲至新投土尔扈特台吉劳章札布

其村俗原为一百余户，四百余口。

新土尔扈特台吉乌梁海

（住和博克萨里、斋尔等地）

其村俗原为七、八十户，四百余口。此九人封为札萨克一等台吉。

辉特台吉叶林

（暂住伊犁）

其村俗原为六十户，二百余口。

和硕特台吉噶尔丹诺尔布

（住额琳哈毕尔噶、古尔班、济尔噶朗等地）

其村俗原为四十一户，一百五十余口。

绰罗斯台吉散达克

（伊子肯泽前来补缺、伊自己暂住伊犁）

其村俗原为二十余户，八十余口。

此三人授为闲散一等台吉，照例无俸禄。

伊克明安台吉札林

（暂住伊犁）

伊独身前来并无村俗，授为闲散四等台吉，照例无俸禄。

亲至土尔扈特喇嘛罗卜藏丹增

其徒弟原为一千余户，五千余口。

（据舒赫德奏称：今查办各台吉所拨给伊之人数）

杜尔巴济萨之喇嘛绰鲁木达尔扎

（暂住伊犁）

其徒弟原为二十余户，八十余口。

此二人系喇嘛，故不必封衔。

以上授封者：汗一名、亲王一名、郡王二名、贝勒三名、贝子三名、辅国公二名、札萨克一等台吉九名、闲散一等台吉五名、闲散四等台吉一名、不予授封喇嘛二名，及本人病故，而其子弟应否承袭之处，恭候

谕旨者二人算内，合计三十一人。

附：授封车凌等名单：

车凌：

带来一千三百余户。

封特固斯库鲁克亲王。

车凌乌巴什：

带来一千二百九十七户。

封岱青卓里克图郡王。

车凌蒙克：

带来一百一十四户。

封萨彦乌察拉尔图贝勒。（按：札萨克多罗贝勒）

色布腾：

带来八十户。

封岱崩和硕齐贝勒。（按：札萨克多罗贝勒）

根敦：

带来八十二户。

封贝子。

刚：

带来六十四户。

封公。（按：札萨克辅国公）

巴图蒙克：

带来六十二户。

封札萨克辅国公。

玛什巴图：

带来六十二户。

封札萨克辅国公。

达什敦多布：

带来三十七户。

授达尔罕卓里克图札萨克一等台吉。

贡沙拉：

带来二十五户。

授札萨克一等台吉。

巴尔：

带来三户。

授札萨克一等台吉。

（土尔扈特档）

73. 福隆安奏制定土尔扈特等部台吉食俸朝觐章程折

乾隆三十六年八月二十日

领侍卫内大臣、尚书、忠勇公、臣福隆安等谨奏，遵旨复查册封土尔扈特台吉渥巴锡等之后，其应如何食俸饷事。先

杜尔伯特车凌、车凌乌巴什等受封汗王、贝勒、贝子、公等爵后，均按喀尔喀之汗王、公等同样得俸。此番归顺之土尔扈特台吉等，于

圣上施恩封衔之际，除按各自品级、同车凌、车凌乌巴什一体食俸之外，又查得车凌、车凌乌巴什等游牧，因近距乌里雅苏台，故将杜尔伯特之众，即着并于定边左将军、参赞大臣处，一切事宜，均听将军大臣调遣。其应食之俸银、绸缎、每岁由伊等之处派使来京请

安之便带回之。今土尔扈特、和硕特等台吉，均居伊犁、塔尔巴哈台所属之地，故即并于伊犁将军、参赞大臣统辖。一切应办事项，各自看管游牧大臣、侍卫等，均听伊犁将军等。此辈每岁应取之俸银、绸缎，不可同杜尔伯特相比，若来京城领取，则路途遥远，故将此

圣主宣旨降旨，著由伊犁领取，传谕舒赫德，每岁即由伊犁支付。将此辈安置之后，诸事如何制定章程，如何合并管辖，每岁朝觐如何安排等处，著交伊犁将军舒赫德，详细制定后，奏

闻之。故将喀尔喀、杜尔伯特等应得俸银、绸缎之数造册，一并恭呈

御览，以听

圣裁，连同清册一并咨送舒赫德遵办而行，

为此谨

奏。请

旨。

喀尔喀、杜尔伯特之汗、王、贝勒、贝子、公、台吉等应得银、缎之数：

汗：年俸银二千五百两，绸缎四十匹。

亲王：年俸银二千两，绸缎二十五匹。

郡王：年俸银一千二百两，绸缎十五匹。

贝勒：年俸银八百两，绸缎十三匹。

贝子：年俸银五百两，绸缎十匹。

镇国公：年俸银三百两，绸缎九匹。

辅国公：年俸银二百两，绸缎七匹。

札萨克一等台吉：年俸银百两，绸缎四匹。

闲散一等台吉、二等台吉、三等台吉、四等台吉等，照例不需得俸禄。

御前大臣，若在乾清门行走，一等台吉则每年俸银百两，二等台吉每年俸银八十两，三等台吉六十两，四等台吉四十两，不给绸缎。

（土尔扈特档）

74. 福隆安奏有关土尔扈特等部台吉封赐名单折

乾隆三十六年八月二十四日

领侍卫内大臣、尚书、忠勇公、臣福隆安等谨
奏，兹将赏与土尔扈特、和硕特等部落名称、和赏渥巴锡等汗、
王、贝勒、贝子等称号之处，依照
朱批所定造册，并将原单一并恭呈
御览
上览荐后，再书授封此辈之旨呈进留存，俟应传谕之时，除传谕
外，将应授之册封
诰命，亦即拟定奏

览，为此谨
奏。

应封部落名称、及汗王、贝勒、贝子称号清册

虔诚旧土尔扈特部右翼卓里克图汗阔巴锡。

虔诚旧土尔扈特部左翼和硕布延图亲王策伯克多尔济。

忠诚新土尔扈特部弼里克图郡王舍楞。

巴图色勒奇勒图和硕特部土谢图贝勒，根敦诺尔布。（已病故）

毕锡哷郡王，巴木巴尔。

鄂勒哲依贝勒，旺丹。

济勒噶朗贝勒，默们图。

依特格勒贝勒，奇布腾。

巴雅尔图多罗贝勒，额墨根乌巴什。

萨音乌察拉尔图贝子，沙喇扣肯。

阿木克鲁克（太平）贝子，拜济瑚。

阿穆尔零贵贝子，雅兰丕勒。

辅国公，诺海。

札萨克一等台吉，阿拉克巴。（台吉布孜拉玛之子）

札萨克一等台吉，绰克托。

札萨克一等台吉，豪衮。

札萨克一等台吉，占西里。

札萨克一等台吉，诺尔布车凌。

札萨克一等台吉，德布藏。

札萨克一等台吉，巴雅尔喇瑚。

札萨克一等台吉，博克班。

札萨克一等台吉，劳章札布。

札萨克一等台吉，乌梁海。

闲散一等台吉，业林。
闲散一等台吉，额林纳达瓦。
闲散一等台吉，噶尔丹诺尔布。
闲散一等台吉，德勒德什。
闲散一等台吉，散达克。
闲散四等台吉，札林。

（土尔扈特档）

75.谕舒赫德安插罗卜藏丹增属下事

乾隆三十六年八月二十五日

领侍卫内大臣、尚书、忠勇公　字寄，署理总统伊犁等处将军事务、都统衔。

乾隆三十六年八月二十五日奉

上谕：据舒赫德奏称："喇嘛罗卜藏丹增等属众内，有原噶尔丹策凌时拨给阿玉奇汗之喇嘛额尔德尼绰尔济者，额尔德尼绰尔济故去后，渥巴锡又拨给喇嘛罗卜藏丹增者，再有，则是随畜群而来之俗民。罗卜藏丹增若留于京师，将原拨给阿玉奇汗者，照旧归给渥巴锡。其余安插在伊犁厄鲁特牛录内，若将其遣返，则率其部旧有之人居住之"等语。查办此等喇嘛之属众，尚属容易之事。除将其中随畜而来之人，即留与伊，不需另行办理之外，将阿玉奇之祖和渥巴锡拨给喇嘛罗卜藏丹增者，俟渥巴锡到达之后，由此向伊询明，若渥巴锡愿取之，则抽拨给渥巴锡，伊若不收，则仍留与罗卜藏丹增之处，再降旨奉行。把现在彼处之噶尔丹策凌时所拨之

人，由舒赫德向伊等询明。若伊等愿随罗卜藏丹增度日，则不必抽拨，仍旧留之。倘不情愿，再令抽拨，安插伊犁厄鲁特昂吉牛录内，交付硕通管辖居住。又，罗卜藏丹增，为一狠毒之寻常喇嘛耳，岂能成活佛耶？伊故去后，即将伊之原有俗民若安插于厄鲁特昂吉牛录内，并非不可。今尚且将罗卜藏丹增，不必留于京师。将此咨知舒赫德，遵旨办理，钦此。遵旨寄信前来。

将此连同舒赫德奏折一并日限六百里驰驿递送。

（土尔扈特档）

76. 福隆安奏渥巴锡等朝觐、瞻礼、赏膳例序折

乾隆三十六年八月二十六日

领侍卫内大臣、尚书、忠勇公臣福隆安等谨
奏：土尔扈特台吉渥巴锡等奉旨前来，应如何朝觐、瞻礼、赏膳等情，据查乾隆二十年噶尔藏多尔济等均在木兰围场瞻仰
圣主时先在卡伦围场宽阔之处恭候侍立
御驾行辕时，由玉保等率领噶尔藏多尔济，在道旁跪迎，驾人行辕升御座后，让伊等礼拜并引进恭候，俟
圣主传谕再上前沿用旧礼跪见，恩赐膳食。此次土尔扈特台吉渥巴锡等前来，率领伊等瞻仰时，传谁则准以礼跪见，抑或不用此礼之事，恭候
钦定遵行。此次土尔扈特台吉渥巴锡等，即在木兰围场瞻仰
圣明，也同噶尔藏多尔济瞻仰之例，于九月初八日命额驸色布腾

巴勒珠尔，率伊等在卡伦宽阔之处恭候侍立

御驾行辕时，在道旁跪迎，之后引入行辕

圣主升座后，由指派之掌卫侍大臣、领渥巴锡等台吉及替台吉前来之子弟、喇嘛等引进卡伦行三跪九叩礼，随从之跟役等，则由部官率领排队在城外行叩首礼。礼毕由掌卫大臣、部臣率渥巴锡等大台吉，在蒙古包西边隔扇门引进瞻仰

圣明，若有奉

旨则跪聆圣训，礼毕，领至座位而坐。随驾之王公大臣、蒙古王公额驸等亦入班进坐。再则，噶尔藏多尔济等朝觐之日，均赏膳赏茶，此次初八日朝觐，初九日又是上元之日

圣主赐宴蒙古王公等，故初八日朝觐不必赏膳。赏茶即可也。初九日赐宴时，连伊等一并享恩。唯这日应如何排座之处，由臣等会议，遵照

圣主适才钦定之序次，授封之汗王等与我王、蒙古王之下首入座。授封之贝勒、贝子、公等，与我贝勒、贝子、公、与蒙古贝勒、贝子、公之下首入坐。授封之札萨克台吉者，与我一等大臣，与蒙古札萨克台吉之下首入坐。授封之闲散一等台吉者及替其父兄前来者、喇嘛等，与我二等大臣之下入座。其分别左右翼，入坐之处，临时酌情命坐可也。九月十日蒙古王公额驸等在多门围场备设酬宴，亦邀渥巴锡等赴宴。贡马、赛马也定为此日进行。复查噶尔藏多尔济等随围观猎时，按序而行。渥巴锡等如何随围观猎之处，临时由臣等同额驸色布腾巴勒珠尔会议之后，一并

奏闻之。故将噶尔藏多尔济等于乾隆二十年在木兰围场瞻仰之例序一并抄膳谨呈

御览

钦定之后，传谕各地谨遵实行，为此谨

奏请

旨等因，于乾隆三十六年八月二十六日

奏入，奉

朱批知道了。渥巴锡、策伯克多尔济、舍楞等可沿用抱见之礼。钦此。

将此命理藩院、侍卫处、总管内务府衙门、膳房、武备处外，另拟咨文，连指派之掌卫大臣名册、递送色布腾巴尔珠尔。

乾隆三十六年八月二十七日奉

旨：俟土尔扈特台吉渥巴锡等抵达，即委派福康安、巴朗、伊达里等关照掌管之。伊等返回时，福康安等依旧关照掌管前去，钦此。

（土尔扈特档）

77.福隆安呈奏渥巴锡等进贡礼品清单折

乾隆三十六年九月初八日

领侍卫内大臣、尚书、忠勇公、臣福隆安等谨

奏：窃由舒赫德处，将土尔扈特台吉渥巴锡等恭进

主上之物件等项，已着交乌尔图纳逊携来矣。遂将贡进之物，另造汉文清册，一并恭呈

御览。乾隆三十六年九月初八日

奏入，奉

旨：知道了，钦此。

渥巴锡恭

进：

撒袋一副

弓一张

十样景一个

腰刀一把

渥巴锡之母恭

进：

表一个

箭三十支

带钟表一个

刀子一把

策伯克多尔济恭

进：

手枪二杆　　腰刀一把

舍楞恭

进：

表一个　　弓一张

巴木巴尔恭

进：

鸟枪一杆　　木碗一个

（随碗手巾一条、金钱一枚）

表一个　　小刀一把

金黄花缎六度

根敦诺尔布恭

进：

手枪一杆

旺丹恭

进：

手枪一杆

拜济瑚恭

进：

手枪一杆

蒙衮恭

进：

木碗一个

奇布腾恭

进：

鸟枪一杆

额默根渥巴锡恭

进：

表一个

雅兰丕勒恭

进：

木碗一个，银花黄缎四度

肯泽恭

进：

手枪一杆

（土尔扈特档）

78. 谕舒赫德对付策伯克多尔济争封爵之策

乾隆三十六年九月十一日

领侍卫内大臣、尚书、忠勇公　密寄，署理总统伊犁等处将军印务、都统衔。

乾隆三十六年九月十日奉

旨：渥巴锡等人，已至木兰，业在张家峪中，瞻仰朕躬矣。今率伊等，放数围合后，乃出围场、驾临避暑山庄时，并分别赏封伊等汗、王、贝勒、贝子等爵，筵宴庆喜。看来，渥巴锡、舍楞等人俱感激朕恩，不胜欢欣！惟策伯克多尔济、却认此次归顺者，皆出自伊意而为者，故不可封渥巴锡为汗，而应封伊为汗，颇露争执之貌。量其资分，既不及渥巴锡，而其属下村俗，亦比渥巴锡为少，不及赏封汗爵。朕施恩予伊，封为亲王，即至足矣。察此情景，策伯克多尔济并非一安生之徒，因伊业已归顺，指地而居，虽不敢奈何，但天长日久难免不有傲慢之心。因之，将伊等著回伊犁后，使其断不能与渥巴锡、舍楞等共处一地，务必另择较远之所分开住之，方裨益于事。是以，朕著伊等回时，亦不予同行处，乃著编为队，分起间隔而去之。俟伊等抵达伊犁后，使渥巴锡、策伯克多尔济、舍楞等，除分别居住外，在放盟长、协理将军时，伊等三人，朕亦令别放之，令此辈分别居住后，策伯克多尔济即使怀有异心，又能奈何耶？即令其自怀傲慢之胎，其手下之人亦难听其摆布。”而渥巴锡等人，绝不能受动摇也。伊等摆脱俄罗斯时，方侥幸如此易脱耳！在我边圉、既然已有驻兵，放哨之卡伦，亦断

不能潜逃之。倘若，策伯克多尔济不顾自己，胡作非为，则乃福尽，自讨罪孽，当即处之。将其属下村俗，不得拨归渥巴锡，必入官差，谅策伯克多尔济亦不敢恣意猖獗然。将此如此揣度防备者、惟遇时机也。除酌情办理外，据色布腾巴尔珠尔奏言："喇嘛罗卜藏丹增，原系渥巴锡之人。适才脱出俄罗斯时，已离开渥巴锡，偕同策伯克多尔济先来，对一切事务，皆相助策伯克多尔济，为其出谋划策"云。由此可见，罗卜藏丹增竟非一宁生之徒，苟不将其处之，于事不利 兹应示意于渥巴锡，将伊控告，藉此即将伊不返遣伊犁，留此可也。至于其属下之人，或归渥巴锡管辖、或如何处理之处、尔等酌情料理，着舒赫德知悉，从中留心密办之。亦应晓谕巴图济尔噶勒。

钦此。遵旨密寄前来。

将此加封，著交兵部，日限六百里，驰递前往矣。

（土尔扈特档）

79.福隆安奏重定授封土尔扈特等部落名称及汗、王、贝勒、贝子、公、台吉名单折

乾隆三十六年九月十二日

领侍卫内大臣、尚书、忠勇公、臣福隆安等谨奏：窃遵旨将舒赫德新奏关于土尔扈特、和硕特等部台吉带至伊犁河之村俗数与臣处按伊等原有村俗数定级之单，予以对照详查，则

前所定授封汗、王、贝勒、贝子、公等略大爵衔之人员，其原有村俗皆多，今虽各有大损，但比之先按车凌、车凌乌巴什等所携来村俗授封之例，其人数仍然居多。况且，其略大台吉等多半俱来

朝觐，已蒙

皇帝施恩，赏之顶戴花翎矣。除将伊等仍按原定品级准行外；至于授予札萨克一、二、三、四等台吉等员，应该降级者，亦均已议定之。惟其中在舒赫德原奏单上，曾列其名，而新奏单上无有其名者有之，原奏单上无名，此次增加者亦有之。今将其实到村俗数，臣等按其村俗之多寡，酌予定级；现已到村俗尚无数者，拟咨行舒赫德查察之。因此，将伊等原有村俗户口数，及其已渡伊犁河之户口数，并从前如何定级，以及应行查察、应请旨裁定之处，另造清单，在各人名下备陈缘由，其尚未改定及业已改定者，亦分别在各人名上贴黄、连同

阙中钦命前定单子，一并恭呈

御览，蒙

主上垂览指定后，复抄清单，恭

进批出时，拟授封伊等之

旨

览存。俟至

避暑山庄之日，再行传谕伊等受封之。为此谨

奏。

另行料理，翌日恭

进之。

重定授封土尔扈特、和硕特台吉等部落名称、及汗、王、贝勒、贝子、公爵、台吉名单：

仍封为汗。

旧土尔扈特台吉渥巴锡亲到。

其村俗原为二万余户、十一万余口，今已渡伊犁河者，计有八千二百五十一户、三万五千九百零九口。

敕封其为乌讷恩苏珠克图旧土尔扈特部落卓里克图汗。

仍封亲王。

旧土尔扈特台吉策伯克多尔济亲到。

其村俗原为四千余户、二万一千余口，今已渡伊犁河者，计有二千一百五十一户、九千五百六十五口。

敕封其为乌讷恩苏珠克图旧土尔扈特部落布延图亲王。

仍封郡王。

新土尔扈特台吉舍楞亲到。

其村俗原为五百余户、二千一百余口，今已渡伊犁河者，计有一百三十九户、五百九十五口。

敕封其为青色特勒启图新土尔扈特部落毕勒克图郡王。

仍封郡王。

旧土尔扈特台吉巴木巴尔未到。其子达木拜扎尔桑代替前来，拟放达木拜扎尔桑为一等台吉。

其村俗原为二千余户、五千余口，今已渡伊犁河者，计有八百五十二户、三千三百零七口。

敕封其为毕锡呼勒图郡王

封恭格为贝勒。

和硕特台吉根敦诺尔布已病故。其弟恭格代替前来矣。

其村俗原为一千余户、五千余口，今已渡伊犁河者，计有七百六十二户、三千一百五十八口。

敕封其为巴启色特启勒图和硕特部落土谢图贝勒。

窃前臣处，将根敦诺尔布业已病故，伊虽有一子，但不知其名。俟其弟恭格到来时，经询问清楚后，其酌抑或使袭于其子，或由其弟继承之处，已经具奏咱候。

谕旨在案。兹因舒赫德奏单内称根敦诺尔布、恭格名下村俗，并未分写。且额驸色布腾巴勒珠尔称根敦诺尔布之子，年方二岁，恭格乃为伊部略大台吉。拟将根敦诺尔布之贝勒爵，使恭格袭之。

仍封贝勒。

旧土尔扈特台吉旺丹未到。

其村俗原为一千余户、四千余口，今已渡伊犁河者，计有六百一十五户、二千零二十九口。

敕封其为鄂勒哲依贝勒。

仍封贝勒。

旧土尔扈特台吉奇布腾未到。

其村俗原为八百余户、四千余口，今已渡伊犁河者，计有五百五十九户、二千一百九十一口。

敕封其为伊特勒尔贝勒。

仍封贝勒。

旧土尔扈特台吉默们图亲到。

其村俗原为将千余户、四千余口，今已渡伊犁河者，计有四百六十二户、二千零一十八口。

敕封其为多罗济尔噶朗贝勒。

仍封贝子。

和硕特台吉雅兰丕勒亲到。

其村俗原为三百余户、一千余口，今已渡伊犁河者，计有二百四十四户、一千一百六十一口。

敕封其为阿睦尔嘛贵贝子。

仍封贝子。

旧土尔扈特台吉额默根乌巴什亲到。

其村俗原为四百余户、二千余口，今已渡伊犁河者，计有二百户、八百四十二口。

敕封其为巴雅尔图贝子。

仍封贝子。

旧土尔扈特台吉拜济瑚未到。

其村俗原为二百余户、二千余口，今已渡伊犁河者，计有一百三十一户、六百二十口。

敕封其为阿睦古鲁克贝子。

仍封贝子。

新土尔扈特台吉沙喇扣肯亲到。

其村俗原为四百余户、二千余口，今已渡伊犁河者，计有九十八户、二百八十二口。

敕封其为乌察拉勒图贝子。

仍封辅国公。

和硕特台吉诺海未到。

其村俗原为二百五六十户、一千四百余口，今已渡伊犁河者，计有一百零四户、四百六十口。

敕封其为辅国公。

原无其名舒赫德今送来其村俗数可及封公。

旧土尔扈特台吉伯尔哈什哈未到。

舒赫德原奏单内，并无此名，但新奏单上列有其已渡伊犁河村俗，计有一百零八户、四百六十七口，既与诺海之村俗数相等，亦封为辅国公。

充其父缺放札萨克台吉。

旧土尔扈特台吉阿拉克巴未到。

其村俗原为一百四十户、七百余口，今已渡伊犁河者，计有一百零七户、三百一十一口。因其父布泽拉玛业已病故。

敕封为札萨克一等台吉。

令袭此札萨克台吉如何之处请旨。

新土尔扈特台吉劳章札布途中病故。

其村俗原为一百余户、四百余口，今已渡伊犁河者，计有七十八户、三百五十口。本人已在途中病故，而原定品级时，

亦未赏予其衔，惟查舒赫德原奏单内书，其有四子云。计其带来之村俗，可为札萨克一等台吉，抑或令舒赫德由其子中物色一人，酌情授衔，抑或将其村俗如何处理之处，祈请旨意。

此次奏单并无其名，咨行舒赫德查察之。

旧土尔扈特台吉绰克托未到。

前因舒赫德奏其村俗原有一百余户、五百余口之故，曾授其为札萨克一等台吉矣。今番舒赫德所奏单内，未列其名，拟咨行舒赫德查察，另行办理之。

仍为札萨克台吉。

和硕特台吉博克班未到。

其村俗原为一百五十余户、四百五十余口，今已渡伊犁河者，计有七十七户、二百八十六口，授为札萨克一等台吉。

仍为札萨克台吉。

和硕特台吉蒙衮未到。

其村俗原为一百余户、五百余口，今已渡伊犁河者，计有七十四户、二百七十六口，授为札萨克一等台吉。

仍为札萨克台吉。

和硕特台吉巴雅尔喇瑚未到。

其村俗原为一百余户、五百余口，今已渡伊犁河者，计有六十户、二百七十四口。

敕封其为札萨克一等台吉。

原无其名授为札萨克一等台吉。

旧土尔扈特台吉策登未到。

舒赫德原奏单内并无其名，而新奏单上列有其已渡伊犁河之村俗计七十户、二百一十一口，因与巴雅尔喇瑚等村俗数相似，亦拟授为札萨克一等台吉。

原无其名授为札萨克台吉。

旧土尔扈特台吉博罗未到。

舒赫德原奏单内并无其名，而新奏单上列有其已渡伊犁河之村俗计五十三户、二百零二口，因与巴雅尔喇瑚之村俗相等，亦拟授为札萨克一等台吉。

降前定品级、授闲散一等台吉。

新土尔扈特台吉诺尔布车凌未到。

因其村俗原有一百余户、五百余口，故曾授其为札萨克一等台吉矣。今其已渡伊犁河村俗计六十七户、一百八十三口，总人数不到二百口，而授其为札萨克台吉，则未免太过，拟授为闲散一等台吉。

降前定品级，授闲散一等台吉。

新土尔扈特台吉乌梁海未到。

因其村俗原有七十八户、四百余口，故曾授其为札萨克一等台吉矣。今其已渡伊犁河村俗计四十四户、一百八十口，总人数不到二百口，而授其为札萨克台吉，则未免太过，拟授为闲散一等台吉。

因此次单上未列其名，拟咨行舒赫德查察之。

辉特台吉德布藏未到。

前因舒赫德处奏其村俗原有一百余户、五百余口，故曾授其为札萨克一等台吉矣。今番舒赫德所奏单内，未列其名，拟咨行舒赫德查察，另行办理之。

降前定品级，授闲散一等台吉。

和硕特台吉札克什里未到。

因其村俗原有一百余户、五百余口，故曾授其为札萨克一等台吉矣。今其已渡伊犁河村俗计四十一户、一百四十九口，总人数不到二百口，而授其为札萨克台吉，则未免太过，拟授为闲散一等台吉。

原无其名，授闲散一等台吉。

旧土尔扈特台吉玉增来到。

舒赫德原奏单内并无其名，而新奏单上列有其村俗计四十

户、一百四十四口，因其人数与札克什里等相等，亦拟授为闲散一等台吉

原无其名，授闲散一等台吉。

和硕特台吉济布藏未到。

舒赫德原奏单内并无其名，而新奏单上列有其村俗计四十户、一百二十五口，因其人数与札克什里等相等，亦拟授为闲散一等台吉。

原无其名，授闲散一等台吉。

和硕特台吉巴特玛未到。

舒赫德原奏单内并无其名，而新奏单上列有其村俗计三十四户、一百五十六口，因其人数与札克什里等相等，授为闲散一等台吉。

因已赏顶戴花翎，仍授闲散一等台吉。

新土尔扈特台吉德勒德什亲到。

因其村俗原有二十三户、一百五十余口，故曾授其为闲散一等台吉矣。今其已渡伊犁河村俗计九户、二十九口，理当降授其为四等台吉。惟因其亲临军到，并蒙主上已赏头等顶戴花翎，授为闲散一等台吉，而又不使其管旗食俸，仍可授为闲散一等台吉。

此次已减其名，咨行舒赫德查察之。

和硕特台吉噶尔丹诺尔布病故。

因其村俗原有四十一户、一百五十口，故曾授其为闲散一等台吉矣。今番舒赫德所奏单内，已减其名，因舒赫德前奏单上，虽言其有二子，但此次又无，今到户口数实难定级、拟咨行舒赫德另行办理之。

降原定品级，改为二等台吉。

新土尔扈特台吉额林沁达瓦未到。

因其村俗原有四十户、一百余口，故曾授其为闲散一等台吉矣。今其已渡伊犁河村俗，计二十三户，九十六口，人数尚

不到一百口，拟降一级，改授其为二等台吉。

因将其父子村俗分开送来，故皆授二等台吉。

辉特多罗特台吉业林、其长子余楞次子图古斯孟库皆未到。

因其村俗原有六十户、二百余口，故曾授其为闲散一等台吉矣。兹据舒赫德处奏单内云：其已到村俗计十四户、六十三口，其长子余楞已到村俗计二十一户、一百零七口。次子图古斯孟库已到十九户、九十五口，著其父子各有村俗，均已分开造报之。是以不便只授叶林，拟授其父子三人皆为台吉。

原无其名，授二等台吉。

和硕特台吉诺木浑未到。

舒赫德原奏单内并无其名，而新奏单上列有其村俗计二十一户、七十三口，因其人数与叶林村俗数相等，拟授为二等台吉。

原无其名，授三等台吉。

和硕特台吉巴布勒达克未到。

舒赫德原奏单内并无其名，而新奏单上列有其村俗计十六户、五十八口，因其人数为少，拟授为三等台吉。

原无其名，授三等台吉。

和硕特台吉诺颜格隆未到。

舒赫德原奏单内并无其名，而新奏单上列有其村俗计十户、四十八口，因其人数为少，拟授为三等台吉。

降原定品级，改授三等台吉。

绰罗斯台吉散达克未到。

其子肯泽代替前来，授四等台吉，因其村俗原有二十户、八十余口，故曾授其为闲散一等台吉矣。今其已渡伊犁河村俗计十一户、四十二口，因其人数为少，拟授为三等台吉。

原无其名，授三等台吉。

和硕特台吉巴图尔未到。

舒赫德原奏单内并无其名，而新奏单上，列有其村俗计九户、四十一口，因其人数与散达克村俗数相等，拟授为三等台吉。

原无其名，授四等台吉。

和硕特台吉图尔古尔未到。

舒赫德原奏单内并无其名，而新奏单上，列有其村俗计四户、三十八口，因其人数更少，拟授为四等台吉。

原无其名，授四等台吉。

新上尔寇特台吉扎那木未到。

舒赫德原奏单内并无其名，而新奏单上，列有其村俗计五户、三十三口，因其人数更少，拟授为四等台吉。

原无其名，授四等台吉。

和硕特台吉罗布藏未到。

舒赫德原奏单内并无其名，而新奏单上，列有其村俗七户、三十口，因其人数与札那木村俗数相等，拟授为四等台吉。

原无其名，授四等台吉。

和硕特台吉楚鲁木未到。

舒赫德原奏单内并无其名，而新奏单上，列有其村俗计十七口，其人数虽为更少，但因四等台吉以下无级可降，仍拟授为四等台吉。

仍授四等台吉。

辉特伊克明安台吉札林未到。

前因舒赫德奏单内，谓其未带村俗，故曾授其为四等台吉矣。兹据新奏单上列有其带村俗计三户、一十二口，因不及晋级，仍授其为四等台吉。

以上该封者，计有汗一名，亲王一名，郡王二名，贝勒四名，贝子四名，辅国公二名，札萨克一等台吉六名，闲散一等台吉七名，二等台吉五名，三等台吉四名，四等台吉五名，请

旨待授者一名，行文查察者三名，共计四十五名。

（土尔扈特档）

80.谕舒赫德再次开导哈萨克阿布赉勿肆意掠夺土部

乾隆三十六年九月十三日

领侍卫内大臣、尚书、忠勇公　字寄，署理总统伊犁等处将军事务、都统衔。

乾隆三十六年九月十三日奉

上谕：前朕曾将土尔扈特等人，自俄罗斯逃出向伊犁来投之际，哈萨克人任意劫掠之行径，舒赫德作为已意向哈萨克阿布赉等人告诫：如此抢掠者，殊属非也。嗣后对来投者，断不得截掠，明白开导之等情，业已陆续降旨矣。今观渥巴锡等人，特为屡蒙朕恩，情愿作我村俗而前来投顺，惟伊等携其妻室、子女、部众前来之时，已入我境，而哈萨克人却拦截伊等，任意掠夺其人口、财物等项矣。缘于嗣后倘再有接踵来投者，哈萨克人希图侥幸，仍然截掠伊等，均难逆料。定要再三明白开导，则更加裨益于事，将此仍作舒赫德之意，伺机明白训示阿布赉等人曰：“适才，渥巴锡等人，向伊犁来投之时，尔等理当好生关照使其通过，既明知伊等来降大皇帝，而仍图侥幸，拦截伊等，任意掠夺者，符何理耶？我若将此等之处奏闻大皇帝，则大皇帝绝不允之，定将尔等治罪，惟因此事已过，我也不再深究，倘日后仍有接踵前来投诚者，尔等务必善使通过之，复又希图侥幸，拦劫而行，则绝不允许。适才，渥巴锡等人来投时，俄罗斯人曾尾随追

赶，尔等并未拿获渥巴锡等人与之俄罗斯，因而已被俄罗斯怪罪矣。倘若仍不从我之教诲，则我奏闻大皇帝后，尔等能否承当，尔等揣摸耳”等语。如此，哈萨克人则知惧怕，对日后前来者，不敢再起拦劫之心，多为裨益于事。将此知照舒赫德，用心照办之。

钦此。遵旨寄信前来。

（土尔扈特档）

81. 福隆安呈奏理当授封汗、王、贝勒、贝子、公、台吉名单折

乾隆三十六年九月十三日

领侍卫内大臣、尚书、忠勇公、臣福隆安等谨

奏：窃将理当授封土尔扈特等台吉名单，业已遵

旨，除将此次

朝觐时亲到及派来其子之巴木巴尔、散达克等人，均未降定品级外，至其余未亲到者，亦俱已降定其品级，并将该询问渥巴锡、舍楞、恭格者，著即询问，该咨行舒赫德应询问、查察之处，分别具陈缘由，另造清单，连同臣等昨日

奏单，一并恭呈

御览，候

上指定后，拟书

谐命以

览，除俟至

避暑山庄时传谕外，将合行舒赫德查察者，连同臣等奏单，一

并寄去，饬其一面察查，一面遂命定伊等品级奏报之。为此谨奏。　乾隆三十六年九月十三日

奏入，奉

旨：知道了，钦此。

理当授封汗、王、贝勒、贝子、公、台吉名单：

乌讷恩素珠克图旧土尔扈特部落卓里克图汗滩巴锡，亲到。

乌讷恩素珠克图旧土尔扈特部落布延图亲王策伯克多尔济，亲到。

青色特启勒图新土尔扈特部落弼里克图郡王舍楞，亲到。

毕锡勒尔图郡王巴木巴尔，未到。其子达木拜扎尔桑代替前来，赏闲散一等台吉。

巴启色特启勒图和硕特部落土谢图贝勒恭格，亲到。

代其兄根敦诺尔布前来，根敦诺尔布业已病故，因伊等兄弟村俗尚未分开，故

谙封其为贝勒，于其兄根敦诺尔布之子特讷克，拟赏一等台吉。

济尔噶朗贝勒默们图，亲到。

鄂勒哲依贝子旺丹，亲到。

原拟封为鄂勒哲依贝勒，因其未到。

著仍保留鄂勒哲依称号，改封贝子。

伊特格勒贝子奇布腾，未到。

原拟封为伊特格勒贝勒，因其未到，

著仍保留伊特格勒称号、改封贝子。

阿睦尔嘚贵贝子雅兰丕勒，亲到。

巴雅尔图贝子额默根乌巴什，亲到。

乌察喇勒图贝子沙喇扣肯，亲到。

辅国公拜济瑚，未到。

原拟封为阿睦古鲁克贝子。因其未到，故封为

辅国公。前因公上未赏称号，将此阿睦古鲁克号，一概未书。

札萨克一等台吉诺海，未到。

札萨克一等台吉伯尔哈什哈，未到。

闲散一等台吉阿喇克巴，未到。

闲散一等台吉劳章札布，亲来时途中病故。

原拟授为札萨克一等台吉，因其途中病故，今降一级，著其子袭之，故拟授为闲散一等台吉。询问舍楞等，曰伊有四子，长子伊班，十五岁，二子鄂鲁布珠尔，十三岁，三子绰依金札布，八岁，四子五岁，不知其名等语。将此，拟行文舒赫德，经询问劳章札布之妻后，指定一子，袭之其衔。

闲散一等台吉博克班，未到。

闲散一等台吉蒙衮，未到。

闲散一等台吉德勒德什，亲到。

闲散一等台吉巴喇雅尔瑚，未到。

闲散一等台吉策登，未到。

闲散一等台吉博罗，未到。

闲散一等台吉业林，未到。

因分别送来其子余楞、图古斯孟库各有村俗之故，乃遵

旨意，授其为闲散一等台吉，授其长子余楞、次子图古斯孟库皆为四等台吉。

二等台吉绰克托，未到。

本应授其为闲散一等台吉，因本人未到，故著降一级。查此次舒赫德奏单上并无其名，而问涅巴锡，曰无子嗣，将此咨行舒赫德查察之。

二等台吉诺尔布车凌，未到。

二等台吉乌梁海，未到。

二等台吉德布增，未到。

本应授其为闲散一等台吉，但其未到，故降一级。此次舒赫德奏单内并无其名，询问渥巴锡、舍楞等，曰伊无子嗣，虽有二弟，但不知其今在与否？因而咨行舒赫德查察之。

二等台吉札克什里，未到。

二等台吉玉增，未到。

二等台吉济布藏，未到。

二等台吉巴特玛，未到。

二等台吉噶尔丹诺尔布，病故。

本应授其为闲散一等台吉。因本人未到，故著降一级。查此次舒赫德奏单上，并无其名，而问恭格等，乃曰伊有四子，长子巴特玛，十六岁，次子阿育锡，十四岁，三子奇布坦，十岁，四子阿木齐，八岁等语。将此，拟行文舒赫德，经询问噶尔丹诺尔布之妻后，指定一子，承袭其衔。

三等台吉萨安达克，未到。

因其子代替前来，已授四等台吉，故不再降其级，仍授为三等台吉。

三等台吉额林沁达瓦，未到。

三等台吉诺木浑，未到。

四等台吉巴布勒达克，未到。

四等台吉诺颜格隆，未到。

四等台吉巴图尔，未到。

四等台吉图尔古尔，未到。

四等台吉札那木，未到。
四等台吉罗布藏，未到。
四等台吉楚鲁木，未到。
四等台吉札林，未到。

以上理当授封者，计有汗一名，亲王一名，郡王二名，贝勒二名，贝子五名，辅国公一名，札萨克一等台吉二名，闲散一等台吉十名，二等台吉六名，三等台吉三名，四等台吉十一名，该查询者二名，该查察者二名，共计四十八名。

（土尔扈特档）

82.渥巴锡献印一颗

乾隆三十六年九月十三日

渥巴锡（献）印一颗，系象牙镶银上镌字二行：永乐二十二年三月三日，赐喇嘛密札室哩。

（土尔扈特档）

83.福隆安奏策伯克多尔济馈送手枪等折

乾隆三十六年九月十三日

领侍卫内大臣、尚书、忠勇公、臣福隆安等谨

奏：请将策伯克多尔济馈送奴才福隆安手枪一支，俄罗斯缎绌一匹。顷又悉格馈赠奴才福隆安手枪一支，

准予归官使用之。为此谨

奏。乾隆三十六年九月十三日

奏人。奉

旨：枪归于工部，缎绌赏予福隆安。钦此。将此已著交于工部矣。

（土尔扈特档）

84.谕舒赫德将察哈尔部落官兵所进支援土部皮袄牛羊等折价付赏

乾隆三十六年九月十五日

领侍卫内大臣、尚书、忠勇公　字寄，署理总统伊犁等处将军事务、都统衔。

乾隆三十六年九月十三日奉

上谕：据舒赫德奏称：“那旺率察哈尔部落官兵，自愿进贡皮袄二千件、牛一千头、羊一万只，以备赏与土尔扈特等情乞报前来，除将皮袄送往奎林等分给土尔扈特部众外，至于牛羊，暂令放牧。需用之时，准备自哈密处寻购，惟于办送羊只一万，已著交文绶照行”等语。将此项所贡皮袄、牛羊，统由舒赫德收用之事，既已著交文绶照行，减其哈密、巴里坤等处觅购之数。除依其所奏为之外，而察哈尔官兵，闻我赏赐土尔扈特、和硕特等人羊只、皮袄之事，即贡牛羊、皮袄者，其感戴朕恩之心、殊属可嘉。若收之而不付价银，

则于伊等生计不利，理当施恩赏予价银。将此，寄信于舒赫德，明白告知察哈尔官兵曰："尔等所贡皮袄、牛羊之事，已奏于皇上。皇上鉴于尔等笃实淳厚之心，甚是嘉奖相待，今不白收尔等所贡皮袄、牲只，均行折价赏付，以遂恭尔等之生计等情，已降旨矣"。即由舒赫德处酌情折价赏付之。钦此。遵旨寄信前来。

将此书函、加封，亦装于本日伊之奏事匣内遣之矣。

（土尔扈特档）

85.谕富色木布嘉奖英吉沙尔阿奇木伯克苏勒坦和卓等筹购皮袄之功

乾隆三十六年九月十五日

领侍卫内大臣、尚书、忠勇公　字寄，驻喀什噶尔办事副都统等。

乾隆三十六年九月十四日奉

上谕：兹由富色木布处，于购办赏给土尔扈特辈皮袄等物时，英吉沙尔阿奇木伯克苏勒坦和卓等，即已遵命办讫皮袄六千二百四十领，并呈请愿派马匹、解至伊犁等情具奏前来。苏勒坦和卓等感戴朕恩，一闻赏赐土尔扈特辈皮袄之事，即赶紧买办皮袄，欲派运送之马匹者，其心固属诚悃可嘉，将此寄谕舒赫德，著由彼处官库赏给苏勒坦和卓、托喀、阿布都里布每人绸缎各二匹，并向苏勒坦和卓等晓谕：某将伊等如此经理之处，奏闻皇帝后，皇帝深赞尔等诚悃之心，特赏之

绸缎矣。此外，起运上项皮铁所需马匹，不必由苏勒坦和卓等摊派，仍照则例，按官价计付伊等银两。
钦此。遵旨寄信前来。

将此已书写为函、加封，挟于本日寄去富色木布之奏事夹内寄之。

（土尔扈特档）

86.降旨分封渥巴锡、策伯克多尔济、舍楞等人*

乾隆三十六年九月十七日

上谕：土尔扈特台吉渥巴锡、策伯克多尔济、舍楞、和硕特台吉恭格等，因与俄罗斯习俗不同，并多遭派遣征战，不得安居，故慕朕大兴黄教，抚恤来顺诸藩之造化，乃携数万人口，长途跋涉，不辞辛苦，诚心来降者，殊为可嘉，故与尔等指地安置，接济衣食等物品，拨给孳生牲畜，获得永生之道等处，除已著交伊犁将军及各地大臣等料理外，理应施恩封衔，以表朕仁慈之心。其中，授封台吉渥巴锡为乌讷恩素珠克图旧土尔扈特部之卓里克图汗。策伯克多尔济为乌讷恩素珠克图旧土尔扈特部之布延图亲王。舍楞为青色特奇勒图新土尔扈特部之弼里克图郡王。巴木巴尔为毕锡哷勒图郡王。恭格为巴启色特启勒图和硕特部之土谢图贝勒。默们图为济尔噶朗贝勒。旺丹为鄂勒哲依贝子。沙喇扣肯为乌察拉勒图贝子。奇布腾为伊特格勒贝子。雅兰不勒为阿睦尔撒喇贝子。额默根乌巴什为巴雅尔图贝子。拜济勒为辅国公。封诺

海、伯尔哈什哈一等台吉，统为札萨克。其余台吉，亦均分别施恩，授阿拉克巴、博克庚、蒙衮、德勒德什、巴雅尔喇瑚、策登、博罗、业林、巴木巴尔之子达木拜扎尔桑、根敦诺尔布之子腾特克等十三人为闲散一等台吉，授诺尔布车楞、乌梁海、札克什里、玉增、济布藏、巴特玛等六人为二等台吉，授散达克、额林沁达瓦、诺木浑三人为三等台吉，授巴布勒达克、诺颜格隆、巴图尔、图尔古尔、札那木、罗布藏、楚鲁木、札林、业林之子余楞、图古斯孟克及散达克之子肯泽等十一人为四等台吉。尔等蒙受朕恩，需各自资助其属众，教养众人纷纷勤于生计。尔等果然感戴朕恩，能谨遵朕之训旨，即可得以长久安居乐业，且至子孙，永享朕之无限恩泽也，恪谨，勿怠。特此降旨。

将此遵照朱批，经译成蒙文呈览后传谕之。

（土尔扈特档）

按：《高宗实录》乾隆三十六年九月辛亥条所载内容相同，特录于后。

“又谕曰：土尔扈特台吉渥巴锡、策伯克多尔济、舍楞等，和硕特台吉恭格等，因与俄罗斯风气不同，且不时兴兵争夺，不得安生，仰企获推广贡教，安抚四夷之化，率数万人跋涉远途，不辞劳瘁，归诚效顺，殊属可嘉。自应指地安插，使伊等衣食有裨，并予以滋生牲只，以资久远之计。除业经饬交伊犁大臣等办理外，兹特加恩赐以封爵。封渥巴锡为乌讷恩素珠克图旧土尔扈特部卓里克图汗；策伯克多尔济为乌讷恩素珠克图旧土尔扈特部布延图亲王；舍楞为青色特奇勒图新土尔扈特驾里克图郡王；巴木巴尔为毕锡哷勒图郡王；恭格为巴图色特奇勒图和硕特部土谢图贝勒；默们图为济尔哈朗贝勒；旺丹为鄂勒哲依贝子；沙喇扣肯

为乌察喇勒图贝子；奇布腾为伊特格勒贝子；雅兰丕尔为阿穆尔瞻贵贝子；额默根乌巴什为巴雅尔图贝子；拜济瑚为辅国公；诺海、伯尔哈什哈为一等台吉，俱作札萨克；阿喇巴克、博克班、蒙衮、德勒德什、巴雅尔拉瑚、策登、博罗、业林、巴木巴尔之子达木拜札勒桑、根敦诺尔布之子腾特克等十人，俱为闲散一等台吉；诺尔布策楞、乌梁海、札克锡札、玉增、济布藏、巴特玛等六人，俱为二等台吉；三达克、额林沁达瓦、诺木浑等三人，俱为三等台吉；巴布勒达克、诺音格楞、巴图尔、图古勒、札纳木、罗布藏、楚鲁木、札林、业林之子舍楞、图古斯蒙库、三达克之子恩泽等十一人，俱为四等台吉。尔等仰叨朕恩，其加意管束所属，咸务生理，延及子孙，永荷安全之福矣，勖诸勿解。”

（卷八九二，页五一上——五二下）

87·谕齐晨额嘉奖和阗伊西罕伯克古尔班和卓等筹办皮袄以援土部之功

乾隆三十六年九月十七日

领侍卫内大臣、尚书、忠勇公　字寄，驻叶尔羌办事侍郎、副都统等。

乾隆三十六年九月十七日奉

上谕：据齐晨额奏称：除将和阗伊西罕伯克古尔班和卓等官办皮袄一千五百领外，再增办一倍送来，并于第四批运伊犁棉花等件内，于八月十六日送往伊犁等语。除古尔班和卓等官办皮袄后，再添办一倍者，其感戴朕恩之衷心，固殊诚悃，深为可嘉。惟将此接济土尔扈特部众之物，若令伊等损输，则

不利伊等生计，今齐晨额等，既已解往伊犁，则即寄谕齐晨额等，将此项添办之皮袄，亦按官价付银与伊等，并赏古尔班和卓官缎二匹，晓谕获旨，
钦此。遵旨寄信前来。

将此加封，装套，趁与舒赫德遣事之便，已日限六百里驰递矣。

（土尔扈特档）

88.福隆安奏渥巴锡所贡腰刀及金钱上所镌之字折

乾隆三十六年九月二十日

领侍卫内大臣、尚书、忠勇公、臣福隆安等谨
奏：将自内取出之腰刀和金钱上所镌之字，著图尔都拜和卓识之，告曰："于刀背右方所书之字，系用回文所书经诗之语，翻译看乃是佩带此刀者，每战必胜，人寿延年，尽杀仇人，血流成河等等赞刀之词。于刀柄边上圈内所书之字，则专为攻战所造之辞。金钱上所镌之字，非为回文，疑似俄罗斯文。不识"等语。为此谨
奏。

（土尔扈特档）

89.福隆安奏有关渥巴锡所贡腰刀详情折

乾隆三十六年九月二十一日

领侍卫内大臣、尚书、忠勇公、臣福隆安等谨

奏：遵

旨将渥巴锡所

贡之腰刀，重新询问图尔都拜和卓识之，告曰："此刀所镌之字，系我回子之赋，除前我等所识之几句外，竟未镌有何人所刻，何年何月所造"云云。臣等又将何处所刻，由何地所得，询问渥巴锡，告曰："此刀乃为我父在世之时即有之者。原自何处所得，我亦不晓。我父在俄罗斯之时，控噶尔人经常来往行走，供贡物品，此或系控噶人所赠之刀耳"等语。谨此

奏

闻。乾隆三十六年九月二十一日

奏人，奉

旨：知道了。将控噶尔之字，交于敏中书为阿里噶里字。钦此。

（土尔扈特档）

90.福隆安奏授阿克萨哈勒、奇哩布贝勒、贝子爵折

乾隆三十六年九月二十三日

领侍卫内大臣、尚书、忠勇公、臣福隆安等谨

奏：窃查舒赫德奏折内称："策伯克多尔济之弟阿克萨哈勒之村俗，计有六百余户，奇哩布之村俗，计有二百八十余户"等语。将此若按携来村俗之多寡授封品级，则乃封阿克萨哈勒为贝勒、奇哩布为贝子。前因舒赫德将该等村俗，混书于策伯克多尔济名下，蒙

主上业已加恩封策伯克多尔济为亲王矣。今又封此辈为贝勒、贝子，则未免太过。是以臣等拟将阿克萨哈勒、奇哩布授为闲散一等台吉之处，已书于

谕内，恭请

奏览。

（土尔扈特档）

91.谕舒赫德于劳章札布诸子中选一人袭衔

乾隆三十六年九月二十四日

领侍卫内大臣、尚书、忠勇公　字寄，署总统伊犁等处将军府事都统衔

乾隆三十六年九月二十三日奉

上谕：顷据军机处大臣等奏言：顷为授封新归之土尔扈特、和硕特台吉等而奏之单上，因劳章札布已病故于途中，是拟将其该授之一等台吉衔，经咨行舒赫德询问劳章札布之妻，由其四子内指一人使袭之处，业已具奏矣。今问舍楞，告曰：劳章札布现在妻室，是系续娶者。而伊之四子中，两个略大者为其前妻所生，两个略小者系此后妻所生。其长子伊班，现年十五岁，人尚聪慧等云。将此若问劳章札布之妻而袭

之，伊必定袒护其亲生之子，内指一人，致使劳章札布略大儿子，反不得袭之也。今伊班固属劳章札布之长子，且舍楞又称其为聪慧，将此乃遵谕舒赫德等，使袭劳章札布之爵时，且不必征询其妻，乃使其长子伊班继之。

钦此。遵旨寄信前来。

将此已书咨文，加封，于十月一日一并寄去舒赫德矣。

（土尔扈特档）

92.福隆安奏渥巴锡对设盟长以分其势之不悦折

乾隆三十六年九月二十四日

领侍卫内大臣、尚书、忠勇公、臣福隆安等谨

奏：聆遵

谕旨，将昨日有关设伊犁盟长之处，向渥巴锡等人，抑提旨意而问，或如何问起一事询明奏覆。窃昨日奴才福隆安著臣和卓、巴朗、法福里等会同，询问渥巴锡等人，言：尔等回到部落后，乃设四个盟长，再委副盟长时，尔等属员内，委何人为好，渥巴锡乃曰：蒙格、舍楞等人，均属我之村俗，系我携来者。若将伊等委为盟长，伊等乃并驾于我，久后，伊等势必不理我也，云云。殊露不快之貌。而我等并未提起旨意之事。于臣等之见，设此盟长一事，须待其部落住定，编佐旗分，佐领后，方按照其各自管辖情况，设置盟长为妥。拟将此暂且不必急于赶办，尚令舒赫德兼理为佳。为此谨奏。乾隆三十六年九月二十四日奉

朱批是也。钦此。

（土尔扈特档）

93.福隆安奏按定例授渥巴锡等之成年子弟品级折

乾隆三十六年九月二十四日

领侍卫内大臣、尚书、忠勇公、臣福隆安等谨

奏：查得定例：凡蒙古汗、亲王之子弟，一经成年，乃授为一等台吉。郡王、贝勒之子弟，授为二等台吉。贝子、公之子弟，则授为三等台吉。又袭爵之子，凡汗、亲王之子，授为公爵。郡王、贝勒之子，授为一等台吉。贝子、公之子，授为二等台吉，旌报于部，日后令其袭之父爵。臣等遵

旨，于今来之土尔扈特汗渥巴锡、亲王策伯克多尔济等人，

圣主施恩于伊等子弟，成年之后，即获品级，今复降仁慈之

旨，令伊等分别指出标记之子，日后袭伊等之爵等因晓谕后，渥巴锡、策伯克多尔济等俱跪叩谢、不胜欢忭，感激

主上恩典。伊等七人之中，除亲王策伯克多尔济、贝子沙喇扣肯二人无嗣，未指出外，浑巴锡、舍楞、默们图、恭格、雅兰丕勒等，已纷纷指出其长子，请予以标记矣。是以将伊等所提之人名，照例将应赏之品级，造册恭呈

御览。候

上阅批后，除著　该部予以授衔外，尚将授衔之例，抄缮咨行于舒赫德等。彼处巴木巴尔、旺丹、奇布腾等人，应询问者询问之。将定谁为标记和适龄应得品级者，一并清查其子弟，照例办理，奏

闻，于部在案。为此谨

奏请

旨等因，于乾隆三十六年九月二十四日

奏入，奉

旨：知道了，钦此。

将此已书咨文，十月一日除汇总照行舒赫德外，亦已著交理藩院矣。

（土尔扈特档）

附件：渥巴锡等所提袭爵人名单：

汗渥巴锡之长子达林乌巴什，八岁。

赏其公爵。

郡王舍楞之长子，策伯克札布，十九岁。

贝勒默们图之长子额尔德尼，八岁。

贝勒恭格之长子德勒克乌巴什，五岁。

赏此三人为一等台吉。

贝子雅兰丕勒之长子布彦楚克，十八岁。

赏其为二等台吉。

（土尔扈特档）

94.福隆安奏将土部等朝觐人员分批遣返折

乾隆三十六年九月二十五日

领侍卫内大臣、尚书、忠勇公、臣福隆安等谨
奏：关于土尔扈特等人事毕返遣之处，臣等请
旨，除自本月三十日起，分编四队起行外，现将在京之哈密郡王伊萨克、青海王纳罕多尔济、贝勒旺扎尔策凌、公索诺木多布济、札萨克台吉恭格色布腾、袭楚克等六人，及杜尔伯特亲王策凌乌巴什、郡王博斯和勒、贝子奇塔、公巴图蒙克、札萨克台吉博贝、齐巴克等六人，亦均属应乘驿遣返之人。倘使此辈与土尔扈特同时起程，则驿站马匹不足，且伊等拥挤一处前往，亦于事无益。二十六日戏毕，伊等既然无事，则将哈密王伊萨克、青海王纳罕多尔济等六人于二十七日起程返回，杜尔伯特亲王车凌乌巴什等六人于二十八日动身返回，如此之时，则伊等不致行挤一处，且驿站马匹亦尽可调用。再，杜尔伯特公札那巴克，乌梁海散秩大臣乌尔图纳逊等五人，为年班所来，照例骑乘自马，虽不准乘驿，然因戏罢，伊等并无他事，亦即将其返遣之。为此谨
奏，请
旨。

已另办矣。

（土尔扈特档）

95. 谕舒赫德将渥巴锡分别安置居住事

乾隆三十六年九月二十五日

领侍卫内大臣、尚书、忠勇公　密寄，署理总统伊犁等处将军事务、都统衔，　参赞大臣、内大臣、副都统。

乾隆三十六年九月二十五日奉

上谕：土尔扈特、和硕特等台吉到来后，朕即施恩封赏。伊等虽然纷纷感戴朕恩，欢欣万分，但在渥巴锡言辞之中，却称伊为正统汗之后裔，而此次投顺之台吉，均系伊所携来者，其心意是，返归伊犁，将各部俱为伊所辖之下，犹如噶尔丹策凌，竟欲总统伊犁之地，难免没有霸占之情，此断然不可。朕早已洞察此事，倘使伊等聚居一处。则于事不利，故乃令各自间隔而居，不得互通音息等情，已陆续降旨，遣予舒赫德等，因今年来不及指地，故暂依舒赫德等所奏，决定将土尔扈特部众，安置在斋尔、和博克萨哩等地。来年秋季，再行指地居住。今观渥巴锡之情况，舍楞为前犯罪之人，原逃出俄罗斯时，跟随伊等之人来降，然其并非同策伯克多尔济、巴木巴尔、默们图等人，同心发誓来归顺者，若放舍楞为盟长，则伊等有共同不服从之语，虽未敢申奏，但已稍露其情，即是舍楞等，亦有甚畏渥巴锡之状。此事若明年秋季再行指地安置伊等，则渥巴锡早已返回，若分别办理伊等之时，则又造成任意争论。况且拨给伊等马匹牲只事，业已完毕，伊等或视朕之指示而不从之，倘有胡作非为之类，反将好事办糟，致使四分五裂。事关重大，朕惟趁伊等尚未返回之际，即由彼处先将伊等游牧，分别指定徙居，伊等返回之

后，各自管照大臣，接去各自住所居之。因伊等不得会面，则无争执，而且将伊等间隔居住后，彼此分居度日，若有交恶之类，亦系甚善之事。况且，从今以后，将伊等徙居，来年春季即可耕田，于伊等亦有裨益。在安置此辈之时，将渥巴锡、策伯克多尔济、巴木巴尔、舍楞、默们图、恭格等人，分别远隔指地而居，此六人即放为盟长。此系甚重要之事，速密咨舒赫德等，在伊等返回前，即将地指定，催迁各个游牧。伊等亲自返归之后，令各该管照大臣，预先候于分道之处，见其亲自到来，乃携至各自所指之地居住。现因日期临近，略有赶不及之处，亦难预料，故由此地将伊等携去原起行处，交付大臣、侍卫等，若于路上稍候而行，则亦可济于事。舒赫德等承受此旨，除一面指地迁徙伊等游牧；一面火速奏闻外，率伊等至各自游牧后，将放伊等为盟长之处，亦即刻传降谕旨。惟我等原所拟来年秋季迁徙伊等一事，其不会不知。今趁伊等尚未返回，即仓促迁其游牧，渥巴锡等一经到来，其属下向伊等禀告后，伊等又不能不任意怀疑。既然近日舒赫德等奏折内称："接济渥巴锡、策伯克多尔济等游牧之粮石，拟由乌鲁木齐附近玛纳斯储粮内接济。"便以此有名，明白告知渥巴锡等属下：今斋尔等处，均属我之边陲，除每年官兵食粮外，尚无多储者，尔等人多，倘居一地，则济粮不敷。兹念为足敷接济，而计留人口，余者均令迁居至储有余粮附近之地，既易于接济尔等，且来年春季，即可耕田，于尔等大有裨益，云云。即照彼处粮石足敷接济之情，酌情留下渥巴锡属下数部，其余应迁者，即行迁徙。此旨，日限六百里加急驰递，着由舒赫德等，决定办后，即火速奏闻。

钦此。遵旨寄信前来。

将此连同朱批，用印加封装套，日限六百里加急、驰递伊犁等情，已著交主事额尔格图。

（土尔扈特档）

96.福隆安奏渥巴锡等讲述土部历史折

乾隆三十六年九月二十八日

领侍卫内大臣、尚书、忠勇公、臣福隆安等谨

奏：遵

旨将渥巴锡等抑或自阿玉奇汗离别四卫拉特而入俄罗斯，抑或自何代入俄，抵额济勒居之？再，额济勒至莫斯科有若干里？如何之远？莫斯科至我恰克图，似何之远？有路程几何等处，询问渥巴锡等人，告曰：我阿玉奇汗之曾祖和鄂尔勒克，原牧牧于伊犁以远额什尔努拉等处，在巴图尔浑台吉之时，我四卫拉特内部，不甚和睦，且因我所居之牧地不能容之。对此，和鄂尔勒克，遂携其子书库尔岱青、诺雅特等，前往俄罗斯之额济勒地方栖牧之。当时，我阿玉奇汗尚为乳婴，因其在外祖父巴图尔浑台吉处抚养，故和鄂尔勒克未得暇往取阿玉奇汗，即行徙牧。以后，阿玉奇汗之祖书库尔岱青，乘赴藏转还之便，遂将阿玉奇汗由浑台吉处带回额济勒，年方八、九岁，曾闻我番老说：迄今我等亦已至此六、七代矣。自我所居之额济勒至俄罗斯之莫斯科，将有一月之程，由莫斯科至恰克图，或曰有三、四月之程，或曰有四、五月之程，路途甚远。因我辈未曾亲行，故不甚知。我辈所记者，我将使者吹扎布、济木巴格隆差往京城时，历经四五载

后，方能返抵游牧。盖我之济木巴格隆，或许知晓此情耳。为此，以先图理琛所录之路程档，逐一询问济木巴格隆，告曰：先我行走此路之时，自楚库柏兴至安加拉河，约有五百余里，由安加拉河经乌兰边缘之托穆图拉，至托博尔，则有四千余里，从托博尔至莫斯科，约有三千二、三百余里，我行走四月方抵达之。以图理琛所录此档，逐一计算，自楚库柏兴行至安加拉河，尚为捷径，并未绕道，若经安加拉河，行走伊聂谢柏兴而至托博尔，则并非正路，且尚为纯水路，乘船而行之处较多，以图理琛此路行走者，则绕弯矣。我前未行此路，据我所闻，行近一年，方可抵达托博尔。而自托博尔至莫斯科，尚有三千二、三百余里，此系大道，不绕弯路。我土尔扈特游牧，倘自额济勒不经莫斯科，而直达恰克图，至少有三个月之程，此乃我所闻是也，但不知真假。复告：我自我游牧地前往京城、西藏时，往返亦行近四年矣。又向济木巴格隆询问，莫斯科及各地俄罗斯人，其武艺、征战、马术如何？再，伊等之生计，亦是否同尔等土尔扈特靠牲畜而生？或靠田而生？尔等之中有谒见俄罗斯汗者乎？又俄罗斯汗办理尔等事务，俱靠何等人员办事？尔土尔扈特内亦有驻彼处办事人员乎？告曰："俄罗斯人或住砖房，或居木屋，皆靠田而活，并非如我土尔扈特人靠牧四畜而生。论其武艺，马上一般，耐寒亦差。其征战之武器除鸟枪、腰刀外，不晓骑射"。旋据策伯克多尔济、济木巴格隆、达新敦多克等告曰：我等俱已亲往俄地矣，扣肯汗伊丽沙白·彼德洛夫娜所理之一切事务，有部落札尔固承办，又有皮宁鄂托克之尼克图、雅帕努奇者主管之。有果尔臣鄂托克之人阿列克谢·安德烈·米哈鲁齐接续之。扣肯汗之夫巴里克·格木聂斯，讷墨西地方之人，与其讷墨西人暗通结党，监禁扣肯汗，篡夺其位。凡俄罗斯之事务、习俗、均行更换，以讷墨

西之习俗代之。俄罗斯等，联合领兵捉拿巴里克·格木聂斯杀之，恢复扣肯汗之位。扣肯汗现有一子，年已十七，俟其年满十八，即立该子为汗。今庶事仍由扣肯汗主持。此间，不知扣肯汗之子是否承袭，我土尔扈特之众，亦并无驻俄罗斯办事者，其所告皆为相似。为此，将所询之处谨

奏。乾隆三十六年九月二十八日

奏入，奉

朱批知道了，钦此。

将此，遵旨已命译出汉字。

（土尔扈特档）

97.谕舒赫德指派大臣分别照管来归各部等事宜

乾隆三十六年九月二十八日

领侍卫内大臣、尚书、忠勇公　字寄，署理总统伊犁等处将军府事、都统衔，　参赞大臣、内大臣、副都统。

乾隆三十六年九月二十七日奉

上谕曰：俄顷渥巴锡来至时，察其情态，因露有欲将此次投顺之诸部俗众尽为其俗，伊乃犹如噶尔丹策零，统辖伊犁地区之心。朕思拆散伊等其要，谓趁伊等未还之前，即命其部间隔而处，虽已接连垂训降旨于舒赫德等，但未曾将此辈到此以来之事故人情详谕舒赫德等，其不得要领者，亦未可知。此辈初至，经朕加恩授封于其汗、王、贝勒、贝子、公等爵后，渥巴锡对授其为汗，尚且未露罔足之状。次将委伊等为

盟长之处，著大臣、章京等提及时，渥巴锡现谓众人皆系伊之携来之俗，又落舍楞原为犯罪之人，乃应其势来顺者，苟与其并驾，则于心不从之貌。此因属渥巴锡自诩为汗之后裔，素怀欲霸伊犁之心而来，然亦有与其随和之默们图、乌巴什等人，从中挑唆而所造成者也。朕先尚以为策伯克多尔济令先前来者，有否冀图汗爵之心，授其为渥巴锡之次，于心固足乎？但伊趋至，蒙朕恩封其为亲王，多加赏赉后，伊尚感悦备至，毫无胸怀异心之状。即使是舍楞，伊原为犯罪之人，故素不敢指望朕之如此垂恩，今蒙封其为郡王，伊亦殊其感悦之至。其中，惟此额默根乌巴什、默们图二人，与渥巴锡同向，而额默根乌巴什，又与渥巴锡相契为好。观额默根乌巴什抵京身卒后，凡庶事渥巴锡均与默们图相磋；而渥巴锡苟有未尽之意，则默们图便奉劝于伊。即于顷为盟长一事，当提及渥巴锡、策伯克多尔济、舍楞、巴木巴尔、默们图、恭格等人时，众皆欣然，惟独渥巴锡、默们图颜露不甘之色。由此便可知渥巴锡已怀霸占伊犁之心，理应倍加注意默们图。在著迁伊等部落时，务使默们图之部与渥巴锡之部间隔最远方好。而伊等业已归附，趋至我地，虽不敢奈何；但由于目前已露此种可疑之迹象，我等若不预先尽心揣度，善以防范，则倘一旦发生意外之事，势必反招恶果，其关系重大矣！故于着手办理此事，将其部落间隔而迁者，固属甚要。而若使其迁，只虑分散其力而行，又使伊等不致怀疑方妥。适才军机大臣等拟旨时，因未喻朕意，辄使其部俗众间隔而处，不得互通信息，其寓意未免小矣！此事不该如此办理。诸皆赖朕耗费心机，垂训治理，该如何方妥耶？就以此事而言，我等现使迁移其牧，又不使伊等见面，亦不准互相来往，则势必招致伊等妄生疑心，不仅无济于事，而且促激伊等生事，皆难测也。于朕之意，一经按理迁其部落

后，而在伊等之间，虽有互相来往，彼此结亲，即探望亲属，留宿数日等，我惟显示大方，使其自便，则伊等尚且不起疑心；苟使伊等互不通信息者，正为避免肇事，然则各部均有我之管照大臣，伊等果有妄想之兆，则管照大臣等诚不能识破乎？此事谅亦断非有之。倘或有之，则我之管照大臣等即可密报我驻伊犁、塔尔巴哈台之将军、大臣。将此密遣舒赫德等，在迁办伊等部落时，务必再三详察，除将渥巴锡、默们图等可疑之辈，予以善加处置外，并将上述情由，亦应密谕管照大臣等，不使伊等察觉，多加小心而为之。再于眼下举办此事，其管照大臣等攸关紧重，庶事全在于伊等之悉心而为之。阿思哈对事尚且精细，即著其管理渥巴锡之部；其次，巴尔品颇有阅历，著其管照默们图之部；舍楞为人亦诈，伊昌阿此人尚可，即著伊昌阿管照舍楞之部；策伯克多尔济之部，亦一较大之部，萨拉善原为前任大臣之人，著其驻策伯克多尔济之部管照之。惟于管照部落，无顶戴孔雀翎则，因伊等不予接待，故于阿思哈、萨拉善、巴尔品等，均加恩赏之三等侍卫顶戴孔雀翎。恭格之部虽小，亦当垂恩于札隆阿，赏其三等侍卫衔，著令管照恭格之部。朕览舒赫德前奏之图，使渥巴锡之部处于博湖图之地者，距斋尔未免过近。现在既已从事迁办伊等之部，只管使之迁移，尚有利予事。将此谕舒赫德领会，按彼处之情势，酌定将其部落距斋尔稍远而处奏报之。又塔尔巴哈台之地，亦甚重要。安泰遇事则暖暖过虑，永清亦不中用，不可赖此二人办事。巴图济尔噶勒今又攘助舒赫德理事，不得离之伊犁。乃著舒赫德等，由彼处之大臣内，务虑为人可靠、并能办事者，点派一员，前往塔尔巴哈台，以攘安泰理事之。再顷渥巴锡等趋至，一再禀告其部来此时，路有布鲁特之敏西拉哈追来劫掠之事。于其之意，欲使我等立即惩办敏西拉哈，为其报仇，

是也。著由此处谓将尔等未来之前之事，我等不便干预；苟尔等转还，一经定居我地后，倘发生布鲁特劫事，我等亦决不容许之处，前已晓喻矣。惟渥巴锡等转还时，若重提此事。舒赫德等须知会及此，倘遇渥巴锡等提及此事，亦应如此问喻之。又渥巴锡等转还后，势将问之使迁其部之由。若问及此，舒赫德等便晓喻伊等，谓“此皆为我边疆之地，储粮为少，然尔等人众，且因迫而来，接济粮石，殊为重要。因而择我储粮既多，又接济尔等口粮近便之所予以安置者，诚为尔等之生计着想，始如此变通而为者也。”观伊等之性，向不知足。我等倘一味应其所求，将使伊等必致妄求厌也。干脆将其决然使退数驿而处，伊等尚且不再妄图侥幸而为之。又有喇嘛罗卜藏丹增，并非一安分守己之徒，现已留住京城矣。将其属下，不得并于谁人，乃授意于舒赫德等，将伊之正式喇嘛，列入伊犁喇嘛之内，将其余徒众，均行编入伊犁厄鲁特昂吉佐领，并由硕通管辖之。此事极关重要，全赖于舒赫德等之作为也。舒赫德等只得遵循朕旨，庶事均再四详察，妥善办理，迅即奏闻之。
钦此，遵旨寄信前来。

将此连同朱批，装于其匣，已以日行六百里驰送矣。

（土尔扈特档）

98、谕舒赫德对渥巴锡奏请一名呼图克图赴伊犁之事不宜允准

乾隆三十六年十月初一日

领侍卫内大臣、尚书、忠勇公　字寄，署理总统伊犁等处将军、都统衔。

于乾隆三十六年九月二十八日奉

上谕：渥巴锡等授封之后，又奏请一名呼图克图至伊犁，以便于尔等诵经尊佛等因。朕已降旨关照大臣等，传谕渥巴锡：京师之章嘉呼图克图、哲卜尊丹巴呼图克图、敏珠尔呼图克图等，均不能离京。除此之外，有郭莽呼图克图、堪布喇嘛等，则可请去。惟伊等是否愿去，若伊等不愿，我朝之礼，不可强令喇嘛离京。之后，伊等殊为喜悦，观其言行，今虽不急于请走，返回之后，必定恳求舒赫德代为奏请。朕之所以如此晓谕伊等，实为不允许伊等，从京师请走喇嘛耳。为何不允？因厄鲁特之风习，极尊崇佛教，若将大喇嘛遣往伊处，渥巴锡必请至伊部落，此时，不仅新归附者归心渥巴锡，且原在伊犁之喇嘛，厄鲁特部众也归心于渥巴锡。伊等久为一心之后，对我朝多不利焉。渥巴锡等所以再三恳求，其存心于此，施此巧计也。于此可知其侵吞伊犁之野心。故不得不事先有备之。将此密咨舒赫德。俟渥巴锡等返回，若要恳求代请呼图克图、堪布喇嘛时。舒赫德即可以事先不知之状，支吾伊等，并向伊等言明：伊等请尊喇嘛，是为兴教之诚心。惟京师之呼图克图、堪布喇嘛等，均不得离京。我朝之礼，不能强令喇嘛来伊犁，何况伊犁原有喇嘛，若伊等

虔诚信佛，可前来此地诵经，或办善事，有何不可等语上谕晓谕之。不止如此，即使在伊犁之喇嘛，也不可集聚一处。伊喇嘛原属何部，即归何部寺院主持。安置此等喇嘛，若候渥巴锡等返回，必又另起异端。故趁伊等尚未返回，在安置部落之同时，将所有喇嘛妥善分散各部。安置已毕，伊等既不能再起异端，亦不能展其野心也。之在指日遣返渥巴锡之际，授封贝子封号之和硕特台吉雅兰丕勒，恳求脱离红尘，皈依佛法，愿随章嘉呼图克图作喇嘛。朕以为可，已令掌管大臣等，将伊一起领至章嘉呼图克图处，削发为僧。对此，雅兰丕勒感激非凡，伊之愿意出家当喇嘛，其存心善良，朕赐恩加封札萨克喇嘛。伊之贝子品级，可由其长子布彦楚克承袭。所赏赐之双眼翎黄马褂，亦转赏布彦楚克。将此由舒赫德等传谕其子班巴尔等，若伊等愿意前来瞻礼父容，每岁可进京一次，或隔岁进京一次亦可。来年同班巴尔一起进京朝觐之外，往后可以与朝觐者同来可也。
钦此。遵旨寄信前来。

将此封固，装入奉本匣内，日限六百里驰驿递送。

（土尔扈特档）

99、谕车布登札布将舍楞拟安置在科布多、阿尔泰附近

乾隆三十六年十月初四日

领侍卫内大臣、尚书、忠勇公　字寄，定边左副将军、超勇巴图鲁亲王衔郡王。

乾隆三十六年十月初三日奉

上谕：前由车布登札布奏称：为进京祝寿

皇太后万寿诞辰等因奏入，得

旨：好，知道了。今伊已晋升为将军，边寨无甚大事，印授暂且交副参赞大臣代署之。伊可进京祝寿。可是，朕已在伊之奏本上批曰：今有安置舍楞一事，伊暂且勿动，还有密旨要接外，将土尔扈特归顺之始末，应向车布登札布清楚说明之。先是旧土尔扈特台吉策伯克多尔济到达伊犁，自称为阿玉奇汗之后裔，伊犁将军则依照伊之所述，绘制其家谱以奏闻。之后，渥巴锡等到达伊犁又云：策伯克多尔济之祖先虽为汗，与其叔父相争而称汗者。渥巴锡之祖沙克都尔札布系阿玉奇汗之嫡系长子，且渥巴锡之父敦罗布喇什又承袭汗位等因相告，故伊犁将军编询所有归顺者，重新绘制家谱具奏。故朕欲封渥巴锡为汗，封策伯克多尔济为亲王。起初朕以为，策伯克多尔济先他部前来伊犁，并自称汗之后裔，有统辖各部之意。今位处渥巴锡之下，是否心悦，但在由庄朝觐之后，朕即依前定序次封号，而策伯克多尔济并无不足欲之情，观其伊系一粗鲁之人，可是忠厚。之后，朕又对其子弟施恩旌表，并委任侍卫等官职，策伯克多尔济殊甚感激，未有贪心不足之表情。惟渥巴锡初受封为汗，位尊各部之上，虽无不足欲之情，之后召集各部指定盟主之时，渥巴锡则表彰自己，说今日归顺之众，悉伊率领而来，且舍楞系有咎于皇帝之人，不得已随伊等前来投诚。有何能与伊等同而观。嗣后赐宴伊等，并指日遣返之际，授封贝子品级之和硕特台吉雅兰丕勒再三恳求，愿弃封号和在游牧之子孙，随章嘉呼图克图作喇嘛。继而舍楞又奏言：渥巴锡虽为一无能之辈，但其属下众心未定，倘若滋生异端，胡作非为，恐牵连于伊等，且伊原为有咎之人，今蒙

皇帝宏恩，再不敢存二心，恳求与伊之新土尔扈特之沙喇扣肯、德勒德什等，移往科布多、阿尔泰之间，以耕牧为生。前又有纳旺等从吟萨克返回具折奏称：阿布赍普提获渥巴锡属下头目人等，诱询得知：渥巴锡原先之议专为侵占伊犁而来等因。起初朕未全信，今观其贪心不足之情，足证雅兰丕勒、舍楞等所述言语，和恳求脱离渥巴锡远徙而居，全是赤诚之心。可知阿布赍之密告无误。渥巴锡此人同噶尔丹策零一样，企图独占伊犁，将各部归为己之村俗，其狡计叵测。故接连传谕舒赫德，不可让伊等安置一起。在伊等还未返回之前，将其游牧分散安置之。舍楞等所言忠良，且分散安置有别，将舍楞等游牧立即向科布多、阿尔泰附近移动，以便找适当地点越冬。并与车布登札布商议，在科布多、阿尔泰等处，选择水草丰美，亦耕亦牧之地并奏闻之。等因亦降旨舒赫德，吉福令从科布多抵京，伊熟悉科布多、阿尔泰地形，故命吉福立即赶往渥巴锡处，晓谕朕旨，并先一步赶至舍楞等游牧，率其部落，靠近阿尔泰附近，选择可以越冬之处越冬。来年则带领舍楞等移往科布多、阿尔泰。今虽恻念伊等，又允准所求。惟舍楞亦是有狡计之人，其言不可全信，亦应予为提防为要。车布登札布为乌里雅苏台将军，而科布多、阿尔泰均属伊管辖。故安置舍楞游牧，设防等卡伦事宜繁多，伊若进京祝寿，又谁署理之，事关紧要，将此传谕车布登札布，可免进京祝福

皇太后万寿延年，仍留任内，将上述一切精细办理之。

钦此。遵旨寄信前来。

将此日限六百里驰送。

（土尔扈特档）

100. 谕石林嘉奖库尔勒阿奇木伯克色的克等筹办布、棉花支援土部之功

乾隆三十六年十月十日

领侍卫内大臣、尚书、忠勇公字寄，驻哈喇沙尔办事之云骑尉衔。

乾隆三十六年十月九日奉

上谕：据石林等处奏称："为赏赐土尔扈特部众，库尔勒之阿奇木伯克色的克等，筹办布一千二百匹，棉花千斤，以伊等预备之马匹牲畜，业已运往伊犁矣。拟银库支付，作价予以色的克等"等语。色的克既然感戴朕恩，得以寄托，即上紧筹办棉花、布匹，又指派人员用牲畜解往伊犁者，殊为可嘉。今石林处既已拨给价银，则知照石林，从彼处库内，施恩赏予色的克、萨里、阿尔苏等，每人各赏绸缎两匹，并将朕施恩之处开导之。

钦此。遵旨寄信前来。

已将此加封，绑于石林之原奏折夹板上遣之矣。

（土尔扈特档）

101.旨准舍楞情愿居科布多、阿尔泰一带之恩求

乾隆三十六年十月十日

奉

旨：新土尔扈特郡王舍楞等恳请曰："情愿居住科布多、阿尔泰一带，永享圣恩。"因其情况甚为笃实，故朕已照其所求准之，为此施恩，即放舍楞为盟长、沙喇扣肯为副盟长，亦照车凌乌巴什之例、轮班驻科布多习学之。此辈应授之印信、编旗、编牛录等一切条例，著交所属部院、俱照策凌、车凌乌巴什之例料理。

钦此。

将此已命内笔帖式交理藩院矣。

（土尔扈特档）

102.斐德等奏由内地解送皮袄毡衣支援土部事宜折

乾隆三十六年十月十八日

奴才斐德、双定谨

奏，为奏

闻事：窃查，内内地办理赏予土尔扈特等所用皮袄二万二千件内，自九月初二至本月十九日止，已解至哈密皮袄共计一万

四千件，毡衣一千六百一十件，连针线一并送到。奴才等火速起行陆续解去，仍未解至之八千皮袄，视其陆续解至后，即起行全部解往时再行

奏

闻等因业已

奏报。自九月二十九日起至十月初二日止，将八千皮袄陆续解至哈密等因，由道员钱云、知府德明、通判志良等，照差人说之例报来，奴才等立即租用驼车，派官兵护送。严令官兵沿途按畜力情况兼程赶路，以求早日解至。业已全部起解。兹将短解之处，除已咨知所经途中各大臣之外，将此已知照文寿、舒赫德、吴达善等，为此兹将内地办理之皮袄，毡衣等项全部解往之处，谨具奏

闻。

乾隆三十六年十月十八日奉

朱批知道了，钦此。

（月折档）

103.谕吉福赏舍楞银百两为其母料理丧事

乾隆三十六年十月二十五日

领侍卫内大臣、尚书、忠勇公　字寄，

钦差著理理藩院侍郎、副都统等。

乾隆三十六年十月二十五日奉

旨：据舒赫德等奏称：舍楞之母已病殁，故施恩赏予舍楞白银百两，为其母做佛事。将此传谕吉福、转告舍楞，俟至乌里雅

苏台后，即淀库银内支银百两赏予舍楞。
钦此。遵旨寄信前来。

将此书文、用印、装套、由兵部接取，外面随套、加封、夹好绑固，骑马由喀喇沁驿站，沿乌里雅苏台、科布多路、火速寻访、追赶施递等情，已著交兵部员外郎马林矣。

（土尔扈特档）

104. 谕舒赫德等赏渥巴锡银百两为其妻女料理丧事

乾隆三十六年十二月初三日

领侍卫内大臣、尚书、忠勇公　字寄，总统伊犁等处将军、户部尚书，　御前侍卫、户部侍郎、副都统。
乾隆三十六年十二月初二日奉
上谕：据舒赫德等奏称："渥巴锡之妻和女儿，于十月二十二日出痘病殁。"等语。为此，施恩赏渥巴锡银百两，命做佛事。将此咨知福康安、转谕渥巴锡。此项赏银，俟至伊犁后，再行赏赐之。将此寄信知照舒赫德等。

钦此。遵旨寄信前来。
除将此加封、装于舒赫德奏事匣内，日限五百里驰递外，另缮一份，已递福康安矣。

（土尔扈特档）

105. 谕舒赫德等再赏渥巴锡银百两为其母料理丧事

乾隆三十六年十二月十日

领侍卫内大臣、尚书、忠勇公　字寄，总统伊犁等处将军、户部尚书等，　御前侍卫、户部侍郎、副都统。

乾隆三十六年十二月十日奉

上谕：据舒赫德等奏称："鄂津、阿思哈等禀报，渥巴锡之母，于十一月初三日，出痘病殁，其部下之人，出痘者颇多，时有死亡。"等语。适才据舒赫德等奏称：渥巴锡妻室、女儿出痘病殁之后，朕即寄信福康安，施恩赏渥巴锡银百两，并明白晓谕渥巴锡，俟至伊犁之后，即行赏赐之。亦已降旨舒赫德等矣。今渥巴锡之母，既又病殁，故再施恩赏予渥巴锡银百两，命做佛事。俟至伊犁之后，一并赏赐之。惟渥巴锡得悉其母、女儿等，相继病殁之后，伊必有哀怨之念。将此咨知福康安，立即开导渥巴锡曰："伊犁将军、大臣，将尔母病殁之处启奏后，大皇帝颇为怜悯，今特降旨，又与尔赏银百两，命做佛事，尔母及女儿等，相继亡尽者，均为其命中所定，虽为该当苦痛之事，但尔身躬，殊为重要。今尔身康健则善，尔只应妥善保养身躬度日，且尔之龄正是当年，妥善保养身子，娶妻之后，或生子女，仍久蒙大皇帝之恩。倘若过分哀痛，则反于尔身无益"等语。使其安定之。再，渥巴锡之亲人如此相继亡尽，其属下之人，目下又经常死于痘疾，为此，则其痛心，怨恨前来投诚者，非也，而肆意滋生事端，亦难料定。将此一并咨知舒赫德等，俟渥巴锡返抵伊犁之后，观其情形，用心防范之。

欲此。遵旨寄信前来。

将此连同舒赫德奏折一并，日限四百里驰递，另缮一份，日限四百里驰递福康安。

（土尔扈特档）

106. 谕伊勒图等对渥巴锡属下亡于天花事需谨慎处置

乾隆三十六年十二月二十七日

驻塔尔巴哈台办事参赞大臣、领侍卫内大臣、尚书。

乾隆三十六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奉

上谕：据舒赫德等奏称："渥巴锡五岁小儿阿苏噶衣，出痘而亡，今只剩一婴儿。其属下二万二千四百余口内，相继死亡，已达三千三百九十余口"等语。适才，舒赫德等具疏渥巴锡之母、妻室，以及女儿相继死去后，朕即施恩，俟渥巴锡抵伊犁后，赏银与伊，令办葬事。又以渥巴锡属下损伤过多，恐其悔恨，故降训旨于舒赫德、福康安等，安慰开导之。今渥巴锡之子又病殁，只剩一婴儿，且其属下又损伤数千，伊得悉之后，更加思忖，恐恨前来投诚之不是。另，策伯克多尔济、巴木巴尔等众游牧，为何无如此损伤人口，而只伊之游牧如此耶？不可不料其任意怀疑我等故意指劣牧给伊而住。倘一事兴起，其一为首来降之人，何为不能？若偷遁而去，众闻之后，亦非善哉。理当用心访查。其子之事，朕不特降谕旨，舒赫德等，也不需作为一事，重复言语。若我等只是

吉语，好似故意与其指拨劣牧，损伤其人，而又安慰伊，致使更加怀疑，于事多为无益。将此寄信舒赫德、伊勒图，只从内部，用心信加提防，不得轻率。再，混巴鸟游牧距伊犁较远，而近邻塔尔巴哈台，故伊勒图更应细心防备之。
钦此。遵旨寄信前来。

除连同朱批绑于舒赫德夹板内遣送外，又另抄缮一份，日限六百里驰送伊勒图。

（土尔扈特档）

107. 舒赫德奏从安置土尔扈特和硕特二十万银两中调往伊犁四万银两之动用细目折（附清单）

乾隆三十七年正月二十三日

奴才舒赫德谨
奏，为奏
闻事：窃查，土尔扈特、和硕特归顺以后，由圣上施恩所赏之二十万两白银内，该总督大臣处，为了备用，解往乌鲁木齐五万两。奴才曾启
奏调四万两于伊犁备用，留一万两于乌鲁木齐备之。奴才调来之四万两白银内，赏给土尔扈特、和硕特等皮袄，蒙古包所需之价银，给此辈运送口粮和运往斋尔、济尔噶朗之皮袄、棉布、茶叶等物，因官驼不足，故租车辆、牲畜，其所用之租金，以及所捐纳之马、牛、羊、皮袄等物，折价赏与察哈尔厄鲁特等项二万四千六百余两。再，由塔尔巴哈台每

月给土尔扈特等解运粮石所需租银、杂项银，亦应由此款内动用支付，故曾咨文安泰。叙才预先得到此等之事所需银两数后，即派官员遣往伊犁，由此项银两内，如数提取，补满原项。今安泰处又为土尔扈特等置办蒙古包、毡子，至来年三月，解运口粮需白银共计三千六百余两，继而，即派官员，遣往伊犁提取，业已送来。由塔尔巴哈台派官员前来提取时，除如数拨给遣去外，尚余一万一千七百余两，仍另行储存，以备伊犁、塔尔巴哈台二处办理土尔扈特事时使用，

因此，将陆续动用和现实存银之细数，另缮汉文清单，恭呈御览之外，谨此奏

闻

乾隆三十七年正月二十三日奉

朱批知道了，钦此。

（月折档）

谨将奉

旨赏赐安置土尔扈特、和硕特银二十万两内，由乌鲁木齐运到银四万两，陆续动用过细数开列于后：

一在伊犁制办皮衣三千五百件，用过银五千六百两。

一制办蒙古包五百个，用过银一千五百两。

一与送京喇嘛楚鲁木达尔扎等四名，制办皮衣，用过银二十二两五钱。

一赏给各台吉安家费，共用过银一千三百一十两。

一赏给病故台吉根敦诺尔布银一百两。

一察哈尔所帮皮衣二千件，折赏银一千两。

一额鲁特所帮马二千匹，牛一千只，羊二万只，折赏银七千两。

一与伊等驮运口粮制办驼屉绳索，用银三十八两六钱三分。

二遵

旨加赏厄鲁特进

献马牛羊只银五千两。

—渥巴锡之母并妻女病故赏银二百两。

—与伊等送口粮、茶叶、衣物脚价，用过银二千八百八十八两零三分四厘。

共用银二万四千六百五十九两一钱六分四厘。

—塔尔巴哈台制办蒙古包三十个，用过银九十两。

—制买毡条二百块，用过银四十两。

—与土尔扈特运送至明岁三月止口粮，用过脚价三千四百七十三两二钱八分一厘。共用银三千六百零三两二钱二分一厘。以上伊犁、塔尔巴哈台共用过银二万八千二百六十二两四钱四分五厘。

现在实存银一万一千七百三十七两五钱五分五厘。

（月折档）

108. 谕舒赫德等据报又有三万余土尔扈特部众已抵哈萨克欲来归

乾隆三十七年正月二十六日

领侍卫内大臣、尚书、忠勇公　字寄，总统伊犁等处将军、户部尚书等，驻塔尔巴哈台办事参赞大臣、领侍卫内大臣、尚书等。

乾隆三十七年正月二十六日奉

上谕：据伊勒图等奏，遣往哈萨克征收赋税之侍卫倍林等返回告曰："有三万余户土尔扈特投诚前来。阿布赍指给乌鲁克图、克奇克图等地越冬，伊等彼此未起争斗"等语具奏前来。土尔扈特等，此前来者，甚善，此系自额济勒而来，沿途并未争战，平安到来，想来，伊等力量尚佳，不象渥巴锡等，甚为窘困。将此寄信于舒赫德等。此系抵达之后，观其情形，似应接济，有诺尔布等赶送现成之牛羊，即由此项牲畜内，酌情赏给使其居之。对迎接、关照、安置伊等诸事，彼处大臣、官员等，于近日办理渥巴锡来降之事，既然均已熟悉，将一切应办事宜，俱由舒赫德等，酌情派员料理之。待伊等住定之后，将其应遣来朝觐之台吉，考虑即同今年应来之巴木巴尔等人一起，于六月二十日前来避暑山庄朝觐朕颜。沿途缓行之。另，阿布赍、阿布尔比斯，得悉土尔扈特归顺天朝而来，并未抢掠伊等，且又指地越冬者，甚是恭顺，理应鼓励施恩。舒赫德等命讷旺及一侍卫，前往阿布赍、阿布尔比斯处，传降旨意："尔昆仲得悉，土尔扈特等人归附大皇帝，并未兴师，且指地越冬者，殊善，此方为感戴朕恩，久蒙恩泽之道。在此我等大臣奏入后，朕甚嘉奖善待于尔。今特遣使与尔等恩赏绸缎，尔等须应好好关照伊等，早日遣往伊犁"等语，明白书文，并酌情赏阿布赍、阿布尔比斯绸缎数匹。若土尔扈特等，距离彼处不远，讷旺等即可前往之。将渥巴锡等承蒙朕恩之处，晓谕伊等，并向其问安，俟到达伊犁后，将军大臣等，即将主之恩施与伊等。再，此伙归顺者，俱悉土尔扈特之人，朕惟，渥巴锡对此稔知，此间，渥巴锡等既已抵达游牧，舒赫德等即向渥巴锡等明白询问，将此等前来之台吉均为何人，共有户口多少之处，奏

闻之，将此亦寄信与伊勒图知之。

钦此。遵旨寄信前来。

将此连同朱批加封，日限六百里，除咨行舒赫德外，另缮一份，亦日限六百里咨递伊勒图。

（土尔扈特档）

109. 福隆安奏询问雅兰丕勒留居额济勒未归之土部情况折

乾隆三十七年正月二十七日

领侍卫内大臣、尚书、忠勇公臣福隆安等谨奏，遵旨询问雅兰丕勒，此次除尔等归顺之土尔扈特台吉等外，于俄罗斯额济勒地方留下者尚有多少户人口？大台吉有谁？告曰："我等留额济勒之人，渥巴锡俱有单册，谁有几户人口，我虽不能记清，略知各台吉约有一万三、四千户。若是大台吉，据我所知，有渥巴锡之亲叔彦德克，策伯克多尔济之叔阿萨尔虎，策伯克多尔济之弟玛锡，杜尔伯特台吉特恩德克乌巴什、秦德恩，恭格之亲叔特克，我之近族和硕特台吉札木章，我之旁系在我等投诚前来时，伊等均在额济勒有所留人"等语。昨日在伊勒图奏折内有，今前来之土尔扈特等，派人至阿布赉处告称：我兄之子渥巴锡已投顺大皇帝。由此而观，此于阿布赉所派之人，即渥巴锡之亲叔彦德克是也。为此将所询之处，谨具奏闻。乾隆三十七年正月二十七日

奏入，奉

旨：知道了，钦此。

（土尔扈特档）

110. 谕舒赫德等对土部属众盗马者须严惩并晓谕对又将归来之土部安置计划

乾隆三十七年正月二十七日

领侍卫内大臣、尚书、忠勇公　字寄，总统伊犁等处将军、户部尚书等，　驻塔尔巴哈台办事参赞大臣、领侍卫内大臣、尚书。

乾隆三十七年正月二十七日奉

旨：近日舒赫德等将策伯克多尔济之村俗，盗窃哈萨克马匹一事具奏之后，朕已降旨，将盗马者审问清楚，著赴哈萨克处正法。今于俄罗斯额济勒地方，土尔扈特等台吉，复率数万户人来降，此辈俱系无法度者，今人益发增多，我等若不严办盗窃之事，伊等不知畏惧，定然胡思乱想，肆意盗窃，掠夺而行，日久之后，如何收容管教伊等耶？将此寄信舒赫德等，自此以后新归顺之土尔扈特等，如有盗窃哈萨克马匹牲畜之事，清查出后，除一面捉拿于哈萨克处正法，一面

奏

闻外，倘有剥我驿站人衣服、掠夺马匹牲只者，亦捉拿之，一面启奏，一面正法。若不如此严办，伊等断然不知畏惧。再，顷据伊勒图奏称：留于额济勒之土尔扈特，已投入哈萨克之地越冬一事，朕已降谕舒赫德等，待伊等来到后，派出应朝

觐之台吉等，同今岁当觐见之巴木巴尔等一起，自六月二十日起，将抵达避暑山庄日期，计算而遣派之。今询问雅兰丕勒，告曰："此辈之户口册，乃存渥巴锡处，伊虽不深知，约有一万三、四千户人，伊所知其大台吉，则有渥巴锡亲叔彦德克，策伯克多尔济之叔阿萨尔虎、弟玛锡。杜尔伯特台吉特恩德克、秦德恩，和硕特台吉特克、札木章等七人"等语。此等台吉人数既然不多，俟此辈来到后，伊等均可与巴木巴尔同来朝见，沿途不必疾行，著计划六月底抵达避暑山庄而遣之。视雅兰丕勒所告，渥巴锡之叔彦德克，系一较大台吉，此辈封衔之时，彦德克或应封郡王，或应封贝勒，其余者，则着舒赫德等，按其所率村俗之多寡，酌情将应得品级等处，具奏请
旨。再，视此辈归来之情，不下数万人口，于伊等指地安置之际，仍照前渥巴锡等之例，间隔而居，方善。其中将渥巴锡之叔彦德克，策伯克多尔济之叔阿萨尔虎、弟玛锡等，更应远隔，如合并一处，断然不可。至于如何接迎、关照、安置，待来到后，视其情况，酌情赏赉等处，朕昨已降旨舒赫德等。舒赫德等即应将诸事遵旨妥善办理之。将此亦寄信伊勒图知之。

钦此。遵旨寄信前来。

将此连同朱批加封，装伊之报事匣内，除日限五百里寄与舒赫德外，另缮一份，亦已日限五百里寄与伊勒图矣。

（土尔扈特档）

111.达桑阿奏赈济归来之和硕特人籽种及口粮事宜折

乾隆三十七年正月二十七日

奴才达桑阿谨

奏，为奏

闻事，去年十一月十八日接到伊犁将军舒赫德等

奏，将新归附之和硕特人在哈布齐海种田时所需七百五十斛籽种，应接济到三月末之口粮，由辟展库藏粮内支付等因已咨文于奴才矣。窃查，先由舒赫德处查察哈布齐海、博尔图等地，何处可以耕田和有无籽种、口粮接济和硕特之人，奴才即详算库存之小麦、高粱、黄米三项粮食，共计九千四百余斛，除去本城官兵和过往官兵一年之口粮外，将余粮数，可农耕土地之情况，均曾咨文于舒赫德，嗣后接到伊犁将军处咨文内开：辟展只备接济口粮、籽种则视其近便，已由哈喇沙尔解运前来，奴才审思，和硕特之众，方安置哈布齐海种田者，磨子等器，俱未办及。奴才考虑爽利，则将小麦磨成面粉，高粱、黄米碾成米，若俱为细粮运往，则少费租金，且抵达游牧地，归附者即可得食。将此咨文与舒赫德商议，已复文曰：若是如此办理，确属有益。奴才达桑阿即命管粮钱同知富勇速办，并派官兵，务必算计于和硕特等抵达之前，运至哈布齐海地方，著交付关照游牧之侍卫等，以备接济使用之。解运所需之租银，现由哈密库所存，备赏土尔扈特等银两内，调用二万两白银之处，除已咨文哈密办事之斐德、双定等外，此项粮食全部办运之后，将所用之细数造

册，拟递往陕甘总督大臣注销之。

谨此

奏

闻。

乾隆三十七年正月二十七日，奉

朱批知道了，钦此。

（月折档）

112.福康安奏渥巴锡游牧地情形折

乾隆三十七年二月初六日

奴才福康安谨

奏，为奏

闻事，奴才福康安于正月初九日，自库尔喀喇乌苏率渥巴锡，送往伊等游牧住地博湖图。观其游牧者之情景，已另疏

奏等因谨

呈。今年正月十二日，率渥巴锡抵达博湖图，渥巴锡会见将军舒赫德时，因其请求，抵达游牧，暂住边缘，以避出痘，故将伊暂留住在管照游牧之阿思哈附近。

圣主赏赐渥巴锡之白银、缎帛、服装等物，逐件清点交付后，奴才福康安将适才渥巴锡在库尔喀喇乌苏会见将军时，乞求在伊之游牧内修建寺庙、要求去年

圣主所赏之

敕书予伊。又将其在和硕特部内叔父之子恭坦等，合并归伊等处告知将军，将军均照伊之所求而为。渥巴锡又两次恳求将

军，将去特克斯八百户厄鲁特和留于京师喇嘛罗卜藏丹增之沙毕纳尔，仍拨归予伊时，将军将不予之由，阐明驳回。以及渥巴锡之情况，均一一告与阿思哈。并向阿思哈询问，渥巴锡游牧之众出痘与否？病殁者几何？现有人多少？其生活如何？阿思哈告曰：渥巴锡游牧之众，去冬开始出痘，直至今年正月略过，伊等之人有二万三千余口。今从正月领取口粮册内，言有一万九千余口来看，已亡于出痘者，共计三千余人。伊等初到之时，马羊等畜无多，骆驼尚多。自居此地，每月供给口粮，或有杀孳生羊而食者。奴才福康安对阿思哈曰：孳生羊乃

圣主所赏家产之畜，理应繁殖羊羔，挤奶度日，若言蒙古人爱食肉，俟伊等之马驼上膘后，可往伊犁、塔尔巴哈台等地互市，换取食羊，不可宰此孳生羊只。再者，现值春季，预先垦荒种地，引导伊等勤于农事，食粮则可丰富。奴才乘从乌鲁木齐骑驮之马匹休养一日之暇，巡视居住阿思哈附近之土尔扈特蒙古包，其穿着不甚邋遢，各自安居，痘情大体已过。伊等宰桑出迎奴才之时，奴才对伊等曰：

大皇帝命我护送尔等之汗渥巴锡而来，前

大皇帝闻听尔土尔扈特内出痘者甚多，言有死于此者，曾慈悲降旨。我率尔等之汗渥巴锡前往库尔喀喇乌苏，尔等管照游牧大臣，已领台吉等前去迎接。我理应从彼返归，今特为符合

大皇帝仁慈尔等之心，护送渥巴锡至游牧，并前来看望尔等。之后，众皆跪称：

大皇帝恩重，现我等出痘者少矣，只望安逸度日。奴才福康安于十四日启程，阿思哈率渥巴锡前来恭请

圣主万安。至于抵达渥巴锡游牧，所见所闻等情，以及正月十四日由渥巴锡游牧博湖图返回等，理当具

奏，谨此奏

闻。

乾隆三十七年二月初六日奉

朱批知道了，钦此。

（月折档）

113.福康安奏渥巴锡与策伯克多尔济不睦折

乾隆三十七年二月初六日

奴才福康安谨

奏，为仰祈

明鉴事，正月初六日，未抵库尔喀喇乌苏前，伊达里率第二队土尔扈特赶来，告奴才福康安曰：土尔扈特一路行走安宁无事，只是方才策伯克多尔济之宰桑津巴之人，告称伊之台吉策伯克多尔济贪酒，原与伊不睦，抵达游牧之后，想寻隙谋害于伊，故恳求指给无论避暑山庄，或是京师，任何一偏僻之地，将其安居之。奴才福康安得知后，便询问伊达里，津巴何故与策伯克多尔济不睦？伊达里曰："策伯克多尔济之奶公纳拉麻札布，原被津巴之宗族叔父纳拉木杀害，策伯克多尔济料不定心怀此仇。津巴叔父曾为宰桑，病故之后，补授津巴为宰桑。纳拉木现还有一子。"对此，奴才福康安听伊达里说：策伯克多尔济管人严厉，津巴者，正是伊之村俗，因不堪约束，胡乱造谣，诬告属管台吉，亦难逆料。此为极坏之习。比如，策伯克多尔济果真与伊之叔父有仇，何不当时报之，岂又让伊安然病故？此宰桑之位，尚补缺予津巴乎？由此而观，好似无仇。再者，津巴叔父有子嗣，若有

报仇之类，便加害伊之子嗣耳，无涉及宗族人之理。何况伊等俱系新归之众，不可翻腾数年前无凭据之旧事。我朝之例，若属下诬告上司，当获重罪。津巴既系边陲所生一甚愚昧小人，且不必深究。将此与伊明白告知，令其安分度日，一面说与伊达里，一面告知将军舒赫德，舒赫德亦似奴才之言。奴才福康安于初九日率渥巴锡由库尔喀喇乌苏起身，十日宿于库尔河驿站后，渥巴锡至奴才帐房曰：我一路跟随大臣行走，安宁前来，望大臣返回之后，将我路途安宁行走之处，以及我游牧一切之事，告知大臣之兄、如夫，恳求管照等语。奴才福康安向渥巴锡曰：尔沿途安分行走之处，我不但告知我兄，还须

奏

闻

大皇帝。

大皇帝之法度，凡事主持道理。尔之事若与理不合，不仅我兄不敢管照，旦任何人也不能管照。今尔诚心归服

大皇帝，我等一样，均为

大皇帝之村俗。尔至游牧之后，好好管照属众，黾勉耕田，繁畜度日，倘能安宁度日，自然永享

大皇帝之恩哉！因尔随我行走数月，故特开导。渥巴锡答曰：是也。又密告奴才曰：策伯克多尔济好酒，从乌鲁木齐往此来时，一日，宿后酒醉，夜持刀去杀伊之宰桑津巴，因津巴帐房寻找不见，经默门图帐房略坐而返，上述之情，系津巴告我。又于库尔喀喇乌苏，和硕特贝勒恭格之妻，前来迎接恭格，因策伯克多尔济系伊等亲属，在前去看望策伯克多尔济时，策伯克多尔济因酒醉，故未能接见等语告后，奴才对渥巴锡曰：据闻，策伯克多尔济严格约束属下，伊若如此饮酒而醉，任意胡行，此即为伊无福也。

大皇帝闻知后，必定鄙视，不仅不予其施恩，伊酒醉后若胡行出事，能赦免罪愆乎？言罢，便同渥巴锡饮茶。又闲谈数句，渥巴锡即返回住地。奴才福康安审思之，渥巴锡所谓恳求将其游牧事告奴才之兄福隆安关照者，系图侥幸，乃小人之心也。奴才既已驳之，尚不需深究。另，恭格之妻前去看望策伯克多尔济而未能得见者，系伊等私事，则不必干涉。渥巴锡所谓策伯克多尔济酒醉后胡行一类之词，且为区区小事，乃系渥巴锡一面之说，亦不至办理，惟渥巴锡原与策伯克多尔济不睦，而同默们图相好，先是津巴将策伯克多尔济好酒，并与伊有仇等情告知伊达里，而今渥巴锡又向奴才福康安诉说策伯克多尔济酒醉持刀欲杀津巴，尚经默们图帐房人内休息，言默们图为干证。此事仍系默们图出谋与渥巴锡商议，唆使津巴先言，渥巴锡再作一事相告，使奴才信以为真，而向

上弹劾策伯克多尔济，一则称其心愿，再则默们图、渥巴锡重复一处，可任意行使其意念，均难猜测。另外，若策伯克多尔济实有如此酒醉胡为之类，亦理应严加管教。如果渥巴锡所说者为假，则诬陷策伯克多尔济为实矣。将此查清，知晓渥巴锡、默们图之用意，应事先防办。奴才福康安由渥巴锡游牧返回，与伊达里率策伯克多尔济前往彼处相遇。询问伊达里，策伯克多尔济从乌鲁木齐前来之时，何日酒醉持刀欲杀津巴，伊达里曰：我率领策伯克多尔济行路，沿途每宿之时，除予伊等准备羊、茶外，虽略予策伯克多尔济饮酒，然而，伊尚不愿饮酒，并无一次酒醉。再者，我即陪宿策伯克多尔济而来，若真有如此之事，我当真不知乎？对此，将渥巴锡所告之处与伊达里之言核对而看，以前津巴言策伯克多尔济好酒，并与伊有仇等语，即为渥巴锡、默们图等反间者，伊等共同设法诬陷策伯克多尔济，已明显矣。此辈毕竟

是外藩之人，稍有可疑，即捏造谎言，诬告之恶习，尚未能改。若将此告知策伯克多尔济，伊等更加结仇，彼此之间，滋生事端，亦难猜测。倘指责渥巴锡谎言用计之处，渥巴锡则脸上不胜羞愧，内心扫兴，不勤生计，任意胡行，亦未可知。总之，均不符

圣主养育仁慈新归外藩之至意。以奴才福康安之愚见，将渥巴锡、默们图如此造谣、反间、用计之处，密咨将军舒赫德等，尽量说与管照游牧之阿思哈，反正不予指明。伊等各自安居游牧后，渥巴锡、默们图再若捏造谎言，诬告策伯克多尔济，则不依其言办理。询查切实，分明是非，该开导晓谕者，开导晓谕，该管教者，严励管教。日久，伊等之如此捏造诬陷之恶习，自然根除，似乎于事有益。伏乞

圣主容鉴。

乾隆三十七年二月初六日奉

朱批甚是，知道了。钦此。

（月折档）

114. 谕舒赫德对策伯克多尔济等将所赏银两提其半分予属下之事应嘉奖

乾隆三十七年二月二十七日

领侍卫内大臣、尚书、忠勇公　字寄，咨总统伊犁等处将军、户部尚书。

乾隆三十七年二月二十七日奉

旨：据阿达哩处奏称：“兹将伊亲自临近和博克萨哩，策伯克多

尔济向伊恳求曰：'欲将皇帝所赏之银，分予属下村俗，购买牲畜，并以现有公驼去换乳牛、羊只'等语。告知奇里克齐、萨尔善，由将军照行之"。适才，舒赫德将恭格、布彦楚克，以其所赏之银，提出其半，分予属下村俗等情具奏后，朕为嘉奖鼓励伊等，每人各赏缎两匹等因已降旨于舒赫德矣。今策伯克多尔济提出银两，且又欲以公驼换乳牛、羊只，更有裨益于我等之事，殊善。理应嘉奖，赏赐鼓励。将此寄信舒赫德等，著交奇里克齐、萨尔善，明白告知策伯克多尔济曰："尔此分银与属下村俗等购买牲只，且以公驼换取乳牛羊只等情告知，甚善。此方为久蒙大皇帝恩惠之意，将此奏入大皇帝，大皇帝特将尔嘉奖，今于尔施恩，赏予绸缎。尔自此之后，更应安分度日，仁爱属下村俗，久蒙大皇帝之恩"等语。策伯克多尔济，既系亲王，故赏予绸缎四匹。仔细思之，去岁策伯克多尔济等前来朝见朕时，将朕所赏伊等之银，施于各寺院。今又如此乞求，看来，实有安宁度日，永蒙朕恩之心，尚无它意。去岁，渥巴锡竟未恩施银两，今策伯克多尔济、恭格等如此办理，而伊尚隐忍不提、居心叵测，甚是可疑。将此知照舒赫德等，密咨阿思哈，以伊之意，明白告知渥巴锡曰："今闻策伯克多尔济、恭格、布彦楚克等，分别将大皇帝所赏之银，提出分予属下村俗，购买牲畜，并以公驼换取羊只、乳牛等情乞告。关照大臣等启奏大皇帝后，言其均被特殊嘉奖，并施恩赏予绸缎等语。我为关照尔之游牧，故不可不晓谕尔，尔蒙大皇帝恩泽所赏之银比他人为多，且现有之驼，又比别人富足，为何不象伊等分予属众、与其造益耶？倘尔欲如此办理，我奏闻大皇帝后，大皇帝定将尔嘉奖比他人更加优待之"。观其情形，伊若情愿同其一样办理，则伊即无它意，若相互推诿，则即可疑。我等亦可预先知之，用心访察。将此看来，于渥巴锡游牧修筑寺院

者，益发重要，如早日竣工，尚可收定其心。此间，舒赫德要极力赞助之，必须于今年前竣工。再，舒赫德又因伊昌阿已住近九年，当否遣返之事，已具奏前来矣，伊昌阿虽理当遣返，但留于俄罗斯额济勒之土尔扈特等，又有归来之讯，正值用人之际，而且伊昌阿又为有经验之人，将此一并寄于舒赫德等，俟土尔扈特之人肯定来伊犁时，即派伊昌阿率领同来照其应朝觐之人前来避暑山庄。其来到时，联观情形，或将其遣返，或留之等处，当时再降旨。

钦此。遵旨寄信前来。

将此夹于舒赫德夹板内，日限四百里驰驿递之。

（土尔扈特档）

115. 舒赫德等奏将土部各游牧地划归各大臣管辖折

乾隆三十七年二月二十九日

奴才舒赫德、巴图济尔噶勒谨

奏，为仰祈

明鉴事，窃查奴才等遵照军机处

奏准与土尔扈特、和硕特制订条例一事内，编制台吉等年班，给予伊等俸银绸缎，和将已封为汗、王、贝勒、贝子、公者，应授旌表，并查其子授衔等项，均在陆续查办，业已祈

奏请

圣主容鉴，惟各台吉之游牧，归何处大臣管辖之处，因伊等游牧正在移动，尚未

奏定，今和硕特游牧已移居裕勒都斯，郡王巴木巴尔游牧移居济尔噶朗，贝勒默们图游牧移居精河，渥巴锡游牧移居斋尔等地，策伯克多尔济等游牧移居和博克萨里。既已住定，理应将考虑其地区就近，合并大臣等管辖、办理其游牧事务等处定妥。窃查，土尔扈特汗渥巴锡、亲王策伯克多尔济所居之地，悉靠近塔尔巴哈台，故此二游牧之地即归并塔尔巴哈台参赞大臣管辖，凡事俱报塔尔巴哈台参赞大臣办理。土尔扈特郡王巴木巴尔所住之济尔噶朗地方，距离库尔喀拉乌苏甚近，即归并驻库尔喀拉乌苏之大臣管辖。默们图所居精河之地，既然靠近伊犁，即归并伊犁将军管辖。和硕特贝勒恭格等，所居之裕勒都斯地方，靠近哈喇沙尔，伊等一切事务，即归并驻哈喇沙尔大臣管辖，除伊犁将军仍总统一般事务外，若有重大事务，各该管辖处之大臣，则与伊犁将军共同商定办理之。如此办理，当否之处，伏乞

圣主之明鉴，恭候

旨意，谨遵施行，为此谨

奏

乾隆三十七年二月二十九日奉

朱批依议照办，钦此。

（月折档）

116.舒赫德等奏察看策伯克多尔济游牧地情况折

乾隆三十七年二月二十九日

奴才舒赫德、巴图济尔噶勒谨

奏，为奏

闻事：据二月初五日管照策伯克多尔济之奇哩克奇、萨喇善和以前奴才等为查看策伯克多尔济返回游牧后一切行动而遣往之委，参领翼长锡金太等报称：据闻于正月二十三日由

乾清门侍卫伊达里、萨喇善一同率领策伯克多尔济抵达和博克萨里，锡金太前去接迎，引至游牧。次日伊达里等领策伯克多尔济看望游牧之情时，锡金太令伊之宰桑、村俗，在道旁会见策伯克多尔济。伊之官牧、私牧畜群悉赶至路旁而看。又亲临各个游牧尽行查看。悉安分守己，勤奋于生计。其羊只虽少，其他牲畜无疲惫瘦乏之情，策伯克多尔济闻知

圣主施恩伊之属下，又月睹游牧人众安分守己，生计日益更甚之情，殊为欣慰，说自我土尔扈特率族归服之后

圣主施恩，月月发放口粮，赏赐孳生牲畜，又陆续赏给皮袄、服装、棉布、茶叶、连针线之类亦

赏赐无遗。且又指定水草丰美之牧地。拨给农具籽种，鼓励种田，使游牧比往日大有景气，竟不见困穷之人，悉安居乐业，实为

大皇帝至仁之恩所致。我等不得报答万一，惟时刻祝愿，合掌膜拜之外，策伯克多尔济我此次朝觐

大皇帝之圣明，蒙

殊恩授封亲王并赏赐甚重，赏给白银甚多，策伯克多尔济我在京师拜佛念经，为我游牧之平安，向呼图克图喇嘛进献银以来，一路平安无事，今至游牧一看，我之家属及所有村俗内，出痘者甚微，病故者无几。我等得以安居乐业、生计景气者，悉蒙

圣主，诸佛之洪福也。再之

圣主赏赐我之白银内，仍结余二千余两。除留我需用之外，还余一千两白银，此银分赏给所有村俗，使村俗亦分享

圣主之宏恩。惟只分给白银，不如变买孳生牲畜分给，实为永享皇恩之良策。我台吉、村俗等，无用途之骆驼为数不少，与牛羊兑换，繁殖牲畜，与事大有裨益。万望协助我等办理等语恳求不止。臣等向策伯克多尔济说，尔诚心恳求与各台吉、村俗同享

大皇帝之宏恩，甚为可嘉。我等向伊犁、塔尔巴哈台将军大臣转报缘由，查清何处牲畜繁多，再告知尔等并协助办理。再之策伯克多尔济之弟奇哩布，因查缉哈萨克盗马贼徒，将军处奖励赏给一个半匹绸缎，又称赞伊之守法，已具奏

大皇帝等因告知伊之后，奇哩布其是欣慰，叩首接纳赏赐之物。并将所查缉之贼徒，被盗马匹一并送至塔尔巴哈台，其中已缺之十二匹马，奇哩布将自己之马充其缺数，交佐领胡图克送至塔尔巴哈台之故，萨喇善我亦称赞一番，又赏给大小荷包、火镰等物。伊近数日来凡事恭顺勤奋，甚为感激等由呈报前来。以奴才观之，策伯克多尔济自到库尔喀拉乌苏之后，其情殊为恭顺，并无他事。今至游牧，其感激

圣主宏恩之言语和恳求用给伊赏赐之银变买牲畜，分给村俗等情，悉出诚心，有分享

圣主恩泽之福分。理应允准其请求，酌情办理为是。查和博克萨里地方，离塔尔巴哈台甚近，彼处又有厄鲁特，察哈尔繁殖之牛羊，伊等既愿意贸易，可让策伯克多尔济派出干练之宰桑，由我官员率领去厄鲁特、察哈尔游牧贸易。伊勒图处亦可派出官员管照，使之公平合理互市。倘若塔尔巴哈台之厄鲁特、察哈尔等游牧牲畜不多，不便于伊等之贸易，则奴才等再传示伊犁之厄鲁特、察哈尔挑出牛羊互市。为此谨具奏闻。

乾隆三十七年二月二十九日奉

朱批甚好，知道了。钦此。

（月折档）

117.伊犁、塔尔巴哈台赏给土尔扈特、和硕特等孳生牲畜并现存各数清单*

谨将

乾隆三十六年九月起至三十七年二月底止，所有伊犁、塔尔巴哈台遵照原

奏赏给土尔扈特、和硕特等孳生牲畜并现存各数缮写清单恭呈御览

伊犁贸易换获官项堪以孳生牲畜二万六百四十四只。

塔尔巴哈台原牧并贸易换获官项堪以孳生牲畜三万一千一十只。

买获伊犁察哈尔孳生牲畜一万一千只。

买获伊犁厄鲁特孳生牲畜二万三千只。

买获塔尔巴哈台厄鲁特孳生羊一万只。

以上共牲畜九万五千六百五十四只，内

马四千八百三十二匹，

牛二千八百四十七只，

羊八万七千九百七十五只。

赏给土尔扈特牲畜五万五千六百五十匹只，内

马一千七百六十八匹。

牛一千一百七十八只。

羊五万二千七百零四只。

---

* 此件原无具文名及发文日期。据其内容看，系舒赫德奏折所附之清单。

赏给和硕特牲畜八千六百五十六匹只，内

马二百五十匹，

牛五百七十一只，

羊七千八百三十五只。

赏给归并八旗厄鲁特营准噶尔沙毕纳尔人等牲畜一万二千七百匹只，内

马七百四十一匹，

牛七十七只，

羊一万一千八百八十二只。

赏给移赴阿尔泰、科布多之土尔扈特台吉舍楞、沙喇扣肯等牲畜二千二百六十一匹只，内

马八十九匹，

牛五十二只，

羊二千一百二十只。

赏给移赴阿尔泰、科布多乌木杂特喇嘛台吉舍楞属下人等，以及阿尔泰乌梁海人等牲畜五百四十匹只，内

马二十二匹，

牛五十八只，

羊四百六十只。

赏给归还乌巴什之沙毕纳尔二十二户牲畜一百一十九匹只内

马一匹，

羊一百一十八只。

赏给暂留伊犁缓养今春病愈前往该游牧处之土尔扈特人等牲畜一万二千九百一十八匹只，内

马一千九百四十七匹，

牛八百零六只，

羊一万一百六十五只。

以上共用过牲畜九万二千八百四十四匹只，内

马四千八百一十八匹，
牛二千七百四十二只，
羊八万五千二百八十四只。
下剩买获察哈尔羊九百五十七只，
买获厄鲁特马十四匹，
牛一百零五只，
羊一千七百三十四只。

（月折档）

118. 谕舒赫德等对又将归来之三万余土部安置事宜

乾隆三十七年三月二十日

领侍卫内大臣、尚书、忠勇公　字寄，总统伊犁等处将军，参赞大臣，　内大臣、副都统。

乾隆三十七年三月二十日奉

上谕：舒赫德等已将阿思哈等向渥巴锡晓谕留住额济勒之土尔扈特台吉等来归之时，渥巴锡除指望外，殊为高兴，其笑异常，而属下宰桑、村俗等，亦有狂欢之状。以及将渥巴锡所告伊等之户口数造册，一并具奏矣。顷据伊勒图等奏称："留居额济勒之土尔扈特等台吉前来投诚，于哈萨克之地越冬"等语后，朕业已连续降旨，俟伊等来到指地安置时，仍照安置渥巴锡等之例，分散安置方善。渥巴锡之叔彦德克、策伯克多尔济之叔阿萨尔虎、弟玛锡等，更应远隔。今见渥巴锡等此欢忭之情，故不必固执前例。何以言之，渥巴锡此异常欢喜者，特为其骨肉能团聚一处，又重获其村俗也，今如全不

得相居一处，而远隔之，则使其满怀热望，突泼冷水，必然致使肆意生疑，反而于事无益，故仍迎合伊之欢乐之心办理为是。就其户口数略多，伊又能奈何耶？虽欲逃奔，也无去处。将此咨知舒赫德，在哈萨克越冬之土尔扈特来到之后，不可拘泥朕之前旨，若系渥巴锡正式世仆村俗，则无它言，理应拨归与伊，若于台吉之中，实有其亲叔或近亲，也无不可同居一起，如果一般远族，非亲骨肉，则又不须因执聚居一处，另外居住均可。策伯克多尔济之村俗，和硕特之台吉等，亦均应如此料理。厄鲁特则与伊等无关，除归入伊犁厄鲁特牛录之昂吉外，杜尔伯特台吉等，则遵照朕之近旨，或合并策凌乌巴什而居，或移居科布多附近、额尔齐斯等地，另行酌情指定牧地，奏请予以安置。总之，办事之时，只是在于合乎机宜、有益于事，不可拘泥谕旨。将此咨知舒赫德，令其合于机宜，有益于事而行。
钦此。遵旨寄信前来。

将此著交兵部，于本日舒赫德奏事匣内一起，日限五百里驰递。

（土尔扈特档）

119.伊勒图等奏有关三万余土部来归系谣言折

乾隆三十七年四月十一日

奴才伊勒图、塔尼布谨
奏，为奏

闻事：适才纳旺会见阿布尔比斯，尚未获得留居额济勒之土尔扈特实讯，仍照前言所述，将前往寻找阿布赍之处呈报，奴才于十八日业已启

奏之。今有布鲁特来告：我探听留居土尔扈特之讯，抵达阿尔哈特、布尔哈特等地会见阿布尔比斯，询问留居额济勒之土尔扈特等脱出前来之事时，阿布尔比斯言："去年八、九月间，系来往之哈萨克如此任意胡言，至今并未闻得实信，我想系谣言耳。若为事实，俄罗斯察罕汗必致书于我，前脱出之土尔扈特一事，俄罗斯察罕汗，曾致书于我，令堵截土尔扈特，并将擒获之大头人解送与伊。今此事若以为实，亦定致书于我。自去秋以来，俄罗斯之商贾，竟未前来，故我于俄罗斯曰：'汝等商贾彼此贸易与否'？若中断贸易，则我方所派议决之人将临近返来，其返来后，即得实讯。汝前来者甚好，今闻得居于库库乌苏、哈拉哈拉、勒布什等地哈萨克等，均纷纷内徙。因为去年脱出之土尔扈特渥巴锡、舍楞等投奔伊犁之际，哈萨克抢掠伊等，今伊等欲招集人马前来报仇，抢掠哈萨克等因具

奏

大皇帝。奉

大皇帝谕旨：随尔等之便。钦此。故居边界之哈萨克等，纷纷内徙。我想此未必实言，我哈萨克乃系

大皇帝之旧村俗奴仆，岂有反被新投诚之村俗抢掠之例？汝且于彼处附近居之，此事究竟真假"等语询问时，我曰："此均为谎言，是我哈萨克任意臆造者也。投诚之舍楞，被安置在阿尔泰那边乌拉台地方，与杜尔伯特同居之，渥巴锡居于额琳哈毕尔噶地方，和硕特今遣往裕勒都斯居之，附近只有策伯克多尔济之少量人，居住于和博克萨里地方。驻塔尔巴哈台之将军等，今俱增设卡伦矣。故偷盗之事，越发比前大

诚。去年土尔扈特盗我哈萨克塔拉斯之马三十匹，捉获二名土尔扈特进城欲斩，于我前来之时，已被囚禁，所盗之马，连倒毙者，全部偿还，一匹亦不缺”等语相告。阿布尔比斯殊为欣慰，曰：“此事我从就不相信，认为是谎言，我哈萨克此是何习，只是这般造谣”等语。我居住四、五日，阿布尔比斯遣往俄罗斯之人业已返回，口传不久贸易前来之信，尚有俄罗斯察罕汗所致文书一封，和俄罗斯致驻俄罗斯边界之森博罗特地方之头人占达拉尔文书一封，共带来两封文书。阿布尔比斯派我前去寻找认识俄罗斯文字之回子和卓时，途中相逢伊犁遣往之纳旺大臣，纳旺大臣问我何往？我曰：“俄罗斯带给阿布尔比斯书信两封，去寻找认识俄罗斯文字之回子和卓”等语，并出示俄罗斯文书给纳旺阅之，纳旺大臣曰：“尔为向导，引我去阿布尔比斯家。”我将纳旺大臣引去阿布尔比斯家，同时亦唤来回子和卓，宣读察罕汗之书。书曰：“对尔阿布尔比斯久施仁爱，去年脱出之土尔扈特内，有六十户图罗伯肯回子，有少数诺盖人和几名俄罗斯人，尔等于游牧内查清送还于我。我必重重施恩于尔等”。宣读致占达拉尔文书，书曰：“我等相互和睦，将土尔扈特脱逃时带走之图罗伯肯、诺盖和几名俄罗斯查清送归于我，察罕汗必重奖赏于尔”等语，此书阿布尔比斯已保存矣。纳旺大臣会见阿布尔比斯，因未探得土尔扈特实信，故于三月初八日启程，前去寻找阿布赉。呈报伊犁、塔尔巴哈台将军、参赞大臣之书、著交付两名兵丁，是日，与我一起启行前来。途中因两兵丁之马匹瘦乏，我从哈萨克求得两匹马，命其骑马先行，我寻塔尔巴哈台山，从哈玛尔山岭而来等语相告。故将布鲁特询查之处，除先行

奏

闻外，纳旺会见阿布赉，呈报前来信息之后，另行

奏
闻。再，布鲁特动身之前，曾前来拜会奴才，奴才曾晓谕布鲁特，将盗窃哈萨克马匹之土尔扈特业已缉拿，马匹如数偿还，盗马者要依法处决等情告知阿布尔比斯，哈萨克任意造谣时，布鲁特至阿布尔比斯处所告之言，尚且俱佳，故奴才赏与布鲁特绸缎一匹，除又给食羊并款待而遣返之外，亦业已照行舒赫德等，谨此
奏
闻。
乾隆三十七年四月十一日奉
朱批已降旨，钦此。

（月折档）

120.谕舒赫德嘉奖渥巴锡以赏银购买牲畜分予属众之举

乾隆三十七年四月十九日

领侍卫内大臣、尚书、忠勇公　字寄，总统伊犁等处将军、户部尚书等。
乾隆三十七年四月十九日奉
上谕：舒赫德等，兹将渥巴锡按照阿思哈之晓示，亦拿出银两，购买牲畜，分给属众等情具奏前来。渥巴锡既然听从阿思哈之晓示，亦拿出银两，购买牲畜，分予属众。理应嘉奖，即按施恩策伯克多尔济之例，赏缎四匹。将此寄信舒赫德等，即明白晓示渥巴锡曰："近日尔亲自拿出银两，购置牲畜，

分给属众等处，奏闻大皇帝后，大皇帝降旨曰：‘渥巴锡为属下生计造益，拿出银两，购买牲畜、分给属众者，甚是。此方为感激朕恩之诚意，故朕特以嘉奖相待，施恩赏缎四匹’”。

钦此。遵旨寄信前来。

将此书信加封，绑于舒赫德等夹板内遣之。

（土尔扈特档）

121.福隆安奏赐舍楞、沙喇扣肯之托忒文册封诰封折

乾隆三十七年四月二十一日

领侍卫内大臣、尚书、忠勇公，臣福隆安等谨

奏，兹将

御制赐舍楞、沙喇扣肯之托忒文

册封、诰封、重新译成满文恭呈

御览，恭候

上阅，着交该处，照例料理，以满洲、托忒字书之，并用玉玺，赏与舍楞、沙喇扣肯。

为此谨

奏。于乾隆三十七年四月二十一日

奏入，奉

旨：知道了，钦此。

奉天承运

皇帝制曰：舍楞尔原系土尔扈特部族，先准噶尔作乱，尔因无栖身之地，故逃入俄罗斯，依附旧土尔扈特，居住十余载，因俄罗斯无有佛教，且又不惯俄罗斯之习俗，故与渥巴锡一同磋商，携带部下村俗及族众，朝见朕颜，因思念佛法，便以虔诚之心，远道前来，故朕仁慈施恩，将尔带至避暑山庄，朝觐朕躬，并赐宴与尔，赏与衣物、绸缎、银两等。尔念朕宽大仁慈之情，又乞奏曰：若与渥巴锡同居，伊等之众喇嘛及其部下村俗，如何允之，我有碍脸面，故请移居圣主附近阿尔泰地方。尔诚心感戴朕恩，因此，朕特沛殊恩，封尔为札萨克额里克图郡王，并授与册封印章。尔努力约束属众、村俗，直至子孙，永远黾勉，承蒙朕无穷之恩泽。谨之。

奉天承运

皇帝制曰：沙喇扣肯，尔原系准噶尔噶尔丹策凌之甥，巴图鲁乌巴什之子也，在尔幼小之时，尔父巴图鲁乌巴什故后，因无依靠，故尔之村俗将尔带至叔父舍楞处，一同逃入俄罗斯，依附旧土尔扈特，已居十余载。因俄罗斯无有佛教，且又不惯俄罗斯之习俗，故与渥巴锡一道磋商，携带部下村俗及族众，朝见朕躬。因尔思念佛法，以虔诚之心远道而来，故朕仁慈施恩，将尔带至避暑山庄，朝见朕颜，并与尔赐宴、赏衣物、绸缎、银两等，所有诸类皆施恩赏赐矣。尔又念朕之大德，欲蒙朕恩，乃乞奏曰：若与渥巴锡同居，伊等部下村俗众多，如何允之，因脸面有碍，故请求移居圣主附近，阿尔泰地方。因尔诚心感戴朕恩，是以特沛殊恩，封尔为札萨克乌察拉图贝子，并授册封，尔努力约束部下，直至子孙，永远黾勉，承蒙朕之无穷恩泽。谨之。

（土尔扈特档）

122. 庆桂请旨谕车布登札布率土尔扈特台吉朝觐沿途不需疾行折

乾隆三十七年五月十一日

侍郎、副都统臣庆桂等谨

奏，兹由理藩院转来将军车布登札布等将新归顺土尔扈特等编为五班。将今年遵往朝见之头班一等台吉策伯克札布，二等台吉乌梁海，三等台吉额林沁达瓦等，均计划六月末抵达避暑山庄，于四月十五日，自牧地起身，驰驿至乌里雅苏台，再派人由驿道护送至避暑山庄之文已呈报臣等。窃查，最近舒赫德处将今年应朝见之土尔扈特、和硕特台吉等，已于四月初起程，六月末可抵达避暑山庄之处启

奏后，奉

谕曰：伊等之中生身者颇多，正值暑天，与伊等无益，若已起行，则命追赶率伊等行走之人，沿途不需疾行，寻凉爽之地缓缓而行，于七月末八月初抵达避暑山庄耳。并将时节炎热、对其不益，缓缓而行等处，晓谕前来朝见者。钦此钦遵。近曾咨文舒赫德、三保，将新土尔扈特之策伯克札布等，亦理应同旧土尔扈特、和硕特等一样抵达，将此火速追赶，咨文车布登札布等，策伯克札布等抵达乌里雅苏台后，即由车布登札布向伊等明白告知，若时节炎热，急速行使，则与伊等无益，故特降

谕旨，命伊等沿途缓缓而行。著交护送前来之人，带其寻凉爽之地，徐徐行走，七月末八月初抵避暑山庄耳。为此谨

奏，请

旨，于乾隆三十七年五月十一日

奏入，奉

旨：知道了，钦此。

将此已日限五百里加急，咨与车布登札布等。

（土尔扈特档）

123.为土尔扈特等支放口粮清单*

谨将自上年八月以后支放过土尔扈特人等口粮数目恭呈御览

一自上年八月起至今岁三月底止，支给因病留于伊犁缓养之土尔扈特及归并额鲁特营之辉特并准噶尔喇咪人等，八个月口粮，每月口数减裁无定。

共支放过口粮一万六千四百七十三石七斗零。

一自上年八月起至今岁六月底止，酌赏陆续由哈萨克地方投出及留伊犁缓养痊愈送赴游牧土尔扈特人等，每名散给路粮壹斗。

共支粮七百八十四石一斗九升零。

一二月初五日钦奉

恩旨，加赏四五两月口粮一千三百二十石三斗九升零。

一五月初一日钦奉

恩旨，赏给六月一个月口粮六百五十九石三斗零。

一散给归入额鲁特部落辉特、准噶尔种地人等一千八百一十

* 按，此件原无具文者及发文日期，但据其内容分析，系舒赫德于乾隆三十七年六月后奏折所附清单。下件同。

四户，每户给籽种三斗。

共给籽种粮五百四十四石二斗。

以上五次共支放过粮一万九千七百八十一石七斗零。

（月折档）

124.赏给土尔扈特等牲畜数清单*

谨将遵照

奏定

赏给土尔扈特等牲畜数目并遵

旨加赏牲畜数目缮写清单恭呈

御览

土尔扈特共八千一百五十四户，计三万五千六百四十六口。

原拟赏牲畜三万四千八百一十九只，

今加赏牲畜一万七千四百一十只。

和硕特共一千六百二十八户，计五千六百一十三口。

原拟赏牲畜六千二百一十一只，

今加赏牲畜三千一百零六只。

准噶尔啰咻等共二千九十九户，计九千二百一十一口。

原拟赏牲畜八千三百九十七只，

今加赏牲畜四千一百九十八只。

存留伊犁养病之土尔扈特等共三千六百二十九户，计一万二千六百一十五口。

原拟赏牲畜一万二千八百二十只，

---

* 见前件按。

今加赏牲畜六千四百一十只。

以上土尔扈特、和硕特、准噶尔喇嘛等共一万五千五百一十户，计六万三千八十五口。

原拟赏牲畜六万二千二百四十七只，

今加赏牲畜三万一千一百二十四只。

共需牲畜九万三千三百七十一只，

伊犁、塔尔巴哈台、现存官项牲畜五万一千五百四十四只。

察哈尔、额鲁特愿进牲畜四万四千只，除照所加之数赏给外，尚余牲畜二千一百七十三只。

（土尔扈特档）

125.庆桂奏有关绰罗斯台吉系谱事宜折

乾隆三十七年六月十七日

侍郎、副都统臣庆桂等谨

奏，遵

旨询问绰罗斯台吉散达克，尔原居于准噶尔何地，噶尔丹策零、达瓦齐、达什达瓦等，如何排辈？谁与谁近？散达克告曰："我始祖哈喇忽喇，哈喇忽喇有三子，长子巴图鲁浑台吉，次子墨尔根岱青，三子楚库尔。楚库尔之子阿南达，阿南达之子色布腾，色布腾之子巴彦珠尔，巴彦珠尔之子散达克我自己。我高祖楚库尔与巴图鲁浑台吉、墨尔根岱青为同胞兄弟，噶尔丹策凌则是巴图鲁浑台吉之二世孙，噶尔藏多尔济，亦是巴图鲁浑台吉之二世孙矣。达瓦齐则是巴图鲁浑台吉之三世孙，达什达瓦则是墨尔根岱青之三世孙。计算辈分，噶尔

丹策凌、噶尔藏多尔济，为我叔辈，达瓦齐、达什达瓦与我同辈。我原住沙喇伯勒，我妻因系巴图鲁乌巴什之姊。虎年我与舍楞、沙喇扣肯一同进入俄罗斯，住于土尔扈特游牧，前年冬天，渥巴锡、策伯克多尔济等，往此前来之时，我等一同前来矣。噶尔丹策凌、达瓦齐等辈分近。另将辈分疏者造册，一并恭呈

御览。

谕曰：抵达京师后，对照绰罗斯家谱而奏之。

钦此。

巴图鲁浑台吉之子僧格，僧格之子策旺阿拉布坦，策旺阿拉布坦之子噶尔丹策凌。

巴图鲁浑台吉之子布木，布木之子车凌敦多布，车凌敦多布之子那木札勒达什，那木札勒达什之子达瓦齐。

巴图鲁浑台吉之子朋素克达什，朋素克达什之子那木札勒多尔济，那木札勒多尔济之子噶尔藏多尔济。

墨尔根岱青之子阿海，阿海之子衮藏巴噶，衮藏巴噶之子车凌敦多布，车凌敦多布之子达什达瓦。

（土尔扈特档）

126.降旨伊犁亦刻御制土尔扈特归顺记优恤记二文*

办理军机处为移知事

* 按原件无发文日期，据前后档案看，约为乾隆三十七年七月间。

御制土尔扈特归顺记、优恤记文二篇奉
旨伊犁亦一体刻石钦此钦遵，查前此
平定准噶尔勒铭伊犁碑，净堂高一丈二尺九寸，宽六尺六寸，诚恐过于高大，该处一时难以购觅，然归顺优恤记二篇，约各有千余字，尺寸过小，又不能容写四种文字，必须先期备办石料，得有此尺寸方可照式书写发往刊刻。现令热河布达拉庙刊刻此记二篇碑石二块，每块净堂高九尺，宽三尺，系四面刊刻四种文字，相应行知伊犁将军，该处如能照依布达拉庙碑石尺寸、可以四面刊刻者二块，即照式预备，倘不能照式，净堂高八、九尺，宽五、六尺足敷两面刊刻者亦可，俟购觅石块，系何项尺寸，即绘样注明知照本处，以便缮写发往，可以须至咨者。

（土尔扈特档）

127. 谕舒赫德允准渥巴锡按官办之例遣人进藏熬茶

乾隆三十七年七月二十五日

领侍卫内大臣、尚书、忠勇公　字寄，总统伊犁等处将军、领侍卫内大臣、尚书等。

乾隆三十七年七月二十五日奉

上谕：据舒赫德等奏称：“渥巴锡等派人赴藏叩拜达赖喇嘛，其所派之人，派官员关照，遣往京师，均由理藩院办理遣往西藏。”派人赴藏熬茶，叩拜达赖喇嘛者，皆为伊等之私事，

故凡有蒙古等派人赴藏者，无有官办，均报以伊等自力前往。惟渥巴锡等系方归顺之人，一切全未习惯，既此次欲派人赴藏，则照舒赫德所奏之例，官办遣往。往后即不可照此办理倘以官办遣往，此辈不知足，必然致使岁岁差人遣往，伊等竟非为事。况且，其中亦有舍楞等人，舍楞游牧近距杜尔伯特，杜尔伯特等派人赴藏，俱靠自力前往，以前并无官办，舍楞尤不晓晓。将此咨知舒赫德等，明白晓谕渥巴锡："尔等欲派人赴藏叩拜达赖喇嘛者，俱系尔等私事，理应自力遣往，只因尔等之身一切均未习惯，且又因初次差人者，故启奏大皇帝、酌情官办遣往，除此例外，细心办理，往后即不可按此例办理"。此后，伊等之中如有再欲派人赴藏者，均各自自力前往，毋庸官办。

钦此。遵旨寄信前来。

（土尔扈特档）

128.谕舒赫德等轮班前往督促渥巴锡重农事

乾隆三十七年七月二十五日

领侍卫内大臣、尚书、忠勇公　字寄，总统伊犁等处将军、领侍卫内大臣、尚书等，　驻塔尔巴哈台办事参赞大臣、领侍卫内大臣、尚书。

乾隆三十七年七月二十五日奉

上谕：据伊勒图奏称：阿思哈来报："渥巴锡属众生计困迫，渥巴锡竟然无策，后因种麦无水，仓已枯黄"。伊教导阿思哈曰："倘若渥巴锡不赶紧办理，则引导督促办理之，若种麦

无浇灌之水，则可引别处之水浇灌”等语。伊勒图此所交付阿思哈之言，均得道理，惟阿思哈系专派关照渥巴锡游牧之人，若渥巴锡无力不能办理，阿思哈即理应催逼办之，然而我等强迫则不得其心者也，应以开导获得其心。即务农耳，虽然是靠雨水、山水，或恰遇雨水少，山水不多时，亦理当创巧计，或由它处引水，或祈祷求雨，应加紧办理，岂有痴呆等雨水、山水之理乎？阿思哈竟不上紧办理，只赖于呈报人办理者，竟不中用。近日甚不像样，除严加训斥阿思哈外，前关照游牧办理困难，阿思哈有不成之由，故曾陆续降旨：命舒赫德、伊勒图轮班前往，视其情况办理。如今看来，渥巴锡竟无才能，且自身并不抓紧，阿思哈又如此不中用，若只依靠伊等办理，久而久之定然更加穷困，如使伊等致于极贫，亦非事也。将此咨知舒赫德、伊勒图，伊等仍旧亲自轮班前往渥巴锡之游牧，视其情形，应催办者，催办，实无他策，应接济者，即奏请恩典，酌情略加接济之。惟渥巴锡为一不知足者，知道恩赏易求之后，定起侥幸之心。将此知照舒赫德、伊勒图，于略加周济时，除以朕之定例细心施恩外，将理应赏予者，对不是之处，明白开导，消除其侥幸之心。

钦此。遵旨寄信前来。

（土尔扈特档）

129.福隆安奏有关俄罗斯大尉杜丁事折

乾隆三十七年八月初四日

领侍卫内大臣、尚书、忠勇公臣福隆安等谨

奏，遵

旨明白知照巴木巴尔等，据俄罗斯致函云："伊等土尔扈特等人在逃出之时，一名俄罗斯大尉杜丁，率一百五十余名俄罗斯前来行取"。俄罗斯即索取，亦绝不予之。询问是否有此类之人，除巴木巴尔、布彦楚克等二人均告称其并未携来俄罗斯外，但据奇哩布告曰："我等从额济勒向此前来之时，渥巴锡已带来住于渥巴锡地方之小头目杜丁。我等亦亲自率有俄罗斯者，杜丁抵达巴尔喀什湖业已病殁。另，饿死者，叛逃者皆有。今在渥巴锡处尚有几名俄罗斯，我不知晓，我原亦曾率出七八名俄罗斯人，沿途辛劳行走，或已病殁，或已饿死，今未存一名"。为此将所询之处，谨具奏

闻。于乾隆三十七年八月初四日奏入，奉

旨：知道了，钦此。

（土尔扈特档）

130. 谕舒赫德适当周济渥巴锡属下

乾隆三十七年八月初五日

领侍卫内大臣、尚书、忠勇公　字寄，总统伊犁等处将军、领侍卫内大臣、尚书等。

乾隆三十七年八月初五日，奉

上谕：伊勒图等，将渥巴锡用托忒文呈报曰："伊等之人，贫困饥饿，远距田地，未能及时耕作，故以沙拉乌苏之彼边，喀喇乌苏地方，暂为驻牧"等语。因沙拉乌苏这边距额伯勒卡伦近，且察哈尔厄鲁特等亦移居于此，故不可杂居一处。为此，

将劝导渥巴锡等情，具奏前来。伊勒图此奏，尚且是也。惟渥巴锡欲由此又由彼迁徙者，特因其属下人多，现已穷极，竟无办法，因不晓如何是好，方如此任意乞求呈报告，我等虽不允其妄动，然而，过于逼迫，不予接济拯救，盗贼表面不动，实则早已行动。伊等从俄罗斯逃来，又掠来俄罗斯之人，尚无再逃奔俄罗斯之事，或者逃奔哈萨克地方，任意抢掠。我等已获之人，若至绝境，让哈萨克等视之不佳，而且，以后我等亦难看管哈萨克。况且，渥巴锡属下甚多，朕不忍心睹之。渥巴锡系一无能，致使众人贫穷而亡。为此，自伊等归顺以来，朕曾多次施恩接济，至足矣。再勉强赈济一年，倘来年富裕，伊等耕种旧地，便无须拯救。我等在伊犁周围之地种获之粮，接济此辈。今事既已如此，无奈，方如此通融办理。尚不可吝惜过多花费，我等如此细心办理，若伊等仍旧安分守己度日，其尚可怜。倘或有一二起贼事，我等提捕，立即正法示众，伊等亦畏惧之。惟渥巴锡既无能，且又贪得无厌，若以为朕之恩赐，理所当然，而自身竟不上进，只管我等周济，何时为止耶？只不过难办在今明两年而已，岂有只管接济之例？除此必须以朕之法制外，应使其知晓所施恩泽，并诱导其知自身止进，于事方为有益。阿思哈不中用，不能料理此事，伊勒图既距彼处近，伊即时时前往渥巴锡游牧观其情况，应赈济之时，酌情赈济之。即同内地赈济，一定不使伊等错失生计，只谋能速救伊等而料理之。将此均传谕舒赫德、伊勒图，伊等共同协商，只图于事有利而努力办理。顷由舒赫德等奏称："渥巴锡属下已精疲力竭，待达里刚爱等畜群之羊到达后，以产畜拨给属众"等语。朕曰：善。告知渥巴锡，并将其举动如何？如实折奏。另行降旨等情，已批示遣往。舒赫德、伊勒图，将此事共同协商议定，奏报前来后，再行降旨。

钦此。遵旨寄信前来。

（土尔扈特档）

131.斐德等奏渥巴锡等进献马匹折

乾隆三十七年十月十日

奴才斐德、双定谨
奏，为奏
闻事：窃查，伊犁将军舒赫德等和土尔扈特汗渥巴锡等向
皇上贡马十七匹、独峰驼三峰，备用马十二匹，为送往京师 指派副参领德克精额等护送，于九月十四日来至哈密。又塔尔巴哈台参赞大臣伊勒图等，和策伯克多尔济等向
皇上贡马八匹、指派三等侍卫德克津布护送，于九月十五日来至哈密。奴才处照例拨给喂马驼之草料，和德克精额、德克津布等骑用马匹、盘缠、口粮等，又指派兵丁，充当跟役。本月十六日、十七日由哈密起程，沿途用心管照，接连送行，除令所经之地方官员准行外，亦已咨文总督勒尔金，谨此
奏
闻。
乾隆三十七年十月十日奉
朱批知道了，钦此。

（月折档）

132.斐德等奏和硕特噶札尔奇等赴哈密贸易折

乾隆三十七年十月十日

奴才斐德、双定谨

奏，为奏

闻事：今接驻哈拉沙尔办事大臣石林咨文内开：

和硕特台吉蒙郭尔之宰桑率噶扎尔奇等十四人，二十八峰驼，指派一名外委把总管照，赴哈密贸易等因前来。奴才等思之，和硕特人者，系新来降之人，今既至哈密贸易，故于一切买卖交易之时，务必公平交易，以符

圣主抚育外藩至仁之意，断不可侵丰牟利，除著交哈密通判志良等明白告知外，向指派官兵、房役等人，用心管照互市等因在案。今噶札尔奇等十九月十七日抵来哈密，据管照噶札尔奇等前来之李登科呈报："和硕特之人自哈拉沙尔起程之际，因一人患病，故一并留下二驼，今只带领和硕特人十三名，驼二十六峰前来哈密互市。"奴才等除即刻以饭肉、饽饽招待和硕特之人，并又散给米面外，据通判志良向噶札尔奇等询问所告：伊等从远道前来哈密之际，沿途瀚海甚广，牛则不能行走，情愿换取羊只等语。继而，哈密郡王衔贝勒伊萨克前来，向奴才等告曰："伊萨克我系

圣主之旧奴、和硕特者新投诚之人，今既前来哈密，应使伊等略 此方移蛮，将此

朱批 加受益，将和硕特驼一峰，我情愿以孳生绵羊二十一只， 批示命其阅之。

山羊九只，共计三十只羊兑换"等语后，奴才等复遣志良前

去晓谕噶札尔奇等时，噶扎尔奇等甚为欣喜，表示情愿换取羊只。于是将伊等所带来之十二峰驼，已换取堪以孳生之绵羊二百五十二只，山羊一百零八只，共计换得三百六十只羊，又将一峰驼，卖给商贾白银二十五两，已买所需之物。余下十三峰驼，作为噶札尔奇等返回骑驮之用，故没有交换。奴才等亲临查看伊等所换之羊，尚且膘肥。嗣后，仍著交原管照前来之外委把总李登科，沿途用心管照，择水草丰美之地，于本月二十二日赶其所换得之羊，由哈密已向哈拉沙尔起程，伊萨克还设宴一次招待噶札尔奇等。奴才等兹将噶札尔奇等贸易后返回之处，除知照石林咨行之外，为此谨具奏闻

乾隆三十七年十月十日奉

朱批知道了，钦此。

（月折档）

133.福隆安奏土尔扈特赴藏熬茶事宜折

乾隆三十七年十月二十四日

领侍卫内大臣、尚书、忠勇公臣福隆安等谨奏，除将料理土尔扈特遣往西藏之处重新议定，

奏

土览阅外，今遣往西藏之三十七人内，舒赫德又将台吉达木拜拉藏、喇嘛沙尔巴患病不能前往等因，已报来理藩院，故于折内将此二人除名。谨

奏，于乾隆三十七年十月二十四日

奏入，奉

旨：知道了，钦此。

十月二十四日

由理藩院将赴藏熬茶之土尔扈特遣往时所得羊只、马匹、骆驼之数，书于议折之内。奉

旨：依议，钦此。

将谕旨和奏折已一并交付理藩院矣。

（土尔扈特档）

134.伊勒图奏增加渥巴锡辖地耕田者之口粮折

乾隆三十八年正月初三日

奴才伊勒图谨

奏，伏祈

睿鉴事：适才阿思哈与奴才咨文内开：窃查，土尔扈特等不知耕种之重要，不仅未有尽力，而且水又不足，当成熟收割之际，所耕之公田，伊等仅以自己不得，便偷掏而食，故今岁竟未多获利益。来年种地之时，卑职对渥巴锡及其宰桑等详细开导，划分昂吉，宰桑等各自管自己属众，分片耕种。此辈四千户内，除去放羊者外，种田三千人，连户一并均于耕地附近牧牲畜，将由塔尔巴哈台解运之大米，就近领取之外，自三、四月以后，将由乌鲁木齐送来鄂伦布拉克米肉领取。正

值农耕重要时节，不可稍有耽误，此辈若往鄂伦布拉克领取大米，往返需费十日，每月如此分去人、驼，定将农耕略有耽误，于事多有不利。雅玛图驿站距鄂伦布拉克只距两驿，亦尚且不甚远。我想，将大米略往此远至雅玛图，让土尔扈特等就近领取，则不仅少费雇工银，而且不误农时，大有裨益。再，此次又接济口粮者，实为

圣主之宏恩，每口每月给予十斤米，亦无那样多之米，再者，又已接济伊等羊只，可逐渐获得奶子，惟羊只著交别人放牧，种地者亦不得奶子，每月各十斤大米，实为不足，若无力量，赶不上耕种，致使收成不好，嗣后，导致反叛力量。卑职审慎思之，仅与种地之三千人每月再加赏五斤米，每月方需增加一万五千斤左右，自二月起，算上闰月到六月末，只需七、八百斛，种地者口粮足矣。又鼓励、开导伊等，迫使勤奋种田，则从此可获丰收。此两项并非巨费。关系甚为重要，故呈荐举缘由等情已寄信前来。窃查，奴才等将接济渥巴锡之土尔扈特等口粮，塔尔巴哈台所存之粮放尽后，自来年三月起，由乌鲁木齐所存粮内，乘接济土尔扈特之机，奴才预先咨文乌鲁木齐参赞大臣，利用由伊犁送往乌鲁木齐之四百峰骆驼内解运之处业已具

奏。适才舒赫德等处又将所换之一百峰骆驼，送往乌鲁木齐，可利用解运粮石之便，咨知奴才。索诺木车凌将接济土尔扈特之粮，今年冬季均抵至库尔喀拉乌苏。来年按奴才处所需、往此运送之时启

奏之，并予奴才咨文前来。若将此项粮粮运至雅玛图驿站，方几宿之地，不远。尚且有五百峰骆驼轮换解运，既然全能调换，即照阿思哈之所报，咨知索诺木车凌，将此项口粮，运来雅玛图，除发放给伊等之外，奴才伏思，来年土尔扈特等种田者甚为重要，务必用心耕种，丰收之后，方能于事有裨

益。适才，奴才以为予渥巴锡接济牲畜之人，每月拨给各十斤粮食者，特予伊等接济羊只，可以挤奶合食，如此决定，种地者于耕种期间，既然出力，若每月只得十斤粮，食而不足，亦是事实。仅种田之人，自二月起至六月，加上闰月，各增加五斤口粮，总共方需八百余斛粮食，数字亦并不太多。

圣主对伊等如天地般施恩，若将此几百斛粮亦增赏伊等，其更加感恩，不愁饮食，一心勤奋耕种，于事亦大有裨益。惟乌鲁木齐之粮食内，不知有无此分，故奴才寄信舒赫德商议。其复与奴才曰：种地者自种地时起，各增加五斤口粮，其数亦不多，我等来年命伊等勤奋种地，略从宽料理方善。乌鲁木齐之地有一万余斛粮食，除接济渥巴锡、策伯克多尔济之人外，既然加给渥巴锡之种地者之粮尚不达一千斛，可以全部接济等语已复信前来。既然如此，

伏乞

圣主施恩，来年种地时起至六月，渥巴锡之种地者三千余人，只限其个人，每月加赏五斤口粮，每人各得十五斤口粮，其余之人，除仍照十斤接济之外，著阿思哈明白晓谕伊等，务必积极努力种地。当否之处，恭候训

旨，谨遵施行，为此谨

奏，伏乞

圣主睿鉴。

乾隆三十八年正月初三日奉

朱批好，知道了，钦此。

（月折档）

135. 舒赫德奏查询随土部东返之控噶尔人情形折

乾隆三十八年正月二十五日

奴才舒赫德谨
奏，为谨遵
上谕事，乾隆三十七年十一月十九日接到领侍卫内大臣、尚书、忠勇公臣福隆安咨文。

乾隆三十七年十月二十四日降
旨内开：舒赫德等送来从哈萨克投来之达瓦，抵达后，朕著交付军机大臣等讯问，伊供词内称："去岁渥巴锡等归服之时，分别带来去额济勒贸易之八名控噶尔人，途中控噶尔俱脱逃而出，投往阿布赉，阿布赉对其一名曰：我等原系同一血统，并给与马匹、粮粮。汝返回之后，向汝之汗代为问安。我等原系同一血统，因分居两地，互不通讯息矣。今渥巴锡等归服大皇帝，故无人阻止我等。今后相互通讯息问候罢了等语告知，即将其遣返。"又询问达瓦，其余七名控噶尔在何处？答曰："或是跟随土尔扈特而去？或是死于叛乱之中？我不知晓。"另外，将阿布赉抢劫土尔扈特、和派人去俄罗斯等处，俱已奏闻。此七名控噶尔，既系渥巴锡等分别带来，或死于叛乱之中，或在何人游牧之处，渥巴锡、巴木巴尔等人必知之。将此寄信舒赫德等，勿只理事，顺便至渥巴锡等各游牧，详细查明，此辈均原系何人？其中有何人？哪一个已亡等项，明白查出，倘若如今尚在，选其中一二懂事者，著差人送往京城。钦此钦遵。现在，土尔扈特、和硕特等游牧内有无控噶尔之人，密咨各自管照游牧之大臣、侍卫，乘

言谈之便，明白询问，若有，则一面疏报，一面着派人员护送伊犁。今管照渥巴锡游牧之阿思哈，乘闲谈之便，询问渥巴锡，告曰："我等来前之年，出兵控噶尔返回之际，我之宰桑巴尔唐，带一名叫阿尔济之控噶尔人。次年，我们依次前来之时，亦将阿尔济带来，至莫尼泰河，哈萨克阿布赉率兵向我等攻战，阿尔济自战场乞投阿布赉。又，居住在控噶尔、俄罗斯间之色尔齐斯一部落之人，并非所属控噶尔，色尔齐斯会制做铁网、甲胄之五人，是年，来我游牧做手工，次年一并带来。正值战争，此五人亦乘隙逃入哈萨克。现在，游牧内竟无控噶尔之人，亦无前来互市之八名控噶尔分别留下之事。往年曾投入我部和被俘之旧控噶尔，生于额济勒甚多。我等向此投来之时，因居地较远，人们愿留下者，留之。居住我游牧者，一同往此前来之时，途中相继逃散，或是死亡"等语相告。策伯克多尔济、默们图游牧之管照侍卫萨拉善、巴尔品等，亦乘言谈之便，询问策伯克多尔济、默们图等，均来报称：竟无控噶尔之人，其他游牧有无之处，亦不得知。和硕特游牧，尚未报来，待来报后，另行启奏。今管照巴木巴尔游牧之雅朗阿、德福等来报：我等谨遵所嘱，乘其言谈之便，询问巴木巴尔，告曰：我等在额济勒之时，我游牧内曾有五六名控噶尔人，悉归我之村俗。今有一名叫巴彦者，以前曾随从我弟旺丹。我等投诚大皇帝，途中被哈萨克、布鲁特等抢掠者甚多，不知有无控噶尔人。后来巴彦又被布鲁特俘去，乘机逃出，现随我次子达木拜札勒桑来至游牧。另，贝子克布特因，因年岁甚小，故询问其宰桑巴图尔，告曰：随我等而来者，有一名曰阿三之控噶尔人，抵达伊犁之后，我将阿三赠予驻固尔札之顶戴花翎回子伯克买忙勒木。除此之外，再无控噶尔血统之人等语相告。因此，著派人员将巴彦护送伊犁等因其报前来。奴才著

将阿奇木伯克鄂罗木杂布、噶杂纳奇伯克买忙勒木跟前之控噶尔阿三，查清送来。旋将雅朗阿等送至之巴彦询问，答曰：我原系控噶尔所属盲噶特血统人，我与兄弟、妻、子一同前来额济勒丘市、居住在土尔扈特台吉旺丹游牧，不知住了几年，我十七岁时，来土尔扈特游牧，今已三十七岁，据说，我等原住之地，离控噶尔城有二三宿程，地名已忘。彼时，因我年幼，并未去过控噶尔城，去年土尔扈特等归顺大皇帝时，途中我自己和妻、子均被布鲁特俘去，以后，我自己寻隙逃出，来至伊犁，仍居住在巴木巴尔游牧内。又询问鄂罗木杂布等查清后带来之阿三，答曰：我原居控噶尔所属克勒木地方，离控噶尔汗所居地方有七日之程，克勒木内有一汗，我等之人俱称其为萨赖墨特·喀拉汗，诸事均遵控噶尔汗之命而行，克勒木附近共有十几座城池，俱归克勒木之汗管辖。每城一二万人不等，彼边有一条大河，名曰绰尔，控噶尔汗住在河之对岸。尚有一些城池，因我未到过，故名称、数目皆不知。我等控噶尔男女服饰，悉同安集延，亦造房而居，习俗近似回子。有闲居者，有行商者，塔兰奇人等，悉耕农田。每塔兰奇每年交纳二、三十拜沙尔粮食，拜沙尔即此地回子等使用的比升略大容器。若有用兵之处，由各家直接出人，被派之人，由汗供给糗粮和银两，均骑自己之马，若战死即自亡，若深入敌阵受伤而返回者，称之为英雄，重赏银两。法规上，杀人者被汗闻知，则将罪人吊死。若有小事，均向所属之伯克等，诉讼办理。我在控噶尔时，曾为买卖人，我和兄索音一起前往额济勒行商，曾在彼处居住三年，因俄罗斯、控噶尔双方争战之故，土尔扈特人未将我等遣返。控噶尔人向俄罗斯攻战三载，虽互有胜负，但控噶尔人败数居多，胜时为少。嗣后，土尔扈特等投诚大皇帝时，夺取我等马匹和羊只，杀死我兄，台吉克布腾之宰桑

阿尔斯朗之子巴图尔将我带来，抵达伊犁曰：这里有回子，我无粮养你。尔等一个村俗，寻求去罢。故此，我即留在固尔札地方行商，住在回子家里，原先去额济勒地方互市之控噶尔人甚多，土尔扈特来到这里时，伊等纷纷逃去。此地再有无其他控噶尔人前来，我不得知。另外，我等控噶尔彼边又有一名曰阿拉布之部落，亦与回子一个血统，均为淡黑颜面。奴才观察，巴彦人系愚笨，来土尔扈特之时，年纪幼小，控噶尔地方之事，全已忘记。除将巴彦仍遣回巴木巴尔游牧居住之外，阿三人尚聪明，从控噶尔前来年数不长，因还略知彼处之事，故将阿三交与蓝翎校依灵阿，妥善照看。于正月十日，由伊犁起程，从驿道送赴京师。依灵阿既原系备差派之人，故不返遣伊犁，归伊之兵营行走。谨此

奏

闻。

乾隆三十八年正月二十五日奉

朱批知道了，钦此。

（月折档）

136. 舒赫德奏回部阿奇木伯克等愿捐助粮食接济遣巴锡折

乾隆三十八年七月十二日

奴才舒赫德谨

奏，如奏

闻事：办理回子事务领队大臣郡王衔伊萨克、阿奇木伯克鄂罗木

札布、伊什罕伯克阿克别克等禀称：今秋土尔扈特游牧迁移万几千人，需接济粮粮，我等理应尽力接济。今岁臣八旗所种粮食，比往年多，丰收在望。我等愚见，今岁我等六千户回子该交之正赋外，其多余部份内，助济小麦一千斛，大黄米一千斛，并指派鄂罗木札布之弟伊斯堪达尔，将谷物送至博罗布尔噶苏地方，俟土尔扈特游牧过路时，将此项谷物通融接济之，恭候将军指令遵照办理等因呈报前来。窃查，适才奴才为渥巴锡游牧移往珠尔都斯，其每人发给三月粮粮，又按其畜力之强弱，驮带粮食等情，酌迭次具

奏，粮粮一项，并不致耽误或不足之情。今伊萨克等，自愿捐助二千斛粮食者，虽系伊等效力之衷心，惟今为渥巴锡属下备办之途中粮粮其足，今观回子等情，流离之事虽为大减，其生计仍有苦辛。还未致富。且每年每户交正赋十六斛粮食，今岁丰收后，实有剩余，则有助于回子之生计也。所以，奴才向伊等明白嘱咐：捐助虽系伊等效力之衷心，第就官备肉食甚丰，土尔扈特牲畜不多，亦难驮带粮食，伊等亦知之矣。故不必伊等捐助。回子等种地辛苦，今岁丰收之后，除交赋之外，伊等多留粮食，从丰养活人家，亦为美事等语劝阻之。

谨此具

奏，伏乞

圣主明鉴

乾隆三十八年七月十二日奉

朱批此始为是，钦此。

（月折档）

137. 舒赫德奏著渥巴锡游牧地迁往裕勒都斯事宜折

乾隆三十八年七月十六日

奴才舒赫德谨

奏，为奏

闻事：适才奴才拟将渥巴锡游牧于秋季移入裕勒都斯时，分队行走，指派官兵护送。塔尔巴哈台领队大臣亲自送至托里驿站，伊犁派出领队大臣果兴阿接送至纳拉特岭，由哈喇沙尔大臣接领至伊等游牧，以及借给来年伊等种地所用一千五百头牛等事，均曾陆续谨

奏。适才由阿思哈处已将渥巴锡之属下五个昂吉之人和恭坦等六个台吉之人，分编六队行走，于七月末八月初起程之处，业已呈文前来，查渥巴锡属下携户口行走之时，由其游牧至裕勒都斯越冬之处，亦需行走两月余，为此，计其启程日期，将应备办之项，即应决定办理之。奴才于通往伊犁哈萨克路上，设立卡伦、增加兵丁，以防潜逃之人。每队各派两名官员，二十名兵丁，前后照管，领队大臣果兴阿，酌带官兵，统辖各队。又于伊等所路经之厄鲁特、回子游牧地附近，设放六个卡伦，每个卡伦各驻二名官员，兵丁二十，稽查伊等之人安入厄鲁特、回子之住地。将接济伊等之羊只、口粮，于伊等所走之路施给之处，俱已办定。将所派之官兵，准备停当，按其游牧之众启程之日，相继动身前往所指之地。各自应当承办、应当巡察者，除靠官方施行外，尚于裕勒都斯地方，与其种地派前去勘察越冬地方之厄鲁特当领

长护斯麻里，以及熟知此路之回子噶杂那奇伯克、买麻特克勒木，作向导行至裕勒都斯、哈喇沙尔之后，按其各队之人数，分别安置各自越冬之地。再，将其来年种地时，所借之一千五百头牛，依照原奏之例，赶至纳拉特岭地方，交付领队官员，其徒步者中，若有疲惫或落后者，可骑此牛去游牧地方，照旧收回，著交驻哈喇沙尔之大臣牧之。以备来年种地时使用。谨此

奏

闻。伏乞

圣主明鉴。

乾隆三十八年七月十六日奉

朱批知道了，钦此。

（月折档）

138.伊勒图奏渥巴锡制定法纪约束部众折

乾隆三十九年正月初四日

奴才伊勒图谨

奏，为仰祈

睿鉴事：兹将土尔扈特汗渥巴锡之属下，在哈喇沙尔越冬地方，纠合数人，乘夜抢掠由喀什噶尔解运粮食之回子，打伤数人，掠去什物。故渥巴锡立即全部拿获恶棍，送往参赞大臣绰克托等治罪之处，由阿思哈等呈报奴才之后，奴才处以言辞鼓励嘉奖渥巴锡，又拟托忒文书，令伊与管照游牧大臣等会议如何约束属众，如何稽察，务使不再发生类此事端之

处，拟定条例严管等情咨送。还让阿思哈等授意指示开导渥巴锡等处，业已

奏请

圣主明鉴。今据阿思哈等报称：我等遵照将军之命，会见渥巴锡，仅以我等所知，向伊授意开导。今渥巴锡预先管教伊之人，将稽察、治罪、施赏等处，按伊等之众性格拟定数条送来。略详而观，均可施行者，若照此例诚心稽察，不苟且因循，则偷盗之事自然减少，故我等命渥巴锡，即照伊所拟定之例，向属下严令宣布，务必努力遵行等因，并将拟就数条法纪，业已抄报前来。奴才观其所制订之法纪，尚按其属下之实情，以谋不滋生事端而办之。理应以言辞鼓励、嘉奖，让伊重视法度。若依法严办不怠，方善之处，应知会渥巴锡，故奴才处知照阿思哈，让伊等会见渥巴锡奉告：将尔所拟订之法纪，由我处题视将军，将军称赞尔所拟订之条例，并让尔重视法度。严令属下宰桑、村俗等，遵照实行，断不可徇私怠玩，自此以往，尔之宰桑、村俗，果能遵行、不再滋生事端，则

大皇帝闻知之后，更加将尔仁宠也，等语开导晓谕之外，将渥巴锡拟订之六条法纪，照抄谨呈

御览。为此谨

奏，伏乞

圣主明鉴。

乾隆三十九年正月初四日奉

朱批知道了，钦此。

一宰桑管辖之人中，十户设一大甲长，一小甲长来管辖之。十户统一行动，若以水草为据另住时，由甲长管辖之。有作盗者，被甲长等发觉出首，罚作盗者骆驼一峰，若无骆驼，

卖人折价付给。大小甲长若庇护贼徒，按其情节之轻重治罪甲长。

一宰桑之身居于昂吉之中，村俗悉听从宰桑而行，不许与其它昂吉之亲属杂居。

一同居一村庄之人，觉知作盗并能出首者，予以重赏。若均分赃物者，则同治罪。

一宰桑等，明知作盗者而不出首，有他人出首后，亦罚宰桑骆驼一峰。出首作盗者或畏惧宰桑、或畏惧作案者，按伊之自愿，移居其它昂吉，否则，于我附近居之。

一宰桑属下人等，有作盗、杀人、或抢掠什物者，若有隐瞒不告，罢去宰桑之职，没收其村俗，交与他人。并鞭笞三十，枷号三十日。若自己不知情，则审究其真假而定罪。庇护小偷者，亦予治罪。知而出首时，则无罪。若属下村俗等并无出盗贼之情，我必赏其宰桑。

一凡报偷盗之情后，若有肆意抢掠，伤人之事，召集五昂吉之宰桑，均宣立赏。若有擒拿作盗者，则将贼徒之财产、牲畜，全部赏给擒获之人。小偷小摸之情，亦同样严缉，决不中途罢休。

（月折档）

139.伊勒图奏和硕特布彦楚克等制定法纪约束部众折

乾隆三十九年正月二十七日

奴才伊勒图谨

奏，为仰祈

睿鉴事：据管照和硕特游牧之三等侍卫札隆阿等呈报内开：侍卫我等伏思，和硕特等归服已有三载矣，观之，虽已习惯并安分守己，但土尔扈特、和硕特杂居共处，人口众多，以我等之愚见，予和硕特等制订一项法纪，使其知法畏法，不妄生事端，则亦十公事有益也。故召集布彦楚克等台吉、宰桑等，商议制订法纪之事时，贝子布彦楚克等甚为欣然，以“若能制订几条法纪，不仅与公事有益，而且亦不愁我等约束属下”等语奉告。故与贝子布彦楚克之台吉等，一起商订数条，已缮清单呈报前来。查适才渥巴锡之属下，抢掠回子等什物，打伤其人之事，奴才处令渥巴锡严加约束属下，不妄生事端，制订数条法纪等因咨送。渥巴锡遵照奴才之命，制订数条法纪送来。奴才业已

奏请

圣主明鉴。今札隆阿等，念及渥巴锡之人，与和硕特之人杂居共处，难免妄生事端等因，亦与贝子布彦楚克等一起会议，为杜绝生事，特订十条送来。观之，尚可准行。奴才处除即命札隆阿，照此例办理之外，并照行札隆阿等，知会贝子布彦楚克：我等将与贝子之台吉等，会议制订之十条法纪，由我处呈请将军，将军甚为称赞，望我等重视法制，严格遵行，始能与事有益，若只图虚名，不求实效，则属下仍不遵行。需将此事，严令属下宰桑、头人，严格遵行，不可因循怠玩。尔之台吉、宰桑等不时留心稽察，始能见效等语晓谕之外，亦已咨知绰克托、达色等。因此，将札隆阿等送来之十项条文，照缮谨具奏

览，伏乞

圣主明鉴。

乾隆三十九年正月二十七日奉

朱批好，知道了，钦此。

一游牧之事，由贝子布彦楚克、札萨克一等台吉诺海、承办贝勒德勒克乌巴什事之宰桑诺尔布、沙拉布等共同商议办理。统辖约束属下、种地等事宜。

一该管宰桑、昂吉之人中，十户设大甲长一员，小甲长一员。择其贤者管理之。此十户人众，逐水草而游牧时，悉有甲长随行并居一处，不可任意居住其它村庄。此十户人中，有作盗者，甲长知而出首，由贼徒罚取骆驼一峰。若无骆驼，将贼徒卖给他人，计骆驼之价赏给甲长。甲长知作盗者、庇护而不发，或他人擒获出首，则严惩甲长。

一同居一村庄之人中，知其作盗者，不管是谁，只要出首告发，酌情给予赏赐。若均分赃物者，从重治罪，由分赃者赔赏。

一宰桑等知贼徒不发，若由他人出首，则罚宰桑骆驼一峰并议罪。出首贼徒之时，或畏惧宰桑，或畏惧贼徒者，均无不可。应通谕众人，自此以往，不必畏惧。必须举出缘由告发之。

一宰桑本人属下，若有作盗杀人，抢掠财物者，而不查缉押送，倘若隐藏庇护，则革除宰桑之职，抽出其村俗，分给其他宰桑。且要枷号一月，鞭笞五十，充作村俗。倘若本人实不知情，则从实审讯议罪。若出首小偷小摸者，本身无罪。若庇护不发，亦予治罪。

一宰桑等能严加约束各自之属下，竟无偷盗之情，俱勤奋于农事，不妄宰牲畜，用心繁殖者，则记录该宰桑，该鼓励嘉奖时，予以嘉奖之。

一凡是作盗行凶，谋害伤人者，若不能立即缉拿，则召集台吉、宰桑等，由贝勒德勒克乌巴什、贝子布彦楚克、札萨克

台吉诺海等、立赏查缉。得缉贼徒者，可得作盗者全部财产，我等亦酌情奖赏之。若贼徒不得擒，决不允之。

一值夏季前往游牧裕勒都斯，则游牧人中，每十户设甲长管辖之，若有种地之人者，亦十户设甲长管辖，若发生作盗等事，悉照议订之法纪裁处。

一凡有逃亡者，甲长乘机报告宰桑，除追踪查缉外，立即呈报之。若明知逃犯之情，而不查缉，倘若日久呈报，则宰桑、甲长分别治罪之。

一凡宰桑各自所属甲长管辖人内，若有死亡、出生、休妻、娶妻等项，则甲长传闻宰桑，注销或增添名册之处，立即呈报前来，不予重视，则同样论罪。

（月折档）

140.达色奏从内地指派工匠为渥巴锡游牧地修建庙宇折

乾隆三十九年十月十二日

奴才达色谨

奏，为奏

闻事：谨查，为土尔扈特汗渥巴锡之游牧地修建寺庙、所需工匠，由陕甘总督大臣勒尔格珍处，谨遵

圣主

仁旨，从内地指派六名工匠，今已开工。奴才达色谨奉

圣主之前训，与渥巴锡晓谕：“今尔所需之工匠均已办来，伊等每日之工钱，理应由尔等支付，不应官办，尔等蒙古人，如

何有白银耶？尔等有现成羊只，能输几何？不过是数人酌量给一只羊，以作口粮而已”等语相告之后，渥巴锡即欣然照奴才之言，六名工匠合计每三日一只羊。奴才即将渥巴锡所支工钱羊，按本地当时价相比，一只羊折一两白银计算，每个工匠每日支六分余银，尚嫌不足，故奴才谨遵

圣主仁爱土尔扈特、仁爱工匠等

圣旨，酌情增给每一工匠每日各三分工钱，一斤干粮面，所需银两，由房租银内动用支付，干粮面粉，则由多余粮食内动用支付。谨此奏

闻。

乾隆三十九年十月十二日奉

朱批知道了，钦此。

（月折档）

141.伊勒图奏报渥巴锡病故折

乾隆四十年二月十一日

奴才伊勒图谨

奏，为奏

闻事：正月初七日，土尔扈特汗渥巴锡之妻派侍卫蒙库济尔噶尔前来向奴才问安并呈递托忒文书一件，略译而视，书曰：“小的哈屯库金敬呈办理

大圣皇帝事务、总统伊犁等处将军、领侍卫内大臣、尚书麾下：因我众土尔扈特福分浅薄，我诺颜于十二月初八日病故。为此闻事，已遣侍卫蒙库济尔噶尔前往。前我诺颜曾奈躬理

事，今我同幼子，将如何教养村俗之处，理应禀闻于上”等语。奴才会见土尔扈特侍卫蒙库济尔噶尔询问，伊告曰：“我哈屯派我前来向将军请安，并讣闻我渥巴锡汗病故之事，我哈屯之言：‘汝前去告闻将军，前我诺颜曾亲躬料事，今将我与幼子一起如何教养众村俗之处，禀告将军’”。奴才问蒙库济尔噶尔曰：“尔之哈屯和小台吉等均平安乎？我闻知尔汗渥巴锡病故，殊为惻然，我特派人前去祭奠，尔汗在临终之时，还向尔等有何遗嘱”等语询问。告曰：“我汗渥巴锡在病危之际，与我等宰桑临终遗言是：‘前我思念
大圣皇帝、达赖喇嘛，自额济勒归附前来，今游牧亦善。
大圣皇帝将我仁慈养育之恩，乘我命在叩谢，我去世之后，
大圣皇帝恩典，将军必仁慈养育我村俗。尔等只有严加约束村俗，安分度日，勤奋耕田，繁殖牲畜，勿生事端’等语晓谕。”再，适才遣去渥巴锡游牧地塑佛尊之闲散喇嘛巴尔丹札布返抵伊犁，奴才向伊询问渥巴锡病故及其游牧大略情形，巴尔丹札布告曰：其游牧人众尚且安宁，并无异端。又曰：渥巴锡病危之时，与其宰桑等有如此遗言等语相告。钦查，适才将渥巴锡病故之情呈报前来后，奴才将其游牧事务，责令其宰桑等料理之处，业已具
奏，并知照达色、关保等，今理应将奴才所办之处，晓谕渥巴锡之妻，并复书安慰其心，故由奴才之处，复托武文书与渥巴锡之妻曰：“我闻得尔等之汗渥巴锡病故，尔哈屯之子年幼，暂不能管理，考虑于约束尔等游牧村俗利益，指派尔汗平日信任之宰桑达什敦多克、温端等，协助哈屯总管属下，与我关照游牧大臣协商料理，将五旗吉之众，亦仍令尔汗在世时所任用之旧宰桑分辖之，我已知照管照游牧之大臣，亦令尔哈屯知会。思之，此间哈屯已得知矣。自此以后，若即按我所交付办理，则于事多有裨益，若遇无计可施之时，应

与管照游牧大臣协商办理，否则闻知与我，我必定考虑于尔等有益指示。尔汗在世之时，与我甚好，伊子如同我子，我必疼爱伊等，为其利益着想而办，哈屯尔只有宽怀，好好抚养子女”等语。著交蒙库济尔噶尔，又向伊口头告知：酌情赏给食羊，除遣回其游牧者之外。谨此

奏

闻。

乾隆四十年二月十一日

朱批知道了，钦此。

（月折档）

142.达色奏已传旨令渥巴锡长子袭汗位折

乾隆四十年二月十三日

奴才达色谨

奏，为恭转

奏

闻：原土尔扈特汗渥巴锡之妻，率其子策琳纳木札勒叩谢

天恩事：奴才已将土尔扈特汗渥巴锡病故之处，恭谨奏

闻奉

朱批可惜！已降旨。钦此钦遵。与此折一同谨接。乾隆三十九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奉

旨：自土尔扈特汗归顺以来，感戴朕恩，凡事其是恭顺，为其游牧之事，尽心料理，顷闻伊躬欠安，朕尚以为一般之病，曾希冀即刻痊愈，今朕闻得病故，殊为痛心，指派乾清门侍卫

鄂兰驰驿前往渥巴锡游牧备办茶、奶酒祭奠。且由哈喇沙尔库银内，动用白银千两赏之，以作善事。将渥巴锡汗之衔，即与其长子策琳纳木札勒袭之，钦此钦遵，奴才我将
圣主之
仁旨晓谕土尔扈特汗渥巴锡之妻，众台吉、宰桑等传降后，渥巴锡之妻与渥巴锡之子策琳纳木札勒一同叩谢
天恩。渥巴锡之妻跪倒告称："我夫渥巴锡，承蒙
圣上种种宏恩，数不胜数，今
大圣皇帝特施宏恩慈悲我夫渥巴锡，并赏我长子策琳纳木札勒汗之衔位，继而又赏白银、茶、奶酒等，指派
乾清门侍卫，重重施恩，实同天地之高厚，村俗奴妇，我母子只以
大圣皇帝恩泽，祷祝
天恩、叩首感戴"相告，为此将土尔扈特汗策琳纳木札勒之母子叩谢
天恩之处谨转奏
闻。

乾隆四十年二月十三日奉
朱批知道了，钦此。

（月折档）

143. 鄂兰奏奉旨前往祭奠渥巴锡始末折

乾隆四十年四月初二日

奴才鄂兰谨

奏，为奏
闻事：奴才谨遵
上谕，于正月初三日由京师起身，三月初五日抵达哈拉沙尔。土尔扈特之台吉、宰桑等悉远出游牧迎接。奴才询及安放渥巴锡尸体之处。翁敦、达什敦多克奉告：按我部之习俗，人病故之后，由喇嘛观经，或水葬、或火葬、或野葬之处，悉遵喇嘛之指点办理。即使亲属亦不得去，若要去，甚为忌讳。故我之汗渥巴锡弃世之后，由喇嘛等指点，离游牧七十里之外野葬等语相告。奴才向翁敦、达什敦多克等云：
大皇帝惊悉渥巴锡汗之噩耗，殊为恻怜，特指派我前来祭奠，并赏赐恤银，我明日前去祭奠时，尔等同去与否时，翁敦、达什敦多克奉告：今大臣为钦差大臣，理应听从大臣之吩咐而行，第就我部习俗，甚为忌讳去亡者安葬之地，我等亦如此忌讳等语再三恳述。奴才又派人前去询问渥巴锡之妻，亦云忌讳。奴才伏思，
圣主怜念渥巴锡自归顺以来，一切恭顺，今已病故，特派奴才前来祭奠
赏赐恤银，实为
圣主施恩外藩部落人众之
至仁之恩
赏赐恤银，理应使其众人皆能亲眼见到为是，若固执让渥巴锡妻子、游牧之台吉、宰桑悉领至安放渥巴锡尸体之处祭奠赏银，降
旨，则犯其忌讳，伊等心神不得安宁，反而与伊等无益，故奴才仰体
圣主恻怜土尔扈特之
仁慈之意，为伊等裨益计，即向翁敦、达什敦多克等云：
大皇帝

钦差我前来者，悉为尔等，我惟仰体
圣主之
仁旨，以尔等之利益而行事。尔等既是忌讳，断不强令尔等遵行。翁敦、达什敦多克齐云：此即大臣仁视我等之恩等语，喜形于色。此事亦告知渥巴锡之妻，渥巴锡之妻亦甚欣慰。故次日达色、管照游牧之侍卫关保、锡宁悉同奴才一起，前往策琳纳木札勒游牧。渥巴锡之妻，率其子策琳纳木札勒台吉、宰桑等，前来接迎并请
圣主之万安！奴才即以伊等为祭奠而设立的帐房之前祭奠，并将
圣主赏赐之一千两白银
赏给。策琳纳木札勒母子同众台吉、宰桑悉叩谢
天恩。奴才又遵照
旨谕，以蒙语向渥巴锡之妻宣
旨云：
大皇帝之旨：渥巴锡自归顺以来，一切甚为恭顺，惊悉伊病故之遛耗，殊为恻怜，今按律例，汗之字号，让策琳纳木札勒承袭，尔自应感戴
大皇帝之恩，将二子一视同仁，不得存怀二心，不得劳累策琳纳木札勒，务必用心抚养，尔亲生之子长大之后，
大皇帝追念渥巴锡，亦有加
恩之处等语。降
旨之后，渥巴锡之妻跪着奉告：
大皇帝施恩，恻怜奴夫渥巴锡，从遥远之京师，
钦差大臣前来
赏给奶酒、银两，
大皇帝之恩，实同
天高地厚，奴感戴
大皇帝之恩，谨遵

旨谕，将奴才二子，一视同仁，用心抚养等语，叩首相告。奴才又谨遵

旨谕，命翁敦、达什敦多克等，尔二人诚心实意，为渥巴锡奔走。今渥巴锡弃世，伊之子策琳纳木札勒虽然年幼，仍为尔之主，尔等务必用心抚养，将策琳纳木札勒即交予尔二人，策琳纳木札勒安好，则

大皇帝必仁视尔等，若有异端，断不宽贷，是罪及尔等等语。降

旨之后，翁敦、达什敦多克跪着奉告：我之汗渥巴锡弃世，汗之称号，已由策琳纳木札勒承袭。策琳纳木札勒即为我等眼珠之人，务必日夜用心，抚养保护，以尽

大皇帝交付之任等语。奴才又向关保降

旨：策琳纳木札勒即交付与尔，尔以亲生之子抚养，不得让其继母虐待，若稍有不是之处，问罪于尔。之后，奴才领达色、关保、锡宁等，同去新修寺庙观赏并赴安放渥巴锡尸体之处视看。奴才在往返之际，用心观查沿途游牧之土尔扈特等，其生计悉有复苏之景象。奴才在哈拉沙尔住宿二三日之际，伊等大些宰桑等前来会见奴才。奴才悉以

大皇帝恩重如山，尔等理应感戴

大皇帝之恩，严加约束属下，勤奋耕种，安分守己为是等语教诲。伊等悉以感戴

大皇帝之恩，遵照大臣之教诲，勤勉等语相告。奴才于十日拜发折奏并将起程返京。为此谨具奏

闻。

乾隆四十年四月初二日奉

朱批知道了，钦此。

（月折档）

144.伊勒图奏宣布将土尔扈特等部编设札萨克旗分情形折

乾隆四十年八月二十六日

奴才伊勒图谨

奏，为奏

闻叩谢

天恩事：适才奴才遵

旨将土尔扈特、和硕特台吉等任选盟长、副盟长，编设札萨克、旗分、佐领，铸造印信等情，逐件议

奏，军机大臣议覆，照

旨准行之处，咨文来后，奴才曾著交付关照各游牧大臣、侍卫等咨文。今由各游牧之关照大臣、侍卫等处，向设放之正盟长：土尔扈特汗策琳纳木扎勒、亲王策伯克多尔济、郡王策琳德勒克、贝勒默们图、和硕特贝勒德勒克乌巴什，副盟长：贝子恭坦、一等台吉齐哩布、贝子奇布腾、贝子布彦楚克等，札萨克一等台吉阿克萨哈勒等，协理台吉阿拉克巴等大小台吉等照其所

奏，一一明白晓喻之后，策琳纳木扎勒等台吉，率领各自游牧之台吉，属下宰桑等下跪告曰：我等土尔扈特、和硕特奴才等，仰慕

大圣皇帝之仁化，自归顺以来，屡蒙

大圣皇帝鸿恩：实数不尽，并未点滴效力报答，今

大圣皇帝又施恩惠，将我等亦照旧蒙古奴仆等一样，放设盟长、副盟长、札萨克、协理台吉，编设三十牛录。设放官员头目

等理事者，实为
高厚之恩，我等甚为荣耀，各自亦有力约束游牧之众，诸事均得
准则。我等卑微奴才，世世代代将
大圣皇帝无穷无尽之恩，除祈祷感激之外，实不得启奏之辞，即
将叩谢
天恩之处，纷纷呈报前来，谨此
奏
闻
乾隆四十年八月二十六日奉
朱批知道了，钦此。

（月折档）

145.伊勒图奏撤回各游牧地关照大臣等事宜折

乾隆四十年闰十月二十四日

奴才伊勒图谨
奏，为谨遵
上谕事：今岁十月二十四日接到大学士舒赫德，领侍卫内大臣、
尚书、忠勇公臣福隆安等咨文
乾隆四十年闰十月初一日奉
上谕：一向为土尔扈特、和硕特等游牧而专派官员关照者，特为伊
等新归服，一切不得习惯之故。如今伊等各自指定游牧，已有
四五年之久。策伯克多尔济之游牧，由策伯克多尔济昆仲二
人，完全有能力管束。舍楞之游牧，离科布多甚远，且又定
居习惯之故，适才朕已降谕，关照伊游牧之吉福、阿玉锡等

悉撤回，其余各游牧，亦应照此例办理。其中策琳纳木札勒年纪轻，村俗众多，事务繁杂，又是继母抚养，故其游牧之关照官员不必撤回。关保、锡宁仍留守之。策琳德勒克之游牧，离库尔喀拉乌苏近，原系由驻库尔喀拉乌苏之大臣兼管，故无人可撤回之外，和硕特游牧，离哈拉沙尔近，彼此有达色等，绰克托亦距离不远，将军伊勒图又总统管辖，若有事端，尔等可以相互商议办理，且札隆阿亦年久矣，著札隆阿即返回京师。与札隆阿一同关照和硕特游牧之侍卫佟泰，若满三载，亦遣回京师，若还未满期，则去伊犁，伊勒图酌情任用之。默们图疑心重，撤回各游牧之关照官员，唯独留其游牧之员，伊以为监视伊之游牧，故乱疑虑之心不能不有，且德福在彼已年久，著德福返回京师。其游牧距伊犁不远，由将军伊勒图兼管之。将此咨知伊勒图、庆贵、绰克托、达色等遵照办理之。钦此钦遵。寄信前来，奴才即遵

旨谕照缮、命各游牧之关照大臣、侍卫等遵行并遵照

旨谕内所指诸事一一遵行之外，关照土尔扈特汗策琳纳木札勒之游牧之侍卫关保等，遵旨仍留驻关照，故随侍卫等关照之官兵，亦仍留守。土尔扈特贝勒默们图、和硕特贝勒德勒克乌巴什游牧之关照侍卫，将该交待诸事，向该游牧台吉、宰桑等明白交待后，率官兵撤回。札隆阿、德福遵

旨即由彼处启程返回京师等因交付施行之外，郡王策琳德勒克之游牧，距库尔喀拉乌苏不远，即便让舒通阿兼管，关照该游牧之官兵，亦全部撤回。协理和硕特游牧办事之一等侍卫佟泰，未满三年，让伊前来伊犁，另有任用。窃查，今年五月接到著关照土尔扈特亲王策伯克多尔济游牧之都统吉福返回京师之

旨谕，奴才之处，将土尔扈特汗策琳纳木札勒年纪轻，伊之村俗又众，游牧事务繁杂，驻其游牧关照之侍卫官员等留且不必

撤回，数年之后，审度其游牧之情，另拟具

奏撤回之外，郡王策琳德勒克，贝勒默们图、和硕特贝勒德勒克乌巴什等游牧之关照大臣、官员等，俟秋牧之后再行撤回。撤回各游牧之关照大臣、官员之后，或同乌里雅苏台、科布多等处喀尔喀、杜尔伯特、乌梁海、新土尔扈特台吉等一样，编制班次，设置庙产，抑或归各自近处之大臣管辖之处，另议具

奏等因

奏入折上

朱批其好，知道了，钦此钦遵在案。故策伯克多尔济游牧之管照大臣、官兵悉已撤回，今归庆贵兼管。今蒙

圣主明鉴，著撤土尔扈特、和硕特等各游牧之关照大臣、侍卫等，各自归近处之驻防大臣兼管之

旨谕业已奉到，奴才谨遵

旨谕办理，停止土尔扈特、和硕特台吉等编制班次，设置庙产等事。如此将接

旨照办之处谨

奏、伏乞

圣主明鉴。

乾隆四十年闰十月二十四日奉

朱批知道了，钦此。

（月折档）